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〇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南北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四冊

(16)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改版後)初版

作有
權著

著 作 人 蔡 東 藩

發 行 人 徐 寶 魯

印 刷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三 河 南 路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 平 珠 廠 路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漢 口 永 通 街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廣 州 永 通 街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長 沙 永 通 街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南 北 史 通 俗 演 義 全 書 四 冊

定 價 大 洋 四 元

外 埠 加 郵 費

第七十六回 選將才獨任吳明徹 含妒意特進馮小憐

却說周主邕親政以後，進太傅尉遲迥爲太師，柱國竇熾爲太傅，大司空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家宰，衛公爲大司徒，趙公招 字文泰第七子爲大司空，柱國辛威爲大司寇，綏德公陸通爲大司馬。外如宇文神舉、宇文孝伯、王軌等，亦皆進秩有差。又因庾季才一再諫護，特賜粟帛，升授大中大夫。當時老成宿將，如燕公于謹、鄭公達奚、隋公楊忠等，並皆去世。忠子名堅，曾爲小宮伯，宇文護見堅非常相，屢欲引爲腹心。忠密囑道：「兩婿之間難爲汝寧勿往！」堅謹遵父訓，故護伏法受誅，堅得不坐。忠於天和三年逝世，堅襲爵爲隋公，後來便是篡周的隋文帝。特筆提出。

衛公直以勳舊淪亡，自己爲誅護功首，益懷奢望，偏是三公名位，已被別人攬去，大家宰又授齊公憲，太司馬授陸通，政權兵權，一些兒沒有到手，心常快快。齊公憲曾任大司馬，至是進官大家宰，名爲超擢，實奪兵權。開府文舉爲憲侍讀，周主邕嘗召入與語道：「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護乃起執大權，積久成常，便爲法應如是，試思從古到今，有三十歲的天子，尚須懿親攝政麼？詩經有言：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就指天子。」卿雖陪侍齊公，不得徒徇小忠，只知爲齊公效死。且太祖以後，尚有十兒，難道可都登帝位麼？卿須親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再蹈晉公覆轍哩！」周主邕亦煞費苦心。文舉拜謝而出，便即告憲：「指心撫几道：『這是我的本心，公豈不知，但當盡忠竭節，何必多疑！』」衛公直與憲有隙，憲因此格外容忍，且因直係周主母弟，每加友敬，直無從尋隙，暫得相安。

周主邕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立皇子魯公贊爲太子。贊係後宮李氏所出，從前于誰平江陵，擄取李氏

入關，周太祖泰，因李氏容貌端好，特賜與邕，乃遂生贇。贇性嗜酒色，周主邕因他居長，所以立爲儲貳。平時約束甚嚴，嘗命東宮官屬錄贇言語動作，每月奏聞，贇尚有所憚，不敢妄動。但江山可改，本性難移，父在時勉循禮法，父歿後誰作箴規。周主邕擇嗣不慎，鑄成大錯，終不免貽誤宗社了。都爲後文寫照。這且待後再表。

且說陳主顛卽位後，轉眼間已兩三年。應七十四回。這兩三年內，還算沒有大事，只廣州刺史歐陽紇，於太建元年冬造反，踰年卽得盪平。歐陽紇是歐陽顛子，與顛同定廣州。歐陽顛事見前文。因得襲職，自華皎叛命奔周，見七十三回。

陳主顛不免疑紇，徵爲左衛將軍，紇不禁惶懼，竟舉兵造反，出攻衡州。陳廷遣使諭旨，忱以周迪陳寶應故事，見七十二回。紇仍不服，乃續命車騎將軍章昭達率師往討。昭達未至，紇却誘引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同抗陳軍。僕係故高涼太守馮寶子，見前文。寶歿時僕纔九歲，賴寶妻洗氏懷集部落，安境息民，數州宴然。洗氏亦見前。陳調僕爲陽春守，至是僕赴南海，遣人告母。洗夫人悵然道：「我兩世忠貞，不意出此不肖兒，今怎可惜子負國呢！」深明大義。遂發兵拒境，率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出屯涯口，立柵堵禦。昭達督兵進攻，立破水柵，紇出戰敗績，返奔里許，被昭達從後追擒，械送建康，斬首示衆。又表上洗夫人功勞，陳主遣使持節，册封洗氏母子，馮僕得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洗氏爲石龍太夫人，特賜繡幃安車，鼓吹鹵簿，如刺史儀。洗夫人應該受封，僕曾潛通叛人，不應蓋賞。

章昭達得勝班師，順道攻後梁。後梁主歸，歸嗣位見七十二回。與周總管陸騰會軍抵禦，陸騰就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爲橋，藉通餉運。昭達令軍士並駕樓船，各施長戟，仰割大索，索斷糧絕，遂得攻入城砦。後梁又向周告急，周使將軍李遷哲往援，與昭達鏖戰數次，昭達失利，方纔引還。會陳太后章氏逝世，陳主居喪營葬，不復舉兵。齊使人南下弔喪，獨周使不至。已而章昭達病歿，陳主因新失大將，恐周伺隙來侵，乃遣使至周聘問，周始答使報聘。

好容易過了五年，仲春下浣，夜間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入北斗紫宮。陳太史占驗星象，謂北齊將要亂亡。陳

主項勿動雄心擬起兵伐齊，公卿多有異言，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項乃語公卿道：「齊主荒亂，不久必亡，推亡固存，古有常訓，朕已決計北伐，無庸疑議！但何人可作元帥？應由卿等公推。」大衆都應聲道：「莫如中權將軍淳于量。」僕射徐陵獨抗議道：「吳明徹家居淮左，諳齊風俗，且將略人才，亦無過明徹，臣願舉明徹爲元帥。」尙書裴忌亦接入道：「臣意亦同徐僕射。」陵復續說道：「裴忌亦是良副，願陛下委任。」陳主遂授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裴忌爲副，統師十萬，北向伐齊。

明徹出秦郡，另遣都督黃法氈出歷陽，齊遣軍援歷陽，城爲黃法氈所破，齊更命開尉破胡長孫洪略與侍郎王琳，率兵救秦州。齊主緯仍召入西兗州刺史趙彥深，拜爲司空，封宜陽王，命參軍機彥深密向祕書監源文宗，諮詢方略。文宗道：「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若止有數千人，徒供吳人刀俎。」尉破胡人品卑劣，諒亦王所深知，此去必敗無疑。爲今日計，不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并命舊將出屯淮北，自可固守。况琳與陳積釁甚深，必不肯反顏事陳，若不推誠用琳，更遣他人製肘，必成速禍，軍事更不可爲了。」彥深歎道：「此策誠足制勝，我已力爭數日，終不見從，時事至此，尙復何言！」因相顧流涕。文宗方受調爲秦陜刺史，泣辭而去。深實亦無能。

尉破胡等出發鄴都，特選長大有力的武士，充作前隊，號爲蒼頭犀角大力軍。又募得西域胡人，控弩善射，箭無虛發，陳軍頗加畏憚，未敢輕戰。齊兵到了呂梁，直逼陳營，陳都督吳明徹，麾兵布陣，立馬揚鞭，指語巴山太守蕭摩訶道：「敵軍所恃惟胡人，若得殪此胡，彼必奪氣，君名當不讓關羽了！」摩訶道：「胡人形狀如何？願爲公力取此胡。」明徹乃召前時降卒，令他指示，又自酌酒飲摩訶。摩訶一飲而盡，卽上馬衝入齊軍，專向胡人前闖去。胡人亦有頭目，方挺身出陣，彎弓未發，摩訶取出小鑿，遙擲過去，正中胡額，應手立仆，餘胡駭散。齊軍陣內的大力軍，忙向前攔截摩訶，被摩訶執刀亂斫，立斃數人，大力軍又復潰走。巨無霸尙不可恃，遑論大力軍。王琳忙語尉破胡道：「吳

兵甚銳，不可力敵，宜速收軍退回，別用良策決勝。」破胡不從，尙驅部衆迎戰。吳明徹見摩訶摧敵，把鞭一揮，陳軍大進，好似萬馬奔濤，無人敢敵。齊軍大敗，長孫洪略戰死，破胡單騎馳免，王琳亦孤身走入彭城。

吳明徹分兵進攻，連下瓦梁、陽平、廬江等城，黃法氈亦攻破歷陽，進拔合肥。陳軍勢如破竹，齊城多望風迎降。所有高唐、齊昌、瓜步、胡墅諸城壘，次第入陳。又攻克溝口、青州、山陽、廣陵諸城，齊遣尙書左丞陸騫統兵二萬人救齊昌，遇陳西陽太守周旻，卽與交鋒。旻用疑兵擋住前面，自率精兵遶出，騫後掩擊，騫軍騫顧後失前，被旻殺入陣中，一番蹂躪，騫軍垂盡，獨騫抱頭竄去。齊令王琳移守壽陽，與揚州道行臺尙書盧潛、刺史王景顯等共保壽陽。外郭，吳明徹料琳甫入壽陽，衆心未固，亟乘夜率兵往攻，果然一鼓得手，破入外郭，王琳等退保內城。明徹攻撲不下，乃堰肥水灌城，城中多病腫泄，十死六七。齊右僕射皮景和率衆數十萬救壽陽，距城三十里，頓兵不進。陳軍聞報，都向明徹面請道：「堅城未拔，大敵在邇，元帥將何法對待？」明徹捋鬚微笑道：「救兵如救火，彼乃結營不進，顯是不敢來戰，怕他甚麼？我料這壽陽城定然旦夕可下了。」越日早起，令部兵飽餐一頓，自己亦親擐甲冑，上馬誓衆，決破此城。當下出馬督攻，四面攀援，鼓譟而上。守兵本來單弱，更且死亡甚衆，怎能面面顧到。陳軍既得登城，便卽殺下王琳、盧潛、王貴顯等，巷戰至暮，均力屈被擒。琳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嘗流寓鄴中，齊人多說他忠義，共加愛重。我說未必，試看前營三篇便見一斑。及被擒後，明徹軍中尙有王琳舊屬，皆相見唏噓，莫能仰視。明徹恐在軍爲患，卽命將琳等押送建康，嗣又防他道中遇劫，遣使追誅。遠近聞琳被戮，哭聲如雷。有一叟賣酒脯奠屍，哭亦盡哀，收琳血而去。

齊廷屢促皮景和進兵，景和反拋戈棄甲，逃回鄴中。齊主緯頗以爲憂，穆提婆、韓長鸞等語齊主道：「壽陽本南人土地，何妨由他取去，就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尙可作一龜茲國。」龜茲音周慈，爲西域國名。人生如寄，但當行樂，何用多事愁煩哩！齊主遂轉憂爲喜，酣飲鼓舞。至皮景和入都，反稱他全師北歸，進爲尙書令。糊塗可笑。

齊僕射祖珽，先嘗媚事權倖，及得預政柄，也思黜退小人，沽名市直，因與陸令萱母子，互有齟齬。珽暗囑中丞麗伯律，劾主書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及令萱。令萱請諸齊主，釋子冲不問，更令羣小相率譖珽，令萱又在齊主前，自言老婢該死，誤信祖珽，乃令韓長鸞檢閱舊案，得珽僞敕，受賜等十餘事。此時即非作偽，亦不患無辭，請加珽死刑。齊主嘗與珽設誓，終身免刑，因特從輕譴，出爲北徐州刺史。適陳軍下淮陰，克胸山，拔濟陰，入南徐州，直向北涼州進發。城外居民多欲叛齊應陳。珽卽大啓城門，但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叛民疑人走城空，不復設備。驀聞鼓噪聲自城中傳出，祖珽竟督領州軍出城巡邏，叛民不禁駭走。會陳軍前驅已到城下，叛民復聯合陳軍攻城。猛見珽躍馬迎戰，彎弓四射，屢發屢中。叛民先聞珽失明，料他不能行軍，那知他有此絕技，又復驚退。再加珽參軍王君植挺身善鬪，所向辟易，陳軍倒也膽怯，不敢遽逼。珽且戰且守，相持旬餘。又遣部兵夜出城北，翌晨張旗播鼓，向城南馳來，陳軍疑是援兵，無心戀戰，竟撤圍退還。珽實有小智能善用之，却也可使建功。穆提婆已經恨珽，故意不發援兵，總道他城亡身死，偏珽上表奏捷，真出意外。但終不得遷調，未幾卽病死任所。還算幸免。

齊主緯喪師失地，毫不知愁，反陰忌蘭陵王長恭，有意加害。長恭自邙山得勝，威名頗盛，見七十三回。武士相率歌謠，編成蘭陵王入陣曲，傳達中外。齊主緯嘗語長恭道：「入陣太深，究係危險，一或失利，悔將無及。」長恭答道：「家事相關，不得不然。」齊主聞得家事二字，幾乎失色，因令出鎮定陽。長恭頗受貨賂，致失民心，屬尉相願進言道：「王旣受朝寄，奈何如此貪財！」長恭不答，願又道：「大約因邙山大捷，恐功高遭忌，乃欲借此自穢。」長恭纔答一是字，願歎道：「朝廷忌王，必求王短，王若貪殘，加罰有名，求福反恐速禍了！」是極。長恭泣下道：「君將如何教我？」願復道：「王何不託疾還第，勿預時事！」上策莫逾於此。長恭頷首稱善，但一時總未甘恬退，遂致蹉跎過去。至江淮，慶兵長恭恐復爲將帥，喟然太息道：「我去年面腫，今何不復發呢？」自是佯稱有疾，嘗不視事。齊主緯察知有詐，竟遣使賜酖，逼令自殺。長恭泣白妻鄭妃道：「我有何罪，乃遭酖死？」妃亦泣答道：「何不往覲天顏？」

長恭道：「天顏豈可再見？」遂飲鴆而死。齊主聞長恭自盡，很是喜慰，但表面上還想掩飾，追贈長恭爲太尉。長恭一死，親王中又少一勇將了。自折手臂，亡在日前。

且說陳都督吳明徹奏凱班師，陳主瑱加封明徹爲車騎大將軍，領豫州刺史。又召入僕射徐陵，親賜御酒道：「賞卿知人。」陵拜謝道：「定策聖衷，臣有何力？」陳主大喜，勉慰有加，遂命將王琳首級，懸示都市。琳有故吏朱敬，獨致書徐陵，願埋琳首書中略云：

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王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遺長弘之眚，致使身歿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救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豈不幸甚！

徐陵得書，卽爲啓開，奉詔將琳首給還親屬。瑒遂就八公山側掘地殮埋。親故會葬，多至數千人。葬畢，瑒從問道奔齊，別議迎葬。正有壽陽人茅智勝等，潛送琳柩至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予諡忠武，特給輜轎車送葬。究竟王琳忠梁與否，讀史人自有定評，毋容小子嘵嘵了。言下有不滿意。

齊主緯有庶兄名綽，與緯異母，俱於五月五日建生，惟緯生在辰時，緯生在午時。乃父高湛，因緯母李氏爲嬪妾，不得與嫡相比，特降爲次男。綽纔十餘歲，留守晉陽，酷愛波斯狗，開府尉破胡略加諫阻，卽斫殺數狗，狼籍地上，破胡驚走，不敢復言。旋封爲南陽王，領冀州刺史，使人裸體，畫爲獸狀，縱犬令噬，以爲快樂。及左遷定州，專登樓上，彈人有婦人抱兒趨過，避入草間，綽發彈不中，不覺怒起，叱左右馳奪婦人手中兒，飼波斯犬。婦人號哭不休，綽又嗾犬使噬婦人，婦人爲犬所傷，當然倒地。犬不欲食，由綽命塗上兒血，犬始爭鬻，頃刻而盡。齊主緯聞他殘暴，鎖綽入訊，綽談笑自若，竟蒙赦宥。緯問他在定州時，何事最樂？綽答道：「取蝸置器，再加糞蛆，蛆被蝸螫，蠕動不已，最是好看。」綽卽夕令左右取蝸一斗，及曉，纔得二三升，置諸浴盆，他却用人代蛆，迫令裸臥盆中，霎時間蝸集人身，

竟體亂整可憐體無完膚，累得那人輾轉哀號，緯與綽臨盆注視，反手舞足蹈，樂不可支。不知具何心腸，大約爲戾氣所鍾，故兄弟同一暴虐。緯顧語綽道：「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遂進拜綽爲大將軍，朝夕同狎。韓長鸞嫉綽殘虐，特

令綽黨誣告綽反，緯尚不忍加誅。長鸞奏言：「綽犯國法，斷不可赦。」緯乃使寵胡何猥薩與綽相撲，把綽搥死。瘞諸與聖佛寺，經四百餘日，方纔大殮，顏色毛髮尚如生時。俗言五月五日建生，腦可不壞，是真是假，亦無從說明。

緯盛修宮苑，窮極壯嚴，後宮皆錦衣玉食，競爲新巧。先嘗爲胡后造珠裙袴，費在鉅萬，爲火所焚。尋復爲穆后續製，并命造七寶車，真珠不足，向各處採買，不惜重價。當時童謠有云：「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穆后小名黃花，欲落是說他不久，清觴滿盃酌，是說齊主緯昏飲無度。其實緯與穆后，雖然寵幸，那後宮的佳麗，却逐日增添，除上文所述左右兩娥英外，還有樂人曹僧奴二女，也蒙納入。大女不善淫媚，被緯剝碎面皮，擗逐出宮。小女善彈琵琶，又能得緯歡心，冊爲昭儀，甚且封僧奴爲日南王。僧奴死後，又封他兄弟妙達等二人爲王，并爲曹昭儀別築隆基堂，極盡綺麗，鎮日流連堂中，竟把穆后疏淡下去。穆后含酸吃醋，密託養母陸令萱設法，除去曹氏。令萱遂誣曹氏有厭蠱術，平白地將曹氏賜死。那知緯失了曹昭儀，復得一董昭儀，再廣選雜戶少女，納入毛氏、彭氏、王氏、小王氏、二李氏等，並封爲夫人，恣情淫慾，通宵達旦。穆后更弄得沒法，每與從婢馮小憐相對唏噓。

小憐非常伶俐，貌亦可人，能彈琵琶，且工歌舞，獨替穆后想出一計，情願將身作餌，離間諸寵。也無非自己賣俏。穆后倒也贊成，就於五月五日，令小憐盛飾入侍，號曰續命。要斷送高氏命脈，還想續甚麼命？齊主緯見他冰肌玉骨，霧縠輕紈，不由的神魂顛倒，巫山一夢，愛不勝言，從此坐必同席，出必並馬，嘗自作無愁曲，譜入琵琶，與馮氏對談，嘈嘈切切，聲達宮外。時人號爲無愁天子。緯深幸得此馮美人，冊爲淑妃，命處隆基堂。馮淑妃雖奉命遷入，但因爲曹昭儀舊居，恐非吉徵，特令拆梁重建，並盡將地板反換，又費了許多金銀。齊主緯毫無異言，縱教馮小憐如何處置，一體依從，所有內外國政，都交與陸令萱、穆提婆、韓長鸞、高阿那肱等人眼見得上下相蒙，漸致亂亡了。小子有詩：

嘆道：

天生尤物最招殃，桀紂都因美色亡；况似晚齊淫暴甚，怎能長此保金湯！

欲知齊朝亂亡的情形，再從下回中敘。

陳用吳明徹爲元帥，北向攻齊，勢如破竹，似乎徐陵之推薦，可號知人。然其時齊主淫昏，不問國事，皮景和出救壽陽，有衆數十萬，尚不敢進，是乃齊之自取其敗，非吳明徹之果能敗齊也。惟王琳之被陳擒戮，當時俱以琳爲梁室忠臣，惜其一死。夫忠臣不事二主，寧有事齊事周事陳，尙得爲忠臣乎？卽以梁事論之，湘東得國，名亦未正，琳徒以姊妹後宮之寵，甘心效力，是其委身之始，固亦非深明大義者，何足尙焉？齊之追贈高官，特給輜輶車引葬，亦未免失之濫賞。然如高緯之淫荒失德，喜怒無常，尙何賞罰之足言？黃花欲落，小憐續命，而齊之不亡亦僅矣。吾於高緯無幾云。

第七十七回 韋孝寬獻議用兵 齊高緯挈妃避敵

却說齊主緯淫昏日甚，委政羣小，不但穆提婆、母子，及韓長鸞、高阿那肱諸人，得握政權，就是宦官鄧長顛、陳德信等，並參預機要。他如舊蒼頭劉桃枝，及內外幸臣，均授高爵。封王百餘人，開府千餘人，儀同三司，不可勝數。就是優伶巫覡，亦沐榮封，甚至狗馬及鷹，統有儀同郡君名號，並得食祿。官由財進，獄以賄成，一戲給賞，動輒鉅萬。旣而府庫告匱，令郡縣賣官取值，充作賞賜，民不聊生。國多乞人。齊主緯也在華林園旁，設立貧兒村，自著襤褸敝服，向人行乞，作爲笑樂。南面王原不如乞人之樂。

這消息傳入周廷，周主邕乃謀伐齊，親臨射宮，閱軍講武，且進封齊公憲，衛公直。以下諸兄弟，並皆爲王。正擬會議出師，忽太后叱奴氏得病，醫治罔效，旋卽去世。周主邕居廬守制，朝夕歎粥，只進一溢米，命太子贇總理庶政。

羣臣表請節哀，累旬纔命進膳。及太后奉葬山陵，周主跣行至陵旁，慟哭盡哀，詔行三年喪禮，惟百僚以下，遇葬除服。衛王直入譖齊王憲，說他飲酒食肉，無異平時。周主愀然道：「我與齊王同父異母，俱非正嫡，彼因我入篡正統，所以喪服從同，汝是太后親子，與我爲同母弟，但當自勉，何論他人！」直捶了一鼻子灰，快快趨出。周主嘗尚儒學，嘗在太學中養老乞言，遵守古禮。嗣又禁佛道二教，悉毀經像，飭僧道還俗。所有祀典未載諸淫祠，俱改作廨舍。且許諸王亦得徙居。衛王直獨擇一僻宇，作爲居第。齊王憲語直道：「弟已兒女成行，居室須求寬敞，奈何擇此窄舍？」直悵然道：「一身尚不能容，還管甚麼兒女！」憲知他有怨憤意，隱有戒心。

會周主邕幸雲陽宮，留右宮正尉遲運等輔太子贇居守。衛王直託疾不從。及車駕遠去，却糾合私黨，徑襲肅章門，門吏多倉皇遁走，戶尙未扃。運在殿中聞變，忙自往閉門，正值悍黨殺來，將進未進，運手指被斫，不暇顧痛，得將宮門闔住。直黨不得趨入，縱火燒門，門幾被燬。運索性取宮中材木，及所有木器，助張火勢，門外似火山一般，不能通道。那留守兵已相率來援，直自知不能成功，引衆退去。運遂督同留守兵出擊，大破直衆。直出都南遁，又由運派兵追躡，把直擒回。周主邕亦聞報還都，尙因同氣相關，未忍加誅，但免直爲庶人，幽錮別宮。升任尉遲運爲大將軍，凡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等，悉數賞運。直在囚室中，尙有異圖，乃下詔誅直，并及直子十人。直有應誅之罪，惟繩以罪人不孥之例，周主亦未免太甚。

內亂已平，乃復議伐齊，柱國于翼進諫道：「兩國相爭，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怠弛無備，然後乘間進兵，一舉便可平敵了。」周主邕猶豫未決，更敕內外諸大臣議決行止。勳州刺史章孝寬獨上陳三策，大致略云：

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譬有釁焉，

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互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上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嶽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廷，必當望風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此一策也。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閭境嗷然，不勝其敝，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此二策也。我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捲之威，持建瓴之勢，南清江漢，西截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從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駕遠馭，坐待兼併，亦未始非良策也。何去何從，孰先孰後，惟陛下擇之。

周主覽到此書，乃召入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從容問道：「朕欲用兵，當先何國？」謙答道：「齊氏沈溺倡優，耽戀麴蘖，良將斛律明月，已被讒人譖死，上下離心，道路側目，這却最是易取哩。」周主笑道：「朕早有此意，煩卿以聘問爲名，藉覘虛實。」謙受命而出，周主再遣小司寇元衛，偕謙同行。謙至齊廷，照常納幣。齊主緯昏昏憤憤，也不知謙懷別意，惟權貴等略聞周事，密爲盤詰。謙當然守着秘密，惟參軍高遵，稍稍吐實。齊遂留住謙等，不肯遣回。何不亟使備禦，乃徒留使挑釁，安得不亡？」周主豈待謙不歸，乃下詔伐齊，命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即齊相司馬子如子

高洋時，懼罪奔周。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趙王招，俱周主弟。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迴，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率衆守太行道，申公李穆，率衆三萬，守

河陽道常山公于翼，率衆二萬出陳汝。周主邕親率六軍，有衆六萬，出發長安，將至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古文弼字，謂不如出師汾曲，民部中大夫趙暉，音煇。又謂應從河北趨太原，遂伯下大夫趙宏，且請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彼此各執一詞，周主一概不依，竟從河陽趨河陰。前汾州刺史楊敷子素，願率乃父舊部爲先驅。歟死已見七十五回，素從軍，以此爲始。周主稱爲壯士，許令前行。

既入齊境，卽下令軍中禁止伐樹踐禾，違令卽斬。進至河陰城下，由周主親自督攻，數日卽下。齊王憲也攻入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船焚燬河橋。齊永橋大都督傅伏，夜馳入中潭城，竭力保守，周軍攻至二旬，尙未能拔。周主邕又親攻金墉，守將獨孤永業亦防禦甚嚴，無懈可擊。周主連攻經旬，不覺過勞，竟至生疾，乃按兵罷攻。時齊廷宿將多半喪亡，連司空趙彥深都已逝世，只好推那高阿那肱前去拒敵。高阿那肱已爲右丞相，因朝中無人督師，沒奈何引兵出晉陽，進援河陽。周主聞齊軍將至，自己又患不豫，不如從孝寬言，暫且退兵，再圖後舉，因乘夜下令班師。齊都督傅伏語行臺乞伏貴和道：「周師疲敝，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定可得功！」也恐未必，貴和不從，一任周軍退去。周齊王憲于翼、李穆等，連下齊三十餘城，聞周主旋師，亦皆棄城西歸。齊右丞相高阿那肱當然東還，還道是周軍畏憚，所以退去，越覺趾高氣揚，睥睨一切了。

周主邕還至長安，更命太子贊巡撫西土，順道伐吐谷渾。見前。吐谷渾素爲魏屬，受魏封冊，得膺王爵。至魏分東西，不暇西顧，吐谷渾王夸呂始自稱可汗，居伏俟城，據青海西，有地長三千里，闊千餘里，所置官屬也仿魏制，有王公僕射尙書及郎中將軍等名號。風俗與突厥相同，以畜牧爲生計。嘗至魏境抄掠，魏涼州刺史史寧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夸呂，夸呂遁去，妻子爲史寧所虜，所貯珍物雜畜亦被兩軍掠散。夸呂乃遣使謝罪，及宇文氏篡魏稱周，夸呂復寇周境，攻涼鄯河三州，涼州刺史足云寶戰歿。周遣賀蘭詳字文貴往討，擊退夸呂，乘勝拔洮陽洪和二城，改置洮州，方纔還師。夸呂叛服無常，周主乃命太子西略，令大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太子贊未諳兵略，

但好戲狎宮尹鄭譯王端等，又恃太子寵幸，不服軍法。好容易到了伏俟城，夸呂堅壁清野，毫無動靜。王軌因敵情難測，不如全軍早歸。老成知幾。乃請諸太子從速還軍。太子贊樂得依議，便即東返。此役未見一敵，亦無從侵掠，免不得受周主詰責。王軌詳述軍情，面劾鄭譯王端，周主怒起，杖太子贊數十下，除譯等名。及周主再行東伐，太子贊復召入譯等，寵任如初。

看官聽着周主初次伐齊，是在周建德四年秋間，至二次伐齊，乃在建德五年冬季，便是齊主緯武平七年。特書年月，以誌齊亡。

周主邕重議伐齊，召諭羣臣道：「朕去歲行軍，適有疹疾，因不得蕩平逋寇。惟前入齊境，具見敵情，看彼行兵，幾同兒戲，又聞他朝政益紊，羣小益橫，百姓嗷嗷，朝不保夕，天與不取，反貽後悔。若復如往年出軍河外，徒足拊背，未足扼喉，晉州本高氏根本，常爲重鎮，我若往攻，彼必來援，我嚴軍以待，定足勝敵，乘勢殺入，直搗巢穴，滅齊不難了。」諸將尚多有難色，周主邕勃然道：「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有阻撓我軍，朕當以軍法從事！」英武之主，亦相獨斷。乃命越王盛杞公亮宇文泰從孫隨公楊堅，分率右三軍，譙王儉周主邕異母弟大將軍寶泰，廣化公邱

崇，分率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依次出發。周主邕留太子居守，自督各軍趨晉州，或守或攻，部署停當。因自汾曲至晉州城下，圍攻數日，城中窘急，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及晉州刺史崔景嵩，均暗地通款，乞降周軍。周大將軍王軌，率同偏將段文振等，乘夜登城，城中已有內應，頓時譁潰。周軍一擁而入，遂克晉州，擒住齊大行臺尉相貴，及甲士八千人。別遣內史王誼監領諸軍，攻克平陽城。

齊主緯方挈馮淑妃，出獵天池，晉州及平陽警報，自辰至午，已到三次，右丞高阿那肱道：「大家正游獵爲樂，邊鄙稍有戰爭，乃是常事，何必急急奏聞？」可矣。延至日暮，平陽報稱失守，齊主緯也未免吃驚，便欲還集將卒。偏馮淑妃興尚未盡，固請更殺一圍，緯不得不從，又獵了好多時，獲得幾頭野獸，方纔還宮。越日大集各軍，出拒周師，使高阿那肱率前軍先進，自挈馮淑妃後行。不可一日無此妃。周主命開府大將軍梁士彥統兵萬人，鎮守晉州，自至

平陽督師。途次接着軍報，謂齊軍大舉來援，周主因欲西還長安，暫避敵鋒。開府大將軍宇文忻進諫道：「如陛下聖武，乘敵人荒縱，似湯沃雪，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就使湯武復生，亦未易蕩平了。」忻係宇文貴子，與周同姓不宗。軍正王韶亦進言道：「齊失紀綱，已歷數世，天獎周室，一戰得扼住敵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乃舍此遽退，臣實未解。」周主道：「卿等言非不是，但朕也自有主張。」無非用韋孝寬第二策。說畢，竟麾軍西還，留齊王憲為後拒。

齊主聞周已退師，亟遣驍將賀蘭豹子等追擊周軍。憲與宇文忻各率百騎輪流交戰，且戰且行。賀蘭豹子窮追勿捨，被憲等誘入絕地，麾騎四蹙，得將賀蘭豹子擊死，然後徐徐引歸。齊主緯遂圍平陽，晝夜猛撲，毀堞摧牆，勢燄甚盛。周晉州刺史梁士彥入城守禦，令軍士血薄捍城，且慷慨語將士道：「死在今日，我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以一當百。齊兵少却，士彥令軍士修城，軍士不足，取諸人民，人民不足，濟以婦女，甚至士彥妻妾亦夾入婦女隊中，搬土運石，補葺城堞，三日告成。齊人更掘通地道，轟陷城垣十餘丈，將士乘勢欲入，偏被齊主緯暫入，敕令暫停。看官道為何因？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迹，緯欲召馮淑妃同觀，淑妃畫眉刷鬢，抹粉搽脂，好多時方纔召到。那城牆缺處，已由守兵用木為柵，堵塞堅固。齊兵失了時機，無從衝入，個個怨氣吞聲，暗罵馮妃。齊主緯又恐城中弩矢射及愛妾，特抽出攻城木具，築造遠橋，俾馮妃得登橋遙視。那知橋脚未堅，禁不起馬足往來，恐由軍士懷恨故意築此危橋。嗚呼一聲，坍塌數尺，還幸齊主及馮妃尚立在危牆上面，不致失足，總算免做了水底鴛鴦。還是此時溺死，或可保全齊宗。

周主先令齊王憲出屯涑川，遙為平陽聲援。旋由平陽告急，日緊一日，乃敕憲率領部曲，先向平陽進發，再集諸軍八萬人，親自統帶，直指平陽。齊人也恐周師猝至，先在城南穿塹，依塹自守。及聞周主到來，便在塹北列陣，張皇兵勢。周主命齊王憲往覘齊陣，憲復命道：「齊兵雖多，均無鬪志，我軍儘足破敵，今日可滅此朝食了！」周主喜道：「果如汝言，我無憂了。」遂命進逼齊軍，塹闊數丈，無人敢踰，只在塹南鼓噪。

自旦至申，南北兩軍相持未決，齊主問高阿那肱道：「今日可戰否？」高阿那肱道：「我兵雖衆，能戰不滿十萬人，不如勿戰爲是，且退守高梁橋，以逸待勞。」言未已，忽閃出一員猛將道：「一撮許賊人馬上刺取，擲入汾水中，便可了事。」怯一驕，俱足敗事。齊主緯瞧着，乃是武衛安吐根，正在徬徨未決，諸內參又齊聲道：「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遠來，我如何守塹示弱呢？」緯點首道：「說得甚是！」即令軍士填塹爭鋒。周主大喜，麾動各軍向前進擊。兩軍方合，兵及初交，齊主緯與馮淑妃並騎觀戰。但見周軍來得兇猛，齊左軍似難招架，向後倒退。馮淑妃

邊變色道：「敗了！敗了！」娘子軍只耐肉戰，不耐兵戰。穆提婆忙接入道：「大家快走！」齊主緯也不及辨明，竟挈馮淑妃奔高梁橋。

開府奚長諫阻道：「半進半退，用兵常事，今兵衆未曾傷損，陛下驟然返駕，恐馬足一動，人情散亂，那纔是真敗了！願速西向，鎮定各軍！」齊主緯不禁沈吟，俄而武衛張常山亦自追至，忙報齊主道：「一軍已收訖，完整如故，圍城兵仍然不動，至尊即宜回至軍前，如若不信，乞命內參往視。」齊主聞言，勒馬欲回，穆提婆引動齊主右肘道：「此言未可輕信。」馮淑妃又在旁作態，柳眉鎖翠，杏靨欲紅，一雙翦水秋瞳，幾乎要垂下淚來。前日曾請殺一圍，此時何

膽怯乃爾弄得齊主倉皇失措，不由的揚鞭再走。齊軍失去主子，當然心亂，再經周軍奮勇殺來，頓時大潰，死亡至萬餘人，軍資器械，委棄如山，惟安德王延宗，全軍引還。齊主緯奔至洪洞，纔得稍息。馮淑妃出鏡照面，重勻脂粉，突聞後面又報寇至，緯即掖馮妃上馬，再行北遁。

先是齊主因平陽將下，欲歸功馮淑妃，立他爲左皇后，曾遣內侍至晉陽，取得皇后服御，登途覆命，可巧遇着齊主，呈上棹翟等衣，齊主卽代馮妃按轡，令將后服穿上，然後奔回晉陽。時平陽城下，齊兵統已潰去，不留一人。周主邕安穩入城，梁士彥出迎，周主持鬚涕泣道：「臣幾不得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因見士卒疲敝，又欲還師，士彥道：「齊兵已潰，衆心盡離，乘勝滅齊，正在此舉！」周主執士彥手道：「朕得此城，爲平齊初基，若不固守，使難

成事。朕既紆前憂，復滋後患，卿宜爲朕守着，朕決計再進平齊。乃復督動諸將，追擊齊軍。

齊主緯聞周軍進逼，慌得不知所爲，急向羣臣問計。羣臣竝獻議道：「爲今日計，急宜省賦息役，安慰民心，一面收集潰兵，背城一戰，以安社稷。」齊主乃下詔大赦，旋復有急報到來，周軍入汾水關，開府賀拔伏恩等降齊，高阿那肱留守高壁，又被周軍擊走，周軍將長驅到來了。齊主緯乃令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守晉陽，自擬奔避北朔州，若晉陽失守，再奔突厥。延宗得此消息，一再諫阻。齊主不從，密遣心腹數人，送胡太后及太子恆往北朔州，自與馮淑妃整頓行裝，亦欲乘夜出奔。諸將俱相率諫諍，不使北去。

過了數日，城外鼓聲大震，周軍已殺到晉陽，齊主大驚，再下赦書，改元隆化，授安德王延宗爲相國，領并州刺史，且召入與語道：「并州由兄自取，兒今去了！」語無倫次。延宗泣諫道：「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效死力戰，決可破敵！」穆提婆在旁道：「至尊已經決計，王不必再行阻撓。」延宗含淚趨退，齊主緯帶領馮淑妃，夜開五龍門出走。意欲奔向突厥，從官多半散去。領軍梅勝郎叩馬固諫，乃轉趨鄴都途中相隨，只有高阿那肱及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等數十人。穆提婆初尚從行，約經數里，竟杳如黃鶴，不知所之。小子有詩嘆道：

城狐社鼠最堪憂，攪碎河山便遠投。
假使當年能倖免，人生何苦不佞求。

究竟穆提婆如何下落，待至下回再詳。

韋孝寬所陳三策，原足制齊人之死命，周之伐齊，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所言。惟齊緯之覆國，實誤於馮淑妃一人。夫婦人在軍，士氣不揚，就使齊主暱愛淑妃，亦不應挈入戰場，使耀鋒鏑。況平陽已可攻入，乃偏欲使觀聖蹟，勒兵勿進，及兩軍大戰，成敗勝負，懸諸呼吸，乃東偏少却，遽因寵妃之一呼，倉猝北遁。兵可敗，國可亡，而寵妃不可捨，試思兵已敗矣，國已亡矣，寵妃尙能獨存乎？昏愚至此，不死何爲？即鄰國無韋孝寬，但能稍知兵法，要未有不能滅齊者，矧又有穆提婆輩之益促其亡耶！

第七十八回 陷晉州轉敗爲勝 擒齊主取亂侮亡

却說穆提婆隨主北行，途次見從官四散，料知齊亡在邇，不如降敵求榮，遂暗地奔回，往投周軍。周主邕令提婆爲柱國，領宜州刺史，且傳檄齊境，曉諭君臣，謂齊主能深達天命，銜璧牽羊，當焚糶示惠，待若列侯，將相王公以下，及士民各族，有能深識事宜，建功立效，當不吝爵賞。或如我周將卒，逃逸彼朝，不問貴賤，概許自新。倘下愚不移，守迷莫改，不得不付諸執憲，明正典刑云云。這文一傳，齊臣陸續奔周。齊始知穆提婆爲首導，乃捕誅提婆家屬。刁狡陰險的陸令萱，至此也無法自免，不待鐵鍊套頭，已是服毒自盡。究竟還是聰明，免得一刀兩段。

先是齊高祖相魏，嘗令唐邕典外兵，很是信任。及齊已篡位，邕以老成碩望，官至錄尚書事，兼領度支。齊主緯寵任宵小，高阿那肱與邕有隙，譖諸齊主，將邕免官，另用侍中斛律孝卿代任。邕由是怏怏。時邕留寓晉陽，因與并州將帥，推立安德王延宗爲主。延宗固辭，將帥等齊聲道：「王若不爲天子，諸人懈體，恐不能爲王效死！」延宗沒法，只好勉循衆請，卽皇帝位，并下璽書，略云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不知所之。今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不得已祇承寶位。乃大赦中外，改元德昌，授唐邕爲宰相，進封晉昌王，更命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洙陽王和阿千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大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等爲將帥，募集兵民，抵禦周師。衆聞新主登基，頗覺踴躍，往往不召自來。於是發府藏金帛，出後宮婦女，賜給將士，並藉沒內參十餘家，充作軍費。延宗每見將吏，必執手稱名，流涕嗚咽，士皆致死。婦孺亦乘屋攘袂，投甌石拒敵。

周主督軍圍晉陽，勁騎四合，好似黑雲一般。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千子段暢拒城東，自率衆拒城北。延宗素來肥壯，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他臃腫無用。至是獨開城搦戰，手執大槊，馳騁行陣，往來若飛，尙

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手握長刀，步隨延宗，左斫右劈，斃敵甚多。惟武衛關芙蓉，綦連延長戰死。周主命齊王憲對敵延宗，自督將士攻東門，齊段暢和阿千子，竟開門迎納周師。

周主乘晚進城，先縱火焚燒佛寺。

周主最不信佛，故先燬去佛寺。

延宗見東門失火，料知周師入城，忙令北門暫閉，

自由城外遶至東門，可巧莫多婁敬顯從城內率兵東援，與延宗表裏夾攻，延宗殺入敬顯殺出，把周軍裹住門中。周軍爭門奪路，自相填壓，傷亡至數千人。周主邕進退兩難，忙領親兵衝突，從大刀長槊中尋一生路。左右爲敵械所傷，紛紛倒地，還虧承御上士張壽牽住馬首，賀拔伏恩執鞭後隨，拚命馳走，得出城圍。齊人從昏夜中亂擊一陣，竟被周主逃脫，時已四鼓，城中已無周人。延宗還道周主已死，使人就亂屍堆中尋覓長鬚的屍首，終無所得。惟軍士已得大捷，各入肆飲酒，醉後酣臥。延宗亦勞乏歸寢。大敵未去，如何疎忽至此。

周主出城，腹中甚飢，意欲乘夜西去。諸將亦多欲退還，獨宇文忻勃然進言道：「陛下得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應，自古至今無此神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稍稍失利，何足介意！大丈夫當從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齊亡在邇，奈何棄此他去？」齊王憲等亦以爲不宜退師，降將段暢又說是城中空虛。周主乃駐馬停轡，鳴角收兵。不到天明，散軍盡集，兵勢復振。詰旦還攻東門，齊人尙高臥未起。延宗從夢中驚醒，忙披甲上馬，出拒周軍。但見東門已被攻破，自顧手下只有數人隨着，如何抵敵得住。沒奈何奔往南門，那知南門亦已失陷，勉強上前攔阻，究竟寡不敵衆，再走至城北，投入民家。周軍緊緊追來，任你延宗力大無窮，到此已成孤立，撐拒多時，終爲所擒。押至周主面前，周主下馬，握延宗手，延宗推辭道：「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道：「兩國天子，本無嫌怨，我但爲救民至此，汝且勿怖，當不相害。」說着，仍給還衣冠，款待頗優。唐邕等並皆請降，惟莫多婁敬顯奔赴鄴都，齊主緯命爲司徒。

延宗初稱尊號，曾致書瀛州刺史任城王湝，

係小爾朱氏所生，曾見前注。

略言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進，權主

號令戰事倖平，終歸叔父云云。潛正道：「我乃人臣，怎得輕受此書！」因執來使送鄴，齊主緯憤道：「我寧使周得并州，不願爲安德有！」前說由兄自取，此時又復變調。總計延宗稱尊，未及兩日，便即殘滅。周主下令大赦，除齊苛

制，並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前使伊婁謙被齊拘住晉陽，見前回。至此得釋，由周

主面加慰勞。且因參軍高遵，曾將祕謀告齊，責他不忠，使謙量罪加罰。謙頓首請赦高遵，周主道：「卿可聚衆唾面，使他知愧。」謙答道：「如遵罪狀，唾面亦不足責。陛下德量寬弘，索性付諸不校罷。」齊主乃止，謙仍待遵如初。遵

罪可誅，周主與謙未免兩失。

周主欲進兵取鄴，召問延宗，延宗道：「亡國大夫，何足圖存！」延宗爲高澄子，與高氏休戚相關，亦不宜以李左軍自比。周

主再三問及，延宗道：「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但由今上自守，陛下可兵不血刃了。」此語愈譎。周主卽命齊王憲先行，留陳王純爲并州總督，自率六軍赴鄴。鄴中迭接警耗，齊主緯懸賞募軍，及兵士應募，又無一物頒給。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潛，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言趨并州，獨孤永業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言趨長安，自率京畿兵出，溢口，逆擊周師，如慮士氣不振，亟應出宮人珍寶，作爲賞賜，以便鼓勵等語。齊主不從，斛律孝卿又請齊主親勞將士，代爲撰詞，并謂宜慷慨流涕，感動人心。齊主緯到也應允，及出語諸將，竟將孝卿所授，一律忘記，不由的癡笑起來，左右亦不禁失笑。將士皆含怒道：「本身尚且如此，我輩何必拚死！」嗣是皆無鬪志。

適北朔州行臺僕射高勵，護衛胡太后及太子恆，自土門道還鄴，路見宦官苟子溢，強取民間雞彘，勵不覺怒起，卽將子溢拘住，將要處斬。偏胡太后在旁勸沮，乃釋縛使去。既送太后等入宮，或語勵道：「子溢等受寵兩宮，言出禍隨，公難道不慮後患麼？」勵勃然道：「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並皆叛貳，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今日得斬此輩，明日受誅，亦屬無恨！」勵係高岳子，此時頗具忠憤，惜乎晚節不終。當下入見齊主道：「臣見朝中叛貳，皆屬貴人，若士卒未盡離心，今請追五品以上家屬，悉置三臺，迫令出戰，倘若不勝，將臺焚燬，若輩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屢敗，

寇衆輕我，果能背城一決，也足嚇寇示威！此計亦屬輕率。齊主緯不能用，但命一品以上各大臣，入朱華門，徧賜酒食，分給紙筆，令他各書所見，獻策禦敵。及大衆錄呈，又是人各一詞，無所適從。

會有史官望氣，謂國家當有變易，齊主緯遂引尚書令高元海等入議，決依天統故事，禪位太子。太子恆年纔八歲，曉得甚麼國事，那齊主緯欲上應天象，竟想這八歲小兒，支持危局。看官試想能不能呢！酒色昏迷，一至於此。是時已值殘年，轉瞬間卽至元旦，齊太子恆居然卽皇帝位，改元承光，下令大赦。尊齊主緯爲太上皇，皇太后胡氏爲太皇太后，皇后穆氏爲太上皇后，命廣寧王孝珩爲太宰。孝珩嫉視高阿那肱，因與莫多婁敬顯等同謀，使敬顯伏兵千秋門，更令領軍尉相願，率禁兵爲內應，擬俟高阿那肱入朝，把他捕誅。不意高阿那肱自別宅取便路入宮，計不得行。孝珩乃求拒西師，高阿那肱韓長鸞，猶防他爲變，使爲滄州刺史。孝珩臨行，向高阿那肱道：「朝廷不賜遣擊賊，想是怕孝珩造反呢！孝珩若得破宇文邕，進軍長安，就使造反，亦與國家無與。事至今日，危急萬狀，尙如此猜忌，豈不可嘆！」說畢，太息自去。尉相願拔刀斫柱道：「大事已去，尙復何言！」

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領着千騎，往探周師。行出滄口，登高西望，但見羣鳥飛起，卽疑周師已至，策馬奔還，報稱寇至。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因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事若不濟，亦可南投陳國。上皇依議，遂先使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往趨濟州，繼又遣幼主東行。自己不及登程，卽聞周師薄城，沒奈何調兵出戰。不到半時，已被周軍殺敗，或潰去，或奔還。齊上皇忙挈馮淑妃等，尤物斷不可捨。從東門出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

周師燬門突入，齊王公以下皆降，惟三藏拒守不出。領軍大將軍鮮于世榮，爲齊宿將，尙鳴鼓三臺，與周相抗。周主遣人招降世榮，賜給瑪瑙盃，被世榮擊碎。周主乃令將士往執世榮，世榮獨力難支，受擒後仍然不屈，致爲所殺。周主復招降三藏，三藏自知不支，始出見周主。周主優禮相待，面授儀同大將軍，究竟有愧世榮。獨拘住莫多婁敬

顯數責罪狀道：「汝前守晉陽，遁入鄴中，攜妾棄母，是爲不孝；外似爲齊戮力，暗中向朕通款，是爲不忠；既已送款與朕，尚且陰懷兩端，是爲不信；有此三罪，不死何待！」遂命推出斬首。也是一番權術。一面頒敕安民。

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問爲何因？安生道：「周主重道尊儒，必來見我。」果然過了半日，周主親至熊家，握手引坐，賜給安車駟馬，然後別去。又禮延齊中書侍郎李道林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政教風俗及人物善惡，留宿三日，方纔送歸。周主頗知禮士，熊李亦頗疚心否？

鄴城大定，遂遣將軍尉遲勤等東追齊主，齊上皇緯渡河入濟州，又令幼主恆禪位任城王潛。且替潛作詔，尊上皇謂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真是京戲。使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往瀛州。孝卿竟持入鄴城，獻與周主，潛全不得聞。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十三萬人，前聞晉州失守，表請出兵擊周，並不見報。至并州，又陷，長嘆數聲，乃遣子須達奉款周軍。周主遙授永業爲上柱國，加封應公。齊上皇緯窮蹙無援，更思南奔，留胡太后居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恆，及韓長鸞鄧長顛等數十人，奔往青州。母可棄，妻妾子孳，豈不可捨。令內參田鵬鸞西出，伺敵動靜。途次爲周師所獲，詰問齊主何在？鵬鸞但說齊主南行，想當出境。周人知係謊言，杖擊鵬鸞手足，每折一肢，詞色愈厲，至四肢俱折，奢然畢命，終不肯言。齊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偏高阿那肱密召周師，願生致齊主，作爲贊儀。一面啓達青州，只說周師尚遠，已令部衆截斷橋路，定保無虞。齊上皇乃留住不行。那知周師到濟州關，高阿那肱卽卽迎降。周將尉遲勤馳入濟州，先將胡太后擄去，復進軍青州。距城不過一二十里，齊上皇方纔聞知，亟用囊貯金，繫諸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至南鄧村，方擬小憩，忽聽後面喊聲大起，不瞧猶可；回頭一瞧，嚇得魂飛天外。原來正是士強馬壯的周軍。看官試想此時齊上皇以下十數人，半係婦女，半係童僕，就使插翅也難飛去。眼見得束手受擒，被周將尉遲勤帶回鄴城去了。妻妾同受磨劫，好算是休戚與共了。

周主邕住鄴數日，賑貧拔困，彰善癉惡。因故齊臣斛律光崔季舒等，無罪遭戮，特爲昭雪，並加贈諡，且令改葬。

子孫各得廢敝，所有家口田宅，沒入官庫，概令發還。周主嘗語左右道：「斛律明月若尚在世，朕怎得至鄴呢！」還有齊故中書監魏收，時已去世。收生前修撰魏史，意爲褒貶，毫不秉公，每言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我欲舉揚，便使他上天，我欲按抑，便使他入地。及修史告成，衆口喧然，號爲穢史。鄴城失陷，收塚被怨家發掘，暴骨道中。特誌此事爲秉筆不公者戒。周公邕仍命檢埋，收有從子仁表，曾爲尚書膳部郎中，至是仍許爲官。就是魏書百三十卷，亦不使剗削，迄今尙復流行。

高緯至鄴，周主邕降階相迎，待以賓禮，令與太后幼主及后妃諸王等，暫處鄴宮。當下派兵監守，不煩細述。總計高緯在位，歷十有二年，幼主恆受禪稱帝，未及一月，延宗在晉陽稱尊，只閱二日，任城王潛，未接禪位諭旨，所以北齊曆數，後世相傳，自高洋篡魏爲始，至幼主被擒爲止，凡六主二十八年。延宗與潛不得列入。潛聞鄴都失守，當然悲憤，可巧廣寧王孝珩行至滄州，卽作書遺潛，共謀匡復。潛遂與孝珩相會，信都彼此召募得士卒四萬餘人，領軍尉相願，亦帶領家屬，自鄴奔至，潛仍令督率兵士，共抗周師。周主先令高緯致書招潛，潛拒絕使人，乃遣齊王憲，柱國楊堅等，統兵往擊。途中獲得信都謀騎，憲縱令還報，并委他寄書與潛，略云：足下問謀，爲我候騎所拘，彼此情實，應各瞭然。足下戰非上計，守亦下策，所望幡然變計，不失知幾。現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會非遙，憑軾有期，不俟終日云云。潛得書不省，但出兵城南，列營待着。

過了兩日，已見周軍掩至。兩下對陣，齊領軍尉相願，佯爲出戰，竟率所部降周師。潛與孝珩忙收軍入城，捕誅相願妻子。越日復戰，信都兵新經募集，毫無紀律，怎能敵得過百戰周師？甫經交綏，卽紛紛散去。周師或斫或縛，好似虎入羊羣，無一敢當。結果是齊軍全覆，連潛與孝珩均被周師擒住。周齊王憲語潛道：「任城王何苦至此！」潛嘆道：「下官乃神武皇帝第十子，兄弟十五人，惟潛獨存，不幸宗社顛覆，潛爲國捐軀，至地下得見先人，也可無遺恨了！」憲頗爲贊嘆，命歸潛妻孥，再召孝珩入問，孝珩自陳國難，歸咎高阿那肱等，說得聲淚俱下。憲不禁改容，親

爲洗瘡敷藥，禮遇甚厚。孝珩慨然道：「自神武皇帝以外，我諸父兄弟，無一人年至四十。豈非命數？況則主不明，宰相不法，從前李穆叔謂齊氏只二十八年，竟成讖語。我恨不得入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今已至此，尙有何言！」
歎有子潛澄有子孝珩，雖無救國亡，還算有些氣節。 憲執二王還鄴，周主也溫顏接見，暫留軍中。

忽聞齊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高洋第二子。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餘所，盡從紹義。周主急命東平公宇文神舉，秦之族子。統兵北行，略定肆州，進拔顯州，執刺史陸瓊。又乘勢攻陷諸城。紹義退保北朔州，遣部將杜明達拒敵。明達至馬邑，正值周兵到來，如風掃殘雲一般。明達大敗奔還。紹義見明達敗還，且驚且嘆道：「周爲我讎，怎可輕降？不如北去罷！」遂擬奔突厥。部衆尙有三千人，紹義下令道：「願從者聽，不願從者亦聽。」於是部下辭去大半，涕泣告別。紹義只率着千騎，往投突厥去了。自紹義北去，所有北齊行臺州鎮，悉爲周有。惟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尙不肯歸周。

周主邕命將所得各州郡，各派官吏監守，然後啓節西還。凡齊上皇高緯以下，一律帶回道。出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至汾水旁，召傅伏出降。伏整軍出城，隔水問道：「今至尊何在？」高阿那肱道：「已受擒了。」伏仰天大哭，率衆再返，就廳前北面哀號，約閱多時，纔復出城降周。同是一降，何必做作？周主見伏道：「何不早降？」伏流涕答道：「臣三世仕齊，累食齊祿，不能自死，愧見天地！」却是看愧。周主下座握手道：「爲臣正當如此！」乃舉所食羊肋骨賜伏道：「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爲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及西入關中，已至長安，周主命將高緯置諸前列，齊王公大臣等隨緯後行。凡齊國車輿旂幟器物，依次列陳，自備大駕。張六軍，奏凱樂，獻俘太廟，然後還朝。御殿受百官朝賀。高緯以下，亦不得不俯伏周廷。周主封緯爲溫國公，齊諸王三十餘人，亦悉授封爵。緯自幸得生，深感周恩，惟失去一個活寶貝，未蒙賜還，不得不上前乞請，叩首哀求。小子有詩嘆道：

無愁天子本風流，家國危亡兩不憂；只有情人難割捨，哀鳴闕下願低頭。

究竟所求何物，且看下回說明。

高延宗困守晉陽，受迫稱尊，原其本意，實出於不得已，非覬覦神器者比也。東門一役，幾斃周主，以危如累卵之孤城，尙能力挫強敵，亦云豪矣。及周師再振，鳴角還軍，城內皆醉人，守者尙寢處，因至城破，兵潰，力屈守擒，雖不可謂非疎忽之咎，然其勝也，固第出於一時之銳氣，可暫而不可久。周主邕去而復還，卒拔晉陽，此乃天意之亡齊，不得盡爲延宗責也。齊主緯窮蹙無策，禪位幼子，一何可笑！豈以帝位不居，便足却敵歟？彼平時之所最倚任者爲穆婆，高阿那肱。穆婆先已降周，高阿那肱且倒戈投敵，及此不悟，尙復猜忌宗戚，信用閹人，宜其國亡身虜也。任城廣寧，繼安德而起，終致覆亡。厥後又有范陽，亦一戰即遁，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固然無足怪耳。然如齊之世無令德，尙得四五傳而亡，其猶爲高氏之倖事也夫！

第七十九回 老將失謀還師被虜 昏君嗣位慘戮沈寃

却說高緯受封溫公，尙向周主哀求一人，這人爲誰？就是淑妃馮小憐。念茲在茲，可算情種。周主邕微哂道：「朕視天下如脫屣，一婦人豈爲公惜！」遂仍將馮妃給還高緯。緯拜謝而起，挈妃自出。既而周主召緯入宴，并及高氏諸王公，酒至半酣，令緯起舞，緯毫無難色，乘着三分酒意，舞了一回。差不多似虞廷之百獸。高延宗獨悲不自勝，至宴罷歸寓，卽欲仰藥，侍婢再三勸止，乃暫自偷生。到了秋盡冬來，有人誣告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周主召還穆提婆，與緯等對簿，大衆同聲呼寃。惟延宗欲泣無言，用椒塞口，未幾氣絕。高緯父子及齊宗室諸王，並皆賜死。穆提婆亦當然伏誅，獨孝珩先期病逝，得歸葬山東。緯弟仁英，患狂，仁雅患瘡，亦均得免死，流徙蜀中。其餘親屬故舊，一併流配，概死邊疆。高緯雖在位十二年，死時尙祇二十二歲。緯子恆，只八歲而終。史稱緯爲齊後主，恆爲齊幼主。

縉母胡氏，年已四十，尚有冶容，恆母穆氏，年僅二十有奇，自然更艷。兩人落落無依，竟在長安市中，操着皮肉生涯，日與少年游狎。相傳胡氏得陳夏姬術，陳夏姬係春秋時人有內視法。與人歡會，常如處子，因此張幟平康，室無虛

客。穆黃花妖冶善媚，亦得狎客歡心。胡氏嘗語穆氏道：「爲后不如爲娼，更饒樂趣。」無恥至此，未始非高氏好淫的果報呢！登徒子其德之。齊任城王潛與縉同死。潛妃盧氏，由周主賜與親將斛斯徵。盧氏蓬頭垢面，長齋持佛，不與

徵同言笑。徵乃聽令爲尼。獨縉妃馮小憐，亦由周主命令，賞與代王達爲妾。達本不好色，偏得了這個馮淑妃，竟被迷住，非常愛寵。馮嘗彈琵琶，忽斷一絃，因隨口吟詩道：「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弦。」你若果不忘舊情，何不早死，還可謝齊後主。

達妃李氏，與達本伉儷相諧，自經馮小憐入門，屢致夫妻反目。大婦含酸，小妻構衅，不問可知。後來達爲楊堅所殺，堅篡周祚，又將馮氏賜與李詢，詢即達妃李氏兄。詢母爲女報怨，令小憐改着布裙，逐日舂米，弱質柔姿，怎禁賤役，再加詢母多方嫚罵，不堪蹂躪，只好自尋死路，赴入冥途。人生總有一死，死到此時，乃弄得無名無望了。覆國亡家，都由此輩。話休敘煩。

且說齊范陽王高紹義，投入突厥，突厥木杆可汗，已早去世，弟佗鉢可汗繼立，很加愛重。凡在北齊人，悉歸隸屬。齊營州刺史高寶寧，與紹義同宗，久鎮和龍，卽營州治所。頗得夷夏人心。周主遣使招降，寶寧不從，竟使人至紹義前，上表勸進。突厥亦許爲臂助，紹義遂進據平州，自稱齊帝，改元武平。命寶寧爲丞相，佗鉢可汗亦招集諸部，舉衆南向，聲言立范陽王爲齊帝，代齊報讎。周主豈正擬進討，忽聞陳司空周明徹等，出兵呂梁，進圍彭城，乃先務南顧。亟遣大將軍王軌，率兵赴援。原來陳主瑒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因命吳明徹督軍北伐。行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爲明徹所破，斬獲萬計。乘勝進圍彭城，月餘不下。陳中書舍人蔡景歷進諫道：「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請下敕班師。」陳主瑒不從。景歷反說他阻惑衆心，免官放歸。

吳明徹在軍日久，仍然無功，且年將七十，不堪久勞，沒奈何力疾從事。那周大將軍王軌，已出兵南下，來救彭

城。明徹得周軍出發消息，益銳意進攻，就清水築起長堰，引波流至城下，環列舟艦，日夕猛撲。梁士彥多方抵禦，仍不得下。適探報傳入陳營，謂周將王軌已引軍入淮口，用鐵鎖貫住車輪數百，沈清水中，遏斷陳軍歸路，且在兩旁築壘屯戍云云。陳軍不禁恟懼。部將蕭摩訶獻議道：「王軌始鎖下流，兩旁雖已築壘，總還未就，速宜分兵往爭，否則歸路一斷，我輩均爲所虜了。」此策確是要緊。明徹掀髯微笑道：「奉旗陷陣，屬諸將軍；長算遠略，歸諸老夫，老夫自有主裁，將軍不必躁急！」老昏顛倒。摩訶失色而退。

蹉跎過了旬餘，下流已被鎖住，水路遂斷。周軍遂來救城，明徹正苦背疾，不能支持。蕭摩訶復入請道：「今求戰不得，進退失據，看來只好潛軍突圍，方保生還，請公率領步卒，乘車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能保公安達京邑。此機一失，生還無望了！」明徹悵然道：「將軍所言，原是良圖，但我爲總督，必須親自斷後，馬軍宜在前列，願將軍統率前行。」摩訶因率馬軍先發，乘夜登程。明徹亦決堰退軍，自領舟師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被車輪塞住，不能前進。周將王軌，正督軍待着，一聲胡哨，四面環擊，殺得陳軍無路可奔，紛紛投水自盡。明徹病不能軍，連人帶船，被周軍擄去。將士輻重，悉數陷沒，惟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喉，從陸路偷過周營，全師得還。

陳主瑱聞明徹被擒，始悔不用蔡景歷言，卽日召景歷入都，令爲鄱陽王。名伯山，陳世祖衛第三子。諮議參軍。纔閱數日，卽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是歲景歷病終，享壽六十，贈太常卿，追諡曰敬。景歷爲陳高祖佐命功臣，故後來復得配享高祖廟廷。吳明徹被擄至長安，憂恚而死，年已六十七歲。一失足成千古恨。及陳後主叔寶嗣位，也得追贈爲邵陵縣侯，這且休表。

惟周主邕得彭城捷報，賞功有差，且下詔改元宣政。自往雲陽宮，大集各軍，決計北討。不料天不假年，二豎忽侵，兵馬尙未調齊，皇躬竟致不起。乃下敕暫停軍事，驛召宗師宇文孝伯，到了行在，由周主握手與語道：「我已疾亟，恐無生理，後事當盡付與君。君勉輔太子，勿負我言！」孝伯垂涕受囑，且請乘輿還都。周主面授孝伯爲司衛上

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先令馳驛還京，守備非常，自用臥牀載歸。途次氣息僅屬，甫近都門，驟致痰湧，喘息數聲，竟爾歸天。年只三十六歲，在位計十九年。

周主邕沈毅有智，即位時深自韜晦，至宇文護受誅，始親萬機。治事甚勤，持身甚儉，平居常自服布袍，寢用布被，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外此一律裁損。後宮服飾，概尚樸實，凡從前宇文護所築宮室，並嫌過麗，悉令毀撤，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櫺棋。所有雕斲各物，並賜貧民。至若校兵閱武，步行山谷，皆不憚勞苦。每當宴會將士，又必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平齊時見一軍士跣行，卽脫靴爲賜，所以士皆用命，人願效死。獨太子贊不肖乃父，性好淫僻，宇文孝伯嘗入白道：「皇太子關係民社，未聞令德，臣忝列宮官，責難旁貸。今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輔導東宮，尚望遷善改過，否則後悔無及！」周主道：「正人豈復過君？君宜爲我輔導太子。」及孝伯趨退，卽命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爲左宮正，尋擢孝伯爲宗師中大夫。已而復召孝伯入問道：「我兒近日漸長，進否？」孝伯答道：「皇太子近懼天威，尚無過失。」周主稍有喜色。嗣由王軌侍宴，起捋周主髻道：「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闡弱！」周主失色，竟命撤席，且責孝伯道：「君常與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顯見是君多誑語了。」孝伯拜謝道：「臣聞父子至親，人所難言。陛下不能割情忍愛，臣亦只好結舌了！」周主沈吟良久，方徐諭道：「朕已將太子委公，願公勉力！」孝伯乃再拜而退。孝伯不能導正東宮，何如先幾引退？若周主之祗懼情深，其失愈甚。至周主疾殂，太子贊迎屍入都，一經棺殮，便由贊嗣皇帝位，尊諡故主邕爲武皇帝。廟號高祖。奉嫡母阿史那氏爲皇太后，本生母李氏爲帝太后。立妃楊氏爲皇后，楊氏小名麗華，就是柱國隨公楊堅長女。周建德二年，納爲太子贊妃，此時冊爲皇后，楊家權勢從此益盛了。爲楊堅篡周伏筆。

贊本無令行，只因父教甚嚴，不得不勉強矜持，塗飾耳目。既得登位，遂復萌故態，漸漸的放縱起來。當時周室動親，第一人要算齊王憲，贊夙加忌憚，卽令武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收奪齊王憲兵權。又密令開府于智，察憲動靜，

智遂誣憲有異謀，請先時防範。贊已授宇文孝伯爲小冢宰，因召入密囑道：「公能爲朕圖齊王，當卽令代齊王職使。」孝伯叩頭道：「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係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阿旨曲從，是臣爲不忠，陛下亦難免不孝呢！」贊默然不答，孝伯自然退出。贊自是疎遠孝伯，潛與于智等設謀除憲，計畫已定，仍遣宇文孝伯傳命，往語憲道：「三公位置，應屬親賢，今欲授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九叔指陳王純。十一叔爲太保，十一叔指越王盛。叔以爲何如？」憲答道：「臣才輕位重，早懼滿盈，三師重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勳臣，宜膺此選，若專用臣兄弟，恐滋物議，還請陛下三思！」孝伯依言返報，未幾復來，謂今晚召諸王入殿議事，王勿爽約，憲當然應命，孝伯自去。

轉瞬天晚，憲遵召前往，行至殿門，並不見諸王到來，恰也不免驚疑，但已經趨入，只好坦然前進。不意門內伏着壯士，見憲入門，便卽突出，把憲擊下。憲辭色不撓，自陳無罪，驀見于智出殿，與憲對質，統是捕風捉影，含血噴人。憲目光似炬，口辯如河，說得于智理屈詞窮，只有支吾對付。或語憲道：「如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太息道：「我位重望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不復圖存，但老母在堂，尙留遺恨，罷罷！我也顧不得許多了。」說着，將笏投地，竟被壯士縊死，年纔三十五歲。

憲爲周太祖秦第五子，幼卽岐嶷，風采朗然。太祖秦嘗賜諸子良馬，任他取擇，憲獨取駿馬。太祖問故，憲答道：「此馬色類不同，或多駿逸，將來從軍征伐，牧圉亦容易辨明，豈不較善？」太祖道：「此兒智識不凡，當成偉器。」後來果武略超羣，累戰皆捷。平時撫御士卒，甘苦同嘗，平齊一役，長驅敵境，芻牧不擾，尤得民心。至是無辜被戮，遠近含哀。大將軍安邑公王興，開府獨孤熊豆盧紹等，俱與憲相暱。嗣主贊誅憲，無名誣稱，興等與憲謀叛，一併處死。憲母連步干氏，係柔然人，封齊國太妃。憲事母甚孝，母嘗患風熱，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及憲冤死，母亦驚泣成疾，便卽告終。憲長子貴早卒，餘子質寶貢乾禱乾洽，並封公爵，亦連坐被戮。梓宮在殯，遽戮勳親，周事已可知了。這一

著便已致亡。

于智得晉位柱國，封齊國公，授趙王招爲太師，陳王純爲太傅，越王盛爲太保，代王達，滕王道，宇文泰幼子及盧國公尉遲運，薛國公長孫覽，並爲上柱國。后父楊堅亦得進任上柱國兼大司馬。從前王軌嘗語武帝道：「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曾賜楊忠姓爲普六茹氏，堅爲忠子，故稱普六茹堅。武帝艷然道：「若天命有在，亦無可如何！」堅聞軌言，嘗自晦匿，至此得掌軍政，方握重權。會幽州人盧昌期據住范陽，起應高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范陽城，周廷卽遣宇文神舉往討。神舉兼程北進，行至范陽，盧昌期前來迎戰，被神舉用誘敵計，一鼓圍攻，得擒昌期，遂克范陽。高紹義尚在途中，得知范陽失陷，昌期被虜，因素服舉哀，折回突厥。營州刺史高寶寧，亦率數萬騎救范陽。中途聞變，仍然退據和龍。宇文神舉奏凱班師，送昌期入長安，當然梟斬，不在話下。

周主贇以內外粗安，樂得恣情聲色，任意荒淫，嘗自捫杖痕，向梓宮前恨罵道：「汝死已太遲了！」因此託名居喪，毫無戚容。鎮日裏在宮中游狎，見有姿色的宮嬪，卽逼與淫亂。拜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又嫌梓宮在堂，未便改吉，便不守遺制，卽令移葬山陵。約計殯靈期間，尙未踰月。一經葬畢，卽易吉服。京兆郡丞樂運上疏，略言葬期旣促，事訖卽除，太爲急急，不可訓後。贇置諸不理。是年冬月，稽胡帥劉受邏千起反汾州，詔令越王盛爲行軍元帥，宇文神舉爲副，進軍西河。稽胡向突厥求援，突厥遣騎赴救，爲神舉所偵悉，中途設伏，掩擊突厥騎兵。突厥敗走，稽胡帥劉受邏千惶懼乞降。越王盛振旅還朝，神舉留鎮并潞肆石等四州，號爲并州總管。

越年正月朔日，周主贇在露門受朝，始服通天冠，絳紗袍，令羣臣並服漢魏衣冠，頒詔大赦，改元大成。初置四輔官，命越王盛爲大前疑，蜀國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隨公楊堅爲大後丞，大陳魚龍百戲，慶賞太平。好幾日尙未撤去，免不得有幾個直臣，上書諫阻。贇非但不從，反越加恣肆，一不做，二不休，令百戲日演殿前，夜以繼晝。又廣採美女，羅列聲伎，增築離宮，大興徭役，真個是窮奢極欲，惟恐不及。想是自知速死故不憚橫行。起初卽位，

尙嫌高祖時刑書要制，太覺從嚴，特爲減輕條例，時加赦宥。此次因民多犯法，吏好強諫，因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定刑名，務尙苛刻，叫作刑經聖制。便在正武殿大醮告天，頒示刑法。一面令左右密伺羣臣，小有過失，卽加誅譴。自己獨游宴沈湎，旬日不朝，羣臣請事，統由宦官代奏。於是京兆郡丞樂運，與櫬入朝，陳主八失。(一)是事多獨斷，不令宰輔參議。(二)是採女實宮，儀同以上諸女，不許擅嫁。(三)是至尊入宮，數日不出，所有奏聞，統歸閹人出納。(四)是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五)是高祖斲雕爲朴，崩未踰年，遽違遺訓，妄窮奢麗。(六)是勞役下民，供奉俳優角觝。(七)是上書字誤，輒令治罪，杜絕言路。(八)是玄象垂誠，熒惑屢現，未能諮諏善道，修布德政。結末數語，乃是八過未改，臣見周廟將不血食了！看官，試想這種直言不諱的諫草，就使遇着中主，尙且忍受不起，況周主贊庸昏淫暴，那肯聽受直言。當下勃然大怒，命運入獄，卽欲加運死罪。朝臣相率惶怖，莫敢營救。獨內史中大夫元巖嘆道：「滅、洪同死，人且稱願。」滅、洪事見三國志。況同時遇着比干、巖情願與他同斃。」遂詣閣入諫道：「樂、運不惜一死，實欲沽名，陛下不如好言遣歸，藉示聖度。」也是諷諫。贊怒乃少解，越日召運與語道：「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乃賜運御食。運拜謝而出。朝臣初見周主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及見運釋歸，乃爲運道賀，說是虎口餘生，不可多得了。

時大將軍王軌，出爲徐州總管，因見上昏下蔽，恐禍及己身，私語親屬道：「我昔在先朝，屢言儲君失德，實欲爲社稷圖存。今事已至此，禍變可知。本州控帶淮南，近接強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大節，究不可虧。況素受先帝厚恩，志在效死，怎得因獲罪嗣主，違背先朝。今惟有待死罷了！千載以後，或得諒我本心。」果然不到數月，大禍臨頭，好好一位百戰功臣，又復死於非命。原來中大夫鄭譯，與軌有嫌，又恨及字文孝伯，屢思報怨。事見七十八回吐谷渾之役。可巧周主自捫杖痕，謂是何人所致？譯乘機答道：「事由王軌、字文孝伯。」贊恨恨道：「我誓當殺彼！」譯復述及王軌捫鬚事，見上。越激動周主怒意，遂遣內史杜虔，賚敕殺軌。中大夫元巖，不肯署敕，御正中大夫顏之

儀進諫不從。巖復繼脫巾頓首，三拜三進。周主怒道：「汝欲黨軌麼？」巖答道：「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功臣，失天下望！」周主贊叱令內侍，毆擊巖面，將他逐出。即日免官，并促令杜虔就道。未幾，即由虔返報，軌已誅訖。

上柱國尉遲運，私語孝伯道：「我等與王公同事先朝，素懷忠直，今王公枉死，我輩亦將及難，奈何奈何？」孝伯道：「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去將何往？且委贄事人，義難逃死。足下若爲身計，何勿亟求外調，還可免禍。」尉遲運依計而行，得出爲秦州總管。纔閱數日，周主贊召問孝伯道：「公知齊王謀反，何故不言？」孝伯道：「齊王效忠社稷，實爲羣小所譖，因致冤戮，臣受先帝囑託，方愧不能切諫，此外尙有何言！陛下如欲罪臣，臣有負先帝，死亦甘心了！」周主贊也覺懷慚，俯首不語，待孝伯告退，竟下敕賜死。又因宇文神舉受寵先朝，亦嘗毀己，索性盡加辣手，命內史贊着酖酒，速赴并州。逼令飲酖自盡。尉遲運至秦州，迭聞孝伯神舉，依次畢命，不由的憂懼成疾，也即暴亡。小子有詩嘆道：

未信仁賢國已虛，那堪勳舊盡誅鋤！人亡邦瘁由來久，黑纛從茲不食餘。

周主贊既濫殺勳臣，又想出一種奇事，即擬施行。欲知周主有何設施，且至下回再表。

周主邕爲一英武主，平齊以後，又復敗陳，雖由陳將吳明徹之昏聩失算，以致兵敗受擒，然非周將王軌之鎖斷下流，亦不至挫失如此。敗陳者王軌，用軌者周主邕，推原立論，寧非由周主之英明乎？獨周主邕號稱知人而不能自知其子，昏庸如贊，安得以大統相屬，就令諸子尙幼，不堪承嗣，何妨援兄終弟及之例，傳位同胞？況世宗毓已爲前導，邕正可步厥後塵，奈何徒爲子嗣計，不思爲社稷計乎？及贊嗣位後，戮勳威殺功臣，種種失德，史不絕書，皆周主之貽謀不臧，有以致之。然當時如齊王憲輩，不能爲伊霍之行，徒拱手而受戮，忠而近愚，亦不足取身亡而國俱亡，此任聖之所以覓絕古今也。

第八十回 宇文婦醉酒失身 尉遲公登城誓衆

却說周主贇嗣位改元，卽封皇子衍爲魯王，未幾立衍爲太子。又未幾卽欲傳位與衍，看官聽着贇年方逾冠，太子衍甫及七齡，如何驟欲內禪？這豈非出人意外的奇事！其實他的意見，是因耽戀酒色，不願早起視朝，所以將帝座傳與幼兒。諸王大臣，無敢違忤，只好請出東宮太子，扶上御座，大家排班朝賀。太子衍莫明其妙，幾乎要號哭出來。當下草草成禮，仍送衍入東宮。贇令衍易名爲闡，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號東宮爲正陽宮，令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自稱天元皇帝，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所居宮殿，稱爲天臺，冕用二十四旒，車旗章服，皆倍常制，每與皇后妃嬪等列坐宴飲，概用宗廟禮器，罇彝珪瓊，作爲常品。每對臣下，自稱爲天，臣下朝見，必先致齋三日，清身一日，然後許入。又不准臣民有高大的稱呼，高祖改稱長祖，姓高，改作姓姜，官名稱上稱大，悉改爲長，并令國中車制，只用渾成木爲輪，不得用輻。境內婦人不得施粉黛，惟宮人得乘輻車，用粉黛爲飾。宮室窗牖，概用玻璃，帷帳多嵌金玉，五光十色，炫耀耳目。更命修復佛道二像，與己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繼又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具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乞寒亦名潑寒，是西域樂名。臣下稍或忤意，便加楚撻，每一笞杖，以百二十爲度，叫做天杖。就是宮人內職，甚至皇后寵妃，亦所不免。歷歷寫來，全是兒戲。

皇后爲楊堅女，已見前回。次爲朱氏，芳名滿月，本係吳人，因家屬坐事，沒入東宮，時年已二十餘歲，掌贇衣服。贇年甫十餘，已是好色，見朱氏貌美多姿，便引與同寢，數次懷孕，分婉時產下一男，就是小皇帝闡。又次爲元氏，係開府元晟次女，十五歲被選入宮，容貌秀麗，比朱氏更勝一籌。且年齡較穉，正如荳蔻梢頭，非常嬌嫩，一經侍寢，大愜贇心，當卽拜爲貴妃。惟贇多多益善，得隴更思蜀，復選得大將軍陳山提第八女，輕盈嫵娜，不讓元

妃，年齡亦不相上下。尤妙在柔情善媚，膩骨凝酥，不但朱氏無此溫柔，就是元氏亦未堪髣髴。一宵受寵，立拜德妃。史官又揣摩迎合，奏稱日月當蝕不蝕，乃稱皇后楊氏爲天元皇后，册妃朱氏爲天元帝后。已而復納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宮皇后，乃復尊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后，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竝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名位俱由獨創，實可謂大思想家。元氏父晟封翼國公，陳氏父山提封郟國公。內史大夫鄭譯，本非懿戚，因執政有功，特別榮寵，亦封爲沛國公。

正在天花亂墜，舉國若狂的時候，忽聞突厥遣使請和，乃卽令引見。突厥使乞請和親，贊慨然允諾，特令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許字突厥。唯必須執送高紹義，方遣公主出嫁。突厥使唯唯而去，好幾旬不見覆命。贊因北方無事，欲南略示威，乃命上柱國韋孝寬爲行軍元帥，率同行軍總管杞國公亮，贊從祖兄。郟國公梁士彥，出兵伐陳。孝寬進拔壽陽，亮拔黃城，士彥拔廣陵，陳人望風退走，江北一帶，陸續歸周。

周主贊驕侈益甚，更命營造洛陽宮，遣使簡視京兆及諸州，凡有民家美女，一律採選，充入宮中。又恐宮制狹陋，未如所望，特挈四皇后巡幸，贊親御驛馬，日馳三百里，命四皇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文武侍衛，不下千人，竝乘驛相隨，人馬勞敝，顛仆相繼，贊反視爲樂事。及至洛陽，宮尙未成，規模已經草創，壯麗異常，贊頗覺快意，乃但作十日游，命駕還都。都中所築離宮，以天興宮道會苑爲最大，贊隨時行幸，晨出夜還，習以爲常，侍臣皆不堪奔命。

大象二年正月朔，至道會苑受朝，命御座旁增造二辰，左繪日，右繪月，又改稱詔制爲天制，詔敕爲天敕。過了數日，又尊皇太后阿史那氏爲天元上皇太后，帝太后李氏爲天元聖皇太后，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太皇后，天皇后朱氏爲天太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太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太皇后，正陽宮皇后司馬氏，直稱皇后。宮中大慶，所有王公大臣諸命婦，不得不聯袂入朝。就中有一杞國公子婦尉遲氏，乃是蜀國公尉遲迥孫女，西

陽公宇文溫的妻室，生得豐容盛鬋，玉骨冰姿，當時亦入朝與宴，爲贇所見，竟惹動慾念，想與他並效鸞鳳。但命婦與座不下數百，如何同他苟合？便想出一計，暗囑宮女，迭勸尉遲氏進酒，把他灌得爛醉，待至宴畢撤席，大衆散歸，尉遲氏酒尚未醒，不能行動，當然扶入床幃，使他酣寢。贇見尉遲氏中計，心下大喜，便至尉遲氏臥處，把他卸去外衣，任意姦污。尉遲氏動彈不得，只好由他所爲，佔宿一宵。越日尚留住宮中，不肯放歸，轉眼間將要浹旬，始令歸第。

杞國公亮，已料子婦着了道兒，密囑子溫澈底盤問。尉遲氏不能自諱，據實說明。溫當然悔恨，亮也覺懊悵。

子婦被淫與汝何涉？

遂語長史杜士峻道：「主上淫縱日甚，社稷將危，我忝列宗支，不忍坐見傾覆。今擬襲取韋公營寨，併有彼部，別推諸父爲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士峻也以爲然，遂夜率數百騎，往襲韋孝寬營。到了營前，遙望營內刁斗無聲，只有數點星火，亮不辨好歹，麾衆殺入，乃是一座空營，並無一人。當下情急膽虛，自知不妙，忙引衆奔還，突聽得一聲吶喊，伏兵四至，把亮困住。亮拚命衝突，殺透一層，又有一層，好容易殺開血路，慌忙奔走。手下已只剩數人，約行半里，忽有大將帶領人馬，從斜裏衝出，截住去路。亮望將過去，這員大將正是上柱國鄴國公韋孝寬。此時冤家路狹，無處逃生，不得已抵死力爭。怎奈寡不敵衆，被韋軍用械亂刺，身受重傷，墜落馬下，再經一刀，結果性命。孝寬傳首入報，贇卽命宿衛軍抄斬亮家，把亮子溫明等盡行殺死，獨赦免溫妻尉遲氏，令帶回宮中。

亡國多綠美色。

傾家

嗣是得與尉遲氏連宵取樂，公然拜爲長貴妃。嗣又欲立他爲后，召問小宗伯辛彥之。彥之答道：「皇后與天子敵體，不應有五。」贇怫然不悅，轉問博士何妥，妥進諛道：「帝譽四妃，虞舜二妃，先代立后，並無定限。」贇始易怒爲喜道：「究竟是個博士，實獲我心。」遂免彥之官，特添置天中太皇后位號，令天左太皇后陳氏充任。卽立尉遲氏爲天左太皇后。因造玉帳五具，使五后各居一帳，又用五輅相載，每有游幸，必令從行。或且令五輅爲前驅，自率左右步隨。尋復想入非非，募取京城少年，使喬扮作婦女裝，入殿歌舞，自與五后及其他嬪御列坐觀演，恣爲笑

樂。不怕戴綠頭巾麼？

天元太皇后楊氏，性情柔婉，素來順旨，就是四皇后與他同處，班次相亞，亦從未聞楊后有嫌，所以互相敬愛，情好甚諧。惟贊好色過度，嘗餌金石，漸漸的陽竭精枯，精神昏亂，暴喜暴怒，越令人不可測摸，朝晚施行天杖，動輒數百，連五皇后亦嘗受天刑。楊后究係結髮夫妻，免不得婉言規勸，頓時觸動贊怒，命杖背百二十下。楊后仍從容面諫，詞色如恆，贊大怒道：「汝可先死，我且滅汝家！」遂命將楊后牽入別宮，逼令自殺。當由宮監報知楊后母家，后母獨孤氏大驚，亟詣閣陳謝，叩頭流血，方得將楊后釋出，仍還原宮。

既而贊又欲殺楊堅，召他入閣，先語左右道：「堅若變色，汝等即可爲我動手。」左右領命待着。及堅入見，容止端詳，言貌自若，乃得免禍，安然退出。

堅少與鄭譯同學，譯見堅龍顏鳳表，額上有五柱入頂，手中又有王字紋，知非常相，因深與結交。堅慮在朝權禍，嘗密語譯道：「久願出藩，公所深悉，何勿爲我留意？」譯答道：「如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自當代謀。」堅喜爲道謝。未幾譯被召入內，與商南略事宜，譯請簡元帥，贊便令譯舉薦，譯即以堅對，乃授堅爲揚州總管，使偕譯統兵伐陳。適堅有足疾，尚未果行。

時值仲夏，天氣暴熱，贊備法駕往天興宮，爲避暑計，是夕卽病。次日復患喉痛，匆匆還宮，便召小御正劉昉，中大夫顏之儀，同入臥室，擬囑後事。偏偏喉嚨聲啞，掙不成聲，竟說不出一句話來。昉等慰解數語，便卽趨出。之儀自歸，防獨與鄭譯等商議國事，譯引入御飾大夫柳裘，內使大夫韋譽，御正下士皇甫績，公同議決，請后父楊堅輔政。堅辭不敢當，防作色道：「公若肯爲，便當速爲，必欲固辭，防將自爲了。」堅乃允諾。昉素以狡諂得幸，至是因幼主無用，乃更媚事楊堅。可是憒人萬不可用，卽如內史鄭譯亦可類推。既與堅有定約，因引堅入宮，託詞受詔，居中侍疾，贊竟爾絕命。由昉譯主持宮禁，矯詔令堅總知中外兵馬事。昉等一一署名，獨顏之儀抗聲道：「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

重任，宜屬宗英。方令趙王最長，議親議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欲以神器假人！之儀事爲忠義鬼，不敢誣罔先帝！可謂朝陽鳴鳳。防等知不可屈，代爲署敕，頒發出去。諸衛軍遵敕行事，各聽堅節制。堅乃就之儀，索取符璽，之儀復正色道：「符璽係天子物，自有專屬，宰相何事，乃欲索此？」堅不禁動怒，令衛士將他扶出，意欲置諸死刑，轉思他有關民望，乃但黜爲西邊郡守。於是爲故主贊發喪，迎幼主闡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刑人，停止洛陽宮作。尊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所有陳后、元后、尉遲后，勒令出宮，並皆爲尼。尉遲氏最不值得。追諡贊爲宣皇帝，逾月奉葬。贊在位只越一年，禪位後又越一年，總算合成三年，歿時纔二十二歲。得保首領，大幸大幸。

贊有六弟，介弟名贊，封漢王，次名贊，封秦王，又次名允，封曹王，又次名充，封道王，又次名兌，封蔡王，最幼名元封荆王。漢王贊年將及冠，姿性庸愚，楊堅推他爲上柱國、右大丞相，陽示尊崇，實無權柄。自己爲左大丞相，兼假黃鉞。秦王贊爲上柱國，此外皇叔竝幼，不得入居朝列。幼主闡諒閣居喪，百官總已聽命。左大丞相楊堅又恐藩王有變，徵令入朝。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道、五人，時皆就國。諸王皆不在朝，怪不得楊堅違志，但贊俱皆遣散，自翦羽翼，安得不亡！至此聞有大喪，且接受詔旨，當然聯翩入關。適突厥他鉢可汗遣使弔喪，并迎千金公主。堅以爲遺命當遵，遂與趙王招熟商，令他嫁女出番。特遣建威侯賀若誼等送往，多賚金帛，餽贈他鉢，令執送高紹儀。他鉢乃僞邀紹義出獵，使誼候着，掩他不備，執還長安。堅因赦文甫下，免紹義死，流徙蜀中。紹義憂鬱成瘵，不久卽亡。了結高齊，繼足前文。

堅擅改正陽宮爲丞相府，引司武上十鄭賁爲衛，潛令整頓兵仗，隨堅入相府中。賁又召公卿與語道：「公等欲求富貴，宜卽隨行。」公卿相率駭愕，互謀去就，不意衛兵大至，迫衆隨入相府。衆不敢違，相偕至正陽宮，又爲門吏所阻，被賁瞋目叱去。堅乃得入。賁遂得典丞相府宿衛，鄭譯爲丞相府長史，劉昉爲司馬，御正下大夫李德林，自

齊入周，嘗司詔誥，堅知他文藝優長，特召入與語道：「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重任，今欲與公共事，願公勿辭！」
德林答道：「願以死奉公！」堅聞言大喜，即令德林爲府屬。內史大夫高穎，明敏有識，習兵事，多計略，堅又引爲司錄，遂改革稅政，豁除苛禁，刪略舊律，更作刑書要制，奏請施行。躬履節儉，政尚清簡，中外被他籠絡，相率歸心。漢王贊常居禁中，與幼主闈同帳並坐，有所議論，當然主謀。堅尙以爲忌，相府司馬劉昉爲堅設法，特飾美妓數人，親送與贊。贊少年貪色，喜得心花怒開，便視昉爲好友，嘗相往來。昉因說贊道：「大王係先帝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甫崩，羣情尙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乃是萬全計策呢！」贊信爲真言，便出居私第，日與美妓飲酒取樂，不問朝政。

那時內外政權，都歸左大丞相楊堅。堅遂欲篡周祚，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道：「我以庸材，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已知堅意，順口答道：「天道精微，不能臆察，惟卜諸人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巢許麼？」巢父許由皆古隱士。堅沈思良久道：「誠如君言。」堅妻獨孤夫人爲前衛公獨孤信女，亦密語堅道：「大事至此，勢成騎虎，必不得下，宜勉圖爲要！」欲作皇后耶？抑欲報父仇耶？堅很以爲然，特恐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迥爲周室勳戚，迥母爲宇文泰姊。位望素重，或有異圖，乃使迥子魏安公惇，賫詔至相州，飭令入都會葬，另派上柱國章孝寬爲相州總管，即日啓行。

迥得詔書，料知堅謀篡逆，未肯應召，但遣都督賀蘭貴，往候章孝寬。孝寬行至朝歌，與貴相遇，晤談多時，見貴目動言肆，察知有變，因稱疾徐行，且使人至相州，求取醫藥，陰伺動靜。迥即令魏郡太守章藝，持送藥物，并促孝寬蒞鎮，以便交卸。藝係孝寬兄子，與迥相善，及見孝寬，但傳述迥命，未肯實言。孝寬再三研詰，仍然不答，乃拔劍起座，竟欲斬藝，藝不覺大駭，始言迥有詭謀，不如勿往。孝寬即挈藝西走，每過亭驛，盡驅傳馬而去。且語驛司道：「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驛司依言照辦。過了一日，果有數百騎到來，爲首的並非尉遲迥，乃是奉迥所遣的將軍梁子

康陽言來迎孝寬，實是追襲孝寬。驛中已無快馬，只有盛饌備着，子康也是個酒肉朋友，樂得過門大嚼，聊充一飽。那孝寬叔姪已早馳入關中去了。孝寬不謂無智，但助堅篡周，終屬非是。

楊堅聞孝寬脫歸，再令侯正破六韓，哀請迥諭旨，并密貽相州長史晉昶等書，囑令圖迥。迥察洩隱情，殺哀及昶，遂召集文武官民，登城與語道：「楊堅自恃后父，挾持幼主，擅作威福，逆迹昭彰，行路皆知，我與國家誼屬舅甥，任兼將相，先帝命我處此，寄託安危，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君等以爲何如？」大衆齊聲應命。迥乃自稱大總管，起兵討堅。堅即令韋孝寬爲行軍元帥，輔以梁士彥、元諧、宇文忻、宇文述、崔弘度、楊素、李詢等七總管，大發關中士卒，往擊尉遲迥。孝寬方纔起行，雍州牧畢王賢明帝毓長子、恰潛與五王同謀，五王即趙陳越代滕諸王，意欲殺堅，偏爲堅所察覺，誣賢謀反，將賢捕戮，并及賢三子。只因外亂方起，未便盡殺五王，但佯作不知，且令秦王贇爲大冢宰，杞公椿杞公亮弟，亮誅後續繼任爲大司徒，暫安衆心。一面調兵轉餉，專力圖外。

青州總管尉遲勤，係迥從子，初由迥貽書相招，勤把原書賚送長安，自明絕迥。嗣聞相衛黎洺、貝趙、冀滄、瀛各州，俱與迥相聯絡，更兼榮申、楚瀆各刺史，亦應迥發難，單刺青州一隅，孤懸海表，如何抵擋得住，乃亦答覆迥書，願同戮力。迥又遣使聯結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勸穆從迥。穆獨不願，鎖住來使，封上迥書。堅使內史大夫柳裘，馳驛尉穆與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渾，往布腹心。穆即遣渾還報，奉一尉斗與堅，囑渾致詞道：「願執持威柄，尉安天下！」還有十三鑲金帶，亦令渾帶去持贈。十三鑲金帶，是天子服，明明是陰寓勸進的意思。再冀富貴，不顧名義。堅當然大悅，答書道謝，并令渾詣韋孝寬軍前，詳述穆意，免得孝寬後顧，好教他銳意前進。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本欲應迥，後知穆已附堅，慨然太息道：「閭門富貴，至數十人，今國家有難，竟不能扶傾定危，尙何面目處天地間呢！」話雖如此，怎奈孤掌難鳴，沒奈何遷延從事。迥再招東郡守于仲文，仲文不從。迥即令大將軍宇文弇、宇文濟分道攻仲文。仲文不能守，棄郡奔長安，妻孥不及隨奔，盡被殺斃。迥又遣大將軍檀讓略地河南，楊堅因命于仲文爲河

南道行軍總管，使擊檀讓。另調清河公楊素，使擊宇文弼、宇文濟。并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會郿州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亦因身爲后父，願保周室，亦舉兵應迺。消難女爲公主，迺后見前。堅乃復遣柱國王誼爲行軍元帥，出攻消難。軍書旁午，日無暇晷，更兼天氣盛暑，將士出發，亦未能兼程急進，害得楊堅欲罷不能，免不得日夕憂煩。

趙王招等入長安後，已見堅懷不軌，常欲殺堅。自畢王賢被殺，心愈不安，乃想出一法，邀堅過飲。堅亦防招下毒，特自備酒肴，令左右擔至招第，方纔敢往。招引堅入寢室，使堅左右留住外廂，惟堅從祖弟大將軍弘，及大將軍元胄，隨堅入戶，並坐戶側，招與堅同飲。酒至半酣，招拔佩刀刺瓜，接連啖堅。元胄瞧着，恐招乘勢行刺，卽挺身至座前道：「相府有事，不便久留，請相公速歸。」招怒目呵叱道：「我方與丞相暢敘，汝欲何爲？」元胄亦厲聲道：「王欲何爲，敢叱壯士！」招始佯笑道：「我有甚麼歹意，卿乃這般猜疑。」因酌酒賜元胄，元胄一飲而盡，站立堅旁。彷彿鴻門會上時。招與堅續飲數觥，僞醉欲嘔，將入後閣，元胄恐他爲變，扶令上坐，至再三招復自稱喉渴，令元胄就廚取飲，元胄仍屹然不動。適滕王道後至，堅降階出迎，元胄乃得與堅耳語道：「事勢大異，可速告歸。」堅答道：「彼無兵馬，何足爲慮。」元胄又低聲道：「兵馬統是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了。」元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似信非信，重復入座。元胄格外留意，忽聽室後有被甲聲，亟扶堅下座道：「相府事繁，公何得流連至此？」一面說，一面扯堅出走，招不禁着急，亦下座追堅。元胄讓堅出戶，呼弘保堅同行，自奮身擋住戶門，不令招出。小子演述至此，隨筆寫成一詩道：

欲爲壯士貴爭名，保主何如保國誠。
當戶雖然資大力，公私兩字欠分明。

周主賈淫昏失德，竝立五后，其最稱醜穢者，爲西陽公溫妻尉遲氏。溫父亮爲賈從祖兄，溫妻尉遲氏，賈之從祖姪婦也。尉遲氏有美色，賈乘其入朝，灌酒使醉，逼而淫之，亮因此謀叛，禍及一門。尉遲氏被追入宮，公然爲后。賈之不道，原不足責。尉遲氏不能保身，復不能保家，甘心受污，侈服鬻雀，以視春秋時之懷贏，其猶有愧辭乎？及昏君畢命，仍出爲尼，嗟何及哉！尉遲氏累世

貴戚，地居形勝，憤堅專擅，蓄衆與師，不可謂非忠義士。司馬消難，亦舉兵響應，名正言順，事若可成。然試思淫暴如晉，寧尙能澤及後嗣耶？天意亡周，人力亦烏能挽之？徒見其倏起倏敗而已。然如尉遲迥之爲國死義，亦足垂千古矣！

第八十一回 失鄴城皇親自刎 篡周室勳戚代興

却說楊堅爲趙王招所誘，幾乎遭害，幸虧大將軍元冑將堅扶出，奮身當戶，阻住趙王招，待至堅已去遠，纔轉身趨歸。趙王招見冑勇武，不敢與抗，眼見是縱虎出柙，自恨不先下手，因致遲誤，徒落得彈指出血，結憤填胸。那楊堅怎肯罷休，卽誣稱趙王招圖逆，與越王盛通謀，立刻驅策兵士圍住兩王府第，屠戮全家，惟賞賜元冑不可勝計。

元冑字文弘，彷彿許褚曹洪。

會益州總管王謙，亦自蜀起兵，與尉遲迥、司馬消難等互相聯絡，尉遲迥更貽書後梁，請爲

聲援。後梁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謂與迥等連盟，進可盡節周氏，退可席捲山南。梁主歸躊躇未決，歸嗣督位見七十二回乃使中書舍人柳莊入周觀釁。楊堅握手與語道：「孤昔開府，嘗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與梁主共保歲寒，勿爽舊約，請君爲我達意。」柳莊應命而還，具述堅言，且語梁主歸道：「尉遲迥雖是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才具庸劣，更不足道。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統已歸附楊氏，看來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不若保境息民，靜觀時變爲是。」梁主歸因斂兵不動，作壁上觀。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已引軍至武陟，與尉遲迥軍隔一沁水，水勢適漲，兩下相持不戰。孝寬長史李詢密報楊堅，謂總管梁士彥等並受迥金，所以逗留，堅很加憂慮，與內史鄭譯等商議易將。李德林獨進言道：「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但由公挾主示威，勉從號令，若非推誠相與，動輒猜疑，將來如何使人沉取金納賂，事實難明，今或臨敵易將，恐鄭公以下莫不自危，軍心一離，大勢盡去了。」堅諤然道：「今將奈何？」德林道：「依愚見，速

遣一才望並優的幹員，往達軍前，察看情偽，諸將果有異心，亦不敢立時變動，萬一變起，也是容易制馭哩。」堅大悟道：「非公言，幾誤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仲方以父在山東，不願受命，改遣劉昉、鄭譯、昉說是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辭。無非怕死而已。堅不禁着急，幸司錄高穎請行，乃即命出發，倍道至軍，商諸孝寬，擇沁水較淺處，築橋渡軍，一決勝負。

迺子魏安、公惇，率衆十萬，列陣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擬俟孝寬軍半渡，然後進擊。孝寬乘勢渡橋，鳴鼓齊進，惇兵上前堵截，盡被殺退。穎又命將浮橋燬去，自斷歸路，使將士上前死戰，將士果然拚生殺去，尉遲惇不能抵當，奔回鄴城，軍多散失。韋孝寬、麾動各軍，乘勢追至鄴下。惇父迺與惇弟祐，盡驅部卒出城，共十三萬衆，屯駐城南。迺自統萬人均戴綠巾，着錦袄，號稱黃龍兵。迺弟勤又集衆五萬，由青州援兄，自領三千騎先至。迺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陣，麾下兵多關中人，相率力戰。孝寬與戰不利，只好退走。鄴下士民觀戰，亦不下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道：「事已急了，我當用計破敵。」說着，即命兵士各拈弓搭箭，競射觀戰的士民。士民當然駭走，譁聲如雷。忻即大呼道：「賊敗了，賊敗了，我等將士，奈何不乘勢立功？」衆聞忻言，氣勢復振，再接再厲，殺入迺陣。迺衆已爲士民所擾，心神惶亂，怎禁得敵軍大至，不由的倉皇四潰。迺無法支持，急與二子走同城中。孝寬縱兵圍攻，毀城直入鄴城，遂陷。迺窘迫升樓，山周將崔弘度追入，弘度妹曾嫁迺子爲妻，至是見迺彎弓欲射，索性脫去兜鍪，遙語迺道：「頗相識否？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但親誼相關，謹當禁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已至此，請公早自爲計，不必多費躊躇了。」弘度果知爲國，迺自知難免，把弓擲下，極口罵堅十餘聲，拔劍自刎。弘度顧弟弘升道：「汝可取迺頭。」弘升乃梟首而去，持獻孝寬。勤與惇、祐俱東走青州。孝寬遣開府大將軍郭衍，率兵追獲，與迺首同送入長安。楊堅因勤嘗呈入迺書，初意未差，特令赦罪，惟將惇、祐處刑。總計尉遲起兵，只六十八日而敗，後人說他舉事頗正，馭變無才，所以有此敗亡呢。論斷謹嚴。

孝寬更分兵討關東叛吏，依次削平。堅命徙相州治所至安陽，毀去鄴城及邑居，分置相州爲毛州。魏州無非是地，小力分，化險爲夷的意思。時周行軍總管于仲文軍至蓼堤，距梁郡約七里許，檀讓引衆數萬前來搦擊。仲文用羸兵挑戰，佯作敗狀，退走十里，讓恃勝生驕，竟不設備，夜間被仲文還襲，霎時驚散，被俘五千餘人。仲文進攻梁郡，守將劉子寬棄城遁去，再進擊曹州，擒住尉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又追檀讓至成武，讓再戰再敗，東竄數十里，終爲仲文所獲，檻送長安，眼見得是不能活命了。檀讓又了願應前同還有宇文威、宇文曹等，亦由楊素勦平，報捷覆命。兩字文亦隨筆了結惟司馬消難及王謙兩軍，尙未撲滅，堅深以爲憂，促王誼進軍鄴州，速平消難，一面使上柱國

梁睿爲西征元帥，進圖益州。司馬消難素無才略，但因尉遲迥發難，也想乘勢圖利，出些風頭。淫姦父妾，讓你出頭，戰乃危事，如何輕試？一聞尉遲迥敗滅，嚇得魂不附身，忙遣人至建康，向陳乞援，陳軍尙未出發，王誼軍已將馳至，消難不

待王誼攻城，便夤夜南奔，投降南朝。陳主項命爲車騎將軍，兼職司空，加封隨公。王誼當然告捷，堅以外患將平，功成在邇，便自爲大丞相，罷去左右丞相官銜，又殺害陳王純及純子數人。

益州總管王謙，但望各軍得勝，自出兵爲後繼，那知各處軍報，都化作瓦解烟消，免不得心驚肉跳，非常憂慮。隆州刺史高阿那肱，此子尙在耶？因被堅外調，快快失望，遂向謙獻計道：「公若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仗義勤王，必肯爲公效命，這是上策。出兵梁漢，佔據腹地，這是中策。若坐守劍南，發兵自衛，這便成爲下策了。」謙因上策太險，欲參用中下二策，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恁，謂：「蜀道崎嶇，來兵不能飛越，但當據險自固，俟釁出兵，一謙乃令兩人率衆十萬，往堵利州。周西征元帥梁睿，調集利鳳文秦成各州兵馬，直向利州進發。途次與蜀兵相值，蜀兵不待交綏，便卽潰散。乙弗虔達奚恁兩人，節節退走，梁睿節節進逼，兩人無法可施，乃潛遣人至睿軍，願爲內應，藉贖前愆。睿當然允行。虔與恁遂退還成都。謙尙未知二人情僞，還道是自己心腹，令他守城，又命恁虔子爲左右軍，倉猝出戰。及睿軍掩至，左右兩翼先已叛去，謙手下只數十騎，逃回城下，但見城門緊閉，城上立着乙

弗度達奚，同聲語謙道：「我等已歸附梁元帥，公請自便。」還算客氣。謙不能入城，竄往新都。縣令王寶假意出迎，誘謙入城，把他殺斃，傳首長安。梁容馳入城，都擒得高阿那肱，械送入關。堅斬高阿那肱首，令與謙頭一併示衆。高阿那肱至此方死，也是出人意料。又傳語梁容謂：「甚虔二人本是首謀，不應貸死。」容乃將二人斬首了事。數路大兵，統已盪平，權焰熏天的隨公堅，便安安穩穩的好篡那周室江山了。

鄴國公韋孝寬班師未幾，便即病歿，年已七十有二。孝寬智勇深沈，世稱良將，每遇勍敵，從容布置，常爲人所未解。及成功以後，衆纔驚服。平時在軍，篤意文史，有暇輒自披閱。又早喪父母，事兄嫂加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孤貧，必加賑給，士論更翕然稱頌。惟甘心爲楊堅爪牙，剗滅義師，釀成楊氏篡周的禍祟，徒落得晚節不終，遺譏千古，這豈非一大可惜麼？特爲孝寬加評，隱寓惜才之意。楊堅很是悲悼，追贈太傅，子諡曰襄。高穎隨軍還朝，益得堅寵命，代劉昉爲司馬，且因此與鄭譯漸疏。雖未撤譯官，獨陰戒官屬不必向譯白事。譯漸覺自危，乞求解職。堅尙加慰勉，敷衍面子，但禮貌已是寢衰了。周室五王已被堅害三人，只剩得代王達與滕王迪，毫無權力。堅尙不肯放過，索性也誣他通叛，均令自盡。於是脅周主闡下詔，進堅爲相國總百揆，進爵隨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爲隨國。堅佯爲謙讓，但受十郡，已而復有敕頒下，加隨王九錫禮，得建臺置官，且進隨王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勇爲王太子。堅三讓乃受。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盧賁及太傅李穆等俱勸堅應天受命，堅尙未肯遽允。又遷延逾年，至大象三年二月間，乃逼周主闡禪位，當有一道遜國詔書，略云：

元氣肇闢，樹之以君。有命不恆，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所獨有。周德將盡，妖孽遞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大，圖帝國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綫。相國隨王，叡聖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與武功並傳。愛萬物其如己，任兆庶以爲憂。手運璇衡，躬命將士，芟夷姦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並論。況木行已謝，火運既

興，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烟雲改色，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故已稱大爲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祇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於隨，一依唐虞漢魏故事。王其恪膺帝錄，幸勿再辭！

楊堅得此詔書，當然躊躇滿志，惟表面上不得不三辭三讓。乃再遣兼太傅杞公宇文椿奉冊，大宗伯趙昺奉璽，至隨王府中勸進，冊書有云：

咨爾相國隨王，粵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事上帝而利兆人，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區宇之富，未以宸極爲尊。大庭軒轅以前，驪連赫胥之日，咸以無爲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於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彼精華之竭。彼囊裳脫屣，貳宮設饗，百辟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祇天命，不可不受。湯代於殷，干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歷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而去。道高者稱帝，錄盡者不王，與夫父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咸將竊發。顧瞻宮闕，將闕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睿德在躬，救頹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大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羣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往歲長星夜掃，經天晝現，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龜效靈，鐘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徵，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祇皇靈，俯順人願。今敬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祚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宜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園丘而敬蒼昊，御皇格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

楊堅收受冊書，及皇帝璽綬，便直任不辭。大事告成，何必再辭。庚季才謂二月甲子日，應卽帝位，堅依言辦理。屆

期早起，召集百官，乘車入宮。宮中儀衛已備齊，袞冕奉至堅前。堅立即被服，由百官擁至臨光殿，升座受朝。一班舍舊從新的官吏，當然是舞蹈三呼，齊稱萬歲。國號隋，改元開皇。堅本襲父封號為隨公，他却以隨字中箱一疋旁，是與_{同音}。義訓為走，作為朝名，恐有不遑安處的預兆，所以去是作隋，想望昇平。徒從字義上着想，究有何益？命有司奉册至南郊，燔燎告天，兼祀地祇。少內史崔仲方請改周氏官儀，仍依漢魏舊制，詔如所請。乃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等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分司定職。又設上柱國至都督共十一等勳官，所以報功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所以旌賢。改稱侍中為納言，命相國司馬高穎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一職。相國司錄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為內史令，典軍元胄為左衛將軍，追尊皇考忠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立獨孤氏為皇后，長子勇為皇太子。

楊氏系出弘農，相傳為漢太尉楊震後裔。堅六世祖元壽為後魏武川鎮司馬，遂留居武川。元壽玄孫，就是楊忠，忠從周太祖舉兵關西，賜姓普六茹氏，妻呂氏，生堅時，氣紫充庭，有一尼來自河東，語呂氏道：「此兒骨相非凡，不宜留處塵俗。」呂氏乃託尼擇一別館，移堅居養，尼亦嘗往來省視。一日，呂氏抱堅在懷，忽見堅頭上出角，徧體鱗起，不禁大駭，將堅置地。尼適從外趨入，忙把堅抱起道：「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呂氏再為覆視，並無鱗角，依然形相如常。及堅既長成，尼已他去，不知下落。後來堅累遷顯要，周室君臣多加猜忌，竟得不死。至是竟篡周稱帝。史家於一代崛起，往往敘及禎祥，這也是習見之談。降周主闡為介公，遷居別宮，食邑萬戶。車服禮樂仍用周制。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似乎有永作隋賓的意義。闡后司馬氏坐父消難叛周罪，已早廢為庶人。獨周太后楊氏係堅長女，年不過二十有奇，從前堅入宮輔政，楊太后本末與謀，但因嗣主幼沖，恐權畀他族，與己不利，既得乃父秉權，倒也喜如所願。後來見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諸詞色，只是一介女流，如何抗得過當朝宰相？沒奈何忍氣吞聲，遷延過去。既而周竟被篡，楊氏越加憤惋，屢思與父面爭。堅也自覺慚愧，不令入見，惟遣獨孤后好言撫慰。嗣復改封為樂

平公主。且見他芳年尚盛，欲令改嫁。楊氏誓死不從，方得守志終身。尚有周太皇太后阿史那氏，經隋革命，便即病終。堅却令有司仍用后禮，祔葬周武帝陵。周太皇太后李氏，與介公闡遷居別宮，李氏不免憤懣，情願出俗爲尼，改名常悲。就是介公闡生母朱氏，亦隨着李氏，一全削髮披緇，改名法淨。周宣帝贊五后，唯楊氏留居宮中，陳元尉遲三后，已早爲尼。見前同。與李朱二氏，同心念佛。朱氏首先逝世，李氏繼歿，尉遲氏亦即隨殞。陳元二后，直至唐貞觀年間，方纔告終。楊后至隋煬帝大業五年病逝，得祔葬周宣帝陵。那被廢的司馬皇后，却改嫁與司州刺史李丹爲妻，仍去做那宦家婦了。總結一段繳足前文。

周氏諸王，盡降爲公，另封皇弟邵國公慧爲滕王，同安公爽爲衛王，皇子雁門公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命并州總管中國公李穆爲太師，鄧國公竇熾爲太傅，幽州總管任國公于翼爲太尉，金城公趙叟爲尚書右僕射，漢安公章世康爲禮部尚書，義寧公元暉爲都官尚書，昌國公元巖爲兵部尚書，上儀同長孫毗爲工部尚書，楊尚希爲度支尚書，族子雍州牧邗國公楊惠爲左衛大將軍，從祖弟永康公楊弘爲右衛大將軍，從子陳留公楊智積爲蔡王，楊靜爲道王，尋又令晉王廣爲并州總管，上柱國元景山爲安州總管，當亭公賀若弼爲楚州總管，新義公韓擒虎爲廬州總管，神武公竇毅爲定州總管，毅爲鄧國公竇熾從子，曾向周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生有一女，尚未及笄，聞隋主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道：「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患。」毅夫婦忙掩女口道：「汝休妄言，恐滅我族。」滿朝官吏，不及一竇氏女兒。後來此女嫁與唐公李淵，得做唐朝的開國皇后，可見人世無論男女，總要有些志嚮，志嚮一定，將來自然有一番事業哩。喚醒庸人，話休敘煩。

且說內史監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斷絕後患。高穎、楊惠亦附和同聲，獨李德林力言不可。隋主堅變色道：「君係書生，不足與語大事。」遂令宿衛各軍，搜捕宇文氏宗族，所有周太祖、孫、譙公、乾、惲、莫公、絢、閔、帝、覺、子紀、公、湜、明、帝、毓、子、鄴、公、貞、宋、公、實、武、帝、邕、子、漢、公、贊、秦、公、贊、曹、公、允、蔡、公、兌、荆、公、元、宣、帝、贊、子、萊、公、衍、郢、公、術等，

一古腦兒拘到獄中，勒令自殺。未幾，又將介公關害死宮中，謚曰靜帝，年僅九齡，總算做了兩年有零的小皇帝。統計周自閔帝覺寤，至靜帝闡亡國，中歷五主，共得二十五年。小子有詩嘆道：

九齡幼主罪難論，慘禍臨頭忽滅門。
莫道覆宗由外戚，厲階畢竟自天元。

隋主堅已滅盡宇文氏，安然爲帝，從此疏遠李德林，又另徵一人爲親信侍臣。究竟此人爲誰，待至下回報明。

周末起兵討堅，以尉遲迥爲首難，故本回於尉遲迥之死，敘述較詳，隱寓惋惜之意。韋孝寬爲北周大臣，義同休戚，乃甘心助堅，致迥敗死，迥才不及孝寬，乃舍生取義，死且留名，孝寬之死，闕然而已。後世或且有鄙夷之者。本回敘孝寬行誼，似有褒詞，實則褒之正所以貶之耳。楊后麗華柔婉不忌，周旋暴君，接御妃嬪，頗有衛風碩人之德，及乃父受禪，憤愧不平，雖未能保全周祚，以視盈廷大臣之賣國求榮，相去固有間也。至若寶毅之女，年未及笄，且自恨不能救舅氏患，巾幗婦女，猶知節義，彼昂藏七尺軀，自命爲鬚眉男子者，曾亦自覺汗顏否耶？

第八十二回 揮刀遇救逆弟敗謀 酣宴聯吟艷妃專寵

却說隋主堅起用一人，令爲太子少保，兼納言度支尚書。這人爲誰？就是西魏度支尚書蘇綽子威。先出官名，後出姓氏，筆法特變。威五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及長，頗有令名。周太祖泰代爲申請，令襲爵美陽縣公。嗣由大家宰晉公宇文護，強妻以女。威見護擅權，恐自遭禍累，遁入山中，棲寺讀書。後來屢徵不起。至隋主堅爲丞相時，因高穎薦引，召入與語，很加器重，約居月餘，威聞堅將受禪，遁歸田里。穎請遣人追還，堅然鬚道：「彼不欲預聞我事，且從緩召至。」受禪數月，堅與李德林有嫌，乃復召威入朝，處以清要，追封綽爲邳公，令威襲爵。觀威後此行狀，實是沽名釣譽。威遂得與高穎並參朝政，日見親信。嘗勸隋主減徭輕賦，尙儉戒奢。隋主堅很是嘉納，除去一切苛征，所有彫飾舊

物，悉命毀除。威又入白道：「臣先人每戒臣云，但讀孝經一卷，便足立身治國。」隋主堅亦深以爲然。

先是周定刑律，頗從寬簡。隋既建國，更命高頴、楊素等修正，上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務取折衷。主義刪去梟擥鞭各法，非謀反無族誅罪。始制定死刑二條，一絞一斬，流刑三條，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條，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條，自六十至百下；笞刑五條，自十至五十。士大夫有罪，必先經羣臣公議，然後上請。罪有可原，酌量從減，或許贖金，或罰官物。人民有罪，須用刑訊拷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俱有定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得依次訴諸州郡省。州郡省仍不爲理，准令詣闕申訴。自是法律簡明，恩威兩濟。嗣隋主堅覽刑部奏獄數，猶至萬，尚嫌律法太嚴，乃敕蘇威再從減省，法益簡要，疎而不漏，且仍置法律博士弟子員，研究律意，隨時改訂。這也未始非慎重人命的美意。心乎愛民，宜加稱揚。且隋唐以後，刑法簡明，亦皆導源於此。

惟鄭譯解職歸第，尚留上柱國官俸。譯快快失望，陰呼道士醮章祈福。適有婢女爲譯所毆，計奏譯爲厭蠱術，隋主堅召譯入問道：「我不負公，公懷何意？」譯不能答辯，頓首謝罪。隋主仍不忍加譴，敕令閉門思過。譯遵旨自去。會憲司劾譯不孝，嘗與母別居。隋主乃下詔道：「譯嘉謨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諸世間，在人爲不道之臣，戮諸朝市，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可處置，宜賜以孝經，令彼熟讀。」仍遣使與母同居。周之亡，譯爲首惡，隋主不忍加誅，反出此詆諆敕文，殊失政體。已而復授譯爲隆州刺史，譯赴任未幾，請還治疾，又得賜宴醴泉宮，許還官爵，這且慢表。

惟是時岐州刺史梁彥光，新豐令房恭懿，治績稱最，有詔遷彥光爲相州刺史，擢恭懿爲海州刺史，且飭令全國牧守，以二人爲法。自是吏多稱職，民物乂安。尋又因宇文孤弱，遂至亡國，特使三皇子分蒞方面，作爲屏藩。晉王廣爲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爲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爲河南行臺尚書令，一面通好南朝，與民休息。邊境每獲陳謀，皆賜給衣馬，遣令南歸。獨陳尚未禁侵掠，并遣將軍周羅暉、蕭摩訶等，侵入隋境。隋主堅乃命上柱國長孫

覽元景山兩人，並爲行軍元帥，出兵攻陳，且持簡尚書左僕射高頊，節度諸軍。頊奉命南行，適值陳主頊新殂，太子叔寶嗣立，調回北軍，且遣人至隋軍求和。頊仰承上意，因奏請禮不發喪，隋主果然依議，詔令班師。

那陳朝却爲了大喪，生出內亂，好容易纔得蓋平，說來亦是一番事迹，不得不略表明。陳主頊子嗣最多，共生四十二男，長子就是叔寶，已立爲皇太子，次子叫作叔陵，曾封始興王，見第七十四回。累任方鎮，性情淫暴，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寐，專召僚佐侍坐，談論民間瑣事，作爲笑談。且多置餽戲，晝夜噉嚼，自快朵頤，獨不喜飲酒。每當入朝，却伴爲修飾，車中馬上，執簡讀書，高聲朗誦，掩人耳目。陳主頊亦爲所欺，遷擢至揚州刺史，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軍事。既而入治東府，好用私人，一經推薦，必須省閣依議，倘微有違忤，卽設法中傷，使陷大辟。平時居府舍中，嘗自執斧斤，爲沐猴戲；又好遊塚墓間，遇有著名塋表，輒令左右發掘取歸，石誌古器，并屍骸骨骸，持爲玩物，藏諸庫中。民間有少婦處子，略可悅目，卽強取入府，逼爲妾婢，及生母彭貴人病逝，他却請葬梅嶺，就晉太傅謝安塋間，掘去謝棺，窆入母柩，又僞作哀毀形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爲母超薦，暗中卽令廚子日進鮮食，且私召左右妻女，與他姦合。左右憚他淫威，不敢與校，但不免有怨言傳出，爲上所聞。陳主頊素來溺愛，不過召入呵責，並未加譴，因此叔陵得益加恣肆，潛蓄邪謀。

新安王伯固，係文帝舊第五子，與叔陵爲從父昆弟，形狀眇小，獨善爲諧謔，得陳主懽。陳主頊宴集百官，往往引他入座，目爲東方朔一流人物。溺愛已子，尙還不足，還要添入一姪，宜乎陳主速亡。太子叔寶更喜與伯固相狎，日必過從。

叔陵却起了妒意，陰伺伯固過失，意欲加害。偏伯固生性聰明，做出一番柔媚手段，討好叔陵，叔陵漸被籠絡，不但變易惡念，反視伯固爲腹心。叔陵好遊，伯固好射，兩人相從郊野，大加款暱。陳主頊怎知微意，用伯固爲侍中，伯固有所聞知，必密告叔陵。太建十年，陳主命在婁湖旁築方明壇，授叔陵爲王官伯，使盟百官。又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頒誥四方。這是何意，適以階身後之亂。叔陵既得爲盟主，愈思奪嫡，只因乃父清明，未敢冒昧從事。

到了太建十四年春間，陳主顛忽然不豫，醫藥罔效，病且日深，太子叔寶當然入侍，叔陵與弟長沙王叔堅，主顛第四子。也入宮侍疾。叔堅生母何氏，本吳中酒家女，陳主顛微時，嘗至酒肆沽飲，見何氏有色，密與通奸，至貴為

天子，遂召何女為淑儀，生子叔堅，長有膂力，酌虐使酒。是謂遺傳性。叔陵因何為賤隸，不願與叔堅序齒，所以積不相

容，常時入省，輒互相趨避。此次入侍父疾，只好一同進去。叔陵顧語典藥吏道：「一切藥刀太鈍，汝應磨礪，方好使用。」一事不密則害成，况自謬意旨耶。典藥吏不知何意。叔陵却揚揚躡入，在宮中廝混了兩三日，忽見陳主病變，氣壅痰塞，

立致絕命。宮中倉猝舉哀，准備喪事。那叔陵反囑令左右向外取劍，左右莫明其妙，取得朝服木劍，呈繳叔陵。叔陵

大怒，順手一掌，把他打出。似此粗莽，也想謀逆，一何可笑。叔堅在側，已經瞧透隱情，留心伺變。越日，陳主小殮，太子

叔寶伏地哀慟，叔陵覓得到藥刀，趕至叔寶背後，斫將下去，正中項上，叔寶猛叫一聲，暈絕苦地。柳皇后驚駭異常，

慌忙趨救叔寶，又被叔陵連斫數下。叔寶乳母吳氏，急至叔陵後面，掣住右肘，叔堅亦搶步上前，又住叔陵喉管，叔

陵不能再行亂斫，柳皇后纔得走開。叔寶暈絕復蘇，倉皇扒起，看官聽說，這到藥刀究竟鈍鋒，不利殺人，故叔寶母

子雖然受傷，未曾致命。叔陵尚牽住叔寶衣裾，叔寶情急自奮，竟得扯脫。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到藥刀，牽就柱間，自

劈衣袖一幅，將他縛住。且呼問叔寶道：「殺却呢？還是少待呢？」叔寶已隨吳媪入內，未及應答。叔堅還想追問，纔

移數步，叔陵已扯斷衣袖，脫身逃出雲龍門，馳還東府，亟召左右截住青溪道，赦東城囚犯，充做戰士，發庫中金帛，

取做賞賜。又遣人馳往新林，徵集部曲，自被甲冑，着白布帽，登城西門，號召兵民，及諸王將帥，竟無一應命。獨新安

王伯固單騎赴召，助叔陵指麾部衆。叔陵部兵約千人，盡令登陴，為自守計。

叔堅見叔陵脫走，急向柳后請命，使太子舍人司馬申，往召右衛將軍蕭摩訶。摩訶入見受敕，率馬步數百人，

趨攻東府，屯城西門。叔陵不免惶急，因遣記室韋諒，送鼓吹一部與蕭摩訶，且與約道：「事若得捷，必使公為台輔。」摩訶笑答道：「請王遣心膂節將，前來訂約，方可從命。」叔陵乃復遣親臣戴溫、譚驎，出與訂盟。摩訶把二人

執送臺省。立即斬首，梟示城下。城中大駭。叔陵自知不濟，倉皇入內，驅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俱沈入井中，自領步騎數百，與伯固蚤夜出走，乘小舟渡江，欲自新林奔隋，行至白楊路，後面追兵大至，伯固避入小巷，叔陵親自追還，擬與追軍決一死戰。鋒刃未交，部下已棄甲潰奔。蕭摩訶部將馬容、陳智深、雙刺、叔陵、叔陵墜落馬下，即被殺死。伯固亦爲亂兵所殺，兩首並傳入都門。當下自宮中頒敕，所有叔陵諸子，一體賜死。伯固諸子，廢爲庶人。餘黨韋諒、彭羸、鄭信、俞公喜等，並皆伏誅。於是叔寶卽皇帝位，援例大赦，命叔堅爲驃騎將軍，領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領南徐州刺史。晉封綏遠公。立皇十四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宗祀。餘弟已經封王，一概照舊，未經封王，亦皆加封。尊諡大行皇帝爲孝宣皇帝，廟號高宗。皇后柳氏爲皇太后。總計陳主瑛在位十四年，享年五十三。這十四年間，起兵數次，旣得淮南，仍復失去，對齊有餘，對周不足，只好算做一個中主。而且得國未正，傳統未賢，偌大江東，終歸覆滅，史稱他德不逮文，智不及武，恰也是一時定評呢。褒貶得當。

叔寶已經嗣位，項痛未愈，病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內事決諸柳太后，外事決諸長沙王叔堅。叔堅漸漸驕縱，勢傾朝廷。叔寶未免加忌，只因他討逆有功，含忍過去。尋且加官司空，仍兼將軍、刺史、原官。立妃沈氏爲皇后，皇子胤爲皇太子。胤係孫姬所出，因產暴亡。沈后特別哀憐，養爲己子。太建五年，已受冊爲嫡孫，尋封永康公，聰穎好學，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旣得立爲儲君，朝野翹望，共稱得人。反射下文。越年正月，改元至德。叔寶瘡疾早痊，親自聽政。都官尚書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東宮舊侍，並得邀寵。遂日夕在叔寶前，陳論叔堅過失。叔寶本已相猜，更兼二人從旁構煽，越加動疑。遂調回皇弟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陳主瑛第三子。令爲中衛大將軍，出叔堅爲江州刺史，另用晉熙王叔文。陳主瑛第十二子。代刺揚州。叔堅入朝辭行，又由叔寶當面慰諭，留任司空，再調叔文往江州，命始興王叔重爲揚州刺史。甫經蒞政，便已朝令暮改，自相矛盾。叔堅旣不得專政，又不得外調，鬱鬱困居，絕無聊賴，乃雕刻木偶爲道人裝，中設機關，能自拜跪，使在日月下，醮禱求福。真是貳想。當有人訐他呪詛，被逮下獄，由內

侍傳救問罪。叔堅答道：「臣本無他意，不過前親後疎，意欲求媚，所以祈神保佑。今既犯天憲，罪當萬死，但臣死以後，必見叔陵，願陛下先傳明詔，責諸泉下，方免爲叔陵悔弄。」仍是歎話。這一席話，由內侍還報。叔寶也記念前勳，不思加刑，乃特下赦書，但免司空職銜，仍使還第，食親王俸。過了數月，復起爲侍中，兼鎮左將軍。

前太子詹事江總，素長文辭，與叔寶相暱。叔寶爲太子時，總自侍東宮，爲長夜飲，且養良娣陳氏爲女，導太子微行。陳主瑱聞總不法，將他黜免。叔寶嗣位，卽除授總爲祠部尚書，未幾又遷爲吏部尚書，又未幾且超拜尚書僕射。嘗引總至內廷，作樂賦詩，互相唱和。侍中毛喜，係累朝勳舊，叔陵謀逆，喜與叔堅並主軍事，更得紀功。叔寶亦頗加優禮，或令入宴。喜因山陵初畢，喪服未除，不應如此酣飲。且見後庭陳樂所作詩章，多淫艷語，更覺看不過去。只一時不好多言。可巧叔寶酒酣，命喜賦詩，喜卽欲規誡，又恐叔寶酒後動怒，乃徐徐升階，佯爲心疾，撲仆階下。叔寶卽命左右扶起，掖出省中。及叔寶酒醒，憶喜情狀，顧語江總道：「我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不過欲阻我權飲，託疾相欺。如此姦詐，實屬可恨。」說着，卽欲使人繫喜，還是中書舍人傅縡，謂喜係先帝遺臣，不宜重譴，乃譎喜爲永嘉內史。

自喜被外譎，言官相率箝口，無人進規。叔寶日益荒淫，不是使酒，就是漁色。沈皇后爲望蔡侯沈君理女，母卽高祖女會稽公主，公主早亡，后年尚幼，哀毀如成人。宣帝瑱聞后孝思，所以待后及笄，納爲冢婦。已而君理逝世，后復出處別舍，日夕銜哀。叔寶目爲迂愚。且因后端靜寡慾，很不愜意，另納龔孔二女爲良娣。龔氏有婢張麗華，係兵家女，家事中落，父兄以織蓆爲業，不得已鬻女爲奴。麗華得隨龔入宮，年只十歲，龔孔饒有容色，當然爲叔寶所愛。張麗華生小玲瓏，周旋主側，善承意旨，早得叔寶歡心。越兩三年，更出落得娉婷嫵娜，妖艷風流。叔寶卽欲染指禁巒，迫與淫狎。麗華半推半就，曲盡綢繆，惹得這位陳叔寶，魂魄顛倒，無夢不恬。好容易生下一男，取名爲深，益令叔寶由愛生寵，視若奇珍。胡天胡帝，號稱專房，就是龔孔二氏，也俱落麗華後塵。叔寶卽位，册麗華爲貴妃，龔孔二氏

爲貴嬪，貴妃位置，與皇后只隔一級，貴嬪又在貴妃下。沈皇后本來恬淡，竟把六宮事宜，讓與貴妃主持，自己不過挂個皇后虛名，居處儉約，服無華飾，左右侍女，亦寥寥無幾，但靜閱國史，閑誦佛經，作爲消遣。張貴妃百端獻媚，與叔寶朝夕不離，叔寶臥病承香閣，屏去諸姬，獨留張貴妃隨侍。病痊後又采選美女，得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并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輪流召幸，但不及張貴妃的寵眷。至德二年，特命在光照殿前，添築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袤延數十間，凡牕牖壁帶，懸楣欄檻，均用沈檀香木製成，炫飾金玉，雜嵌珠翠，外施珠簾，內設寶床寶帳，一切服玩，統是瑰奇珍麗，光怪陸離。每遇微風吹送，香達數里，旭日映照，光澈後庭。閣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種奇花，植異卉，備極點染。叔寶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三閣並有複道，互便往來。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常與都管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十餘人，入閣侍宴，稱爲狎客。宮人袁大捨等，頗通翰墨，能作詩歌，叔寶命爲女學士。每一宴會，妃嬪羣集，女學士及諸狎客，兩旁列坐，飛觴醉月，卽夕聯吟，彼唱此酬，無非是曼詞艷語，靡靡動人。又選入慧女千餘名，叫他學習新聲，按歌度曲，分部迭進，更番傳唱。歌曲有玉樹後庭花，及臨春樂等名目，統由狎客女學士編成。叔寶亦素工詞賦，間加點竄，大略是贊美妃嬪，誇張樂事。最傳誦的有二語，是『璧戶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十字。此十字亦無甚佳妙，不過似近今矣。人小調而已。且狎客名目尤屬非宜，豈叔寶特開妓館耶？一笑。

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光可照物，并且臉若朝霞，膚如白雪，目似秋水，眉比遠山。偶一眇睩，光采四溢，每在閣上靚妝，玉立憑軒，凝眺飄飄，乎如蓬島仙姝，下臨塵世，性尤慧黠，才辯強記。起初但執掌內事，後來干預外政。叔寶荒耽酒色，嘗不視朝，所有百司啓奏，統由宦官蔡脫兒，李喜度傳遞。叔寶將貴妃抱置膝上，共決可否。李蔡或不能悉記，貴妃卽逐條裁答，無一遺漏。又好籠絡內侍，無論太監宮女，都盛稱貴妃德惠，芳名鵲起，益得主歡。自是內外連結，表裏爲奸，後宮家屬，招搖擢法，但教向貴妃乞求，無不代爲洗刷。王公大臣，如不從內旨，亦只由貴妃一

言便即疏斥。因此江東小朝廷，不知有陳叔寶，但知有張貴妃。婦女擅權，勢必至此。

還有都官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姊妹，阿諛迎合，善伺主意。舍人施文慶，心算口占，權算甚工，並得叔寶親幸。文慶且薦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概邀擢用。客卿爲中書舍人，惠朗爲大市令，哲爲刑法監，慧景爲尚書都令史，數人皆以小吏起家，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叔寶方大興土木，供億浩繁，國用正慮不給，經數人爬羅剔抉，取供內庫，當然得哄動天顏。叔寶大喜過望，重任施文慶，歎爲知人。孔範又自稱有文武才，舉朝莫及，嘗從容入白道：「外間諸將，起自行伍，統不過一匹夫敵，若望他有深見遠慮，怎能及此？」叔寶信以爲然，見將帥稍有過失，便黜奪兵權，把部曲分配交吏。領軍將軍任忠，素有戰功，偶望吏議，即奪忠部卒，交與孔範等分管。忠被徙爲吳興內史。於是文武懈體，士庶離心，覆亡卽不遠了。小子有詩嘆道：

宵小都緣女蠱來，玄妻覆祀古同哀。臨春三閣今何在？空向江東話劫灰。

叔寶旣已荒淫，又復驕侈，夜郎自大，挑釁強鄰，欲知底細，容待下回再詳。

叔陵之謀殺乃兄，殘忍無親，原爲名教罪人，但實受教於乃父。乃父雖未嘗殺兄，而兄子伯宗，因會篡廢之而賊害之也。兄子可殺，去殺兄僅一間耳。幸而藥刀鋒鈍，手刃不殊，叔堅助順，逆弟脫逃，卒竄死白楊道中。叔寶始得安然嗣立，厥後耽情酒色，恣意聲歌，疏骨肉，寵婦寺，終致亡國敗家。陳主瑒欲爲子孫計，而子孫仍爲俘虜，謀國不仁，殃必及之，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天道豈真無知歟？張麗華爲江南尤物，與鄴下之馮小憐相似，小憐亡齊，麗華亡陳，乃知尤物之貽禍國家，無古今中外一也。

第八十三回 長孫晟獻謀制突厥 沙鉢略稽首服隋朝

却說陳主叔寶，習成驕佚，當居喪時，隋主堅嘗遣使赴弔，國書中自稱姓名，并列頓首字樣。叔寶疑爲畏怯，答

書多不遜語。隋主堅當然憤怒，出示廷臣。廷臣多獻議伐陳，隋主方建築新都，并因突厥未平，不遑南顧，乃暫從緩圖。原來長安城制度狹小，宮闕亦多從簡陋。隋主嘗以爲嫌，尚書蘇威亦勸隋主遷都，無非希旨。隋主再與高穎熟商，穎卽爲規畫新都，夜半方休。翌晨，卽由庾季才入奏道：「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情事。此城自兩漢營建，將八百年，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應天順人，爲遷徙計。」隋主愕然，顧語穎威，詭爲神奇。有何神奇，不過巧爲迎合。乃詔穎等營造新都，擇地龍首山麓，興工趕築。約近暮年，新都告成，取名大興城，渭吉移徙。一切規模，比舊都雄壯加倍。隋主堅自然愜心，遂遣將與師北圖突厥。

突厥稱雄朔漠，自伊利可汗爲始，伊利傳子科羅，科羅捨子攝圖，獨傳弟俟斤。俟斤就是木杆可汗，木杆可汗臨死，復捨子大邏便，立弟佗鉢可汗。均見七十二回及七十九回。佗鉢可汗封兄子攝圖爲爾伏可汗，使統東方，弟褥但子爲步離可汗，使居西方。當時北齊尚存，與北周爭媚突厥，歲給繪絮錦綵，各數萬疋。佗鉢嘗呼周齊爲兩兒，謂「兩兒常孝，何憂國貧？」已而齊爲周滅，佗鉢不及援齊，乃屢寇周邊，且納齊范陽王高紹義。周主贊與他和親，封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與佗鉢。佗鉢始執送高紹義，與周通好。纔越一年，佗鉢忽得暴病，自知將死，召子菴邏入，囑道：「我兄捨子立我，我今病危，死在朝夕，但兄德未忘，汝當讓與大邏便，休得相爭！」佗鉢尙知有兄，不如諸夏之亡。菴邏涕泣遵教。及佗鉢已殂，菴邏果依父命，擬迎立大邏便，偏突厥部衆謂：「大邏便生母微賤，不願相迎。」攝圖亦奔喪到來，慨語國人道：「若立菴邏，我願率兄弟服事，若立大邏便，我必據境與爭，備着長刃利矛，決一雌雄。」國人聞攝圖言，越加踴躍，決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人立，心常怏怏，常遣人詈辱菴邏。菴邏不能制，復讓與攝圖，攝圖年長有力，國人歸心，因卽迎攝圖居都斤山，自號沙鉢略可汗。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又遣人語沙鉢略道：「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可算得公平麼？」沙鉢略無詞可駁，乃使爲阿波可汗，使領北部。又令從父玷厥爲達頭可汗，管轄西方。諸可汗各統部衆，分鎮四面。沙鉢略居中撫馭，頗得衆心。突厥遣

俗，父兄死後，子弟得妻後母及嫂，千金公主出塞和親，甫及一載，便成殘婦，年齡不過及笄，當然是華色鮮妍。沙鉢略很是羨慕，便援着俗例，納千金公主爲妻。千金公主也樂得另配，好做第二次的可賀敦。可賀敦三字，便是番俗對后的稱呼。番俗原是如此，華女未免無恥。

是時隋已篡周，千金公主聞宗祀覆沒，未免傷心，遂日夜請求沙鉢略爲周復讎。沙鉢略得了佳婦，正是新婚燕爾，魚水情深，當下召集臣屬，慷慨與語道：「我是周室親戚，今隋公無故篡周，若非代爲報讎，尙何面目見可賀敦呢？」臣下相率聽命，沙鉢略卽遣使營州，與故齊刺史高寶寧連約，合兵攻隋。隋主堅甫經受禪，不暇北伐，但遣上柱國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邊修城，以守爲戰。先是千金公主入突厥，司衛上士長孫晟亦隨送出塞，爲突厥所留。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稱突利設。突厥稱軍帥爲設。愛晟善射，密與相暱，至沙鉢略繼立，陰忌處羅侯處羅侯潛與晟盟，約爲心腹。沙鉢略稍有所聞，乃遣晟南歸，晟留居突厥年餘，得攷察山川形勢，及部衆強弱。旣返長安，便一一啓聞。隋主堅很是嘉獎，擢爲奉車都尉。及突厥入寇，晟上書計事，略云：

臣聞喪亂之極，必致昇平，是故上天放其機，聖人成其務。伏維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虜猶梗，興師致討，尙非其時。棄諸度外，又來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處羅侯爲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阿波首鼠，介在其間，攝圖受其牽率，惟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沮，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隋主覽表，歎爲至計，因召晟與語戰守事宜。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狀寫虛實，皆如指掌。隋主益喜，悉依晟議，乃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往詣達頭可汗，賜給狼頭纛。達頭答使報謝，得隋優待，歡躍而去。又授晟爲車騎將軍。

使出黃龍道，齎着金帛，頒賜奚、霫、契丹等國。契丹願爲嚮導，密引晟至處羅侯所，重申前約，誘令內附。處羅侯恰也依從，晟卽歸報。沙鉢略可汗，尙未知隋廷計畫，號召五可汗部衆，得四十萬騎，突入長城，自蘭州趨至周槃。隋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屯兵只二千人，與突厥兵相遇，沙鉢略親率十萬騎挑戰，長儒明知不敵，顏色却甚是鎮定。且戰且行，中途被番兵衝擊，屢散屢聚，轉鬪三晝夜，交戰十四次，刀兵皆折，士卒但徒手相搏，肉盡骨現。突厥兵損傷數千，且恐長儒誘敵，纔停軍不追。長儒身受五創，幸得生還，因功封上柱國，并磨一子。那沙鉢略分兵四掠，擊逐隋戍，且欲乘勝深入，偏達頭可汗不從，引兵自去。長孫晟前策已一次見效。

長孫晟又布散謠言，謂「鐵勒已與隋聯絡，將襲沙鉢略牙帳。」沙鉢略聞謠生懼，乃收兵出塞。越年爲隋開皇三年，春暖草肥，突厥復寇隋北境。隋主堅乃決計出師，命衛王爽爲行軍元帥，率同河間王弘，與弘俱見八十一回。及豆盧勣、竇榮定、高穎、虞慶則等，分八道出塞，往擊突厥。爽行次朔州，探得沙鉢略已至白道，距軍營僅數十里。總管李充進議道：「突厥驍勝而驕，必不設備，若用精兵襲擊，定可破敵。」諸將聞言，多以爲疑。獨長史李徹贊成，充議爽亦以爲可行，卽與充率精騎五千，夜襲突厥兵營。沙鉢略果然無備，從睡夢中驚起，但見火炬燦燦，刀光閃閃，隋軍四面衝入，幾不知有若干萬人，嚇得心膽俱碎，見部衆都已駭散，連左右都不知去向。一時倉皇失措，不及穿甲，就從帳後逃出，潛伏草中。還算有智。待隋軍踏破營帳，尋不出沙鉢略，方收拾駝馬輜重，得勝回去。

沙鉢略方敢出頭，招集殘衆，急奔出塞，途次無糧，唯粉骨爲食，又兼天熱暑蒸，疫死甚衆。幽州總管陰壽聞突厥敗還，乘勢出盧龍塞，往攻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寶寧拒守數日，突厥不能救，勢甚危急，乃棄城出奔，嗣爲麾下所殺。傳首軍前，和龍遂平。衛王爽等多半歸朝，但留竇榮定爲秦州總管，并遣長孫晟輔佐榮定。榮定率步騎三萬人，徑出涼州，與阿波可汗相拒。阿波引衆至高越原，屢戰屢敗，守砦自固。適前大將軍史萬歲坐事褫職，流戍敦煌，至此詣榮定營，面請效力。榮定素聞萬歲勇名，相見大悅，留居麾下，因遣使語阿波道：「士卒何罪？久戰甚苦，今但各

遣一壯士，與決勝負，我若不勝，願即退兵。」阿波許諾，即遣一騎討戰。榮定語萬歲道：「今日勞君一往，正效命立功的時候了。」萬歲欣然應命，披甲上馬，趨出營門。纔閱半時，已斬得虜首，馳回報功。榮定益喜，自然敍功上聞。阿波大驚，不敢再戰，遣使乞盟，引衆自歸。長孫晟却遣一辯士，追語阿波道：「攝圖南來，每戰輒勝，阿波纔入，便即奔敗，這豈非突厥的恥事嗎？且攝圖阿波勢均力敵，今攝圖日勝，阿波不利，攝圖必進滅阿波，爲阿波計，不若與隋連和，結連達頭，相合圖強，纔算是萬全上策。」明明是反間計，但愚謏番酋，卽此已足。阿波竟信晟言，遣使隨晟入朝。

沙鉢略已得知消息，不待阿波返帳，急引兵往襲阿波居廬，一鼓掩入，殺死阿波母妻。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願助阿波，使率部衆攻沙鉢略，連戰皆捷，得復故地，勢日強盛。沙鉢略部衆多叛歸阿波，沙鉢略因此寢衰。長孫晟前策二次見效。惟爲了夫妻情誼，尙未肯與隋干休，又復鼓動餘勇，入寇幽州。幽州總管陰壽已經去任，後任叫做李崇，崇兵只有三千，轉戰數旬，卒因寡不敵衆，中箭身亡。隋廷聞報，厚贈李崇，特遣高穎出寧州，虞慶則出原州，控騎數萬，大攻突厥，且使人傳語阿波，令與達頭夾攻沙鉢略。阿波果轉告達頭，并勸達頭朝隋，達頭遂派人向隋乞降，決與沙鉢略斷絕關係，定議東攻。沙鉢略三面受敵，驚慌的不得了，沒奈何與可賀敦熟商，只好委曲遷就，暫救燃眉。千金公主爲勢所迫，勉強承認沙鉢略乃使人往隋，乞請和親，且爲千金公主代作一表，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認驪爲父也屬過甚。隋主因遣開府徐平和，出使突厥，册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許與通好。沙鉢略覆書隋主，尙自稱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略可汗，隋主也不與多校，但答書云：「朕爲沙鉢略婦翁，應視沙鉢略如兒子，此後當時遣大臣，出塞省女，亦省沙鉢略」云云。

未幾，卽授虞慶則爲尙書右僕射，長孫晟爲車騎將軍，同赴突厥。旣而沙鉢略廬帳，使沙鉢略拜受敕書。沙鉢略盛兵相見，高坐帳中，詐稱有病不能起立，且猶笑道：「我諸父以來，從未向人下拜。」慶則正言詰責，沙鉢略仍不肯從。長孫晟接入道：「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也不便違意，但可賀敦爲隋帝女，可汗就是大隋女壻，

怎得不敬禮婦翁？」沙鉢略乃笑顧羣下道：「須拜婦翁嗎？」乃起拜頓顙，跪受蠶書，戴諸首上，方纔起身，囑達官款待。隋使待慶則等退往別帳，沙鉢略又不禁自慚，甚至悲慟。越日慶則又入見沙鉢略，迫令稱臣。沙鉢略又顧左右道：「臣字是甚麼講解？」左右答道：「隋朝稱臣，就是我國稱奴呢。」沙鉢略道：「得爲大隋天子奴，統由虞僕射的功勞，不可無物相酬。」番奴究有獸氣，乃餽慶則馬十四匹，並妻以從妹，留住數旬，方纔遣歸。

惟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獨立北方，漸漸的拓土略地，役使諸胡，東控都斤，西越金山，所有龜茲鐵勒伊吾諸部落，及西域各小國，相率投附。阿波遂自稱西突厥。沙鉢略隱憚阿波，又畏達頭，復遣人向隋告急，願率部衆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允如所請，并命晉王廣帶兵往援，賚給糧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得此資助，因西擊阿波，得勝而歸，乃與晉王廣立約，指磧爲界，且上表道：「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是真皇帝，從此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長孫晟之策，可算完功。當下遣子庫合真入朝。庫合真至隋都，隋主下詔道：「沙鉢略前雖通好，尙爲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華夷合德，共慶昇平。」乃肅告郊廟，頒詔遠近，且召庫合真至內殿，賜以盛宴，又引見皇后，賞勞甚厚。庫合真拜舞辭行，歸報沙鉢略，沙鉢略大喜，嗣是歲時貢獻，相續不絕。

隋主雖服役沙鉢略，尙恐胡人爲寇，乃更發丁夫，修築長城，內地擇要置倉，轉運入關，使不乏食。又自大興城東至潼關，鑿渠引渭，藉通運道，名爲廣通渠。尙書長孫平奏稱：「每年秋季，令民家各出粟麥一石，貧富爲差，儲諸里社，預備凶荒。」隋主亦當然依議，取名義倉，一面減徭役，弛酒鹽禁，求遺書，修五禮，罷郡爲州，頒甲子元曆，端的是興朝氣象，國泰民安。隋朝統一，實肇於此。

西方有黨項羌，聞風款關，請求內附。隋主慰諭來使，禮遣歸國，獨吐谷渾太子訶乞降請兵，隋主不許。原來吐谷渾王夸呂，見七十七回，在位日久，嘗出兵寇掠隴西，惟不敢深入。隋初亦屢爲邊患，多被戍軍擊退。開皇六年，夸呂年已昏耄，喜怒無常，好幾次廢殺太子，少子崑王訶依次爲儲，懲戒前轍，欲率部落萬餘戶降隋，因上表隋廷，請兵

出迎。隋主堅慨然道：「吐谷渾風俗澆漓，大異中華，父既不慈，子又不孝，朕以德訓人，奈何反助成惡逆呢？」乃召來使入見，正色與語道：「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自居不孝，普天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便副朕心，汝嵬王既欲歸朕，朕但飭嵬王謹守子道，怎得遠遣兵馬，助他爲惡呢！」隋主此詔甚是，奈何教子無方，後來自蹈此轍。來使唯自去，詞乃不至。

先是尉遲迥敗沒，隋用梁士彥爲相州刺史，未幾卽召還京師，置諸散秩。士彥自恃功高，甚懷怨望。宇文忻與士彥同功，封拜右領軍大將軍，恩眷甚隆。獨高穎謂忻有異志，不可久握兵權，乃免去官職，忻亦因此快快。兩人閑居京師，屢相往來。忻遂密語士彥道：「帝王豈有定種，但得有人相扶，何不可爲？公可往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卽可從中取事，天下不難手定哩。」士彥甚喜，密商諸柱國劉昉，昉極力贊成，願推士彥爲帝。看官聽說，這劉昉自撤去司馬，見疏隋主，本已抑鬱無聊，此次推戴士彥，又別有一種用意。士彥繼妻有美色，爲昉所羨，因與士彥格外親暱，交游日久，竟得把士彥妻勾搭上手，暗地通姦。士彥尚似睡在夢中，反引昉爲知己。昉乃隨口附和，幸得事成，當然是佐命元勳，否卽歸罪士彥，自己好設法擺脫，或得與士彥妻永久歡娛，亦未可知。淫惡已甚，天道難容，偏偏事出意外，三人密謀，竟被士彥甥裴通上書訐奏。隋主堅疑通挾嫌，或有誣控情事，因特授士彥爲晉州刺史，且使人潛伺情僞。士彥語忻及昉道：「這真是天意了。」言下很有喜色。隋主得報，待士彥入朝辭行，乃令衛士將他擊下，並飭拘忻及昉，研鞫得實，一併伏誅。士彥年已七十二，忻亦已六十四歲，唯昉尚不過半百。怪不得士彥繼妻與他通姦。

且說開皇七年，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子入貢，且請遊獵恆代間。隋主優詔允許，更遣人馳至獵場，賜給酒食。沙鉢略挈領徒衆，再拜受賜，及還歸營帳，得病身亡，訃達隋廷。隋主堅輟朝三日，並請太常卿弔祭，隱示懷柔。沙鉢略有子雍虞閭，性質懦弱，所以沙鉢略遺命，傳位與弟處羅侯。處羅侯不受，且語雍虞閭道：「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

來，嘗以弟代兄，以庶奪嫡，違背祖訓，不相敬畏。汝今當嗣位，我願拜汝。」雍虞閭道：「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乃枝葉，怎得不顧本根？屈尊就卑，况係亡父遺命，不可不遵，願叔父勿疑。」兩人遜讓至五六次。處羅侯始入嗣兄位，號爲莫何可汗。叔姪相讓，不意復出諸番俗。遣使至隋，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馳節加封，並賜鼓吹旗幡，處羅侯自然拜謝，厚禮待晟，派兵送至境上。當下將所賜旗鼓，耀武揚威，西擊阿波。阿波各部衆，驚爲隋兵相助，望風降附。

處羅侯又素諳武略，竟得搗入北牙，擒住阿波，奏凱東歸。上書隋朝，請處置阿波生死。隋主召羣臣會議，安樂公元諧謂宜就地梟斬，武陽公李充謂宜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獨長孫晟獻議道：「今若突厥叛命，原應正刑勅法，今彼兄弟自相殘滅，並非由阿波負我國家，倘因彼窮困，便即取戮，轉非招遠懷攜的至意，不如兩存爲是。」左僕射高穎亦謂：「骨肉相殘，不足示訓，請從晟言以示寬大。」隋主乃赦免阿波，徙置荒郊，令處羅侯乘便管束。阿波憤鬱而死。已而處羅侯西略諸胡，身中流矢，創重致斃。部衆因擁立雍虞閭，號爲都藍可汗。千金公主還是一個半老徐娘，尚存丰韻。雍虞閭又援引俗例，據爲己婦，於是千金公主做了第三次的可賀教。小子有詩嘆道：

夷俗原來慣聚塵，如何漢女亦相伴。堪嗟廉恥凌夷盡，淫婦寧能報國讎。

雍虞閭嗣立以後，仍然累歲朝貢，通使不絕。隋廷既得撫定西北，遂議經略東南，欲知後事，請看官續閱下回。

以夷攻夷，爲中國制夷之上策。漢班超之所以制匈奴者在此，隋長孫晟之所以制突厥者亦在此。蓋夷人無親，又無信義，誘之以利，怵之以威，未有不爲人所欺，而自相殘殺者。晟上書計事，不過寥寥數語，而夷虜已在目中，厥後依策施行，無不獲效。乃知制夷不難，難在無制夷之策，與制夷之人耳。千金公主，不忘宗祀，尙知不共戴天之義，然始妻佗鉢，繼妻沙鉢略，最後又妻都藍，節且不顧，義乎何有？况反顏事讎，甘爲楊氏女耶？婦女見淺識微，斷不足與語大事，有如此夫。

第八十四回 設行省遣子督師 避敵兵攜妃投井

却說隋主堅既平西北，便思規畫東南，可巧後梁啓燾，召動隋師，於是後梁被滅，陳亦隨亡。後梁主歸，孝慈儉約，頗得民心，尉遲迥發難，歸用柳莊言，不與聯絡，及聞迥等敗沒，召莊入語道：「我若不從卿言，社稷已不守了。」嗣是賀隋登極，歲時致貢。隋主堅亦恩禮相加，屢給厚賜，尋且納歸女爲晉王廣妃。補敘隋梁交涉，爲前後呼應文字。歸在位二十三年，至開皇五年五月病終，後梁諡爲孝明帝，廟號世宗，子琮嗣位，年號廣運，時人已謂運字從軍從走，目爲不祥。年號何關興亡附會之談，不足盡信。琮在位後，遣大將軍威，率舟師襲陳境，不克乃還。未幾有將軍許世武，潛謀通陳，謀泄被誅。越年，隋主堅徵琮入朝，江陵父老，送琮下舟，相率隕涕道：「我君恐不復返了。」如何曉得？隋廷因琮離江陵，特遣武鄉公崔弘度引兵代守，行次都州，琮叔父巖及弟暉等，恐弘度掩襲，遽向陳，刺史陳慧紀處，通使乞降，慧紀引兵至江陵，巖等遂驅文武官民一萬餘口，東奔陳國。隋主聞報，忙令高穎率兵往援，陳軍乃退。穎留兵駐守，返報隋主。隋主不使琮南返，竟將江陵夷爲郡縣，派官治民，於是後梁滅亡。後梁自蕭詧稱帝，共歷三世，合計得三十三年。琮留寓長安，受封莒國公，後幸得善終，不消細述。

先是隋主堅有意圖陳，嘗向高穎問計，穎答道：「江北地寒，收成較晚，江南水田早熟，若乘彼收穫，稍徵士馬，揚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曠廢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如此數次，彼必謂我虛聲恫嚇，不足爲慮，我乃濟師渡江，直指建康，彼怠我奮，定可取勝。」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燬彼糧儲，彼兵備既弛，糧食又罄，尙能不爲我滅麼？」隋主一再稱善，如法困陳。陳人果困，至陳納蕭巖等降人，隋主益憤，顧語高穎道：「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往拯救麼？」穎因請指日伐陳。隋主命大造戰船，爲出兵計，羣臣請秘密從

事，隋主道：「我將顯行天誅，何必守密呢？」並使投楫江中，任他東下，且頒諭道：「若彼知懼改過，我復何求？」然想爲仁義師。那陳主叔寶，却深居高閣，鎮日裏花天酒地，不聞外事。中書舍人傅縡，直諫被殺，江總、孔範專務諛諛。

反得加官進祿。至德五年元日，有人報稱甘露降，靈芝生，叔寶大喜，改年應瑞，就稱是年爲禎明元年。詔敕方頒，卽聞地震，媚臣諧子，且隨口捏造，稱爲陽氣振動，萬彙昭蘇的吉兆。及蕭巖、蕭巖、渡江請降，陳廷又是一番慶賀，頒詔大赦，立授巖爲平東將軍，領東揚州刺史，巖爲安東將軍，領吳州刺史，還道是布德行惠，近悅遠來。太子胤未聞失德，嘗在太學講誦孝經，志在身體力行，嘗使人入省母后，問安視暖。母后沈氏，免不得遣令左右，諭慰東宮。張貴妃寵冠後庭，密謀奪嫡，竟與孔貴嬪串同一氣，讒構皇后太子，但說他往來秘密，恐有異圖。孔範等又入爲證人，更兼沈皇后素來無寵，遂致有道儲君，無辜被廢，降爲吳興王。張貴妃所生子深，竟得立爲太子。已而妖異迭出，雨暘不時，鄧州水黑，淮渚暴溢，有羣鼠渡淮入江，無數漂沒。東冶鑄鐵，空中忽墮下一物，隆隆如雷形，色甚赤，鐵汁致飛出牆外，燬及民居，還有蔓草久塞的臨平湖，無故自開，草死波流，朝野詫爲奇事。諱傳一時。叔寶纔有所聞，心中亦未免驚異，因賣身佛寺，自願爲奴，作爲厭勝。張貴妃本來佞佛，往往託詞神鬼，蠱惑叔寶，至此在宮中競設淫祀，召集妖巫，祈福禳災。叔寶又敕建大佛寺，內造七級浮圖，工尙未竣，爲火所焚。那祭天告廟的禮儀，反多闕略，好幾年不見駕臨。大市令章華，博學能文，因爲朝臣所抑，嘗鬱鬱不得志，至是獨上書極諫，略云：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闢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諛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猶不改絃更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

這書呈入，頓時大觸主怒，卽令斬首，且益堤荒淫。一年容易，又是春來，叔寶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隋，又令散騎常侍周羅喉，出屯峽口，侵隋峽州。和中寓戰，叔寶亦自謂妙計耶。隋主正令散騎常侍程尙賢等報聘，忽聞峽州被侵。

消息，乃決計伐陳，傳敕中外，敕文有云：

昔有苗不賓，唐堯薄伐，孫皓僭虐，晉武行誅。有陳竊據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陳頊尚存，厚納叛亡，侵犯城戍。勾吳闖越，肆厥殘忍，於時王師大舉，將一車書。陳頊返地收兵，深懷震懼，責躬請約，俄而致殞。朕矜其喪禍，特詔班師。叔寶承風，因求繼好，載佇克念，共敦行李。每見珪璫入朝，輜軒出使，何嘗不殷勤曉諭，戒以維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彌野，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誅翦骨肉，夷滅才良，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蹙內外，勞役弗已，徵青女子，擅造宮室，日增月益，止足無期，帷薄嬪嬙，幾踰萬數，寶衣玉食，窮奢極侈，淫聲樂飲，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可比。介士武夫，饑寒力役，筋髓罄於土木，性命俟於溝渠。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傾心翹足，誓告於我。日月以冀，父奏相尋，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巴峽之下，海澨以西，江北江南，爲鬼爲域，死鬪窮發，掘之酷，生居極攘奪之苦。抄掠人畜，斷絕樵蘇，市井不立，農事廢寢。歷陽廣陵，窺覲相繼，或謀圖城邑，或劫剝吏人，晝伏夜游，鼠竄狗盜，彼則羸兵敝卒，來必就擒，此則重門設險，有勞藩捍。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有梁之國，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潛相招誘，不顧朕恩。士女深迫脅之悲，城府致空虛之歎，非直朕居人上，懷此不忘，且百辟屢以爲言，兆庶不堪其請，豈容對而不誅，忍而不救。近方秋始，謀欲弔民，益部樓船，盡令東騫，使有神龍數十，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住則龍止，船行則龍去，三日之內，三軍皆睹，豈非蒼昊愛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協贊軍威。以上天之靈，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舉也，永清吳越。其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準別敕。特此頒告天下，使衆周知。

敕書既發，又令鈔錄三十萬紙，傳示江南。陳廷聞隋將大舉，再遣散騎常侍許善心詣隋修和。隋主留置客館，不復遣歸，一面貽送璽書，數陳主二十過惡，並命就壽春設淮南行省，卽用晉王廣爲行省尚書令，告諸太廟，授鉞

南征，再令秦王俊及清河公楊素，俱爲行軍元帥，使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並飭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鄴州刺史王世積出壽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人，兵五十一萬八千人，統受晉王廣節度，旌旗舟楫，橫亙數十里。重用次子已開逆惡之萌。授左僕射高穎爲晉王元帥府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事皆由二人參決，相機進行。

隋主相率臨江，高穎問郎中薛道衡道：「江東可攻取否？」道衡道：「此去定可成功。嘗聞晉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統合，今此數將周，是一可取；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是二可取；國家安危，寄諸將相，彼用江總爲相，唯事詩酒，蕭摩訶即任忠小字蠻奴爲大將，不過匹夫小勇，怎能當我大敵？是三可取；我有道，國勢復大，彼無德，國勢又小，彼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戍卽勢懸力弱，合屯又守此失彼，是四可取。有此四機，席捲江東不難了，何必多疑？」穎欣然道：「得君數言，成敗已可預定，素知君才，今益令人信服了。」遂驅軍前進。

陳命散騎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沿江諸軍，堵禦隋師。隋秦王俊屯兵漢口，節制上流。楊素率舟師下三峽，徑至流頭灘，與狼尾灘相近。狼尾灘地形險峭，却有陳將戚昕帶着戰艦扼守。素待至夜間，親督黃龍舟數千艘，銜枚疾進，衝擊陳艦，听倉猝遇敵，與戰失利，棄灘東走。素俘得陳人悉數縱還，秋毫無犯，遂驅水軍東下，舳舻蔽江，旌旗耀日。素容貌壯偉，坐大船中，好似金甲神一般。陳人驚爲江神，沿途潰散。江濱諸戍，相繼告警。施文慶沈客卿反，匿不上聞。陳江中無一戰船，上流戍兵，又皆爲楊素軍所阻，不得入援，眼見是長江天塹，爲敵所踰。陳護軍將軍樊毅，聞隋軍逼近，忙進白僕射袁憲道：「京口采石，俱係要地，須各出銳兵五千，分載金翅舟二百艘，沿江守禦，藉備不虞。」憲亦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獨施文慶沈客卿以爲多事，仍然遷延。憲又邀同蕭摩訶，再三奏請，叔寶亦欲依議，偏文慶客卿共啓叔寶道：「寇敵入境，已成常事，邊城將帥，儘足堵禦，何必多出兵船，自致驚擾。」

「叔寶再召江總熟商，總亦依違兩可，未能決定。孔範獨大言道：『長江天塹，限制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麼？』叔寶遂耽樂如常，奏樂侑酒，賦詩不輟，且從容語侍臣道：『金陵素鍾王氣，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隋軍亦何能爲呢？』」嗣是警報頻來，悉置不問。

禎明三年正月朔，陳主叔寶朝會羣臣，大霧四塞，殿中皆黑，叔寶不以爲奇。退朝以後，張貴妃以下，俱來慶賀。當下開筵歡飲，灌得爛醉如泥，入寢廚睡，直至昏黃，方纔醒覺。越日，由采石鎮馳到急報，乃是隋將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渡江，韓擒虎亦自橫江夜渡采石，沿江一帶，多已失守了。雖有天塹，無人如何爲守。文慶等也不便抑置，只好奏聞叔寶。叔寶纔覺驚忙，召公卿入議軍情，內外戒嚴。命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司空馬消難，及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南豫州刺史樊猛，率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臧文奏，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招募兵士，僧尼道士，盡令執役。急時抱佛脚，恐已來不及了。這邊方調將遣兵，陸續出發，那邊已乘風破浪，踴躍前來。賀若弼攻拔京口，擒住南徐州刺史黃恪，恪部下六千人，也盡作俘囚。弼給糧慰道，各付敕書，囑他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韓擒虎先下采石，繼陷姑熟，入南豫州城。臧文奏棄城東奔，所有樊猛妻子，悉被虜去。猛方與左衛將軍蔣元遜游弋，白下突聞妻子被虜，當然心驚。叔寶還防他有異志，欲遣鎮東大將軍任忠代猛，先令蕭摩訶諭意。看官試想這樊猛，願意不願意呢？摩訶因猛不願意，啓聞叔寶，叔寶又不便改調，仍令猛照舊辦事。如此駁將，怎得死力？

魯廣達子世真，留屯新蔡，與弟世雄同降隋軍，且爲隋招降廣達。廣達將書呈奏，並自劾待罪。叔寶傳敕撫慰，仍使督軍如故。怎奈隋軍所向無前，賀若弼從南道進兵，韓擒虎從北道進兵，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叔寶連接警耗，亟使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游苑，樊毅屯耑闔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孔範屯寶田寺。適任忠自吳興入援，令屯朱雀門。偏賀若弼進據鍾山，韓擒虎進踞新林，隋元帥晉王廣，又遣總管杜彥助新林軍。陳將紀瑱，

駐守蘄口，復被隋 蘄州 總管王世積 擊走，陳 人大駭，相率降隋。

叔寶 素來淫佚，不達軍事，至此已成眉急，纔覺易喜爲憂，晝夜啼泣，臺中處分，盡任施文慶。文慶 忌諸將有功，每遇將帥啓請，皆擱置不行。蕭摩訶 屢請出戰，並不見從。既而奉命入議，摩訶 尚欲襲擊鍾山，任忠 時亦在側，獨出言諫阻道：「兵法有言『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還應固守臺城，沿淮 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但分兵阻截江路，又給臣精兵一萬，金翅舟三百艘，下江 徑掩六合，且揚言欲往徐州，斷彼歸途，彼軍前不得進，後不得歸，必致驚亂，不戰自走。待春水 既漲，上江，周羅睺 等得順流來援，表裏夾攻，必可破敵，這豈非是良策嗎？」此策若用，陳 可不亡。叔寶 終未能決，躊躇了一晝夜，忽躍然出殿道：「兵久相持，未分勝負，朕已厭煩得很，可呼蕭郎 出戰。」摩訶 承宣趨入，叔寶 忙說道：「公可爲我決一勝負！」摩訶 答道：「出兵打仗，無非爲國爲身，今日出戰，兼爲妻子。」叔寶 大喜道：「公能爲我却敵，願與公家共同休戚。」摩訶 拜謝而退。任忠 叩首力諫，堅請勿戰。叔寶 不答，但宣摩訶 妻子入宮，先加封號，一面頒發金帛犒軍充賞。

摩訶 部署軍伍，嚴裝戒行，令妻子入宮候命，自出都門禦敵。摩訶 前妻已歿，娶得一個繼室，却是妙年麗色，貌可傾城，當下艷妝入宮，拜謁叔寶。叔寶 見色動心，乃不料摩訶 有此艷妻，一經見面，又把那國家大事，置諸度外，便令設宴相待，留住宮中。摩訶 子引見後，囑令出宮候封，自與摩訶 妻調情縱樂，作長夜歡。婦人多半勢利，况摩訶 老邁，未及叔寶 風流，一時情志昏迷，竟被叔寶 引入龍牀，勉承雨露。亡國已在目前，還要這般淫縱，真是無心肝。摩訶 那裏知曉，出與諸軍組織陣勢，自南自北，從白土岡 起頭，最南屬魯廣達，次爲任忠，又次爲樊毅，孔範，摩訶 最北，好似一字長蛇陣，但斷斷續續，延袤達二十里，首尾進退，不得相聞。隋 將賀若弼 輕騎登山，望見陳 軍形勢，已知大略，即馳下山，籠勒陣以待，魯廣達 出軍與戰，勢頗銳悍，隋 軍三戰三却，約死二百餘人，弼 令軍士縱火放烟，眯住敵目，方得再整陣脚，排齊隊伍，暫守勿動。

蕭摩訶聞南軍交戰，正擬發兵夾攻，忽有家報傳到，妻室被宮中留住，已有數日，料知情事不佳，暗地裏罵了幾聲昏君，不願盡力，遂致觀望不前。魯廣達部下初戰得勝，梟得隋軍首級，即紛紛還都求賞。賀若弼見陳軍不整，復驅軍再進，自率精兵攻孔範。範素未經戰，驀與若弼相值，不禁氣餒。兵士方纔交鋒，他已撥馬返走。主帥一奔，全軍皆潰，就是魯廣達、樊毅兩軍，也被牽動，一併譁散。任忠本不欲戰，自然退去。蕭摩訶心灰意懶，也擬奔回。那知隋軍四面殺到，害得孤掌難鳴，且自己年力又衰，比不得少年猛健，一時衝突不出，竟被隋將員明擒去，送至賀若弼前。若弼命推出斬首，摩訶面不改色，反令若弼稱奇，乃釋縛不殺，留居營中。

任忠馳回都闕，報稱敗狀，並向叔寶道：「官家好住，臣無所用力了。」叔寶着急，尚給金兩膝，使募人出戰。忠徐徐道：「陛下但當備具舟楫，往就上流諸軍，臣願效死奉衛。」叔寶應諾，命忠出集舟師，自囑宮人裝束以待。那知忠已變意，潛赴石子岡，往迎韓擒虎軍，直入朱雀門守軍欲戰，忠搖手示意道：「老夫尚降，諸軍何事？」雖由主

不聽，如此作爲，終屬不忠。大衆聽了，便即散走。臺城內風聲驟緊，文武百官一概遁去。惟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在省中，叔寶見殿中無人，只留一憲，不禁泣語道：「我向來待卿，未及他人，今日惟卿尚留，不勝追愧。朕原不德，也是江東氣數，已經垂盡了。」尚不肯全然責已，還想諉諸氣數。說着，匆遽入內，意欲避匿。憲正色道：「北兵入都，料不相犯，事已至此，陛下去將何往？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叔寶不待說完，便搖首道：「兵鋒怎好輕試？我自自計。」言已趨入，急引張貴妃、孔貴嬪兩人，至景陽殿後，三人併作一束，同投井中。

臺城已無守吏，一任隋軍馳入。韓擒虎既至殿中，令部衆搜尋叔寶，四覓無着，及見景陽井上，有繩繫着，趨近探視，見下面有人懸住，連呼不應，乃拾石投入，纔聞有號痛聲。原來井中水淺，不致溺斃，隋軍引繩而上，勢若甚重，經數人提起，始見有一男二女，男子便是陳叔寶，當然大喜，即牽送至韓擒虎處，聽候發落。豫章王叔英已經出降，沈皇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方十五，開閣靜坐，至隋軍排闥進去，深從容與語道：「戎旅在塗，得勿勞苦麼？」隋軍

見他顏色自若，却向他致敬，不敢相侵。魯廣達退守樂游苑，未肯降敵，賀若弼乘勝與爭，廣達苦鬪不息，戰至日暮，手下將盡，始解甲面臺，再拜慟哭道：「我身不能救國，負罪實深了。」乃出降隋軍。

若弼聞韓擒虎已得叔寶，呼令相見。叔寶惶懼異常，向弼再拜。弼與語道：「小國君主，只當大國上卿，拜亦常禮，入朝不失作歸命侯，何必多懼呢？」乃使叔寶居德教殿，用兵監守，自恨功落人後，與韓擒虎齟齬，且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報聞。事尚未行，晉王廣已使高穎入建康，料理善後事宜。穎子德弘隨後踵至，傳述廣命，使留張麗華。穎勃然道：「昔太公滅紂，嘗蒙面斬妲己，此等妖妃，豈可留得？」說着，便令兵士取入張貴妃，斬首以徇。小子有詩歎道：

國既亡時身亦亡，臨刑反爲美人傷。
蛾眉螻首成虛影，地下可曾悔惹殃。

晉王廣既遣德弘傳命，復啓節東下，來視張麗華，途次聞麗華已死，禁不住憤悶起來。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叔寶之惡，不如子業寶卷之甚。子業屠滅宗族，寶卷潰亂天倫，而叔寶無是也。但寵艷妃，變狎客，殺諫臣，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併三者而備其耶。隋軍大舉，鼓櫓渡江，沿江各戍，望風奔潰，叔寶尙委政宵小，恣情聲色，可戰不戰，不可戰而戰，甚至敵臨城下，猶姦通蕭摩訶妻，如此淫肆，欲不亡得乎。景陽殿後，挈妃入井，向使畢命井中，卽未足與殉社稷者比，而井底鴛鴦，塚成連理，未始非江東佳話。爲叔寶計，其亦羞足自慰歟。然天不從願，出井見敵，再拜隋將，徒自貽羞，而張貴妃且難免刀頭之厄，紅顏白骨，作孽難逃，觀於此而世之爲妃妾者，可以返矣。世之爲人主者，亦可以戒矣。

第八十五回 據湘州陳宗殉國 撫嶺表洗氏平蠻

却說晉王廣繫念張麗華，馳詣建康，途中聞高穎違命，竟把麗華殺死，不由的驚憤道：「古云無德不報，我必

有以報高公。」言下猶恨恨不已。及既入建康，高穎等上前迎接，廣雖心恨高穎，面上却不露聲色，仍然照常相見。隨即慰勞三軍，安撫百姓，一面拏住施文慶、沈客卿、陽惠朗、徐哲、魯慧景五人，責他蔽主害民，一併斬首，即令高穎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所有金帛珍玩，廣皆不取。當時軍民人等，統說晉王賢德，那知他是沽名釣譽，籠絡人心呢。隱伏下文。

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背軍令，廣收付屬吏，並遣使馳驛奏聞。隋主聞江南已平，很是欣慰，且傳詔示廣，謂：「平定江表，功出韓賀二人，不應吹求微疵，可將功抵罪，各賜帛萬疋。」又別詔褒美韓賀，並及前敵各將士。陳使許善心尚留隋客館中，隋主堅遣人相告，謂陳已滅亡，可歸誠我朝。善心不禁大慟，改著縗服，就西階下席草危坐，東向涕泣，三日不移。隋主復頒敕慰唁，越日又有詔至館，命爲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號哭盡哀，乃入房改服，出就北面，垂淚再拜，受隋敕書。既願事讐何必如許做作。翌晨詣闕謝敕，伏泣殿下，悲不能與。隋主顧左右道：「我平陳國，祇幸得此人，彼能懷念舊君，他日即我朝純臣呢。」遂諭令平身入直門下省，善心泣拜而退。從此遂低首下心，長作隋朝臣僕了。含蓋不盡。

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苟法尚，尚守江夏。隋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及水陸十餘萬衆，屯駐漢口，不得前進。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又遣內史呂忠肅進據巫峽，鑿巖繫鍊，鎖住上流，堵遏隋師，且自出私財，充作軍用。隋清河公楊素，麾兵奮擊，與忠肅大小四十餘戰，忠肅踞險力爭，殺死隋兵五千餘人。嗣聞建康被困，士無鬪志，楊素乘間猛攻，忠肅不能固守，棄柵南奔，退據荆門境內的延洲，素駛舟追擊，大破忠肅，俘得甲士三千餘人。忠肅子身遁去。於是陳慧紀亦自知難守，燬去儲蓄，引兵東下巴陵，以東盡爲隋有。陳晉王叔文，方卸任湘州，還至巴縣，慧紀欲推爲盟主，號召沿江各軍入援建康，偏被隋秦王俊軍阻住。叔文又率巴州刺史畢寶等，向俊請降。慧紀徒望東慨嘆，無計可施。

會建康已平，晉王廣命陳叔寶作書，招諭上江諸將，諸城聞風解甲。周羅暉與諸將大哭三日，放兵散馬，乞降。俊軍陳慧紀勢孤力蹙，也只好出降。上江皆平，隋將王世積在蘄口，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江州豫章依次降隋，隋遂撤去淮南行省，但命諸將分途略定。陳吳州刺史蕭巖，自梁投陳，料知隋不相容，獨募兵抗隋。隋大將軍宇文述等引兵進擊，巖連戰皆敗，竟爲所擒。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述將他弟兄併入囚車，押解長安。隋主堅責他負國忘恩，立命處斬。了結巖巖願應八十三回。

獨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係高宗項第十六子，年甫十八，方纔蒞任，城中將士聞隋軍已據荆門，相距不遠，相率謀降。叔慎設宴廳中，召集文武僚吏，舉酒相勸道：「君臣大義，就此掃地麼？」長史謝基投袂起座，伏地嗚咽，助防遂與侯陳正理，陳室。亦慨然起語道：「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臣麼？今天下有難，正當見危致命，就使無成，尙見臣節，今日不宜再誤，宜力圖恢復，後應者斬！」衆聞此言，乃齊聲許諾，自是刑性結盟，誓同生死。適隋將龐暉奉楊素命，招撫湘州，正理與叔慎商定密計，遣人賫詐降書，往迎龐暉。暉貿然馳至，叔慎伏甲待着，一俟暉入城門，發伏執暉，斬首徇衆。暉手下有數十人，也同時拘住，殺得一個不留。叔慎親至射堂，募集兵士，數日間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入助。隋正命薛胄爲湘州刺史，道過荊州，得見楊素，已知湘州拒命，便與素部下軍總管劉仁恩，會師進攻。行至湘州城下，陳正理樊通督兵迎戰，兩下相交，隋軍比守軍加倍，且都是慣戰健卒，那裏是陳樊二人所能抵擋？戰不多時，守兵四潰，陳樊逃回城中，門未及闔，薛胄已加鞭追入，順手一槊，擊斃樊通。隋軍一擁而上，突進城中，先擒正理，次擒叔慎。劉仁恩不欲收兵，即往擊橫橋。橫橋爲鄔居業屯守地，當下拒戰失利，也爲所擒。三人俱被解至漢口，秦王俊詰問數語，叔慎詞色不撓，即爲所害。正理居業相繼受刑。叔慎雖死，義烈可風。

湘州已下，進略嶺南，高涼郡太夫人洗氏，威愛素孚，望重嶺外。子石龍太守馮僕，壯年不祿，竟爾去世。同應第七

十六間。僕長子魂，尚在少年，賴洗太夫人主持郡事，所有嶺南數郡，畏服如初。及陳爲隋滅，嶺南未有所屬，便奉洗太夫人爲主，稱爲聖母，保境安民。陳豫章太守徐璿，自豫章奔據南康，意欲聯結嶺南，獨霸一方。隋命柱國韋洗等持節安撫，爲璿所拒。洗等不得進，晉王廣因嶺南未平，復令叔寶作書，往貽洗太夫人，諭以陳亡，使他歸隋。洗太夫人乃召集首領會議，相對慟哭，結果是慎重民命，決迎隋使，乃遣馮魂率衆迎洗。洗已調動軍士，擊殺徐璿，湊巧馮魂來迎，遂馳至廣州，慰諭諸郡，略定嶺南。表馮魂爲儀同三司，冊封洗太夫人爲朱康郡夫人。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率部衆降隋。瓌棄官自去，於是陳地悉入隋朝，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陳亡。總計陳自武帝篡梁，至叔寶止，共歷五主，凡三十二年。且由晉元帝東渡，偏安江左，中閱東晉、宋、齊、梁、陳五朝，共得二百七十三年，始爲北朝所併，中國復歸統一。唐李延壽作南北史，把隋朝列入北史中，無非因他起自朔方，脫胎北周，後又僅得一傳，便爲李唐所滅，所以因類相聚，不復另起爐竈。小子就遵循故例，隨筆敘下，看官不要疑我界劃不明，模糊了事呢。再顧本書卷首，並將南北朝年敘清起訖，一筆不漏。閑文少敘。

且說晉王廣振旅將歸，奉詔毀平建康宮闕，俾民耕墾，更就石頭城增置將州，派吏置兵，俱已就緒，乃奏凱還朝。所有陳叔寶以下，如后妃子女，公卿大臣，一併帶歸。水陸相繼，疊疊不絕。隋主堅親至驪山，慰勞旋師諸軍，並入長安，獻俘太廟。陳叔寶爲首列，王公將相，並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依次繼進。兩旁用鐵騎夾道，由晉王廣、秦王俊引入廟中，獻告如儀。禮畢入朝，晉授晉王廣爲太尉，特賜輅車乘馬，袞冕圭璧。廣謝恩而出。越日，由隋主堅坐陽廣門觀，召見陳叔寶等，使納言宣詔撫慰，又令內史傳敕，責他君昏臣佞，乃至滅亡。叔寶及王公大臣，並惶懼伏地，不敢答詞。屏息良久，始下赦書。叔寶舞蹈謝恩，餘衆亦隨着叩謝。惟陳司空司馬消難，前曾得罪奔陳，此次陳隋交戰，受任大監軍，一籌莫展，也爲所虜。隋主堅本欲加誅，因消難嘗爲父執權，從末滅，特免他死罪，配爲樂戶。甫閱二旬，又加恩釋免，特別引見，消難未免增慚。年又垂老，未幾卽死。魯廣達自悼國亡，遇疾不醫，也卽病終。

隋主堅再御廣陽門，賜宴將士，門外堆滿布帛，直達南郭，按班賞賜，計用三百餘萬疋，封楊素爲越國公，賀若弼爲宋國公，各賜金寶。惟韓擒虎爲有司所劾，說他馭下不嚴，士卒在建康時，嘗淫污陳宮，所以不得爵賞。擒虎心甚不平，遂與若弼爭功御前。若弼道：「臣在蔣山死戰，破陳銳卒，擒陳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並未劇戰，怎得與臣比功？」擒虎道：「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進取僞都，弼乃先期進兵，遇賊卽戰，致將士傷斃甚多，臣但率輕騎五百，直搗金陵，降任蠻奴。」註見前。執陳叔寶，據府庫，傾巢穴，弼至夕方扣掖門，由臣開關納入。據此看來，弼功何在，尙得與臣比論麼？」彷彿晉初渾澤。隋主堅溫顏與語道：「兩將俱爲上勳，休得相爭。」乃進擒虎位上柱國，賜帛八千疋，但仍未得封公。擒虎乃退。

隋主又召入高穎，面授上柱國，進爵齊公，賜帛九千疋，且面諭道：「公伐陳後，有人誣稱公反，朕已將他斬訖。君臣道合，豈青蠅所得相間麼？」穎再拜稱謝。隋主又使與若弼論平陳事，穎答說道：「賀若弼先獻十策，後在蔣山苦戰破賊，功勞甚大，臣乃文吏，怎敢與大將論功？」隋主大笑道：「讓德如公，真不可多得了。」嗣命秦王俊爲揚州總管，都督四十四州軍事，使鎮廣陵，令晉王廣還鎮并州。陳都官尙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統是誤國佞臣。晉王廣尙未加罪，至是由隋廷按查得實，投諸四裔，以謝吳越。陳叔寶留寓隋都，尙蒙優待，惟宮人姊妹，多被沒入掖廷，一妹進宮爲嬪，就是將來的宣華夫人，一妹由隋主賜與楊素，一妹賜與賀若弼。叔寶全不在意，惟屢與監守官言，求一官號。監守官上白隋主，隋主堅微哂道：「叔寶全無心肝。」說着，又問叔寶平日何事。監守官答稱：「叔寶常醉，少有醒時。」隋主又問他飲酒若干。監守官又答道：「每日與子弟共飲，約需一石。」隋主驚詫道：「一石如何使得，須要他節飲才好。」監守官應旨欲退，隋主又與語道：「隨他罷，否則叫他如何過日？」因卽命陳氏子弟，分置邊州，使給田業，作爲生計。又常給叔寶衣食，且隨時引見，班同三品。並授陳尙書令江總，爲上開府儀同三司。陳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領軍任忠，爲開府儀同三司。陳吏部尙書姚察，爲祕書丞。袁憲

素有清操，且建康被陷，百官逃散，惟憲尚留住殿中，此事已爲隋主所聞。隋主以爲江表稱首，陳散騎常侍袁元友、屢諫叔寶，隋主嘉他忠直，亦擢拜爲主爵侍郎。隋主又嘗語羣臣道：「平陳時候，我悔不殺任蠻奴，彼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徇國，乃云無所用力。古有衛弘演納肝，見列國時代。今乃有此任蠻奴，相差真太遠了。」既知任忠不忠，奈何授爲開府，況任忠以外，又有譏國之江總不誅而賞，俱屬謬誤。及陳水軍都督周羅暉入見隋主，隋主許以富貴，羅暉垂涕答道：「臣荷陳氏厚遇，坐視淪亡，無節可紀，今得免死，已沐陛下厚賜，還想甚麼富貴呢？」隋主頗爲嘉歎，竟授爲上儀同三司。南北混一，朝野清平，乃令武夫子弟一體學經，所有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賀若弼自矜前功，備述平陳計畫，稱爲御授平陳七策，呈入殿廷。隋主堅不願披閱，當即發還，且語若弼道：「公欲發揚我名嗎？我不求名，公可自載家傳。」若弼授書懷慙退去。左衛將軍龐晃等入譖高穎，俱被隋主叱退，並召語穎道：「獨孤公可比一鏡，每被磨瑩，皎然益明。」看官！你道隋主何故呼穎爲獨孤公？原來穎父寶嘗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所以呼爲獨孤公，優禮不名。穎前爲帥府長史，會奉隋主意旨，向上儀同三司李德林問計，轉授晉王廣。隋主堅因德林有功，加封郡公，已經宣詔。或語高穎道：「今若歸功李德林，諸將必多憤惋，且公亦虛此一行了。」穎乃入白隋主，謂德林不應重賞，乃收回成命。德林本特才好勝，累年不得升級，已是憤懣不堪，至此又不得敘功，未免恨上加恨。當時穎與蘇威大蒙寵任，德林屢與蘇威異議，穎又嘗左袒蘇威，排斥德林，德林遂被黜爲湖州刺史，未幾復轉徙懷州，竟致病死。德林爲三朝臣，死不足惜，但高穎亦未免榮私。楚州參軍李君才上書劾穎，隋主大怒，召君才入問。君才抗辭如故，益致隋主增惱，立命捶斃。

隋主自平陳以後，免不得猜忌臣僚，往往密遣左右，覘視內外，察知微過，輒加重罪。又患令史賊污，私令人賂遺金帛，得犯立斬。每在殿中捶人，鞭撻至死，不死亦卽斬首。高穎屢諫不省，兵部侍郎馮基亦再三切諫，方有悔意。然轉恨羣臣不諫，又譴責數人。柱國鄭譯乘時貢諛，請修正雅樂。此子又來出頭。隋主命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

彥之，博士何妥等，會議音律。弘奏言中國舊音，多在江南，今既得梁陳舊樂，請加修緝，以備雅樂。所有後魏後周等樂聲，未叶宮商，可悉令停罷。乃詔與許善心、姚察等參酌訂正。

樂尚未成，一聲遙警，江南各州郡，又復大亂。起州亂首高智慧，蘇州亂首沈玄愔，皆揭竿起事，自稱天子，東攻西掠，陷沒許多州縣。所有陳國故土，大半震動，幾乎前功盡隳。南北又要分疆。筆亦不測。原來江東習成奢靡，歷代刑法又多疏緩，自隋軍平陳，盡反舊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傳誦，士民遂有怨言，並且謠譏紛紜，謂隋將盡徙南人轉入關中，於是民情益駭。至高沈兩人作亂，百姓相率依附，奪城池，戕守令，且譁然道：「尙能使我誦五教麼？」這消息傳到隋廷，隋主當然憂慮，即遣越國公楊素率兵南征。素即日登程，將要渡江，先使部將麥鐵杖夜乘葦筏，越江戰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賊使三十人監守，鐵杖奪取賊刀，亂斫守役，三十人多被殺傷，脫械逃歸。素大加賞識，授儀同三司，因卽麾動舟師，自揚子津踰江擊賊。玄愔敗走，追擒伏誅。素乘勝進攻越州，用裨將來護兒爲前驅，南下浙江，但見江東岸上，賊營編列，緜亙數十里。江中賊船，亦不可勝計。護兒用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賊營，復順風縱火，烟焰蔽天。素麾衆繼進，大破智慧，智慧逃入海中，走保閩越。

素遣總管史萬歲率兵二千，陸行踰嶺，堵截海岸，自率大艦浮海，奄至泉州，賊衆皆散。智慧窮蹙無歸，由賊黨執送軍前，當然梟首。又分兵追捕餘賊，約閱數旬，悉數盪平。惟史萬歲杳無音信，還道他全軍陷沒，因致消息不通。後由海中得一竹筩，內藏萬歲書函，略言：「踰嶺越海，攻破溪洞無數，前後七十餘戰，轉鬪至千餘里，現已肅清海賊，指日北返」等語。素大喜過望，因卽班師。且上奏萬歲功績，隋主也爲歎美，厚賜萬歲家屬。此外平南諸將，自楊素以下，俱優敘有差。

素旣北歸，番禺夷人王仲宣忽然起反，糾合叛衆，圍攻廣州。柱國韋洗尙在廣州駐節，急忙招募兵士，開城拒賊，賊勢甚是兇悍。洗與戰不利，退回城中，登陴督禦，一面向高諒乞援。洗太夫人遣孫馮暄領兵援洗。暄至衡嶺，遇

着賊黨陳佛智屯兵嶺上。佛智與暄素來認識，彼此通問往來，竟將戰事攔起。洗夫人聞暄逗留，遣使執暄，拘繫州獄，另遣孫馮益往襲佛智。佛智未曾防備，突見益軍殺入，不及逃去，遂爲所殺。時韋洸中箭身亡，副使慕容三藏代理軍事。隋廷亦遣給事郎斐矩，南行勦撫。知至南，康發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海。可巧馮益與三藏會合，擊走仲宣。洗夫人又親自接應，共至南海迎接斐矩。矩聞洗夫人到來，却也不敢生慢，更命軍士排班恭待。過了片刻，前驅已至，來了一位少年軍將，唇紅齒白，燁燁有光，料知他就是馮益，已足令人生羨。後面便是宋康郡洗夫人，首戴金冠，身披銀鎧，上張錦傘，下跨介馬，前導騎士，後擁甲楯，雖已年越花齡，尙是春盈眉宇。矩不禁暗暗喝采，未與晤談，先已下馬待着。非寫斐君有禮，實爲洗夫人生色。洗夫人老眼無花，忙令孫兒下騎，自己亦從容下鞍。當由慕容三藏從後趨到，邀同洗夫人及馮益上前見矩。彼此行過了禮，略談數語，便相偕回入廣州。矩因洗夫人望重嶺南，請他一同巡行，安撫諸州。洗夫人絕不推辭，卽同矩帶着兵士出城巡撫。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首領馮岑翁，梁化首領鄧馬頭，藤州首領李光略，羅州首領龐靖等，皆來參謁。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還鎮舊部，各首領歡躍而去。

嶺南復定，矩使人馳驛上聞，有詔拜益爲高州刺史，追贈益祖寶爲譙國公。洗夫人爲譙國夫人，特給印章，許開幕府，置官屬，得徵發六州兵馬，便宜行事。且赦免馮暄前罪，拜爲羅州刺史。待斐矩歸朝後，復降救褒美，賜帛五千疋。皇后獨孤氏，亦頒給服飾。洗夫人並收貯金篋，並將梁陳賜物，亦各藏一庫，每歲大會，皆陳列庭中，指示子孫道：「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便是忠孝的食報呢。」後來復撫定俚獠，劾誅貪汙，嶺南無不稱頌。至仁壽初年，纔報壽終。隋廷諡爲誠敬夫人。小子有詩讚道：

幾番平虜見奇功，嶺表揚仁衆口同。
南北史中爭一席，休言巾幗不英雄。

欲知隋朝後事，待至下回再表。

隋文平陳，與晉武平吳相似，惟陳之亡，與吳不同，迹其情事，頗似蜀漢。劉禪樂不思蜀，叔資全無心肝，其類似一也。劉禪乞

降，猶有北地王諶、叔寶被虜，猶有岳陽王叔慎，其類似二也。故北地王諶死而蜀始亡，岳陽王叔慎死而陳始亡，特爲標敘，正以存臣子之大節耳。洗夫人保境拒守，得叔寶書，乃召集首領，相向慟哭，婦人猶知枕戈之義，叔寶何心？乃稽顙闕，佗、佷、佷爲民吏，羞乎？厥後爲民命計，始迎隋使，及番禺之亂，發兵助討，嗣復與裴矩巡撫諸州，易亂爲治，嶺南之得免兵戈，未始非洗夫人之所賜也。本回敘洗夫人處，亦特筆表明，借巾幗以勵鬚眉，作書者固隱寓深心歟？

第八十六回 反罪爲功築宮邀賞 寓勦於撫徙虜實邊

却說隋左衛大將軍楊惠，佐命有功，易名爲雄，初封邗國公，旋且晉封廣平王，見八十一回。職掌禁旅，寵絕一時。長安人士，號爲四貴中第一人。四貴除楊雄外，就是蘇威、高穎、虞慶則。雄又寬容下士，甚得衆心。隋主堅因此加忌，改拜雄爲司空。雄知隋主奪他兵柄，虛示推崇，乃杜門謝客，不聞政事。尋改封爲清漳王，未幾又改封爲安德王。還算明哲保身。滕王楊慧，亦見八十一回。曾向周武帝邕妹順陽公主，美秀而文，時人號爲楊三郎。隋主命爲雍州牧，且常引與同坐，呼爲阿三，嗣復易名爲瓚。瓚雖爲隋主同母弟，但因隋主篡周，屠滅宇文氏，未免目爲殘忍。順陽公主，軫念宗親，更覺得日夕悲傷，陰生呪詛，且與獨孤后素不相容，益增悵觸。獨孤后家世貴盛，姿稟聰明，書史無所不曉，隋主甚加寵愛。每當隋主臨朝，后輒與並輦而進，至閣方止。密遣宦官伺察朝政，稍有所失，便即記憶，俟隋主退朝，同返燕寢。婉言規諫，十從八九。宮中號爲二聖。又嘗與隋主密誓，不得有異生子。悍妒可知。看官試想獨孤后如此專寵，怎能不恨及順陽公主？從中構煽，呢？果然隋主聽信后言，勸瓚離婚。瓚睚情伉儷，不忍相離，再三乞請，始蒙隋主俞允，但從此恩禮益衰。開皇十一年，瓚從事栗園，侍宴方終，忽然腹痛異常，片刻即斃。隋主堅並未加贈，且徙出順陽公主，除去屬籍。看官不必細猜，便可知瓚被毒死了。是夕，上柱國鄭譯病死，却遣使弔祭，賜諡曰達。朝臣因瓚不

得諛，代爲申請，纔勉強諛一「穆」字。

太子通事舍人蘇夔，係尚書右僕射蘇威子，少年能文，尤長音律，本名伯尼，因以知樂著名，威特令改名爲夔。越公楊素，每加器重，嘗戲語威道：「楊素無兒，蘇夔無父。」是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等共議正樂，互有齟齬，相持不決，並使百僚會議。大衆多阿附蘇威，不敢黜夔。於是贊同夔議，十得八九。妥憤憤道：「我席間函丈四十餘年，爲後生小子所屈辱，麼！」遂上書劾威父子，並及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等，說他朋比爲奸，濫用私人。隋主令第四子蜀王秀，秀，木封越王，見八十一回，後復改封蜀王。及上柱國虞慶則等，推按得實，乃免威官爵，令以開封就第。盧愷私受威囑，用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因坐罪除名。薛道衡等但加薄譴，未曾免官。遂任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穎共掌朝政。素風度比穎爲優，器量遠不如穎，朝貴如蘇威以下，多被陵蔑，遂致側目。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尤爲不服，且自思功出素右，理當爲相，至此反爲素所奪，越覺不平。有時入朝晉謁，語多不遜。隋主堅與語道：「我用高穎，楊素爲宰相，汝嘗謂此二人只能噉飯，究是何意？」若弼應聲道：「穎與臣故交，素係臣舅子，臣素知二人材具，原有此語。」驕於已極。隋主不禁變色。公卿等仰承風旨，遂劾若弼意存怨望，罪當處死。隋主卽諭令繫獄，未幾又召問道：「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思，有無生理？」若弼道：「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願因此事望活。」叔寶爲韓擒虎所繫，若弼仍引爲己功，始終不脫一矜字。隋主道：「這事已格外重賞。」若弼道：「臣今還格外望活。」

隋主躊躇良久，始貸免死罪，革職爲民。過了年餘，乃仍賜還爵位。蘇威亦復爵，仍爲納言。上柱國韓擒虎與若弼互爭短長，也是個矜才使氣的人物，幸虧享年不永，尙得善終。

相傳開皇十六年十一月，擒虎在家，鄰母見擒虎門前，儀衛甚盛，因不禁詫問。衛吏答道：「我等特來迎王。」言訖不見。已而鄰人暴疾，忽驚走入擒虎門，爲門吏所阻，病人大言道：「我來謁王。」門吏問爲何王，病人答稱閻羅王。兩下裏喧噪起來，爲擒虎子弟所聞，出探得實，欲撻病人。擒虎亦聞聲出阻，遣歸病人，且語子弟道：「生爲上

柱國，死作閻羅王，我願亦足了。」是夕便即罹疾，未幾即逝。享年五十有五。究竟擒虎，是否作閻羅王，此事無從確證，但不過付諸疑案罷了。

越年二月，隋主命楊素至岐州北，督造仁壽宮。素奏舉宇文愷封德彝爲土木監，愷與德彝專知諛媚，一經委任，格外效力監工。於是夷山堙谷，創立宮殿，崇臺累榭，相屬不絕。可憐這班丁夫工匠，晝不得安，夜不得休，害得身疲力乏，也沒有醫生療治，到了奄奄就斃，便把屍骸推入坑谷，屍上填屍，差不多似小山一般。當下充作基址，築成平地，好容易過了兩年有餘，纔把仁壽宮造成。端的是規模闕麗，金碧輝煌，只人數却死了萬餘，模模糊糊的上了一個總帳。完全是膏血塗成，怎得稱爲仁壽。

隋主堅令僕射高穎前往探視，還稱奢華過甚，徒傷人了。隋主本來節儉，得穎覆奏，當然恨及楊素。素頗加憂懼，急遣人密啓獨孤后，謂：「歷代帝王，統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僅造一宮，何足言費？」獨孤后即日覆報，叫素不必耽憂，自然有法轉圜。既而隋主堅親往仁壽宮，巡視一周，果嫌太多，便召素面詰道：「朕叫汝督造此宮，原因汝老成勤慎，酌量豐儉，能體我意，爲何造得這般綺麗，使我結怨天下？」素無言可答，不得不叩頭謝罪。隋主堅全不理睬，自往便殿小憩。素忐忑不安，恐遭嚴譴，封德彝密語道：「公勿過憂，俟皇后到來，必有恩詔。」話纔說畢，已有人報稱皇后駕到，素忙上前迎謁，由獨孤后面加慰勞，隨即入見隋主。素尚不敢隨入，過了半晌，已有旨宣素入對。隋主上坐，尚未開言，獨孤后便從旁婉諭道：「公知我夫婦年老，無以自娛，故盛飾此宮，使我夫婦安享天年，公真可謂忠孝了。」我夫婦二字，便已見得獨孤后權寵。隋主雖未加勞，面色已是溫和，絕不似從前嚴厲。素當即拜謝。獨孤后又代爲申請，賜素錢百萬緡，絹三千疋。素復啓獨孤后道：「老臣無功可言，監役勤勞，要推封德彝爲首。」佞人入朝，索賈罪魁。獨孤后點首道：「德彝自當另賞，公不必讓賜。」素因謝賜而退。未幾，卽有詔擢德彝爲內史舍人。嗣是隋主嘗幸仁壽宮，每出必與后同行，且撥遣宮女，使在仁壽宮中常住，充當盥饋灑掃諸役。宮中不足，隨時選入，隋主

堅也心爲物役，漸漸的愛戀聲色了。習俗移人中，主不免。

先是隋平江南，得陳叔寶屏風，頒賜突厥大義公主。即千金公主，見八十三回。大義公主已做了都藍可汗的可賀敦，前雖改姓楊氏，終非所願，不過暫救目前，勉強承認。及屏風賜至，復觸動舊感，特借陳亡作詩，書入屏中。詩云：

盛衰等朝露，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恆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漂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昭君在，偏傷遠嫁情。

這首詩傳入隋廷，隋主知他詩中寓意，不免懷恨，自是禮賜寢薄。那大義公主却也無義，既已三次改醮，復與胡人安遂迦，暗地私通，適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謬云：「彭國公劉昶，已與妻族宇文氏聯絡，指日起事，請突厥發兵外應，定可滅隋。」云云。大義公主以爲有隙可乘，遂煽動都藍可汗，不修職貢，潛出邊境。隋主復使車騎將軍長孫晟，馳往突厥，傳敕詰問。晟見大義公主，頗有微辭，公主語亦不屈。晟不與多辯，但在突厥住了旬日，偵察機密，已知都藍叛隋，費由楊欽及公主，且將公主私事，亦調得大略，當即起程歸朝，詳報隋主。

隋主再遣晟往索楊欽，都藍不與，但詭稱無此流人。晟密路突厥達官，訪得楊欽所在，乘夜掩捕，果得獲欽，遂牽示都藍，都藍無詞可對。晟索性直言不諱，竟將公主私通安遂迦，一併說出。都藍可汗，也不禁羞慚滿面，立把安遂迦，擊下，交付與晟。番酋尚有恥心，不若千金公主之厚顏。晟即將二人押回，並處死刑。隋主嘉晟有功，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使賚救西行，傳語都藍，廢去大義公主名號。都藍可汗，尚憐愛公主，不忍廢斥，隋再賜送美妓四人，餌誘都藍，都藍得了四個美人兒，自然把大義公主冷淡下去。

隋內史侍郎裴矩，謂必使都藍殺死公主，方無後患。一再傳諭，都藍不從。時處羅侯子染干，自號突利可汗，鎮守北方，獨遣人至隋，乞許和親。隋主使裴矩與語道：「能殺大義公主，方可許婚。」突利聞言，便捏造謠傳，謂：「公主將謀害都藍。」一面貽都藍書，挑動怒意。都藍果然中計，竟將大義公主殺死。淫婦該死久矣。當下報達隋廷，更上

表求婚。長孫晟已早歸國，獨入闕獻議道：「臣觀雍虞閭，即都藍可汗，見八十三回。反覆無信，不過與玷厥有隙，欲依我朝，就使許結婚姻，將來必致叛去。況今使得尙主，仰託聲威，玷厥染干，力不能拒，或且受彼騙策，更爲我患，計不如招撫染干，許與通婚，使他南徙入邊，爲我保障，雍虞閭雖有異心，料亦無能爲了。」始終不外反間計。隋主依議，即遣晟慰諭染干，許尙公主。染干喜出望外，厚待長孫晟，優禮送歸。惟公主尙未指定，染干也未遽來迎，又延宕了三四年。

這三四年間，事迹不一，未便縷述，所有內外大事，瑩瑩可紀：一是史萬歲征服南寧蠻酋爨震，收降三十餘部落，勒石銘功；二是周法尙討平桂州俚帥李光仕，另遣令狐整爲總管，鎮定華夷；三是漢王諒東伐高麗，無功而還，高麗王元亦遣使謝罪。這三件是對外的軍政。還有并州總管晉王廣，調鎮揚州，弟秦王俊調鎮并州。俊性好奢，又多內寵，妃崔氏奇妒，置毒瓜中，俊食瓜致疾，徵還免官，崔妃賜死。楊素進諫隋主，謂不應嚴譴秦王。隋主道：「周公尙誅管蔡，我不及周公，怎能爲子廢法？」後來俊病已篤，始復拜上柱國，未幾即歿。還是速死爲幸。魯公虞慶則，有愛妾與長史什柱相姦，什柱誣告慶則謀反，竟殺慶則，什柱得受封柱國。宜陽公王世積，出鎮涼州，與皇甫孝諧有隙，孝諧上書告變，謂世積嘗令道人相面，道人謂相法大貴，並言世積妻應作皇后，世積因此生謀，請早日懲處。隋主也不辨虛實，便召還世積，置諸死刑。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及左僕射高穎，曾受世積餽遺，至是併發兩元罷官，惟穎得幸免。孝諧又得拜爲上大將軍。部由猜忌功臣，以致信讒戮舊。大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隋主因崔與后有中表親，意欲減免，后獨慨請道：「既犯國法，怎得顧私？」長仁遂坐死。后異母弟獨孤陀，爲延州刺史，有婢事猫鬼，能驅令殺人。会后與楊素妻同時罹病，醫官曰爲猫鬼疾，隋主疑由陀所爲，令高穎等訊鞫，得了證據，有詔賜陀自盡。后三日不食，替陀請命，且泣語隋主道：「陀若盡政害民，妾不敢言。今爲妾致死，妾實痛心，敢乞加恩赦宥。」乃減陀死罪一等，獨孤后可謂刁狡，看官其被騙過。惟嚴禁蠱毒魘魅等邪術，有犯必懲，投禦四裔，這數件是治內的刑

政。略敘一斑，已見隋主晚政之多失。

到了開皇十九年，復從事西征，特命漢王諒爲元帥，使率高穎、楊素、燕榮等，分討突厥。突厥北部突利可汗，卽染干。旣得隋主許婚，約越三年有餘，乃遣使迎女。隋主令番使居太常寺，演習六禮，又經數旬，方遣宗女安義公主。隨番使出塞和親，並令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等，相繼爲使，厚結突利。突利亦屢次朝貢，前後不絕。隋主依長孫晟議，諭突利南徙，使仍居都斤山，作爲屏藩。突利當然遵命。都藍可汗聞突利得尙公主，自己反不得所求，氣得無名火高起三丈，遂召語部衆道：「我乃突厥大可汗，難道反不及染干麼？」部衆亦爲不平，遂德惠都藍入寇。都藍使誓絕朝貢，侵掠隋邊。突利伺知動靜，輒遣使奏聞，邊鄙得預先戒備，不使都藍逞志。都藍因大修攻具，謀入寇大同城，又由突利遣人馳報。隋主亟使左僕射高穎率兵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兵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率兵出幽州道，統歸元帥漢王諒節制。諒爲隋主少子，素蒙寵愛，不願臨戎，乃延期出發，貽誤軍情。都藍可汗竟與達頭可汗合兵，襲擊突利，突利倉猝出戰，一敗塗地，棄帳南奔。兄弟子姪，盡爲所殺。都藍追擊突利，渡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巧值長孫晟出使突利，中途相值，遂與晟一仝南走，手下只有五人，沿途收得番衆數百騎。突利卽與密謀道：「今兵敗入朝，不過一個降人，大隋天子，豈肯禮我？我與達頭本無離隙，不若投彼爲是。」晟見他附耳密談，料知突利已有異圖，遂密遣從人往伏遠鎮，令速舉四烽。突利遠遠瞧着，見有四烽齊起，不禁詫問。晟隨答道：「我國邊防，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今四烽俱舉，定是望見賊至，多而且近哩。」突利爲晟所給，不得已隨晟南下，馳驛入朝。隋主厚賜突利，並遷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

適都藍可汗亦遣使至隋廷，隋主令與突利辯難。突利理直氣壯，乃叱退都藍使人。都藍弟都速六亦不直，都藍所爲，棄家奔隋。隋主發出珍玩，使突利轉贈都速六。都速六亦快慰異常。於是敕書分逮，催促高穎、楊素等進軍西討。高穎出朔州，使上柱國趙仲卿率兵三千爲先鋒，至族蠡山，與都藍軍相遇，交戰七日，大破都藍軍，追奔至乞

伏泊都藍大舉前來，圍住仲卿，仲卿擺設方陣，四面拒戰，相持至五日。高穎自率軍往援，合兵夾擊，復破都藍，追奔七百餘里，虜得牲畜人口，以千萬計，乃收軍而還。楊素出靈州，可巧遇着達頭，素不設鹿角，但令諸軍上馬列陣。達頭大喜，稱爲天賜，卽麾精騎十餘萬來突素軍。上儀同三司周羅暉隨素從軍，忙向素獻議道：「賊陣未整，速擊爲是。」素點首稱善。羅暉遂率銳騎出戰，素督大兵接應。突厥向恃騎兵，衝突無前，不意此次隋軍，却也非常利害，縱橫馳驟，不可抵擋。番兵立即奔散。達頭遲了一步，身上已受了數創，只好忍痛急奔。隋軍追殺一陣，俘獲甚多，兩路番軍都竄出塞外去了，番兵實是無用。

隋主因封突利爲啓民可汗，使長孫晟至朔州，督建大利城，爲啓民宅居地。突厥散衆，多歸啓民，男女共約萬餘口。安義公主，雖由啓民挈徙，途中迭受驚苦，竟致病歿。隋主復遣宗女義成公主，嫁與啓民，且闕夏勝二州間曠地，使得畜牧，再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五原，爲啓民代禦。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率步騎一萬往鎮恆安，作爲聲援。達頭復集十萬騎入寇，韓洪出戰敗績。惟仲卿邀擊達頭，得斬虜首千餘級，達頭馳去。隋主用長孫晟言，復將啓民徙至五原，免致不測，一面再遣楊素等出擊都藍。師未出塞，都藍已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突厥大亂。啓民奉隋主命，遣部吏分道招慰，降附甚衆。越年孟夏，達頭已撫定境內，復來犯塞。有詔令晉王廣爲統帥，帶同楊素、史萬歲、長孫晟等，分途出擊。晟命置毒水中，突厥人畜取飲多死，卽驚爲天殃，蚤夜遁去。愚如大家。史萬歲追出塞外，至大斤山，將及達頭。達頭問隋將爲誰，探騎說是史萬歲。達頭大懼，飛馬急奔，餘衆不及遁走，被萬歲督兵縱擊，斬首數千，又北入沙磧數百里，見四處乏人，方纔南歸。旣而達頭復遣從子俟利伐來攻啓民，隋又發兵往救，與啓民擊退俟利伐。啓民上表陳謝道：「大隋聖人可汗，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似枯木更榮，枯骨更肉，千世萬世，當爲大隋典司羊馬哩。」隋主又令趙仲卿增築金河定襄二城，保護啓民，啓民益感恩不置。小子有詩咏道：

區區小惠示羈縻，愚虜何知坐被欺。只是和親終下策，傷心遠嫁感流離。

啓民既誠心內屬，北顧無憂，隋主調遣各軍帥，共享太平，究竟隋廷能否久安，容至下回續敘。

蕭何築未央宮，漢高以其壯麗而斥之，楊素築仁壽宮，隋主亦以其壯麗而嫉之，兩主初意固甚善也。乃漢高因蕭何之狡辯，易怒爲喜，隋主因獨孤后之迴護，反罪爲功，是皆爲物欲所蔽，以致自相矛盾，前後不符。且隋主之猜忌功臣，亦與漢高相類，一念爲民，轉念卽爲妻孥，妻孥之念一生，於是種種猜嫌，因之而起。惟隋之歷世，遠不若漢之靈長者，漢之得國以正，而隋實篡竊而來，况更有屠滅周氏之大惡耶？長孫晟兩謀突厥，先以反間計制沙鉢略，繼以反間計駭突利，番奴宗族，自相屠戮，而隋適收漁人之利，晟固有大造於隋者。然婁敬和卽功不補患，漢之餌匈奴，隋之誘突厥，皆不得爲上策。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豈必詐術爲哉？豈必用兒女子以啗之哉？而番虜之貪利無親，更不足道矣。

第八十七回 恨妒后御駕入山鄉 謀奪嫡計臣賂朝貴

却說隋主享國，已有十八九年，內安外攘，物阜民康，好算是太平世界。古人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這正是持盈保泰的至理。無如飢寒思盜，飽煖思淫，乃是人人常態。隋主堅雖稱英武，究竟不是聖主明王，自築造仁壽宮後，漸漸的繫情酒色，役志紛華，只因獨孤后生性奇妒，別事或尚可通融，唯不許隋主召幸宮娥，所以宮中彩女盈叢，花一團錦一簇，徒供那隋主雙目，不能與他親近，圖一夕歡。小子却有一比，好比那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况。一日，獨孤后稍有不適，在宮調養，隋主得了這個空隙，便自往仁壽宮，消遣愁懷。仁壽宮內，宮女已不下數百，妍媸作隊，老少成行，隋主左顧右盼，却都是尋常姿色，沒有十分當意。信步行來，踱入一座別苑中，適有一妙年女郎，輕捲珠簾，正與隋主打個照面，慌忙出來迎駕，上前叩頭。隋主諭令起來，那宮女方遵旨起立，站在一旁。當由隋主仔細端詳，但見他秋水爲神，梨雲爲骨，烏雲爲髮，白雪爲膚，更有一種嬌羞形態，令人銷魂。隋主見所未見，禁不

住心癢難熬，便開口問道：「你姓甚名誰？何時進宮？」宮女復跪答道：「賤婢乃尉遲迴女孫，坐罪入宮，撥充此間灑掃。」隋主又說是不必多禮，可導朕入苑閒遊。尉遲女便即起身，冉冉前行，引隋主入苑。隋主心中，只注意女郎，所有苑中琪花瑤草，不過略略賞玩，隨口與尉遲女問答。尉遲女情竇已開，料知隋主有意寵幸，樂得柔聲嬌語，賣弄風騷。錯了錯了，難道不聞有母夜叉麼？隋主越加情動，竟與尉遲女趨入室中，使侍役供入酒肴，叫尉遲女在旁侍飲。尉遲女驟邀恩寵，正出意外，遂承旨飲了幾盃，紅霞上臉，越覺鮮妍。隋主越看越俏，連喝數觥，酒意已有五六分，索性開放情懷，與尉遲女調起情來。尉遲女若即若離，半推半就，那時隋主還記得甚麼皇后，甚麼舊盟，待至日暮，竟在苑中住宿。一宵快意，不消多說。嗣是綢繆數夕，方纔還朝聽政。

這獨孤后病已略痊，見隋主數夕不歸，早已含着醋意，密遣內侍偵探行止。還報得實，氣得三尸爆炸，七竅生煙，便伺隋主臨朝時候，悄悄帶着宮監侍女，乘輦往仁壽宮去了。隋主視朝已畢，入宮去探皇后，那知獨孤后早已他去，旁問內侍，還是含糊對答，經隋主動了怒意，方說皇后往仁壽宮。隋主聽了，竟嚇得非同小可，便也跨馬追去。到了仁壽宮，急詣尉遲女住室，正值獨孤后高聲喝罵，聲達戶外，向內一望，擺着一個血肉模糊的屍體，細看不是別人，正是前日相偎相倚的尉遲女。痛煞！急煞！再看獨孤后坐在上面，好是母夜叉一般，雙眉直豎，兩目圓睜，分明瞧着隋主，却尚是滿口胡言，兀坐不動。氣殺！隋主本是有名的懼內，一時不敢發作，只因悲憤交并，索性轉身上馬，揚鞭徑去。獨孤后恃寵作威，正望隋主趨入，再好發洩數語，偏隋主變色自行，倒也着忙起來，便下座追出，連呼陛下，快回。隋主全不理睬，只沒路的亂跑，急得獨孤后倉皇失措，慌忙分遣內侍，宣召高楊二相，及高頴、楊素，聞命馳至，距着隋主去時，已過了好一歇。既問明情由，便帶着內侍數名，相偕追去。究竟兩人是出將入相的豪傑，走馬如飛，足足趕了二三十里，方見隋主在山村間，慢騎前行。二人齊聲叫道：「陛下何往？」隋主聞聲迴顧，見高楊二相趕來，乃勒馬停住。二人忙卽下馬，趨至隋主馬前，挽住絲韁，跪地進諫道：「至尊有何急事，竟爾輕身自出，難道可不

顯社稷麼？」隋主不禁長歎道：「說也可羞，自古帝王，莫不有三宮九嬪，朕召幸一個宮女，偏被獨孤后毆死，朕想田家翁多收幾斛麥，要思易妻，家有千金，也要買幾個歌婢，朕貴爲天子，反不得自由，何如出居民間，倒還逍遙自在呢？」高穎道：「陛下錯了，陛下進身勞思，得有天下，豈可爲一婦人，反把天下看輕，願陛下三思，速即還駕！」隋主沈吟不語，楊素亦從旁力諫，且言：「山僻村鄉，斷非御駕可以留憩。」隋主也自覺爲難，可巧日已西沈，儀仗輿輦，並文武百官，一齊來迎。隋主怒亦稍平，方徐徐還朝。及馳入宮闕，已近夜半，獨孤后倚閣待着，心下很是不安，你也有惶急時麼？及聞御駕已回，方纔放下了心。隋主尚不肯入宮，再由高穎、楊素苦勸始入。行至閣門，獨孤后見了，忙下拜道：「賤妾一時暴戾，觸怒聖衷，死罪死罪。但念妾十四子歸，至今已數十年，與陛下無纖芥嫌，今因宮人得罪，還乞陛下恩宥！」隋主方答道：「朕非不念夫婦舊情，但卿亦太覺忍心。事已至此，也不必多說了。」獨孤后涕泣拜謝，依舊竝輦入宮。高楊二相也即隨入，由隋主賜他夜宴，自與獨孤后亦開樽飲酒，飲了數盃，不免記着尉遲女露出悲悼情態。高楊二相與隋主雖然異席，却是相隔不遠，又各出婉言和解。隋主始破涕爲歡。待至斗轉更闌，纔命撤席。高楊二相辭去，隋主與獨孤后返入寢室，一宵易過，無容細表。自是獨孤后稍易前情，從前選入的陳叔寶妹子，方許隋主得嘗禁樹，見八十五回。陳家女國色天姿，不亞尉遲女孫，李代桃僵，老懷已適，當然把尉遲女的慘死，搬置腦後了。皇帝統是負心漢。

惟當時追還隋主，多虧高楊二相，但穎有一語，傳入后耳，竟致懷恨在心，看官道是何語？便是上文載着扣馬力諫的數語。獨孤后因他目爲婦人，未免意存藐視，所以快快不樂，嘗語心腹內侍道：「我道高穎是我父執，時常敬禮，不意他藐我至此，我乃堂堂國母，怎得輕我爲婦人呢？」你難道變做男子麼？穎那裏知曉。一日復應召入對，隋主與語道：「有神告晉王妃，謂晉王必有天下，卿意以爲如何？」穎正色答道：「立儲已定，怎可輕易？況長幼原有定序呢？」隋主嘿然，穎即趨出。爲此一言，遂令獨孤后怒上加怒，恨不得將高穎即日除去。看官聽着，隋主生有五

子都是獨孤后所出。隋主嘗語羣臣謂：「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當不致有爭立情事。」那知一母所生的兄弟，也暗中相軋，並親生母自己偏愛，釀成廢立，反致正言相告的高僕射，無端牽入漩渦，坐罹譴謫，這也是出人意外的事情。大氣盤旋。

太子勇小字覲地，伐係隋主堅長子，素性坦率，不尙矯情，常參決軍國大事，言多見納。惟隋主尙儉，勇獨文飾，蜀鎧爲父所見，嘗面責道：「從古帝王，好奢必亡，汝爲儲君，當先知儉約，乃能奉承宗廟，我平時衣服，各留一襲，汝可隨時取觀，作爲榜樣。且賜汝舊刀一柄，殖醬一盒，令汝服食，汝宜默體我心。」勇雖應命趨出，但事過境遷，又復如常。會遇長至節，日百官皆往東宮賀節，勇張樂受賀，事爲隋主所聞，愈滋不悅，特下詔戒諭羣臣，此後不得擅賀東宮，嗣是恩寵漸衰，勇又多內嬖，昭訓雲氏，昭訓係東宮女職。姿貌殊麗，尤得歡心，生子三人，還有高良娣，王良媛，成姬等，亦產下數男。獨嫡妃元氏無寵，亦不聞生育。隋主堅却不暇計及，惟皇后獨孤氏，最恨人寵妾忘妻，平時聞王置妾，或妾有懷孕等事，輒勸隋主懲誅，甚至免官。干卿甚事。偏皇太子親蹈此轍，怎得不令獨孤后生憤冤冤相湊，那太子妃元氏，遇着心疾，兩日卽歿，獨孤后疑爲雲氏下毒，越覺不平，每當太子入省，嘗帶怒容。太子勇亦漫不加察，竟使雲氏專掌內政，居然視若嫡妃，益敦情好。獨孤后暗暗呪罵，並嘗遣內侍偵察，俟太子另有過失，便當請諸隋主，把他廢斥。

就中有個陰謀詭計的晉王廣，有心奪嫡，默窺父母隱情，巧爲迎合，姬妾雖有數人，他却與蕭妃日夕同居，就使後庭生子，亦不使養育，但說是未曾產男。有時隋主及后親臨廣第，廣只留老醜婢僕充當役使，自與蕭妃又止衣敝繪屏帳，亦改用縑素樂器，任積塵埃，毫不拂拭，隋主當然愜意，獨孤后愈覺生歡。及父母回宮，另遣左右探視，廣不問貴賤，必與蕭妃迎候門前，待以美饌，申以厚禮，因此宮中內侍無不稱晉王仁孝。隋主堅密遣相士來和，徧視諸子和答道：「晉王眉骨隆起，貴不可言。」隋主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謂諸子誰當嗣立，鼎隨口奏道：「至尊

皇后最愛何人，便使嗣統，此外非臣所敢知了。」來章二人，恐亦得楊廣好處。隋主笑道：「卿尚不肯明言麼？」鼎又道：「事在陛下，臣何必多言。」說畢自退。

會晉王廣出鎮揚州，甫經半載，便表請入覲，有旨允准。廣卽入覲父母，語言容止，無不加謹。就是接待朝臣，亦格外謙恭。宮廷內外，有口皆碑。及辭行還鎮，並入宮別母，敘談半日，無非是遠離膝下，常懷孺慕的套話。待到天色將晚，將要出宮，又故意裝出欲去不去的光景，欲言不言的情狀。獨孤后未免動疑，便問他有甚言語。廣請屏去左右，只剩得母子兩人，便伏地泣訴道：「臣兒愚蠢，不知忌諱，每念親恩難報，所以上表請朝，不知東宮何意，怒及臣兒，謂臣兒覬覦名器，欲加屠陷，臣兒遠到外藩，東宮日侍朝夕，倘若讒言交入，天高難辯，或賜三尺帛，或給一杯鴆，臣兒不知死所，恐未能再覲慈顏了。」好一張似蜜利口。說至此，嗚咽不止。獨孤后且憐且恨道：「覷地伐見上，真令人難耐，我爲他娶元氏女，向無疾病，忽然一旦暴亡，他却與阿雲等日夕淫樂，生了許多豚犬。我長媳遇毒喪生，我尚未會窮治，他竟又想害汝，我在尚然，我死後，汝等只合配他做魚肉了。况東宮今無嫡妃，至尊萬歲千秋後，汝等兄弟，且向阿雲前再拜問候，這不是更加苦痛麼？」說着，亦泫然泣下。廣又假意勸慰，說是：「臣兒不肖，轉累慈聖傷心，更增罪戾。」云云。一擒一縱，獨孤雖狡，怎能不墮入彀中。獨孤后又咬牙密諭道：「汝儘管放心還鎮，我自有的處，不使我兒屈死。」廣聞言暗喜，面上尚帶着慘容，再拜而去。

獨孤后遂決意廢立，屢在隋主面前挑唆是非。隋主因令選東宮衛士，入臺宿衛。朝臣無人敢諫，獨高穎入奏道：「東宮宿衛，不便多調。」隋主不待說畢，便作色道：「朕有時出巡，衛士應求雄毅，太子毓德東宮，何須壯士？我熟見前朝舊事，公不必再循覆轍了。」這一席話，說得高穎面有慙色，只好退出。原來穎子表仁，曾娶太子勇女爲婦，隋主言中寓意，越令高穎難以爲情。既而穎妻病卒，獨孤后乘間進言道：「高僕射年已將老，驟致悼亡，陛下奈何不爲穎娶？」隋主因召穎入闕，而述后言。穎含淚答道：「臣今已老，退朝後惟齋居誦經，不願再納繼室了。」隋

主亦爲悼嘆，因卽罷議。過了數月，頽妾生下一男。隋主頗爲喜慰，惟獨孤后很是不樂。隋主問爲何因？后答道：「陛下尙再信高頽麼？前陛下欲爲頽續娶，頽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詐情已見，怎能再信？」看到此語，方知前時勸頽復娶已寓陰謀。隋主亦以爲然。及與頽商廢立事，頽又提出長幼倫序，對答隋主，見上。於是隋主益疑頽有私，擬加譴謫。復憶及王世積一案，再加覆驗。有司希旨鍛鍊，謂頽實有通叛情事，乃卽罷隋左僕射，以公爵就第。

先是漢王諒東伐高麗，嘗令頽爲長史，面加重託。諒年少任氣，與頽言多不合意，遂致無功而歸。諒入見獨孤后道：「兒幸免爲高頽所殺。」獨孤后原記在心中，諒亦懷恨不休，常欲置頽死地。還有晉王廣爲張麗華事，又挾嫌伺頽，爲此種種積讎，遂陰唆頽吏上書，訐頽私事，誣稱頽子表仁，勸慰乃父，謂：「司馬仲達嘗託疾不朝，卒有天下，父今遇此，安知非福」等語。隋主得書大怒，遂拘頽至內史省，備加訊鞫。法司按不得實，反捏報他事，謂：「沙門真覺曾語頽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亦與頽言，皇帝將有大厄，十九年恐不可過。』」隋主益怒，顧語羣臣道：「帝王豈可力求孔子爲古來大聖人作法垂世，豈不欲有天下，但天命未歸，只好作罷了。」孔子豈肯效法篡逆麼？有司請卽誅頽，隋主復嘆道：「去年殺虞慶則，今年斬王世積，若更誅頽，天下總道我殘害功臣了。」乃褫頽爵邑，除名爲民。頽有老母，嘗誠頽道：「汝富貴已極，但欠一斫頭呢，奈何不慎？」頽旣被黜，回憶母言，尙自幸不死，倒也沒有恨色。那知生死有命，後來終難免一刀，這且慢表。

且說晉王廣聞高頽免官，又少了一個對頭，自思儲君一席，此時不奪，更待何時？但一時也想不出妙計，默思安州總管宇文述，足智多謀，何不將他奏調過來，好與他秘密商量。當下寫定一表，奏調宇文述爲壽州刺史。隋主怎識祕謀，便卽批准。述受調南來，順道謁廣，廣殷勤款待，向述問計。述答道：「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仁聞，無一可及大王，將來入承正統，舍王爲誰？但廢立大事，實不易言，大王雖經二聖寵愛，究竟事關重大，未便遽移，必須有一親信大臣，從中慫恿，方可成功。」廣皺眉道：「親信大臣，莫如楊素，但恐他不肯助我，奈何？」述接口道：「這也何

難？大理少卿楊約，爲楊僕射親弟，事必與謀，述與約相識，願入朝京師，乘便語約，爲大王效勞，何如？」廣大喜過望，便多出金寶，令述攜帶入關。

一到長安，述即往訪約，彼此相別有年，歡然道故，自在意中。述即贈約珍玩數件，適合約意，當即開筵接風，備極款洽，盡興始散。越日，述早起入朝，隋主照例召見，寥寥數語，即令退班。述回寓後，約正踵門答拜，述當然迎入，也即設宴相待，酒過數巡，席上陳設，多是南方佳玩，就是銀盃象箸，亦無不雕刻玲瓏。約且飲且賞，嘖嘖稱美。述慨然道：「公既見愛，便當相贈。」說着，復取出周彝商鼎等類，與約過目。約愛不釋手，贊不絕口。述見他已經入彀，復語約道：「述願與公擲盧賭勝，就以此物爲彩，可好麼？」約趁着三分酒興，便與述共博。述佯爲不勝，把鼎彝等悉數輸去。約得彩既多，也覺得難以爲情，有謙讓意。述附耳道：「公以爲此物是述所輸麼？述那能有此？實是晉王所賜，令述與公交歡呢。」約愕然道：「兄賜尚不敢當，若是晉王所賜，更不敢受。」述笑答道：「這些須珍玩，何足希罕，尚有一場永遠大富貴，送與令昆玉。」約愈覺失驚。述從容道：「如公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已歷多年，朝臣爲公家所屈辱，豈止一二人，且儲君因所欲不行，往往切齒執政，一旦得志，至親有雲定興等，定興即昭訓父。宮僚有唐令則等，試問公家兄弟，尚能長保富貴嗎？」約不禁失色道：「如此奈何？」述又道：「今皇太子失愛慈聖，主上已有廢黜的微意，想公家兄弟，諒亦窺悉，若請立晉王，但教賢兄一語，便可做到，誠使因時立功，晉王必感念不忘，這豈非避危就安，是一場永遠大富貴嗎？」娓娓動人。約點首道：「君言甚是，待商諸家兄，再行報命。」說着，又暢飲數盃，方纔告別。述將所贈珍玩，遣人送往楊家，自不消說。

約即往告素，素大喜道：「我尚想不到此，賴汝有此計策，我便照行便了。」約復道：「今皇后所言，上無不用，兄須趁着機會，早日結託，庶可長保富貴，若再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禍至無日了。」素掀鬚道：「這個自然。」約見素已允，便悄悄的報知宇文述。述當然返報晉王廣，不在話下。惟楊素懷着鬼胎，日思進言，可巧隋主召令

侍宴，獨孤后亦在座中。素即稱贊晉王孝悌恭儉，酷肖至尊。隋主尚未開口，獨孤后已顧素道：「公亦看重我次兒麼？我兒大孝，每值內史往問，他知爲我夫婦所遣，必迎接境上，言及違離，未嘗不泣，且新婦蕭氏，亦很覺可憐，我使婢去，必與他共寢同食，豈若覘地伐寵戀阿雲，猜忌骨肉，全不像個儲君體統？我所以益愛阿麼，常恐他被人暗害呢。」說至此，不禁泣下。看官道：「阿麼爲誰？就是晉王廣的小名。」廣將生時，獨孤后夢見金龍入室，紅光繚繞，後來忽墮落地上，跌斷龍尾，變成一隻老鼠模樣，形大如牛，后猛然驚醒，隨即產廣。廣生得豐頤廣額，頭角崢嶸，后甚是喜歡。及三日取名，后與隋主述及夢境，隋主半喜半驚，仔細思量，似乎凶多吉少，但後事茫茫，究難預料，因他眉開額闊，便取名爲廣，小字阿麼。俗本易廢爲廢大誤。所以獨孤后向素答言，隨口呼及晉王廣的小名。素揣知后意，索性把東宮過失，直陳了一大篇，惹得隋主愈加懊惱，感歎了好幾回。待素辭退後，獨孤后又暗遣內侍齎金賜素，素樂得拜受。小子有詩嘆道：

漫言五子屬同胞，偏愛偏憎已混淆。更有權奸承內旨，幾多讒口共營營。
這事傳入太子勇耳中，勇自然憂懼，要想設法保全，畢竟有無良策，容至下回再詳。

古人有言：「哲婦傾城。」又云：「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夫古今來非無才智之婦人，但明通者少，悍妒者多。試觀尉遲女之一經召幸，即被獨孤后毆死，妒悍如此，尙能知大體乎？隋主堅不自類推，反以爲五子同母，少長咸序，可無後患，詎知勢均位敵，雖屬同產，至親不能無傾奪之害，况婦人最多偏愛，孽子又肆陰謀，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非洞燭其奸，幾何不爲所蒙蔽也。高穎重臣，忠而見斥，楊素貪戀富貴，致爲宇文述所餌，嬖子匹嫡，外寵貳政，而廢立之釁成，而弑逆之禍，亦自此兆矣。

第八十八回

太子勇遭讒被廢

庶人秀幽錮蒙冤

却說太子勇安居東宮，喜近聲色，免不得有三五媚臣，導爲淫佚。就是雲昭訓父定興，亦出入無節，嘗獻入奇服異器，求悅太子。左庶子裴政，屢諫不從。政因語定興道：「公所爲不合法度。且元妃暴薨，人言藉藉，公宜亟自引退，方可免禍。」定興不以爲然，並將政語轉告太子。太子勇便卽疎政，出襄州總管，改用唐令，則爲左庶子。令則素擅音樂，勇使他教導宮人，絃歌不輟。右庶子劉行本，嘗責令，則道：「庶子當以正道佐儲君，奈何取媚房帷，自干罪戾？」令則聞言，也覺赧然，但欲討好東宮，仍然不改。會太子召集宮僚，開筵夜飲，令則手彈琵琶，歌賦媚娘。太子大悅。當時惱動了一位直臣，便起座進規道：「令則身爲宮僚，職當調護，今乃廣座前，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殿下寧能免累麼？」太子勇怫然道：「我欲行樂，君勿多事！」說至此，那直臣知話不投機，也卽趨出。這人爲誰？就是太子洗馬李綱。敘法側重李綱爲下文伏線。勇由他自去，並不追問，仍使令則彈唱終席，方纔遣散。嗣復與左衛率夏侯福手搏爲戲，笑聲外達。劉行本待福出來，召福面數道：「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如此恣肆無禮呢？」因將福執付法吏。勇反替福請免，乃得釋出。還有典膳監元淹，太子家令鄒文騰，前禮部侍郎蕭子寶，前主壘下士何棟等，俱專務諧媚，導勇非法。

勇內多姬媵，外多侍臣，鎮日裏歌宴陶情，不顧後患。至廢立消息，傳到東宮，勇纔覺着忙，聞新豐人王輔賢，素善占候，因召問吉凶。輔賢道：「近來太白襲月，白虹貫東宮門，均與太子有礙，不可不防。」勇越加惶急，遂與鄒文騰、元淹、熟商，引入巫覡，作種種厭勝術。又在後園內設庶人村，屋宇卑陋，勇常往寢處，布衣草褥，爲厭禳計。全是愚夫愚婦的作爲。隋主堅頗有所聞，遂使楊素、視虛實。素至東宮，已經遞入名刺，却故意徘徊不進。勇束帶正冠，佇待多時，方見素徐徐進來。勇不覺懊惱，語多瑋突。素卽還報太子怨望，恐有他變。隋主尚將信將疑，再經獨孤后遣人伺勇，每得小過，無不上聞，甚且架詞誣陷，構成勇罪，說得隋主不能不信，乃自玄武門達至德門，分置候人，窺察東宮動靜，所有東宮宿衛，及侍官以上名籍，悉令移交諸衛府。宮廷內外，俱知廢立在邇，樂得順風敲鑼，投穿下石，至如

晉王廣盼望佳音，更覺迫不及待，密囑督王府軍事段達，賄通東宮幸臣姬威，使伺太子過失，密告楊素。於是內外喧謗，說得這個太子勇無惡不作，自古罕聞。

會隋主幸仁壽宮，將要迴鑾，段達往脅姬威道：「東宮罪惡，皇上盡知，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和盤托出，大富貴就在目前了。」威滿口應承。未幾，隋主還朝，纔閱一宵，已聽得許多蜚語，越宿御大興殿，即宣召東宮官屬，怒目與語道：「仁壽宮去此不遠，乃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好似身入敵國一般。我近患下痢，寢不解衣，昨夜至後房登廁，恐有緊急，又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麼？」說至此，即叱令左右，擊下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法司訊鞫。一面命楊素陳述東宮事狀，宣告羣臣。素竟隨口編造，說出太子許多驕倨，且有密謀不軌等情。隋主喟然道：「此兒過惡久聞，皇后每勸我廢去，我因此兒居長，且是布素時所生，格外容恕，望他漸改，不料他怙惡不悛，反敢私怨阿嬈，不與一好婦女，且指皇后侍兒，謂將來終是我物，新婦元氏，性質柔淑，忽然暴亡，我疑他別有隱情，召他入問，他便抗辭道：『會當殺元孝矩。』一試想孝矩爲元氏父，現爲廬州刺史，相隔甚遠，何罪當殺他？無非意欲害我，借此遷怒呢。皇長孫儼，爲雲氏所出，朕與皇后老年得孫，抱養宮中，他偏不放心，遣人屢索，由今思昔，雲氏係定與女，與不肯兒在外私合，安知不是異種？昔晉太子取屠家女，生兒卽好屠割，今若非類，便亂宗社。又聞不肯兒引入曹妙達，與定與女同宴，妙達在外揚言，我今得勸妃酒，如此乖謬，想是因諸子庶出，恐人不服，特故意縱妾，欲收時望，我雖德慚堯舜，怎可將社稷人民，付與這不肯子呢？」多是婦女瑣襲之談，奈何出諸帝口。語尚未畢，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聽不入耳，竟出班面奏道：「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請陛下三思！」隋主全然不理。

旻尚欲再言，偏姬威入朝抗表，迭稱太子失德，隋主覽表已畢，復傳威入見，諭令盡言。看官！你想威有甚麼好話，無非說太子好奢好淫，好殺好忌，又把那厭蠱諸術，盡情說出，最後一語，謂太子嘗令師姥卜吉凶，轉語臣道：「

至尊忘在十八年，今已過期，好令人快意了。」隋主聽到此言，氣得老淚漣漣，且泣且嘆道：「誰非父母所生？乃竟至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子爲惡，不勝忿懣，我怎可效尤哩？」說着，即傳敕禁勇諸子，及勇黨與，令楊素訊讞，自下御座退朝。素與弟約深文巧詆，鍛鍊成獄，有司更希承素意，奏稱：「元旻嘗曲意事勇，當御駕在仁壽宮時，勇嘗遣心腹裴弘，致書與旻，外面寫着，毋令人知。」既云密書，又云外面有此數字，明明是誣讒之言，構陷元旻。隋主看了，便失聲道：「朕在仁壽宮，事無鉅細，東宮卽已聞知，比驛馬還要迅速，朕嘗稱爲怪事，那知有此輩引線呢？」遂遣武士拘旻下獄，並裴弘亦被拘入右衛大將軍元胄，嘗入值帝前，時當退班，尙留連不去，至此始面奏道：「臣向不退值，正爲陛下防着元旻呢。」可惡之極。隋主被胄所欺，面加褒獎，胄歡躍而出。開皇二十年十月，隋主決意廢太子勇，使人召勇入見。勇見朝使失色道：「莫非欲殺我不成？」使臣支吾對付。勇只好硬着頭皮，隨使入武德殿。但見殿階上，下兵甲森列，殿內東立百官，西立諸王，御座中坐着一位甲冑耀煌，威靈赫濯的大皇帝，不由的心膽俱碎，匍伏階前。內史侍郎薛道衡，在階上站着，朗聲宣詔道：

太子之位，實爲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淪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卽建春宮，方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乃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曠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戾，難以其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膺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負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廢爲庶人，顧維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

詔書讀畢，當有衛士引勇諸子，趨入殿庭，褫去冠帶，並由道衡傳諭及勇道：「如爾罪惡，人神共棄，欲求免廢，尙可得麼？」勇卽免冠再拜道：「臣合尸都市，爲將來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說着，淚如雨下，良久始舞蹈而去。盈廷諸臣，莫不感憫，但也不便多言。勇有十子，亦一併牽出。長子儼，曾封長寧王，尙表乞宿衛，情詞懇切。隋主覽表

心動，意欲留儼，楊素進言道：「伏願聖心同諸螫手，不宜再事矜憐。」素賀可殺。隋主乃怏怏入內。越日，又下詔書，斬元吳唐令則、鄒文騰、夏侯福、元淹、蕭子寶、何竦七人，妻妾子孫，並沒入官庭。還有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術士章仇太翼，各杖百下，身及妻子爲奴，資財田宅充公。副將作大匠高龍父，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郎元衡，並賜自盡。

太平公史萬歲，與將士等共列朝堂，見太子被廢，暗暗稱冤，不辭而退。隋主記憶起來，召問楊素道：「萬歲爲何遽退？」素答道：「想是去謁東宮了。」隋主卽召萬歲入問，萬歲爲素所評，當然不服，且言：「前征突厥，被楊素抑功不賞，將士多半怨素，素實老奸巨猾，不可輕信。」隋主此時，正深信楊素，使極口駁斥，萬歲仍然反抗，詞色益厲，頓時惱動上意，遽命左右推出朝門，把他擊斃。已而不禁自悔，復令追還那萬歲的魂靈，已入枉死城，那裏還追得轉呢。當下賜楊素帛三千段，元冑、楊約各千段，文林郎楊孝政進諫道：「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隋主又怒，喝令撻孝政胸，至數十下。孝政只得自認晦氣，忍痛而出。隋主復召東宮官屬，責他輔導無方，衆皆惶懼，莫敢答言。獨太子洗馬李綱道：「廢立大事，滿朝文武大臣，皆知事不可行，但莫敢發言，臣何惜一死，不爲陛下直陳。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向使陛下選擇正人輔導太子，非不可嗣守鴻業，乃用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諂媚取容，怎得不敗？這乃陛下自誤，不得盡歸罪太子。」說至此，伏地嗚咽。隋主亦不覺慘然，歎歎良久道：「李綱責我不爲無理，但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本擇汝爲宮僚，勇不肯親信，雖有正人，究屬何益？」綱又答道：「臣所以不見親信，實由姦人在側，朦蔽東宮，若陛下早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輔佐太子，臣何致終被疎棄哩？從古來國家廢立冢嫡，每至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恩，無貽後悔。」膽壯則詞愈達隋主聽了，勃然變色，抽身入內。左右皆爲綱寒心，綱却從容退歸。已而有詔傳出，移置廢太子勇至內史省，恩給五品料食，又擢李綱爲尚書右丞。朝臣始服綱膽識，交口稱頌了。

過了數日，卽立晉王廣爲太子，全國地震。廣還要討好父前，表請減殺章服，所用宮僚，不向東宮稱臣。隋主又移廢嘉他禮讓，優詔允從。廣卽調用宇文述爲左衛率，又因洪州總管郭衍，亦曾與謀奪嫡，召爲左監門率。隋主又移廢太子勇至東宮，錮置幽室，令廣管束。勇自思罪不當廢，屢請見父申冤。廣不肯允，勇升樹號呼，期達上聞。廣商諸楊素，素卽上言：「勇志日昏，想爲癩鬼所祟，不可復收。」隋主乃令廣從嚴錮勇。勇遂如罪犯一般，不許自由。從此九重遠隔，永不得見天日了。

先是隋主克陳，天下多想望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語親友道：「主上忌刻苛刻，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得暫安，不久必生禍亂。」彥謙子玄齡，亦密白乃父道：「主上本無功德，徒用詐術取天下，諸子又皆驕奢不仁，將來必自相誅夷，危亡卽不遠了。」會新樂告成，協律郎祖孝孫，及樂工萬寶常，按律譜音，皆不見用，但翻出一種繁鬧的樂音，奉敕施行。寶常泫然道：「淫厲而哀，天下不久便亂了。」自是辭去役使，情願稿餓，并取樂譜燬去，且自嘆道：「用此何爲？」未幾竟絕粒而死。迴應八十六回中訂樂事筆法不漏，且以見隋代之將亡。

隋主還道是立儲得人，可無後憂。太史令袁充，當廢立東宮時，曾進言天象告變，應該廢立，至此又表稱：「隋與以後，晝日漸長，兆慶昇平。」隋主大喜，卽改開皇二十一年爲仁壽元年，大赦天下。地球繞日，自有常度，烏有無故增長之理。進楊素爲左僕射，蘇威爲右僕射，文武百官，加秩有差。惟因日影增長，令百工作役，概加程課。丁匠等不免叫苦，隋主怎得與聞。散騎侍郎王劼，乘勢獻諛，謂自大隋受命，符瑞甚多，特輯成皇隋靈感志三十卷，進呈御覽。隋主取閱全書，內容多係採集歌謠，旁及讖緯，並且掇拾佛書，意爲注釋，雖未免牽強附會，但自思得國未正，士民或有異議，正好藉此宣示四方，表明應天順人的徵驗。當下將劼書頒行天下，並賞劼金帛千疋，且親祀南郊，答謝天庥。纔閱一年，岐雍二州地震，毀壞民廬，不可勝計。到了孟秋，獨孤后受涼感疾，飲食無味，寢臥不安。御醫逐日診治，毫不見效，反且沈重起來。天文似亦預兆災祲，八月初旬，月暈四重，又越五日，太白犯軒轅，是夜獨孤后病歿。永

安宮，年正五十。隋主感傷數次，乃命禮官治辦喪儀，殯靈白虎殿下。太子廣至靈柩前，哀號踴踊，若不勝情，至退處私室，飲食言笑，仍如平時。又每朝令進二溢米，暗中却囑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用蠟封口，裹着衣襟，悄悄納入，外人無從得知，反盛稱太子孝思，譽不絕口。轉眼間已過了三月，奉柩出葬秦陵，追諡文獻。這秦陵地域，是田上儀同三司蕭吉所擇，奏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隋主說道：「吉凶由人，不關墓兆。」話雖如此，意中實喜得嘉地，竟從吉言。言不由衷，無怪生兒更詐。吉密語知友道：「前太子嘗遣宇文左率，囑我善擇山陵，令太子早日得立，必當厚報。我答言地已擇就，不出四年，太子必御天下。實告諸君，太子嗣位，隋必致亡。我所云三千年，乃係三十二百世，乃係二傳。諸君記着！看我言果有驗否？」吉爲梁長沙王蕭懿孫，既有此技，何前此無救國亡。吉友聞言，也似信非信，攔過一邊。

且說隋主第四子蜀王秀，容貌壯偉，很有膽力，年未及壯，卽多鬚髯，常爲朝臣所側目。隋主嘗語獨孤后道：「秀將來恐不令終，我在尚可無慮，至兄弟時必反無疑。」獨孤后以秀無他過，置諸不理。隋主乃命秀鎮蜀，秀蒞治益州，奢侈逾制，車馬衣服，僭擬天子。隋主稍有所聞，卽語羣臣道：「壞我家法，必在子孫。」因遣使齎敕譴責，秀終未肯改。及太子勇遭讒被廢，晉王廣得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廣亦防秀有變，陰令楊素進讒，構成罪狀。隋主乃召秀還朝，秀入都進謁，但見隋主滿面怒容，不與一言。秀再拜而出，隋主乃使朝臣責秀，秀答謝道：「臣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太子廣聞秀被責，很是欣慰，外面裝出愛弟形狀，邀同諸王入宮，替秀解免。隋主反加怒道：「從前秦王糜費，我以父道相責，今秀蠱害生民，我當以君道相繩。汝等不必多言，我自 lawful 處治呢。」說着，卽令將秀付諸法司。開府儀同三司慶整進諫道：「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秦王後廢，見八十六回。陛下兒子無多，奈何屢加嚴譴？且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或且不願生全，也是可慮。」隋主大怒道：「你敢來多嘴麼？我且斷你舌根。」隨卽顧羣臣道：「當斬秀市中，以謝百姓。」羣臣俱跪伏殿庭，代爲乞免，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等，再加按治。太子廣陰作木偶，縛手釘心，上書隋主及漢王姓名，下署數語云：「請西嶽慈父聖母，速遣神兵，收繫楊堅、楊諒。」

神魂令人埋諸華山下。」一面使楊素發掘，作爲罪證。又云：「秀妄造圖讖，迭言京師妖異，捏稱蜀地禎祥。」並有檄文章稿，略云：「逆臣賊子，專弄威福，當盛甲陳兵，指期問罪」等語。罪證已具，一併上奏。隋主見了，拍案盛怒道：「天下有這等不肖子麼？」便令廢秀爲庶人，幽錮內侍省，不得與妻孥相見，但給療婢二人，充當役使。且緣秀連坐，計百餘人。又中了逆子奸相的詭計。秀上表稱謝，表文中有云：「伏願慈恩，垂賜矜憫。今茲殘息未盡，願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歸。」「瓜子」二字，是指自己的愛子言。隋主反下詔數秀十罪，略云：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重要，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詐稱益州龍現，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禎祥，以符己身之籙。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妄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收楊諒魂神。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嶽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悖謬，我不知楊堅楊諒，果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妒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庶人秀得見此詔，嚇得莫名其妙，自思詔書所言，純是冤誣，不知被何人構造出來，鍛成這般大罪。禁門深遠，無從申訴，只好飲恨泣血，靜坐圈圍。貝州長史裴肅，獨遣使上書，謂：「二庶人得罪已久，寧不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再觀後效。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未遲。」這書奏入，隋主顧楊素道：「裴肅憂我家事，也是一片誠心。」素默然不答。不効裴肅，還算厚道。於是徵肅入朝，而論二庶人不能曲恕，且罷肅原官。

放歸田里。惟庶人秀諸子聽令同處，小子有詩嘆道：

讒言蔽主益神昏，父子相夷最賊恩。一摘已稀偏再摘，可憐皇嗣兩含冤。

二庶人不得出頭，太子廣得步進步，更要做出逆天害理的大事來了。欲知他如何行事，請看下回便知。

太子勇非無過失，誤在無正人以輔導之。如洗馬李綱，曾最爲剴切，然有獨孤后之偏愛，與晉王廣之詭謀。就使勇無失德，亦必不致廢黜。况更有楊素之助，桀爲虐耶？隋主豈懲高歡覆轍，自謂不致縱子，而抑知妻兒譖愬，墮彼術中，其惑且比高歡爲尤甚也。蜀王秀雖未免僭踰，而較諸廢太子勇，更屬無甚大罪，乃廣素相毗，百端構陷，復被廢爲庶人。自來陰賊險很，莫如楊廣，而隋主屢爲所欺，溺愛不明，一至於此，有子者尙其鑒諸！

第八十九回 侍病父密謀行逆 燕庶母強結同心

却說太子廣詐謀百出，構陷兄弟，全虧楊素一力幫助，因得如願。素亦威權日盛，兄弟諸父，並爲尙書列卿，諸子亦多爲柱國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亦數千，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朝右諸臣，莫不畏附。惟尙書右丞相李綱，及大理卿梁毗，正直不阿，與素異趨。毗且上書劾素，說他「權勢日隆，威焰無比，所私無忠讜，所進皆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陛下以素爲阿衡，臣恐他心同莽，懿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使得鴻基永固，率土幸甚。」隋主覽奏大怒，收毗繫獄，親加鞫問。毗毫不畏縮，且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太子及蜀王得罪遭廢，臣僚無不震悚。獨素揚眉奮肘，喜見顏色，利災樂禍，不問可知。」隋主聽到此語，不由的憶念二子，發現天性，暗暗的吞聲飲淚，不願再鞫，乃命毗還繫獄中。越日傳敕赦毗。嗣又詔諭楊素道：「僕射係國家宰輔，不應躬親細務，但閱三五日，一至省中，評論大事，便爲盡職。」等語。又出楊約爲伊州刺史。素知隋主陰懷

猜忌，更不自安；又見吏部尚書柳述，進參機密，得握政權，尤覺得心如芒刺，憤悶不平。好與楊廣同謀弑逆了。

先是隋主第五女蘭陵公主，下嫁儀同王奉孝，奉孝早世，公主年纔十八，隋主欲令他改嫁，晉王廣因妻弟蕭瑒正在擇配，擬請將公主嫁瑒，偏是乃父不從，令適內史柳述。隋主最愛此女，更聞他敬事舅姑，力循婦道，益加心慰，遂累擢述至吏部尚書。廣既爲太子，與述未協，並見述微寵預政，越覺生嫌，再加楊素亦常憾述，眼見是虎狼在側，怎得相安？當時龍門人王通，具有道藝，講學河汾間，門徒甚衆，目睹朝政日非，孽子權臣，互爲表裏，料知禍亂不遠，因詣闕上書，臚陳太平十二策。隋主不能採用，通即擬告歸。楊素夙慕通名，留通至第，勸他出仕。通答道：「通向有先人敝廬，足庇風雨，薄田數畝，足供饘粥，讀書談道，儘堪自樂，願明公正己正人，治平天下，通得爲太平百姓，受賜已多，何必定要出仕呢？」素聞通言，敬禮有加，因館待數日。有人向素進讒道：「通實慢公，公何故敬通？」素亦不覺生疑，轉以問通。通從容道：「公若可慢，是僕得計；不可慢，是僕失人。得失在僕，與公何傷？」素一笑而罷。不必多辯，已使權奸心折。

通見素終未肯改過，便即辭歸，仍然居家課徒。後來唐朝開國，如房玄齡、魏徵諸賢臣，皆受教通門。通至隋大業末年，大業係隋煬帝年號，見下文。在家病卒，門人私諡爲文中子，毋庸多表。不略王通是補史傳之闕。

會突厥步迦可汗，即達頭可汗，見八十六回。屢擾隋邊，並寇掠啓民，可汗廬帳，楊素發兵奮擊，大破步迦。步迦窮蹙遁歸，部衆因此離心，鐵勒僕骨等十餘部落，並內附啓用，突厥大亂。步迦奔往吐谷渾，隋主令啓民歸統部衆，使長孫晟送出磧口，啓民益感隋恩，歲修朝貢，亦不消細說。

且說隋主堅自皇后死後，不必懼內，遂專寵陳叔寶妹子，賜號貴人。叔寶亦得時常召見，隋主命修陳氏宗祀，令叔寶歲時致祭，且因此惠及齊梁，特許齊後高仁英、梁後蕭琮，修葺祖陵，逐年祭掃。叔寶因妹邀寵，早把亡國的痛苦，撇置腦後。此之謂全無心肝。一日，從隋主登邛山，奉諭侍飲。叔寶即席賦詩道：「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隋主亦不加可否。至陪輦回朝，叔寶又表請封禪。當下接得覆敕，暫從緩議。過了旬月，復召

叔寶入宴。叔寶本來好酒，見着這杯中物，勝似性命，連喝了數大觥，酒意醺醺，方纔罷席，拜謝而出。隋主目視叔寶道：「亡國敗家，莫非嗜酒，與其作詩邀功，何如同憶危亡時事。當賀若弼入京口時，陳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不省，及高穎入宮，猶見啓在牀下，豈不可笑？這是天意亡陳，所以出此不肖子孫。昔苻秦征伐各國，俘得亡國主，概賜爵祿，意欲沽名，實是違天，所以苻氏享國，亦未能長久呢。」休說別人自己也要死亡了。仁壽四年，叔寶病死隋都，年五十。二。隋廷追贈叔寶爲長城縣公，予諡曰煬。史家稱爲陳後主，或沿隋贈號，呼爲長城公。但叔寶死時，在仁壽四年仲冬，隋主堅却比他早死了幾個月，並且死得不明不白。照此看來，一個統領中原的主子，結果反不及一亡國奴，說來也覺得可憐可痛呢。從陳女遷入叔寶，從叔寶之死，回溯隋主之殺，絞筆不漏不紊。

原來隋主堅既寵一陳貴人，領袖六宮，復在後宮選一麗姝，隨時召幸。這麗姝也由陳宮沒入，母家姓蔡，籍隸丹陽，姿容秀媚，與陳貴人相差不遠。隋主早已鍾情，只因獨孤后嫉妒，不便染指。后死後，乃進蔡氏爲世婦，享受溫柔滋味，日加寵遇，尋亦拜爲貴人。兩貴人並沐皇恩，輪流服侍，隋主雖然快意，究竟消耗精神，況日間要治理萬幾，夜間要周旋二美，六十多歲的老頭兒，那裏禁受得起？起初還是勉強支撐，至敷衍了一年有餘，終累得骨瘦如柴，百病層出。仁壽四年孟春，尚挈二貴人往仁壽宮，想去調養身體，一切國事，均令太子廣代理。無如萬幾雖卸，二美未離，總不免旦旦伐性。一住三月，偶感風寒，內外交迫，卽致臥床不起，蓐荅罔效，茆苜無靈。兩貴人原是惶急，此外隨駕人員，亦無不耽憂，便報知東宮太子，及在朝王公。太子廣便卽馳省，餘如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兼攝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亦皆隨往問疾。大衆到了大寶殿，裏面就是隋主寢所，便魚貫而進，並至榻前。隋主正含糊自念，若使皇后尚存，朕不致有此重疾了。誰叫你老且流色，還勞記憶妒后嗎？太子廣已經聽着，默付一番，已寓後日詳談。纔開口啓呼父皇。隋主始張目外視道：「汝來了嗎？我念汝已久了。」廣故作愁容，詳問病狀，語帶悽音。隋主略略相告，並由楊素等上前請安。隋主亦握手歎歎，自言凶多吉少。素等俱出言勸慰，方得隋主頷首，面命太子廣居大

寶殿，俾便侍奉。楊素等出外伺候，太子廣等領命退出。廣與素密談數語，素唯唯而去。看官聽說這太子廣見隋主病重，料知死期在邇，心下很是喜歡，便囑令楊素預先留意，準備登基。及素去後，又因言不盡意，常自作手書，封出問素。素條陳事狀，覆報太子。

偏偏冤家有孽，宮人誤將楊素覆書，傳入御寢。隋主取來展開，大略一瞧，已是肝氣上沖，喘急異常。兩貴人慌忙過侍，一捶背，一摩胸，勞動了好多時，方漸漸的平復原狀，悲嘆數聲，始朦朧睡去。這一睡却經過半日有餘，醒來已是夜半，寢室中燈燭猶明，兩貴人尙是侍着。隋主不禁憐惜道：「我病日劇，累汝兩人侍我，勞苦得很，可惜我將不起，汝兩人尙尚盛年，不知將如何了局哩。」自然有人代汝效力，汝且不必憂。兩貴人聽了，連忙上前慰解，但心中各懷酸楚，雖勉強忍住珠淚，已是眼眵熒熒。隋主愈覺不忍，但又無可再言，只得命他寢息。越日傳諭出去，加號陳氏爲宣華夫人，蔡氏爲容華夫人。兩夫人得了救旨，均加服環珮，並至楊前叩謝。隋主諭令平身。兩人謝恩起立，容華夫人先出更衣。宣華夫人因隋主有所囑咐，遲了一步，方纔得出。

隋主見兩夫人並去更衣，暫且閉目養神，似寐非寐，忽聽得門帷一動，不同常響，急忙睜目外望，見有一人搶步進來，趨至榻前，露出一種慌張態度，再行審視，珮環依舊，釵鈿已偏，不由的驚問道：「你爲何事着忙？」那人欲言未言，經隋主一再詰問，不禁泣下，且嗚嗚咽咽的說出太子無禮四字。隋主忽躍然起坐，用手搥牀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悔已遲了。說着，即呼內侍入室，命速召柳述、元巖、宣華亦勸阻不住。及述與巖奉召進來，隋主喘着道：「快！快召我兒！」述答道：「太子現往殿外，臣即去召來。」隋主又復喘着，說了勇勇兩聲。述巖應聲出閣，互相商議道：「廢太子勇現，鋼東宮，須特下敕書，方可召入。」乃取覓紙筆，代爲草敕。敕文頗難措詞，又經兩人磋磨多時，方得告就。正要着人往召，不防外面跑入許多衛士，竟將兩人牽去。兩人問爲何因，衛士並不與言，亂推亂扯，擁至大理獄中，始見太子左衛率宇文述趨至，手執詔書，對他宣讀，說他侍疾謀變，圖害東宮，着即將兩人拘

繫下獄。兩人好似做夢一般，明明由隋主親口，囑令召勇，如何從中又有變卦？另頒出一道詔書。看官！試想這詔書究從何來？若果是真，如何有這般迅速哩？原來太子廣調戲宣華，見宣華不從，當然慌亂，便密召楊素入商。素驚詫道：「壞了壞了！」廣愈覺着急，求素設法，幾乎要跪將下去。素用手挽住，口中還是吞吞吐吐。老賊狡猾，非極力揣摩，不足示奸。

急得廣向天設誓，有永不負德等語。素始撚鬚沈吟，想了一會，方與廣附耳數語。廣乃易憂為喜，立召東宮衛士，馳入殿中。正值述巖兩人商議草敕，便命衛士掩入，拘去兩人，隨即令宇文述寫起偽詔，持示述巖，一面發出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均由宇文述郭衍監查，再派右庶子張衡入殿問疾，密囑了許多話兒。

衡放步進去，正值隋主痰壅，只是睜着兩眼，喉中已噎不能言。陳蔡兩夫人被他一詰，嚇得啞口無言，還是陳聖上抱疾至此，兩夫人尚未宣召大臣，面受遺命，究竟懷着甚麼異圖？蔡夫人被他一詰，嚇得啞口無言，還是陳夫人稍能辯駁，含淚答道：「妾蒙皇上深恩，恨不能以身代死，倘有不諱，敢望獨生汝休得無故罪人！」衡又作色道：「自古以來的帝王，只有顧命宰輔，從沒有顧命妃嬪，況我皇上創業開國，何等英明，豈可輕落諸兒女子手中？今宰輔等俱在外伺候，兩夫人速即迴避，區區殉節，無關大局。且皇上兩目炯炯，怎見得便要升遐，何用夫人咒詛呢？」陳夫人見拘他不過，只得與蔡夫人同出寢室，自往後宮去。不多時，即由張衡出報太子，說是皇上駕崩。太子廣與楊素等，同入檢視，果見隋主一命嗚呼，氣息全無，只是目尚開着。太子廣便即哀號，楊素搖手道：「休哭！休哭！」廣即停住哭聲，向素問故。素說道：「此時不便發喪，須俟殿下登極，然後頒行遺詔，方出萬全。」廣當即依議，便遣心腹守住寢門，不准宮嬪內侍等入視，就是殿外亦屯着東宮衛士，不得放入外人，倘有王公大臣等問安，但言聖駕少安，儘可無慮。又令楊素出草遺詔，並安排即位事宜。素也即去訖。可憐這梟雄蓋世的隋主堅，活了六十四歲的年紀，做了二十四年大皇帝，徒落得一朝冤死，沒人送終，反將屍骸擱起龍牀，無人伴靈，冷清清的過了一夜，究竟是命數使然呢？還是果報使然呢？數語足驚心動魄。

但外面雖祕不發喪，宮中總不免有些消息，宣華夫人陳氏自退入後宮後，很是驚疑，未幾即有人傳報駕崩，更覺悽惶無主，要想往視帝屍，又聞得內外有人監守，俱是東宮吏卒，越嚇得玉容慘澹，坐立不安。到了夕陽將下，忽有內使到來，呈入一個小金盒，說由東宮殿下囑令傳送，宣華一想，這盒中必是鴆毒，不覺渾身發抖，且顫且泣，道：「我自國亡被俘，已是拚着一生，得蒙先帝寵幸，如同再造，那知紅顏薄命，到頭終是一死，罷罷！今日便從死地下了我餘生便了。」說至此，欲要取盒開視，又覺兩手不能動彈，復哽咽道：「昨日爲了名義關係，得罪東宮，那知他這般無情，竟要我死。」說了復哭，內使急擬返報，便催促道：「盒中未必定是鴆毒，何弗開視，再作計較？」宣華不得已取過金盒，揭起封條，開盒一看，並不是什麼鴆毒，乃是幾個彩線製成的同心結。心下雖然少安，但面龐上又突然生熱，手內一鬆，將盒子置在案上，倒退數步，坐下不語。何必做作。內使又催逼道：「既是這般喜事，應該收下。」宣華尚俯首無言，不肯起身。諸宮人便在旁相勸道：「一誤不宜再誤，今日太子、明日皇上，娘娘得享榮華，奈何不謝？」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宣華不能自主，乃勉強立起身來，取出同心結，對着金盒，拜了一拜。一拜足矣。內使見收了結子，便取着空盒，出宮自去。宣華夫人滿腹躊躇，悲喜參半，宮人進陳夜膳，他也無心取食，胡亂喫了一盃，便即罷手，尋又倒身牀上，長吁短嘆。好一歇，欲入黑甜，恍惚似身侍龍牀，猶見隋主喘息模樣，耳中復聽到「畜生」二字，竟致驚醒。向外一望，燈光月色，映入牀帷，正是一派新秋夜景。驀聞有人傳語道：「東宮太子來了。」宣華胸中突突亂跳，幾不知將如何對待。接連又走進幾個宮女，拽的拽，扶的扶，竟將他攙起牀中，你推我挽，出迎太子。太子廣已入室門，春風滿面，趨近芳顏，宣華只好斂衽上前，輕輕的呼了一聲殿下。廣即含笑回答道：「夫人請坐。」一面說，一面汗視宣華，但見他黛眉半鎖，翠鬢微鬆，穿一套淡素衣裳，不妝不束，別饒丰韻。越是美人，越是淺妝的好看。廣又驚又愛道：「夫人何必自苦，韶華不再，好景難留，今宵月影團圓，正好及時行樂哩。」宣華斜坐一旁，似醉似癡，低頭不答。廣又道：「我爲了夫人，傾心已久，幾蹈不測，承夫人回心轉意，辱收證物，所以特來踐約，望夫人勿再却。」

情！說着，竟揚着右手，意欲來扯宣華。宣華方驚答道：「妾蒙殿下錯愛，非不知感，但此身已侍先皇，義難再薦。况殿下登基在即，一經采選，豈無傾國姿容？如妾敗柳殘花，何足垂盼。還願殿下尊重，勿使貽誚宮闈！」廣復笑道：「夫人錯了。西施、王嬙已在目前，何必再勞采訪？如爲禮義起見，何以文君夜奔，反稱韻事？請夫人不必拘執了。」宣華還要推却，廣已慾火如焚，竟起身離座道：「一千不是，萬不是，都由夫人不是，如何生得這般美貌，使我寢食難忘？我情願做富貴，不願錯過佳人。」說到此處，又左右一顧，諸宮人統已識竅，紛紛避去。當即牽動宣華玉臂，曳入寢室。宣華自料難免，更且嬌怯怯的身軀，如何掙扎？只好隨廣同入。廣順手關了寢門，擁入羅幃，於是舌吐丁香，芳舒荳蔻，國風好色，癡情適等鶉奔，巫雨迷情，非偶竟成鴛侶。蜂狂蝶採，幾曾顧方寸花心。鳳倒鸞顛，管甚麼前宵茶苦好聯文。

一夜歡娛，倏忽天曉，廣因與楊素訂定，當日即位，沒奈何起牀梳洗，衣冠出去。素已在大寶殿中，守候多時，一見便嚷道：「殿下奈何這般宴起，須知今日是何日哩！」廣微笑不答。素復道：「文武百官已在殿外候朝，請殿下速穿法服，出升御座。」廣乃趨入殿旁左廂，已有人備好裳冕，立即穿戴，由左右簇擁出殿。廣心忖孱弱，升座時幾乎跌倒，幸楊素從旁扶住，方得坐定。當下傳入王大臣，排班謁賀。素從袖中取出遺詔，付宣詔官朗讀道：

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生靈塗炭。上天降鑒，爰命於朕，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乃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遑逸豫，一日萬幾，留心親覽。匪曰朕躬，蓋爲百姓計也。朕方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遭疾彌留，至於大漸。自思年踰六十，死不爲夭，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爲國爲民，所以致此。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爲天下事，須割愛。勇及秀，並懷悖惡，不憚廢斥。古人有言：「知

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國家，必當戮辱，徧於公卿，酷毒流於民庶。今惡子孫已爲民屏黜，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乃父方死，到夜即蒸庶母，真是個好子孫。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內外羣官，相與同心戮力，

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敕

修改務當政要。列此數語，導廣種種妾爲。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羣臣聞詔，那個來分辨真假，無非是舞蹈殿塔，三呼新天子萬歲罷了。就中有個伊州刺史楊約，也入賀新君，廣瞧在眼裏，待退朝後，復宣約兄弟入殿。彼此商議多時，又由楊素捏造遺詔，使約迅赴郡中，然後令素主持喪事，頒發訃音。廣既得素治喪，樂得自尋快活，踱入後宮，再與那宣華夫人調情去了。小子有詩嘆道：

人禽界畫判幾希，禮教防嫌在慎微。何物阿麼同獸類？居然竊佔父皇妃。
欲知後宮情事，且至下回再表。

隋主堅以詐術得國，卒能平齊滅陳，混一中國，幾若有逆取順守之才，史家謂其明敏有大略，亦多溢美之詞，庸詎知其天性雄猜，素無學術。徵倖於一時，安能垂貽於後世？况周族何辜，乃俱爲之屠滅乎？夫絕人之後者，人亦必絕其後，而天意好奇，又故假手於其妻若孥，先令翦除骨肉，然後身遭子禍，亦一舉而殉之，痛矣哉！楊堅之不得其死也，宣華爲楊堅寵妾，復爲逆子廣所惑，如宣華之貪生怕死，貽醜中冓，固不得爲無咎，然誰縱逆子，以至於此？本回逐節演述，逐節描摹，禹鼎鑄奸，窮形極相，尤令人不勝擊節云。

第九十回 攻并州分遣兵戎 幸洛陽大興土木

却說宣華夫人，已經被烝失節，遲明起牀，自思夜闌情事，未免羞，但木已成舟，無法挽回，不如將錯便錯，再博新皇恩寵。主意已定，遂復重施粉澤，再畫眉山，打扮得嬌嬌滴滴，準備那新主退朝，好去謁賀。轉念一想，中冓醜事，如何對人，倘或出迎御駕，越覺惹人譏笑。乃靚妝待着，俟至傍晚，方由宮人報稱駕到。宣華便含羞相迎，俯伏門前，口稱「陛下萬歲，臣妾陳氏朝賀」。新皇帝當然大喜，親手攙扶，同入寢宮，便令左右排上宴來。看官記着，這位

弑父烝母的楊廣，實與畜類相同，但後人沿襲舊史，統稱他爲隋煬帝，小子編述歷史演義，凡統一中原的主子，大都以廟諱相呼，隋主堅廟諱爲文，獨不稱爲隋文帝，無非因他巧行篡奪，名爲統一，仍與宋齊梁陳，異轍同途，所以沿例順敘。只隋煬帝是古今相傳，如出一口，煬字本不是甚麼美諱，小子爲看官便覽起身，也只好稱爲煬帝，看官不要疑我變例呢。依俗道俗，應該如此。

煬帝既與宣華夫人宴，把酒言歡，備極溫存。宣華亦放開情懷，淺挑微逗，更覺旖旎可人。况煬帝力踰壯年，春秋鼎盛，若與乃父相比，風流倜儻，勝過十倍，兩下裏我瞧我覷，風情畢露，且並有這紅友兒助着雅興，益覺情不自禁，更尙未起，酒卽撤回，兩人攜手入牀，再演那高唐故事，真個是男貪女愛，比昨宵的快樂，又自不同。偏晨雞復來催逼，新天子又要視朝，免不得辜負香衾，出理國事。可巧楊約已來覆命，由煬帝褒勞數語，卽拜謝而退。煬帝亦退入後庭，召語楊素道：「令弟果堪大任，我好從此釋憂了。」看官道是何事？原來使約入都，便是矯詔縊殺故太子勇，且順便謫徙柳述、元巖，不但將官職盡行削去，還要將兩人充戍嶺南。楊素請封勇爲王，掩飾人目，煬帝依了素議，追封勇爲房陵王，但仍不爲置嗣。

忽由外面呈入表章，便卽取閱表文，乃是蘭陵公主署名，請撤免公主名稱，願與本夫柳述同徙。煬帝冷笑道：「世上有這等默女兒，且與我宣進來，我當面爲誘導。」語甫說出，卽有內侍應聲往召，不到半日，蘭陵公主已至。行過了禮，煬帝便勸他改嫁，公主抵死不從。煬帝大怒道：「天下豈無好男子？難道必與述同徙麼？我偏不令汝隨述。」公主泣答道：「先帝遺妾適柳家，今述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公主前曾改醮，此時何必欲守節，但論人亦當節取，楊家有此令女，足愧阿麼。煬帝始終不允，叱令退去。蘭陵公主號慟而出，自與柳述訣別。咫尺天涯，兩不相見，

公主竟憂鬱成瘵，旋卽告終。臨歿時復上遺表道：「昔共妾自誓，著美前詩，息媯不言，傳芳往誥，此語亦謬。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諸柳氏。」煬帝覽表益怒，但使瘞諸洪濱川。柳述亦不得赦還，流死嶺表。這是後

語不題。

且說煬帝叱退公主，天色已晚，又記起那宣華夫人，偏又來了一個美貌宮嬪，且泣且拜，自稱爲尼煬帝。疑神一瞧，乃是容華夫人蔡氏，鬢眉淚眼，彷彿似帶雨海棠，雖比宣華稍遜一籌，也覺得世間少有，姿色過人。天下好色的男子，往往得隴望蜀，既已污了宣華，何不可再污容華？當下好言勸慰，仍叫他安居後宮，決不虧待。容華始收淚退入。那知煬帝到了晚間，竟躡入容華宮中，也與宣華處同一作用。容華膽子更小，且知宣華已爲先導，何妨勉步後塵，暫圖目前快樂，於是曲從意旨，也與煬帝作長夜歡。一箭雙鵰，真大快事。容華被蒸，見隋書后妃列傳，並非無端污。又過了六七宵，始奉梓宮還京師，諡隋主爲文皇帝，廟號高祖。再閱兩月，奉葬泰陵。太史令袁充，又來獻諛，謂：「新皇卽位，與帝堯受命，年月適合，應大開慶賀。」獨禮部侍郎許善心，以爲國哀未了，不宜稱賀。宇文述素嫉善心，竟諷令御史交上彈章。善心降級二等，貶爲給事中。

煬帝又恐漢王諒作亂，屢徵入朝，第一道敕旨，還是在煬帝卽位前，僞託乃父璽書，使車騎將軍屈突通齋去。第二道敕旨，始由煬帝自己出名，那知漢王諒始終拒絕，反出發發大兵，惹起一場骨肉戰爭。先是諒出鎮并州，乃父曾密諭道：「若有璽書召汝，敕字旁當另加一點。又與玉麟符相合，方可前來。」玉麟符係刻玉爲符，上作麟形。及屈突通齋書前去，書中與前言不符，諒知有他變，一再詰通。通終不吐實，方得遣還。至二次傳敕，諒益不肯就，徵卽調兵發難。他尙未識弑逆陰謀，只託言楊素謀反，當入清君側。總管司馬皇甫誕泣諫不從，爲諒所囚，遂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進趨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進逼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進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並署府兵。曹斐、文安爲柱國，使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自簡精銳數百騎，各戴犀羶，係婦人帷帽。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驟亂，蒲州刺史邱和踰城逃去。諒既得蒲州，忽變易前策，召還裴文安。文安本勸諒直擣長安，中途聞召，只好馳還，入與諒語道：「兵宜從速，本欲出其不意，一鼓入京，今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得着着防備，

大事去了。諒竟不答言，但令文安爲晉州刺史，王聃爲蒲州刺史，並使紇單貴堵住河橋，扼守蒲州。代州總管李景起兵拒諒，諒遣部將劉曷襲景，爲景所覺，邀斬曷首，懸示城門。諒聞報大憤，再遣喬鍾葵率兵三萬，往攻代州。代州戰士不過數千，更且城垣不固，崩陷相繼。景且戰且築，麾兵死鬪，反得屢挫鍾葵，屹然自固。

這消息傳達隋廷，煬帝商諸楊素，素從容定計，自請一行。果然老將善謀，奉命就道，但率輕騎五千，夜至河濱，收得商賈船數百艘，席草載兵，悄悄的渡往蒲州。紇單貴未曾預備，天明方起，已被楊素兵登岸殺入，倉猝遇敵，如何交鋒，不由的一閃而散。紇單貴匹馬逃歸，素進蒲州城下，王聃料知難守，便卽出降。真是易得易失，素入城安民，上書報捷，有詔召素還朝，授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兼河北道安撫大使，統着大軍，再出討諒。諒聞隋軍大舉，乃自往介州堵禦，令府主簿豆盧毓及總管朱濤留守。毓爲諒妃兄，嘗阻諒起兵，諒不能用，毓私語弟懿道：「我匹馬歸朝，亦得免禍，但只爲身計，非爲國計，不若且靜守待變。」及留守并州，朱濤與語道：「漢王構逆，敗不旋踵，我輩豈可坐受夷滅，辜負國家，當與君出兵拒絕，不令叛王入城。」濤大驚道：「王以大事付我二人，怎得有此異語？」因拂衣徑去。毓見濤不肯相從，竟惹動殺心，立率左右追濤，把他殺死。又從獄中釋出皇甫誕，協商軍事，且與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毓似有大義滅親之志，但甘助梟獍，亦不足取。部署未定，已有人急往報諒，諒慌忙引還，西門守卒納諒入城，毓與誕俱被殺死。

諒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正值隋行軍總管史祥出守河陰。祥語軍吏道：「余公理輕率無謀，且恃衆生驕，若能智取，一戰就可破滅呢。」因具舟南岸，佯欲渡兵，自率精銳潛出下流，乘夜渡河。公理只防南岸渡兵，聚衆抵禦，那知祥從旁面殺到，一時措手不及，卽被擣亂隊伍，再加對面隋軍乘機急渡，也來夾攻。公理逃命要緊，當卽返奔，餘衆死了一半，逃去一半。祥東向黎陽，諒將綦良方從滏口攻黎州，屯兵白馬津，一聞公理敗還，祥軍掩至，便嚇得魂膽飛揚，不戰自潰。惟代州城尚在圍中，李景與喬鍾葵相持約一月有餘。朔州刺史楊義臣奉敕往援，道

出西陘，聞鍾葵移兵逆擊，自顧麾下兵寡，恐不能敵，乃想出一法，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各持一鼓，潛匿澗谷間，然後進擊。喬鍾葵時已天晚，兩軍初交，義臣命谷中伏兵，驅着牛驢，鳴鼓疾進，頓時塵埃蔽天，喧聲動地。鍾葵軍疑是伏兵，又兼天色將昏，無從細辨，不由的紛紛倒退。義臣復縱兵奮擊，大破鍾葵，鍾葵落荒竄去，代州解圍。楊素引兵四萬，沿途招降。晉絳呂三州，俱向軍前投誠。諒遣部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斷徑路，屯踞高壁，列營延五十里。素令諸將攻柵，自引奇兵潛入霍山，攀藤援葛，穿出前谷，得遠至趙子開軍後面，擊鼓縱火，直擣子開各營。子開不知所爲，麾衆亟遁，自相蹂踏，殺傷至數萬人。

諒得子開敗報，很是驚惶，搜括部下兵士，尚有十萬人，乃悉衆出城，往堵嵩澤。會秋雨連綿，不修行軍，諒欲引軍退還，諮議參軍王頰道：「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敝，王率銳騎往擊，定可得勝。今未戰先怯，撓動衆心，待素軍長驅到來，何人再爲王效力呢？」諒不能用，竟退保清源。既不從裴文安，又不從王頰，急得不敗。王頰爲梁朝王僧辯子，頗有智略，因見諒不肯依議，退回誠子道：「漢王必敗，汝宜隨我，免爲所擒。」遂密整行裝，伺機潛遁。還有陳氏舊將蕭摩訶，亦隨諒麾下，年已七十有三，諒倚若長城，及素軍進逼，摩訶率衆出戰，將士俱無鬪志，單靠一個老摩訶，有何用處？反被素軍擒去。諒棄了清源，走保晉陽。他本來仗着王頰、蕭摩訶兩人，偏偏一遁一擒，害得兩臂俱失，不由的焦灼異常。素軍又乘勝攻城，圍得鐵桶相似，眼見得朝不保暮，只得登城請降。素允他免死，諒卽開城迎素，素繫諒送長安，再分兵搜捕餘黨，或降或誅，悉數蕩平。王頰欲出奔突厥，路梗道絕，自知不免，因卽自刎，惟囑子勿往故人。頰子就石窟中，瘞埋父屍，自在山谷內躲避數日，無從得食，不得已違了父訓，出訪故人。果然被故人擒獻軍前，並因此獲得頰屍，一併在晉陽梟首。蕭摩訶亦卽伏誅，妻子籍沒。不知他繼妻容色，又仍依舊否？并州吏民，坐諒死徙，共二十餘萬家。諒雖得免刑，終廢爲庶人，幽銅別室，竟致瘐死。隋文五子，除煬帝廣外，已死三人，惟蜀王秀廢錮如初，尙未遭害，俟後再表。

且說煬帝既得平并州，又好恣意淫樂，坐享太平。惟宣華容華兩夫人，究不便明目張膽，收爲嬪御，只好令他出居別宮，有時私往續歡，却被蕭妃瞧透機關，冷諷熱諷，說得天良發現，也覺慚。自思悶坐深宮，太無興味，因欲出外巡遊，可巧術士章仇太翼，伺旨希寵，上言：「雍州地居西位，西是屬金，與陛下木命相衝，不宜久居。且識文有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何不營洛應識。』」煬帝大喜，即留長子晉王昭居守長安，自率妃嬪王公等，往幸洛陽，一面發了夫數十萬，掘塹爲防，自龍門直達上洛，擇要置關，藉資守禦。又改洛陽爲東京，營建宮闕。當時尚有與奢寧儉的敕文，欺人耳目，一班曲意逢迎的官吏，奉命監工，晝夜趕築，先創造了幾座大廈，作爲行宮，以便駐蹕。煬帝就此居住，過了殘冬。

次年元旦，便在行宮受朝，改元大業，大赦天下，立蕭妃爲皇后，並使侍臣齋敕至長安，立晉王昭爲皇太子，授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于仲文爲右衛大將軍，改豫州爲溱州，洛州爲豫州，廢諸州總管府。過了兩三旬，楊素自并州還朝，進謁行在，因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玩錦彩車馬，引素及從軍有功諸將士，班列殿前，令奇章公牛弘宣詔，進素爲尚書令，特給上賞。諸將依次進秩，賞賚有差。纔閱片時，已將所陳各物，分給無遺，大衆統叩首謝恩，懽呼萬歲。煬帝亦欣然大悅，乃命素爲東京總監工，盛造宮室，四處召募工役，多至二百萬人，百堵皆興，衆擎易舉，約閱月餘，便已造成許多屋宇，統是規模閎敞，制度喬皇。煬帝因東京人少，未免蕭條，乃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凡數萬戶，盡至宮旁居住，蔚成一個繁華勝地，富庶名區，又嫌楊素所築宮室，雖然寬展，未盡美麗，復命將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另造離宮，再求精美。愷與德彝，是隋朝著名的佞臣，一奉命令，便至洛水南濱，相度形勢，闢地數十里，迤南直至皂澗，造起地盤，大興土木，一面差人分往東南，選辦奇材異石，陸路用夫，水路用舟，所有江嶺以南，水陸輸運，絡繹不絕。還要覓取奇花佳木，珍禽異獸，不論海內海外，但教寡二少雙，總要採選來作爲點綴。看官試想爲了一座離宮，須費財力多少，不要說幾十圍的大木，三五丈的大石，搬運艱難，

就是一草一木，一禽一獸，也不知糜費若干錢糧，累死若干性命，方纔得到洛陽。宇文愷封德彝兩人，只顧煬帝快意，不管那民間死活，府藏空虛，好容易造就一座宮室，上表告竣，請御駕親幸落成。煬帝即日往閱，由愷與德彝迎入，東眺西矚，端的是金輝玉映，翠繞珠圍，當下笑語二人道：「從前江南的臨春結綺，那有這般富麗，似此華廈，方慙朕心。二卿功勞，誠不小了。」愷與德彝忙即拜謝。煬帝留宮數日，一一遊賞，無不合意，遂定名為顯仁宮，且命皇后妃嬪等，概行遷入，索性就此安居。

蕭后本後梁主蕭歸女兒，才色兼優，也是個宮闈翹楚，士女班頭，平時與煬帝很是恩愛，從未反口，此外有幾個妃嬪，統生得綽約多姿，煬帝得了這般妻妾，也好算是人生艷福，他忽然記起宣華夫人，不覺易喜爲愁，鎮日裏眉頭不展，好似有一樁絕大心事，挂在面上。蕭后素來婉順，多方迎合，總未得煬帝歡心，至再三研詰，方由煬帝吐實情。蕭后微笑道：「妾還道是甚麼大事，原來爲此。陛下既不忍割捨，妾若再來阻撓，便變一個妒婦了。好在此處不是長安，請遣使密召入宮，聊慰聖懷。」煬帝大喜稱謝，即着內使飛馬入都，往迎宣華。宣華正居仙都宮，雖覺寂寞寡歡，却還清閑自在，偏由內使到來，促他應召，他只得重加妝飾，出乘輕輿，兼程至洛陽顯仁宮。煬帝正與蕭后晚宴，得聞宣華到來，當即起座相見，不待宣華拜下，早已將他攙住，握手慰問。宣華見蕭后在旁，便用目示意，請煬帝放手，然後至蕭后面前，屈膝謁賀。虧他厚臉。蕭后雖不愜意，但既許煬帝宣召，不如賣個人情，起身還了半禮，並令侍女扶起宣華，一同侍飲。席間有談有笑，頓令煬帝心花怒開，寬飲了好幾觥，連宣華也灌個半酣。蕭后樂得做美，待至酒闌席撤，便令宮女掌燈，將煬帝宣華兩人送入別宮。久旱逢甘，樂不勝言。自是今日賞花，明日玩月，飲酒賦詩，備極愉快。

惟顯仁宮中的花木，多半從江南採來，煬帝是個貪得無厭的主子，有了這種，還想那種，自思江南山水，比洛陽還要秀麗，況且六朝金粉，傳播一時，從前平陳時候，還想做些名譽，不便留戀江南，此時貴爲天子，動作任情，何

妨借名巡狩，一遊江淮。但要去巡幸，也須鋪排一番局面，方顯得皇帝威風。當下傳出詔旨，謂將巡歷淮海，觀風問俗。此詔一下，那宇文愷、封德彝等，便爭來獻言，或說是如何通道，或說是如何登程，獨有尚書右丞皇甫謐謂：「陸行不便，須由水路南下，方可沿途觀覽，不致勞苦。惟江河俱向東流，欲要南北通道，必須開通濟渠，引穀洛水達河，再引河水入汴，引汴入泗，纔得與淮水相通。」看官！你想如謐所言，這樣的開鑿工程，所需幾何？煬帝也不管財力，但教有水可通，便卽照辦。皇甫謐當然監工，發丁百萬，依照自己的條陳，逐段開掘，還要溝通江淮，發民十萬，疏鑿邗溝，直達江都，溝廣四十步，旁築御道，徧植楊柳，且自長安至江都，每隔百里，築一行宮，總計得四十餘所。更由黃門侍郎王弘等，奉遣南下，特往江南督造龍舟，及雜船數十艘。郡縣當差，人民執役，已是痛苦得很，再加這般鉅工，須限日告竣，朝夜督促，不得少延，可憐這班工役，不勝勞苦，往往僵斃道旁，做了許多無告冤魂。小子有詩嘆道：

衰朝政令半煩苛，不似隋家役更多。
築室開渠成慣事，可憐民血已成河。

煬帝如此勞民，却有一位老年宰相，不甚贊成，意欲入宮諫阻，可巧煬帝召他入宴，未知能否直言，且至下回再詳。

漢王諒起兵晉陽，不討楊廣，獨討楊素，始謀已誤。或者謂諒未識弒逆情事，不能無端罪廣，似矣。然敕書不符，其由於楊之矯擅，已可概見。况太子被廢，蜀王遭黜，禍皆起自楊廣一人，欲加之罪，豈猶患無辭乎？裴文安勸諒直擣京師，名已不正，已非勝算，至王頰之請爲孤注，更不足道，無怪其一敗塗地也。煬帝未曾改元，便卽幸洛，命以洛陽爲東京。夫成周定鼎，曾設陪都，由後追前，非不足法，但迹若相同，心則大異。煬帝爲淫侈計，豈有宅中而治之思？築宮不足，又復開渠，極天下之財力，民力以供一人之耳目，試思民殫財盡，尙能獨享繁華耶？故後世之論楊廣者，或贊其狡，或病其淫，或斥其奢，而吾則蔽以一言曰：「愚而已矣。」

第九十一回 促蛾眉宣華歸地府 駕龍舟煬帝赴江都

却說楊素奉召入顯仁宮，見過煬帝，滿肚中懷着諫議，但一時未便開口，只好入座侍宴。纔經數觥，即停住不飲。煬帝一再勸酒，素起座答道：「老臣聞得酒荒色荒，有一必亡，不但臣宜節飲，就是陛下亦不宜耽情酒色。」煬帝聽了，不免拂意，便道：「卿言雖是有理，但目今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把酒消遣，亦沒有甚麼大害。況我朝勳舊，似公能有幾人？今得一堂共樂，儘可暢飲數盃。」素見話不投機，便又說道：「天下事都起自細微，漸成放蕩，從前聖帝明王，慎微謹小，亦是爲此。」楊素前營仁壽宮，繼復爲煬帝監造東京宮室，職爲屬階，奈何不思。煬帝默然不答。適宮人上前斟酒，素恐他再來加斟，用袖一拂，宮人不及防備，竟將手中所執的酒壺，斜傾在素身上，澆濕蟒袍。素正在惱恨，無從發洩，至此便遷怒宮人，勃然變色道：「這般蠢才，如此無禮！怎敢在天子前戲弄大臣？要朝廷法度何用？請陛下加重懲責！」煬帝仍然無語。素竟叱左右，迫令牽出宮人，且厲聲道：「國家政令，全被汝等婦女小人弄壞，怎得不懲？」左右見煬帝無言，又見素怒不可遏，只得把宮人擊了下去，敲責了一二十下。素方向煬帝道：「不是老臣無狀，但由今日懲治，使這班宦官宮妾，曉得陛下雖然仁愛，還有老臣執法相繩，當不敢如此放肆了。」煬帝已十分不悅，但自思奪嫡祕謀，全仗他一人做成，就是萬分難耐，也只好含忍過去，當下強顏爲笑道：「公爲朕執法無私，整肅宮廷，真好算是功臣了。」素即起座告辭。煬帝也不挽留，由他自去，一面退入後宮，另與后妃等調情解悶，不消細說。

素悻悻歸第，願語家人道：「偌大郎君，由我一力提起，使作大家，現在酒色昏迷，不知他如何了得哩。」誰叫
你提他起來？
看官閱此，應知郎君二字，便是指着隋煬帝，素自恃功高，有時對着煬帝，亦直呼爲郎君。煬帝終未曾駁

斥，無非爲了前時私約，不敢辜負的意思。還算能踐前言。一日，素復入宮白事，煬帝正在池中釣魚，待素將國事說明，便邀素坐下同釣。素也不管君臣上下，即令左右移過金交椅，與煬帝並坐垂綸。時方初夏，日光漸熱，煬帝命取過御蓋，罩住上面。御蓋頗大，巧巧蔽住兩人。素毫不避讓，從容釣魚。煬帝釣了數尾，偏素不得一魚。煬帝顧素道：「公文武兼全，也有一長未擅，如何釣了許久，尙是無着？」素本來好勝，怎禁得煬帝奚落，便應口道：「陛下只得小魚，老臣却要釣一大魚，豈不聞大器晚成麼？」煬帝聞言，不由的忿恚交乘，又見素在赭傘下，風神秀異，相貌堂堂，數絡長髯，飄動如銀，恍然有帝王氣象，因此愈加生忌，遂投下釣竿，託詞如廁，竟向後宮進去。當由蕭后接着，見煬帝面帶怒容，便即問爲何事。煬帝道：「楊素老賊，驕肆得很，朕意擬囑遣內侍，殺死此賊。」蕭后不待說畢，忙阻住道：「使不得！使不得！楊素係先朝老臣，又有功陛下，今日誘殺了他，外官如何肯服？況素又是猛將，亦非幾個內侍，可以制服，一被漏脫，出外弄兵，陛下將如何對待呢？」煬帝半晌纔道：「投鼠原是忌器，且從緩議罷了。」乃長歎數聲，仍復出外。適楊素釣了一尾金色鯉魚，即向煬帝誇說道：「有志竟成，老臣已得一魚。」煬帝強笑不答。素已略窺煬帝微意，也即辭出。

煬帝當然退入，躡往宣華夫人住室。甫至室門，即由宮人迎駕，報稱宣華有病在身，未能起迎。煬帝大驚，搶步入室，揭起床幃探視，但見雙蛾斂翠，兩鬢凝青，病態懨懨，似睡非睡。煬帝輕輕的問道：「夫人今日爲何不快？」宣華聞聲，方睜眼瞧着，見煬帝親來問疾，意欲勉強起坐，無如掙扎不住，稍稍擡頭，已是暈痛難支，禁不住有嬌吁模樣。煬帝知情識意，忙用言溫存道：「夫人切勿拘禮，仍應安睡。」說至此，用手按宣華額上，很覺有些燙熱，便道：「夫人如此病重，奈何不速召御醫？」宣華答道：「妾病非藥可治，看來要與陛下長辭了。」說着，腮邊已流下淚來。胡不速死？煬帝大加不忍，幾乎也要淚下。徐徐說道：「偶爾違和，醫治即愈，奈何說此驚人語？」宣華且泣且語道：「妾……妾負大罪，無所逃命，別人病原可治，妾病實不可爲。」煬帝聽他話中有因，便道：「夫人有何罪過，速即明

告朕可代爲設法消愆。」宣華欲言不言，如是數四。經煬帝催問數次，方從帳外四瞧。煬帝會意，卽令宮人退去，始由宣華泣答道：「妾近日屢覺頭痛，不過忽痛忽止，尙可支持，昨更飲食無味，夜間睡着，很是不安，恍惚入夢，頭被猛擊，痛得不可名狀，醒來仍然不解，所以妾自知不久了。」煬帝驚訝道：「誰敢擅擊夫人？」宣華道：「陛下定要問妾，妾只好實告。妾夢中實見先帝責妾不貞，親執沈香如意，擊妾頭上，且云死罪難饒，妾辯無可辯，已拚一死，但願陛下慎自珍重，勿再念妾了。」說畢，哽咽不止。煬帝也不覺大駭，勉強支吾道：「夢幻事不足憑信，夫人不必胡思，但教安心調養，自可無虞。」宣華不再答言，惟有涕泣。煬帝又勸慰了數語，且語宣華道：「我卽去宣召御醫，夫人萬勿過慮爲是。」宣華只答了一個「是」字。煬帝匆匆退出，傳旨召醫官診治宣華，醫官不敢遲挨，當卽入診。未幾有覆奏呈入，說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等語，急得煬帝心如轆轤，正在沒法擺佈，忽有宮人入報道：「宣華夫人危急了。」煬帝三脚兩步，馳往宣華寢宮。宣華氣已上逆，見了煬帝，還錯疑是文帝，硬掙着嬌喉道：「罷罷！事由太子，妾甘認罪，願隨陛下同去罷！」說畢，兩眼一番，嗚呼哀哉！遇死一年，貽臭千載。年纔二十九歲，煬帝不禁大慟。比父死時何如？可巧蕭后亦來視疾，入見宣華已逝，也灑了數點珠淚。這是假哭。隨卽勸慰煬帝，挽出寢室，一面命有司厚辦衣殮，擇吉安葬。

只煬帝悲念宣華，連日不已，甚至好幾天不能視朝。王公大臣，統入宮問安，楊素亦當然進去，甫至殿門，忽遇着一陣陰風，撲面吹來，不由的毛髮森豎，定睛一瞧，見有一人首戴冕旒，身穿袞服，手中拿着一把金鉞斧，下殿出來，這位威靈顯赫的大皇帝，並不是煬帝楊廣，乃是文帝楊堅。素不禁着忙，轉身急走，耳邊只聽得厲聲道：「此賊休走！我欲立勇，汝不從我言，反與逆子廣同來謀我，我死得不明不白，今日特來殺汝。」素越覺惶駭，脚下好似有物絆住，欲前反却，後面已像被他追着，撲的一聲，頭腦上着了一下，痛不可耐，便卽暈倒，口吐鮮血不止。殿上本有衛士一見楊素跌倒，忙來攙扶，素尙不省人事，當由衛士舁入臥輿，送歸私第。家人忙卽延醫，用藥灌治，半晌纔得

醒來，開目顧視家人，悽聲嘆息道：「我不得久活了，汝等可備辦後事罷。」賊膽心虛。家人雖然應命，總還望他再生，四處訪請名醫，朝夕診治。煬帝也遣御醫往視，及御醫返報，素一時雖不至死，但也不過苟延時日，難望痊愈。煬帝却很是喜歡，惟憶及宣華，總不免短嘆長吁。蕭后嘗在旁勸慰道：「人死不能復生，何必過悲？」煬帝道：「佳人難再得，教朕如何忘懷？」蕭后微笑道：「天下甚大，難道除宣華外，就沒有佳麗麼？」這一語提醒煬帝，便命內監許廷輔等，出外採選。無論官宦士庶各家，視有絕色女子，速即選取入宮。

廷輔等奉差四出，格外巴結，不到月餘，已各繕冊入報，多約數十名，少約十餘名，統共有好幾十處。由煬帝通盤籌算，不下一二千人，便自忖道：「天下難道有許多美女麼？大約連嫫母無鹽，都採取了來。」繼又轉念道：「既已選集許多女子，總有幾個可合朕意，且宮中充備灑掃，愈多愈妙，只顯仁宮雖然浩大，究竟是個宮殿體裁，須要另闢一所大花園，方好安插許多女子。」計畫已定，便召入一班佞臣，與他商議，就中有個內史侍郎虞世基，所議條陳，最爲稱旨，當即命他督造苑囿。世基就在洛陽西偏，闢地二百里，內爲海，外爲湖，湖分五處，暗寓天下五湖的意思。每湖周圍十里，四面砌成長堤，盡種奇花異草，且百步一亭，五十步一樹，亭樹兩旁，無非栽植紅桃綠柳，湖內有青雀舫，翠鳳舸，并有龍舟一艘，准備御駕乘坐。這五湖流水，均與內海相通，海周四十里，中築三座大山，一名蓬萊，一名方丈，一名瀛洲，好似海外三神山一般，山上添造樓臺殿閣，備極工巧，山頂高出百丈，西可回眺長安，南可遠望江淮，湖海交界，造了一所正殿，輪奐崇闕，自不消說。海北一帶，委委曲曲，築成一道長渠，引接海中活水，紆迴濼帶，傍渠勝處，便置一院。院計十有六處，可以安頓宮人，在內供奉。天下無難事，總教現銀子。世基監工，纔及數月，已是規模粗具，楚楚可觀。適許廷輔等送入選女，煬帝便令往新苑中，候旨定奪。自挈蕭后及妃嬪，乘輿至新苑游幸。虞世基當然接駕，由煬帝命爲前導，逐段看來，無非鉤心鬩角，競巧爭新。更兼那海水澄青，湖光漾碧，三神山葱蘢佳氣，十六院點綴風流，桃成蹊，李列徑，芙蓉滿沼，松竹盈途，白鶴成行，錦雞作對，金猿共嘯，仙鹿交游，彷彿是縹

縹雲天，嬋嬋福地。煬帝非常愉快，便問世基道：「五湖十六苑，可曾有名？」世基道：「臣怎敢自專，還乞陛下聖裁！」煬帝道：「這苑造在西偏，就可取名西苑。」世基纔答「是」字。煬帝又道：「苑中萬彙畢呈，無香不備，亦可稱爲芳華苑。」實可名爲腥血苑。世基極口稱揚，煬帝徐徐的行入正殿，下輿小憩，用過茶點，便令世基取過紙筆，酌取五湖十六苑名號。煬帝本是個風流皇帝，頗有才思，世基又是個風流狎客，夙長文筆。一君一臣，你倡我和，費了兩三小時，已將各名號裁定，由世基一一錄出。小子亦照述如下：

五湖名稱：

東湖名爲翠光湖，西湖名爲金光湖，南湖名爲迎陽湖，北湖名爲潔水湖，中湖名爲廣明湖。

十六院名稱：

(一)景明院。(二)迎暉院。(三)栖鸞院。(四)晨光院。(五)明霞院。(六)翠華院。(七)文安院。(八)積珍院。(九)影紋院。(十)饒鳳院。(十一)仁智院。(十二)清修院。(十三)寶林院。(十四)和明院。(十五)綺陰院。(十六)降陽院。

名稱既定，已近昏黃，四面八方，懸燈燹燭，幾似萬點明光，繞成霞彩。煬帝格外動興，樂不忘疲，使命內侍整辦御肴，自與蕭后等退入後殿。不消半時，酒肴等已依次陳上，煬帝就座取飲，后妃等列坐相陪，酒過數巡，煬帝顧語蕭后道：「十六院已將造就，只不過少缺裝潢。虞內侍煞是能幹，眼見得指日告成，朕意各院中不可無主，須選擇佳麗，謹厚的淑媛，作爲每院的主持，卿以爲何如？」蕭后樂得湊機，便含笑答道：「妾聞許廷輔等已選入若干美人，何不就此挑選，充作十六院的夫人？」煬帝大喜道：「似卿雅量寬洪，周后妃不能專美了。」不巧却是婦人好處，然亦有壞處，試看蕭后便知。當下乘着酒興，宣召許廷輔入苑，命將所選采女，一起起的帶引進來。廷輔等便即領命，逐名點入。煬帝且飲且瞧，真是柳媚花嬌，目不勝接；況且燈光半焰，醉眼微朦，急切裏也辦不出甚麼妍媸，但只見得一簇嬌娃，眩人心目，還是蕭后替他品評，這一個是肉不勝骨，那一個是骨不勝肉，這一個是瑜不掩瑕，那一個是瑕

不掩瑜，好容易選定了十六人，好算得姿容窈窕，體態幽嫻。煬帝便親自面諭，各封四品夫人，分管十六院事。又命虞世基監製玉印，上面鑄着院名及某夫人姓氏，製就後便即分給，又選得三百二十名，充作美人，每院分二十名，叫他學習吹彈歌舞，以備侍宴。此外或十名，或二十名，分撥各處樓臺亭榭，充當職役。千餘名選女，拜謝皇恩，陸續散去，又好似風捲殘雲，浪逐桃花，俱去得無影無踪了。忽聚忽散，此中已可悟幻景。時已更闌，酒興亦衰，煬帝方命撤席，與蕭后還入顯仁宮。

越日，命太監馬忠爲西苑令，專管出入啓閉，且命虞世基逐處加飾，并詔天下境內，所有嘉木異卉，珍禽奇獸，一古腦兒運至西苑，點綴勝景。於是二百里的靈囿靈沼，倏變作錦繡河山，繁華世界，就是十六院中的四品夫人，都打扮得齊齊整整，嬌嬌婷婷，一心思，盼望君王寵幸。那煬帝往來無時，或至這院，或至那院，運氣得博一博，晦氣的未遑一盼。

煬帝尚嫌不足，還想南下賞花，湊巧皇甫議等奏請河渠已通，龍舟亦成，喜得煬帝遊興勃發，便下了一道詔書，安排儀衛，出幸江都。宮廷內外，接讀這道詔書，都要籌備起來，且知煬帝素來性急，一經出口，便要照行，勢不能少許延挨，接連備辦了十餘日，忙碌得甚麼相似，方纔有點眉目，上表請期，好幾日不見批答。看官道是何因？原來滕王瓊暴死栗園，見前文。嗣王綸曾拜邵州刺史，鎮王爽亦已去世，嗣王集留居京師，未聞外調。綸與集俱係煬帝從弟，歷見煬帝摧殘骨肉，未免加憂。煬帝也只恐同族爲變，雖是留戀洛陽，作宮作苑，但暗中却密遣心腹，伺察諸王。此次又要南幸，更宜格外加防。綸集二人，常慮得罪，時呼術士入室，訪問吉凶，并使巫祝章醮求福，有了這種動作，便被偵探得了隙頭，立即報聞。煬帝趁這機會，想除二人，便將兩人怨望呪詛的罪名，令公卿議定讞案。公卿統

是希旨承顏，覆稱兩人厭蠱惡逆，罪在不赦。煬帝假作慈悲，只說是一誼關宗族，不忍加誅，特減罪宥死，除名爲民，坐徙邊郡。兩王已經遷謫，煬帝方安然無忌，始將南行的日期，批定仲秋出發，令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統

領，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軍統領，扈駕南巡。文武官五品以上，賜坐樓船，九品以上，賜坐黃篾，并令黃門侍郎王弘監督龍舟，奉迎車駕。

轉眼間已是屆期。煬帝與蕭后龍章鳳藻，打扮得非常華麗，竝坐着一乘金圍玉蓋的逍遙輦，率領顯仁宮芳華苑內三千粉黛，出發東京，前後左右，統是寶馬香車，簇擁徐行。扈從人員，又都穿服蟒衣玉帶，跨馬隨着，前導的是左衛大將軍郭衍，後護的是右衛大將軍李景，各帶着千軍萬馬，迤邐至通濟渠。王弘早攏舟伺候，這通濟渠雖經開鑿，還嫌淺狹，非龍舟所能出入，只好另用小航，渡出洛口，方得駕御龍舟。煬帝乃與蕭后下輦，共入小朱航，此外男女等人等，統有便舟乘載，魚貫而下。一出洛口，方見有巨舟二艘，泊住中流，最大一艘，便是龍舟，內容分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號房間，俱用金玉飾成，下重體制較緻，乃是內侍所居。這舟爲煬帝所乘，不消細說。比龍舟稍小的一艘，叫作翔螭舟，制度略卑，裝飾無異，係是蕭后坐船。另外有浮景九艘，中隔三重，充作水殿，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翔青鳧陵江樓船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分坐諸王百官妃嬪公主及載內外百司供奉物品最奇怪的是有五樓道場玄壇等數十艘，爲僧尼道士蕃客所乘，統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內有九千餘名，係挽龍舟翔螭舟，各用錦綵爲袍。衛兵所乘，又分平乘青龍纜艦艚舩八櫂艇舫等數千艘，挽船不用人夫，須由兵士自引。龍旂舞采，畫舫聯鑣，相接至二百餘里。岸上又有騎兵數隊，夾河衛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概令獻食，往往一州供至數百車，窮極水陸珍饈。煬帝蕭后及後宮諸妃嬪，反視同草具，飲食有餘，輒拋置河中。自來帝王巡幸天下，那裏有這般奢侈？這般驕淫？小子有詩嘆道：

帝王多半好風流，欲比隋煬問孰侔？
南北輿圖方混一，可憐只博兩番游。

欲知煬帝南巡後事，下回再行表明。

寫宣華夫人之死，及楊素之遇鬼，似屬冤讎相報，躍然紙上，雖未必實有其事，而疑心生鬼，亦人情所常有。且以見人生之

不可虧心，心苟一虧，魂魄不搖而自慄，有不至死地不止者。此作者警世之苦心也。煬帝窮奢極欲，爲古今所罕聞，極力摹寫，愈見其糟蹋婦女，荼毒生靈，天下寧有若是淫昏之主，而能長享太平，任所欲爲耶？況事本韓偓《海山記》，並非無稽，而江都之游，又爲大業元年間事，此係煬帝南巡第一次。越年仍返東京，俗小說中却謂其一去不回，竟似煬帝十年外事。夫煬帝固嘗死於江都，然事在後起，並非一次卽了。隋史中自有年月可證，得此編以序明之，而史事乃有條不紊，非雜亂無章之俗小說所得同日語也。

第九十二回 巡塞北厚撫啓民汗 幸河西窮討吐谷渾

却說煬帝南幸江都，在途約歷數旬，所有四十餘所的雜宮，統是趕緊築造，大致粗就，煬帝到一處，留一二日，尙嫌他未盡完善，所以不願稽延，便揚帆直下，竟達江都。江都爲南中勝地，山水文秀，揚名海內，煬帝與后妃人等，朝賞夕譙，不暇細表，好容易又閱殘年，便是大業二年元旦，煬帝在江都升殿，受文武百官朝賀，越日得東京將作大匠宇文愷奏報，內稱洛陽宮苑一體告成，當卽進授文愷爲開府儀同三司。過了正月，又詔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侍郎虞世基等，議定輿服儀衛，始備蓋路，及五時副車，命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他監造車服，由東京送達江都。稠智思精巧，參酌古今，袞冕統繡，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製成，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儀仗，此外如皇后鹵簿，及百官儀服，無非極意求華，仰稱上意。嘗責州縣官採辦羽毛，州縣官使民弋捕大鳥，四處網羅，幾無遺類。烏程有一大樹，高踰百尺，上有鶴巢，卵育已久，百姓奉令取求，因高不可攀，特用刀刈根，爲倒樹計。鶴似解人意，恐難爲所殺，亟自拔毫毛，拋擲地上，時人反稱爲瑞兆，彼此謠傳道：「天子造羽儀，鳥自獻毛羽。」州縣官樂得諛媚，遂將民間歌謠，充作賀表中文料，煬帝格外欣慰，待羽儀彙集，四面翼衛，每出游幸，衛士各執麾羽，填街塞路，縣亘約

二十餘里。不愧爲大畜類。

再過了兩月有餘，江南春暮，桃柳將殘，煬帝方欲返東京，下詔北歸。月杪自江都出發，一切儀制，比南下時更加華麗。四月下涿，行抵伊闕，陳列法駕，備具千乘萬騎，馳入東京。煬帝自御端門，頒達赦書，豁免本年全國租賦，凡五品以上文官得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得跨馬加珂，戴幘服袴褶，衣冠文物，盛極一時。太子昭本留守長安，聞煬帝已回東京，乃上表請覲，有旨准奏。昭卽至洛陽，父子相見，免不得有一番恩誼。但煬帝是酒色迷心，把父子有親的古訓，當然忘記。既已無父，何知有子。昭入見時，不過淡淡的問了數語，便令退出，嗣是不復召見。昭一住數旬，再請入省，煬帝雖未曾拒絕，惟面諭他速回長安。昭叩請少留，以便定省，反被煬帝叱責出去，惹得懊悵成疾，更兼形體素肥，天又盛暑，內外交迫，竟致絕命。煬帝聞耗，只哭了數聲，便卽止哀，草草喪葬，子諡元德。昭有三子，長名煥，次名侑，次名侑，總算俱封王爵。煥爲燕王，侑爲越王，侑爲代王，又立秦孝王俊，子浩爲秦王。俊爲煬帝弟，見前文。可巧

楚公楊素亦同時病死。素本受封越公，太史嘗言隋分野當有大喪，煬帝南幸時，特徙封素爲楚公，因隋與楚同一分野，意欲移禍與素。素老病居家，未嘗從遊，至將死時，弟約尙覓名醫調治。素張目道：「我豈尙想求活麼？」煬帝得素死信，喜語左右道：「使素不死，當滅他九族。」但表面上不好不敷衍過去，追贈素光祿大夫、太尉公，賜諡景武，特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賻帛五千段，命鴻臚卿監護喪事，也好算是生榮死哀，福壽全歸了。句中有刺。

先是廢太子勇生有十男，長男名儼，爲雲昭訓所出，曾受封長寧郡王。勇被廢後，儼亦坐斥。儼弟平原王裕，安城王筠，安平王嶷，襄城王恪，高陽王諡，建安王韶，潁川王暉，均被爵削籍。雲昭訓父雲定興，因縱勇爲非，坐罪奪官，與妻子俱沒爲官奴。煬帝嗣位，聞定興具有巧思，召至東京，襄辦營造。定興見宇文述得寵，曲意諛媚，特購集珍珠，絡成寶帳，奉獻與述。述喜出望外，兄事定興，薦使督造兵器，且與語道：「兄所作器仗，悉合上意，惟始終不得好官，

無非爲長寧兄弟，尙未處死哩。一定興憤然道：「此等俱無用物，何不勸上一體就誅。」忍哉定興述遂奏請處置儼等，煬帝當卽依議，命煬殺故長寧王儼，並將儼弟七人，充戍極邊。襄城王恪妃柳氏，姿容端麗，四德俱全，恪前被廢黜，柳氏毫無怨言，事夫益謹。及恪奉詔徙邊，與妻訣別，柳氏泣語道：「君若不諱，妾誓不獨生。」恪亦嗚咽不能成詞，彼此大哭一場，愴顏別去。行至中途，復有詔使到來，勒令自盡。恪與兄弟七人同時駢死。至恪柩發還，柳氏語朝使道：「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後，得免別埋，就是朝廷的恩惠了。」說罷，撫棺一慟，自縊身亡。里人均爲下淚。特敕入以彰女貞。勇十男已去其八，只幼子孝實孝範，後來也不見史傳，想是貶爲庶人，終身不得出頭，小子也只好擱過不提。

且說突厥啓民可汗，自徙居磧口，盡有達頭遺衆，嘗感隋室舊恩，歲遣朝貢。大業二年冬季，復上表自請入朝。煬帝欲張皇威德，誇示番俗，因命太常少卿裴蘊徵集天下前世樂家子弟，充作樂戶，就是庶民百姓，能譜音樂，俱令入肄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不但八音六律，吹拍成腔，并演習各種魚龍山車等雜戲，務爲淫巧，悅人耳目。俟演習成熟，便在西苑中精翠池側，依次奏技。煬帝親挈后妃諸人往閱，但見有一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繼而鼉鼉魚鼉，俱從水中浮出，叢集兩岸，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尺，未幾復見二人戴笠，笠上各登一人，體輕善舞，欬然騰過，左右易處。最可怪的是神鼉負山，幻人噴火，千變萬化，備極神妙。煬帝非常稱賞，飭京兆河南兩尹，爲伎人趕製錦衣，兩京綵緞，搜括一空。甚且御製艷篇，令樂正白明達湊造新聲，按曲度腔，聲極哀艷。一面特建進士科，視有詩歌織治，卽令入選。

故相高穎，閑居有年，不知煬帝寓着何意，偏召令爲太常卿。想是穎命中應該研頭。穎獨不贊成散樂，奏言：「棄本逐末，有礙盛治。」煬帝那裏肯依，反把從前的積恨，記憶起來。並見前文。穎又私語太常丞李懿道：「從前周天元好樂致亡，殷鑒不遠，怎可效尤？」汝奈何不記母言。這數語又被煬帝聞知，越加生嫌，惟一時未便發作，姑從緩圖。大業

三年，啓民可汗來賀元日，煬帝命大陳文物，內外鼓吹。啓民入朝拜謁，由煬帝賜他旁坐。啓民東張西望，頗艷羨漢官威儀，急切未敢陳請。至退入客館，方修表請襲冠帶。煬帝初尚未許，及表文再上，乃准令易服。且語尚書牛弘道：「目今衣冠大備，使單于亦爲解辦，豈不是古今盛治麼？」弘極口稱賀。煬帝又道：「這也未始非卿等功勞。」說至此，令侍臣出帛百疋，賜與牛弘。弘謝恩而退。啓民可汗一住數日，宴賜甚厚。辭行時，請車駕北巡，正合煬帝意旨，便即命允。啓民乃去。待至初夏，天氣清和，煬帝借安撫河北爲名，下詔首途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穿太行山，北達并州，使通馳道。一面啓行至赤岸澤。啓民遣兒子毗黎伽特勒入朝行在，且附表請入塞迎駕。煬帝不允，遣歸毗黎伽特勒。啓民在帳守候。又過二月有餘，山路始通，方再從赤岸澤出發，北至榆林郡。意欲出塞耀兵，道出突厥部落，進指涿郡，恐啓民不免驚惶，特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往諭帝意。啓民奉旨，召集屬部各酋長，約數十人，與晟相見。晟見牙帳中蕪穢拉雜，欲令啓民親自芟薙，爲諸部倡，乃佯指帳前青草道：「此草留植帳前，大約根必甚香。」啓民未悟，拔草嗅鼻，毫無香氣，遂答言不香。晟微哂道：「天子巡幸，諸侯王宜躬自掃除，表明敬意。今牙內蕪穢，我還道是留種香草，那知却是尋常植物呢？」啓民至此，始知晟有意嘲諷，慌忙謝罪道：「這是奴不經意的過失。奴輩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力，豈敢憚勞？不過因僻居塞外，未知大法，今幸將軍教奴使奴得達誠駕前，受惠正不少哩。」說着，即拔佩刀自芟庭草。帳下貴人達官，及諸部酋長，亦相率仿效，纔閱數刻，已將庭草除盡。他如帳外雜草，亦遣番役隨處掃除。長孫晟辭回榆林，報明煬帝。晟用僞言說動啓民，亦非待人以誠之道。煬帝便發榆林北境，東達薊州，沿途建築御道，長三千里，廣且百步。啓民可汗帶同義成公主，來朝行宮，還有吐谷渾高昌兩國，亦遣使入貢。煬帝大悅，盛宴啓民夫婦，與兩國使臣，越宿復親御北樓，望河觀漁，並賜百僚會宴。啓民可汗又獻名馬至三千匹，煬帝賜帛至一萬三千疋，啓民復上表道：

竊念聖人先帝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惟天，俯視

惟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爲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仍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之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仰乞天慈，不違所請，謹此上聞！

煬帝覽表，未以爲然，因令羣臣集議。羣臣多請依啓民言。煬帝始終不從，乃下詔答啓民道：

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尙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拘拘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旣辨要荒之敝，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況磧北未靜，猶須征戰，峨冠博帶，更屬非宜，但使好心恭順，固無庸變服爲也。特此覆諭！

這諭旣下，又令宇文愷特設大帳，帳中可容數千人。煬帝親御大帳，南向高坐，兩旁備設儀衛，下作散樂。啓民率酋長三千五百人，入帳朝謁。由煬帝盡賜盛饌，笙醴雜陳。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煬帝亦命發帛二十萬段，作爲答賜，并賞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尋又發丁男百餘萬人，增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尙書左僕射蘇威力諫不聽。太常卿高穎、禮部尙書宇文弼音注見前、光祿大夫賀若弼，互有私議，大略謂：「待遇啓民，未免過厚。」偏有媚臣諂子，奏劾三人怨謗煬帝，最恨直言，旣有所聞，也不暇辨明是非，況與高穎本有宿忿，賀若弼又爲穎所薦引，宇文弼也與穎友善，索性一律加罪，並置死刑。詔敕一頒，可憐三大臣俱無辜遭戮，駢首行轅。蘇威亦連坐罷官。還有內史令蕭瑄，係是蕭皇后兄弟，素邀恩眷，受爵莒國公，他與賀若弼往來莫逆，弼旣被殺，復有童謠云：「蕭蕭亦復起。」煬帝因疑及蕭瑄，亦令罷官還家。嗣又出巡雲中，溯金河而上，甲士前呼後擁，共達五十餘萬，旌旗輻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內容數百人，可離可合，下施輪軸，倏忽推移，並築置行城，周二千步，用布爲韎，上蔽以布，塗飾丹青，樓櫓悉備，胡人俱驚爲神奇。每在御營十里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還至牙帳，飾廬清道，恭候乘輿。越旬餘始見駕至，由啓民跪迎入帳，奉觴上壽。王侯以下，均袒割帳前。

莫或仰視。煬帝萬分快活，卽事賦詩道：

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氈帷望風舉，穹廡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呼韓屠耆皆漢時單于名。索辯擊羶肉，韋講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啓民奉觴既畢，面奏有高麗使臣來聘，不敢隱諱。煬帝卽傳高麗使臣入見，使臣惶恐頓首，乃使牛弘宣旨，諭高麗使臣道：「朕因啓民誠心奉國，所以親至彼帳，明年當詣涿郡，汝可還語汝王，宜早來朝，勿生疑懼。朕一視同仁，待遇亦如啓民，若敢違朕命，必與啓民同巡汝土，休得後悔！」爲後文東征張本。高麗使唯唯而去。煬帝留宿啓民牙帳，約有數日，蕭后亦幸義成公主帳中。煬帝賜啓民夫婦金甕各一，外如衣服被褥錦綵等，不可勝計。番酋以下各賞賚有差。時已仲秋，啓鑿南歸，使啓民扈從入塞，行至定襄，乃令歸藩。車駕返至太原，更營晉陽宮。爲李淵據宮伏案。遂上太行山，開直道九十里，南通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中，留宴三日，纔回東京。會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

有詔使吏部侍郎裴矩掌管市易事宜。矩訪諸商胡，得悉西域山川風俗，特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聞。且別繪道里，分爲三路。北路入伊吾，中路入高昌，南路入鄯善，總彙處在敦煌。略言：「國家威德及遠，欲西度崑崙，易如反掌，只因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遏絕道途，所以未通朝貢。今得商胡密送誠款，願爲臣妾，但使一介行人，往撫諸番，自然帖服，無煩兵革。」云云。煬帝大喜，賜帛五百疋，每日引矩至御座前，問西域事。矩復盛稱胡地多產珍寶，吐谷渾容易吞滅，惹得煬帝野心勃勃，也想似秦皇漢武一般，徵功外域。於是任矩爲黃門侍郎，使至張掖，引致諸胡。胡人本無意服隋，由矩用利相啗，誘令入朝。西域諸國貪利東來，絡繹不絕，所經郡縣，動需送迎，糜費以億萬計。這也是中國疲敝的一大原因。

煬帝意尙未厭，至大業四年春季，復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黃河，北通涿郡，丁壯不敷差遣，竟至役及婦女。一面再築長城，自榆谷東迤，又數百里，勞民傷財，不問可知。煬帝復游幸五原，順道巡閱長城，

饑衛繁盛，不亞前時。更有一種極大壞處，爲煬帝殺身亡國的禍根。他生平喜新厭故，無論子女玉帛，宮室苑囿，一經享受，便覺生厭，暇時輒搜羅各處輿圖，一一親覽，遇有勝地名區，常令建設行宮，所以晉陽宮尙未告竣，汾陽宮又復興工，視民命如草芥，看金錢如糞土。又遣謁者崔君肅齋詔往諭西突厥，徵使朝貢。

自大邏使據突厥西境，號阿波可汗，突厥遂分東西二部，阿波旋爲處羅侯所執，事見前文。國人另擁立泥利可汗。泥利傳子達漫，稱泥擻處羅可汗。處羅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因泥利病死，不耐寡居，轉嫁泥利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年，向氏夫婦入朝，適值達頭爲亂，不敢西歸，乃留居長安。及達頭逃亡，西路少通，處羅可汗頗憶念生母，遣使入塞，訪母所在。可巧裴矩出屯敦煌，得知此信，遂奏請招撫處羅。崔君肅奉詔西行，馳入西突厥牙帳，處羅踞坐胡牀，不肯起迎，君肅正色與語道：「突厥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經數十年，莫能相滅。今啓民舉部內附，借兵天朝，共滅可汗，天子已經俯允，師出有期，只因可汗母向夫人留住京師，日夕守闕，籲請停兵，願囑可汗內屬。天子格外加憐，故遣我到此，傳達諭旨。今可汗乃如此倨慢，是向夫人有欺君大罪，必將伏屍都市，傳首虜庭。且發大隋將士，合東國部衆，左提右挈，來擊可汗，試問可汗能自保否？奈何爭小節，昧大局，違君棄母，自取滅亡？」說到「亡」字，那處羅已矍然起座，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道：「啓民內屬，受賜甚厚，所以國富兵強。今可汗後附，欲與啓民爭寵，必須深結天子，方得如願。」處羅聞言，忙向君肅問計。君肅道：「吐谷渾爲啓民婦家，今天子以義成公主嫁啓民，啓民畏天子威靈，與吐谷渾斷絕親交，吐谷渾亦因此懷恨，不修職貢。可汗若請討吐谷渾，會同上國兵馬出境夾攻，定可破虜，然後躬自入朝，旣邀主眷，復謁母顏，豈非一舉兩得麼？」

處羅大喜，厚

待君肅，尋即遣使隨行，貢汗血馬，并表請會討吐谷渾。煬帝面諭來使，以隔歲爲期，來使奉命去訖。

流光如駛，一瞬經年，已是大業五年。

春光明媚，冰泮雪融，煬帝乃整頓行裝，出巡河右。時裴矩已誘令鐵勒部，襲

破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夸呂次子東走西平境，遣人入塞，乞請援師。煬帝正欲擊吐谷渾，乘機發兵，即遣安德王

楊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託詞迎允，實囑使襲取虜帳。伏允却也狡猾，探知隋兵勢盛，不敢迎降，復率衆奔雪山。宇文述引兵追往，連拔曼頭赤水二城，斬首三千餘級，獲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所有吐谷渾故地，東西亘四千里，南北闊二千里，皆爲隋有。分置郡縣鎮守，徙天下輕罪實邊。煬帝又欲親自耀威，出臨平關，越黃河入西平，陳兵閱武，將窮討吐谷渾，特命內史元壽南逼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逼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聚，爲掩取伏允計。伏允率數十騎潛遁，囑部會詐爲伏允，保守車我真山。隋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恃勇無謀，自請往捕，身不被甲，卽入山搜尋，不料山谷裏面，伏兵四布，任你如何能耐，終是雙手不敵四拳，白白的喪失性命。只有裨將柳武建，步步爲營，得免險難。且斬俘吐谷渾兵數百人，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也被伏允誘斬。衛尉卿劉權，出伊吾道，總算虜得千餘口，回來報功。煬帝親至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沒，官名，係突厥之監守伊吾者。及西域二十七國使臣，俱伏謁道旁。煬帝預囑河西士女，盛飾縱觀，誇耀富有。如有車服未鮮，令郡縣督率改製，因此騎乘炫目，絲亘通衢。吐屯沒請獻地數千里，煬帝當然喜慰，分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令劉權居守河源，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通道西域。竝因裴短綏遠有功，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小子有詩嘆道：

有道明王守四夷，何勞玉帛示羈縻？
鑿空博望猶遭議，況復隋臣好尙欺。

欲知煬帝西巡餘事，待至下回再詳。

本回述煬帝之好大喜功，北巡西討，可謂隋朝極盛時代。突厥內附，啓民可汗恭順無違，煬帝親幸廬帳，索辦擊肉，革鞞獻酒，何其盛也。及西巡河右，出臨平關，窮追吐谷渾，雖張定和梁默等，均陷沒敵中，然觀燕支山之受謁，諸羌道旁羅拜，亦曷嘗不足誇人奢淫如煬帝，有此倖遇，豈非意外尊榮，然炎炎者滅，隆隆者絕，以煬帝之無功無德，乃有此羌胡之歸命，是正所謂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況外人並非心悅誠服，無非貪利而來，我之利有窮時，彼之貪無窮境，利盡而彼卽掉頭去矣，彼去而我益困。

外患未來，內訌先起，瓦解土崩，有必然者，此裴矩之所以難辭禍首也。

第九十三回 端門街陳戲示番夷 觀瀾亭獻詩逢鬼魅

却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沒等來朝行在，由煬帝特設觀風行殿，召入賜宴；此外如蠻夷使臣，陪列階庭，差不多有一二千人。煬帝命奏九部樂，并及魚龍雜戲，備極喧闐。宴罷散席，復搬出許多絹帛，徧賜夷人，不過博得幾聲萬歲的歡呼，又耗去若干貲財。至車駕東還時，行過大斗拔谷，山路仄狹，僅容一人一騎，魚貫而行；又值天氣寒冷，風雪晦冥，前後不能相顧，累得斷斷續續，勞乏不堪。驢馬十死八九，吏卒亦多致僵斃，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徒落得男女無別，一場糊塗。跟畜生同行，還要辨甚麼雌雄？

煬帝順便入西京，住了兩三個月，因長安無可游玩，很不耐煩，仍轉赴東京。時已改稱東京爲東都，視爲樂國，不願再入長安。從此朝朝暮暮，酒地花天，再加四面八方，按時進貢，有獻明珠異寶，有獻虎豹犀象，有獻名馬，有獻美女，一古腦兒收入西苑，留供宸賞。獨道州獻入一個矮民，姓王名義，生得眉濃目秀，舌巧心靈。煬帝召入，見他身材短小，舉止玲瓏，也覺奇異得很，却故意的詰問道：「汝有甚麼技能，敢來自獻？」王義從容答道：「陛下懷柔遠人，不棄芻蕘，所以南楚小民，也來覲化。雖無奇能絕技，却有一片愚忱，仰乞聖恩收錄。」煬帝笑道：「朕有無數文臣猛將，沒一個不竭誠事朕，要汝何用？」王義又道：「聖恩寬大，惠及困窮，小臣係遠方廢民，無處求生，只好自投闕下，冀沐生成。」煬帝最喜諛言，聽得王義數語，如漆投膠，不鎔自化，便命他留侍左右，就便驅策。好在王義知情識意，一經差遣，俱能曲體上心，無孔不入，因此煬帝逐漸寵愛，幾乎頃刻不能相離。

一日輟朝入宮，回頭見王義隨着，不禁皺眉道：「汝事朕多時，深合朕意，可惜非宮中物，不能隨入宮中。」說

着，又歎了幾聲，竟自入宮。義不好隨入，但在宮門外癡然立着。湊巧有個老太監張成，自宮中出來，瞧着王義情狀，問爲何事躊躇？義便將煬帝諭言重述一遍，且欲張成設法爲入宮計。張成微哂道：「如欲入宮，除非淨身不可。」義尚未知淨身二字的意義，及張成再與說明，義竟不管死活，託張成替他買藥，忍心自宮，接連病了數日。煬帝不免問及，經張成代爲報明，益使煬帝感動，嘆爲忠義。及王義瘡痕既愈，便令出入宮寢，有時使睡御榻下面，視作宮女一般。割勢以媚君，殊非人情。

至大業六年正月，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花，自稱彌勒佛，竟潛入建國門，劫奪衛士甲仗，共謀作亂。虧得煬帝次子齊王暕，率兵出禦，得將羣盜誅死。暕有此功績，并因元德太子早世，位次當立，但暕生平漁色，嘗私納柳氏女爲妾，并與妃姊韋氏相姦。韋氏已爲元氏婦，無端爲齊王所佔，當然不服，雖未敢上書訴訟，怨謗已傳達都中。暕毫不顧忌，反召相士，徧視後庭。相士謂韋氏當爲皇后，暕益自喜，且恐煬帝冊立嫡孫，陰囑巫覡爲厭蠱術，事皆被洩。府僚如長史柳謩之以下，多半得罪，韋氏亦坐是賜死。大約是閻羅王請去爲后了。暕爵位未削，已失寵愛，故始終不得立儲。惟都中有盜，也是一種駭聞，煬帝不以爲意，仍然照常行樂。

會值諸番入朝，酋長畢集東都，煬帝又要誇張富麗，暗暗傳旨，不論城內城外，所有酒館飯肆，如遇番人飲食，俱要將上等酒餚款待，不得索錢，再命有司在端門街上搭設許多錦棚，排列許多繡帳，就是叢林雜樹中，也都纏着繒帛，一面傳集樂戶，或歌或舞，有幾處放烟火，有幾處打鞦韆，有幾處耍長竿，有幾處蹴圓球，百戲雜陳，譁鬧得不可名狀。卽如吹簫品竹的伶工，且多至萬八千人。自昏達旦，連日不休，外人看了，相率驚異道：「中國如此繁華，真不愧爲天朝哩。」於是成羣結隊，紛紛游賞，或到酒肆中飲酒，或到飯店中吃飯，壺中無非佳釀，盤中悉是珍饈，及醉飽以後，取錢給值，偏肆主俱搖手道：「不要不要，我中國富饒得很，區區酒肴，算甚麼錢哩？」外人越覺稱奇，便來來往往，飲過了酒，又去重飲，吃過了飯，又去重吃，樂得屠門大嚼，快我朵頤。有幾個狡黠的胡奴，穿街逐巷，偶

見窮民襁褓得很，體無完褐，不禁笑問市人道：「中國亦有貧家，何不將樹上繒帛給與了他，免得懸鵲百結哩？」市人慙不能答。煬帝那裏得知一任外人游宴兼旬，方纔遣歸，且盛稱裴矩才能，顧語羣臣道：「裴矩大識朕意，凡所奏陳，統是朕欲行未行，倘非奉國盡心，怎能得此？」羣臣無敢異議，也不過隨聲附和罷了。

是時煬帝幸臣除裴矩外，尚有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工部尚書宇文愷等，皆以諂媚得寵。衍嘗勸煬帝五日一視朝，煬帝囁嚅道：「恐違先例。」衍又說道：「陛下御宇，與高祖不同，高祖手定天下，應該宵衣旰食，今四海承平，府庫充實，何必效法先人自取勤苦呢？」煬帝乃心喜道：「郭衍與朕同心，纔不愧為忠臣。」以佞為忠，怎能長治。獨司隸大夫薛道衡，上高祖頌，煬帝悵然道：「這乃是魚藻的寓意哩。」看官聽着，魚藻是小雅篇名，詩序謂刺周幽王。煬帝以道衡隱寓諷刺，將加罪譴，會議行新令，歷久未決。道衡語人道：「向使高類不死，裁決已多時了。」裴蘊與道衡未協，因劾道衡負才怨望，目無君上。煬帝即收繫道衡，處以絞罪，妻子俱流徙。且末天下稱冤。御史大夫張衡已出為榆林太守，尋復調督江都宮役。衡恃有舊功，頗自驕貴，惟聞薛道衡被戮，也為不平。適禮部尚書楊玄感，即楊素子。奉使至江都，與衡相見。衡他無所言，但說薛道衡枉死，至再至三，玄感即據言上報。又有江都丞王世充，奏稱衡剋減頓具，兩人共劾一衡，不由煬帝不信，立發緹騎械衡，即欲加誅。轉思大寶殿事，全出衡力，見九十回，不得不暫從寬典，免官貸死，放歸田里。吏部尚書牛弘學博量宏，素安沈默，得進位上大將軍，改授右光祿大夫，至是病死，賻贈甚厚，追封文安侯，賜諡曰憲。隋朝文武官吏，惟弘富貴終身，不遭悔吝。史稱他事上盡禮，待下盡仁，所以無好無惡，安然沒世。弘弟名弼，好酒使性，嘗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公退食，妻迎語道：「叔射殺牛。」弘怡然道：「便可作脯。」至弘既坐定，妻又與語道：「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但言已知，仍然無言寬和如此，故終得免難。看官以為如弘行止，究竟可取不可取，想列位自有定評，無庸小子嘵嘵了。同

號合汗，為德之賊。

且說煬帝安處東都，與蕭后及十六院夫人，鎮日行樂。顯仁宮及芳華苑，兩處交通，中爲複道，夾植長松高柳，御駕往來無常時，侍衛多夾道值宿，後庭佳麗，日多一日，今夕到這院留宿，明日到那院盤桓，或私自勾挑，或暗中牽合，不但十六院夫人，多被寵幸，就是三百二十名美女，有時湊着機緣，也得伴霑雨露。最邀寵的有幾個芳名，甚麼朱貴兒，甚麼袁寶兒，甚麼韓俊娥，還有雅娘、杏娘、妥娘等美人，幾不辨他甚麼姓氏，但教容貌生得俊媚，身材生得嫵娜，都蒙皇恩下逮，命拘衾裯。甚至僧尼道士，亦召入同游，叫作四道場。或在苑中盛陳酒饌，不分男女，隨派入座。從前高祖嬪御，往往令與皇孫燕王、梁公蕭銜、千牛官名左右、宇文昂同列一席；僧尼道士，令與女官同列一席；自與后妃寵姬同列一席，履舄交錯，巾幘厮混，簡直是不拘形迹，雜亂無章。甚至楊氏婦女，擅有姿色，亦公然留髡，就是妃嬪公主，亦免不得與倖臣交歡。女官尼覲，勾通僧道，煬帝也置諸不問，算是盛世宏恩。諛語得妙又嘗泛舟五湖，御製望江南八闋，分詠湖上八景，小子敍錄如下：

(一)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欲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二)湖上柳，烟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動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伏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三)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四)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

(五)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葦水邊勾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漫，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

幽冷艷，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六)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人，清唱漫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

開盡夜，踏青門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

(七)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

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八)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緩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

蘭棹穩，沈沈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這八闋詞句，令宮女演習歌唱，每當月夜泛湖，歌聲四起，一派脆生生的嬌喉，真個似黃鶯百轉，悅耳動人。就有幾個通文侍女，更將原闋分成波折，抑揚頓挫，愈覺旖旎風光，足動煬帝游興。

一夕，煬帝泛舟北海，與內侍十數人同登海山，忽月光被薄雲遮住，夜色迷濛，當然是不便上登，就在海旁觀

瀾亭中小憩。煬帝正帶着三分酒意，醉眼模糊，憑欄四望，恍惚有一扁舟過來，舟中似有數人，還疑是十六院中的

美人兒，前來迎駕。霎時間駛在亭前，有一人首先登岸，報稱陳後主謁駕。煬帝忘他已死，且前與陳後主時常會晤，

頗覺氣味相投，至此卽令傳見，纔閱片時，果見陳後主款段前來，所著服飾，彷彿似做長城公形狀。煬帝忙起身相

迎，陳後主屈身再拜。煬帝忙用手攙住道：「朕與卿本是故交，何必拘此大禮。」說着，便令他旁坐。彼此已經坐定，

陳後主開口道：「憶昔與陛下交遊，情愛與骨肉相同，今日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尚記得陳叔寶否？」煬帝驚

問道：「卿別來已久，今在何處？」陳後主道：「亡國主子，何處寄身？無非往來飄泊，做一個異鄉孤客罷了。」煬帝

又道：「卿如何知朕在此，前來一會？」陳後主道：「聞陛下得登大寶，安享承平，心甚欽服，但初意總道陛下勤政

愛民，得臻至治，那知陛下亦縱樂忘返，取快目前，無甚美政。今又鑿通洪渠，東遊維揚，自覺一時技癢，特來獻詩數

「說罷，便從懷中取出一紙，捧呈煬帝。煬帝聞陳後主言，已是不悅，勉強接閱詩詞，巧值月色漸明，乃疑神細視，但見紙上寫着：

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日脚沈雲外，榆梢噪冥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番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

煬帝閱罷，似解非解，但詩意總帶着譏諷，不由的憤怒起來，便拂衣起坐道：「死生有命，興亡有數，爾怎知我開河通渠，徒利後人？」陳後主亦起身道：「看汝豪氣，能得幾日，恐將來結果，還不及我哩！」一面說，一面走。煬帝亦從後追逐，又聽陳後主揶揄道：「且去且去，後日吳公臺下，少不得與汝相見。」煬帝也不辨語意，尚用力追去。那陳後主已是下舟，舟中有一絕世美人，花容玉貌，傾國傾城，可惜月光半明半滅，急切裏看不清楚，正思回呼左右，拘留此舟，不料海面上捲起一陣陰風，吹得毛骨森豎，待至風過浪平，連扁舟俱已不見，還有甚麼麗姝。觀此可以悟道。煬帝到了此時，方猛然驚悟，自思叔寶早死，舟中美人，大約便是張麗華，兩人都是鬼魂，如何與我相見？當下嚇了一身冷汗，便把雙眼睜開，仔細一望，仍然坐在亭中，便問左右道：「你等曾看見甚麼？」左右道：「不曾看見甚麼，但見萬歲爺默然無言，恍似假寐，所以不敢驚動。」煬帝越加驚疑，忙出乘原舟，返入西苑，就近至迎暉院來。院妃王夫人接着，煬帝便與談及陳後主相見事，王夫人也覺稱奇，獨朱貴兒入侍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莫非陛下回憶張麗華，所以幻出這般奇夢？且怎知非花月精魂，曉得萬歲在海中寂寞，故來與陛下相戲，此等幻夢，何足介意？」實是被鬼揶揄。煬帝聽了，方纔釋疑，是夕便在迎暉院留宿，不勞絮敘。

既而夏氣喧煩，苑中草木雖多，遮不住天空炎日，晝間未便冶游，到了日沈月上，清風拂暑，院落迎涼，煬帝但帶着矮民王義，悄悄的入栖鸞院，院妃李慶兒，方仰臥簾下，沈睡未醒，可巧月光映面，煬帝見他柳眉半蹙，檀口微

張杏醫上現出一種慌張情態，好似欲言難言。楊帝指語王義道：「他莫非夢魘不成，快與我叫他醒來！」義走到榻前，連叫數聲李娘娘。慶兒方得醒寤，已掙得滿身珠汗，弱不勝嬌。楊帝親自將他扶起，坐了半晌，方纔明白，起身下拜道：「妾適在夢寐，未知駕臨，有失迎候。」楊帝道：「且住！卿夢中有何急事，露出這般慌張？」慶兒道：「妾正在夢魘，虧得陛下着人喚醒，但夢中情節支離，是吉是凶，妾不敢直說。」楊帝道：「但說何妨？」慶兒道：「妾夢見陛下如平時一般，攜了妾臂，往遊各院，到了第十院中，李花盛開，陛下入院高坐，開宴賞花，妾仍侍側，那知一陣風起，花光變作火光，烈騰騰的燒將過來，妾避火急奔，回視陛下尚在烈焰中，急忙呼人救駕，偏偏四面無人，妾正急殺，却得陛下喚醒，這夢不知主何吉凶。」楊帝沈吟半晌，方強解道：「夢兆往往相反，夢死正是得生，火勢威烈，朕坐火中，正是得威得勢，有何不吉？」慶兒乃喜。楊帝復令擺酒壓驚，飲到夜靜更闌，方共作陽臺好夢。

曉起已遲，出過明霞院，正與院妃楊夫人相值。楊夫人且笑且語道：「陛下來得正好，妾正要前來報喜。」楊帝問有甚麼喜事。楊夫人道：「酸棗所獻玉李，竟爾暴曬，蔭達數畝。」楊帝淡淡的答道：「玉李何故忽盛？」楊夫人道：「昨夕院中各人，間空中有人聚語道：『李木當茂，』今曉往視，果然茂盛無比。」楊帝正因慶兒夢見李花，今又聞玉李忽盛，料知不是吉兆，便顧語王義道：「你去傳語院役，還將玉李伐去。」義答道：「木德來助，正是瑞應，即使不祥，亦望陛下修德禳災，伐樹何益？」語頗有理。楊帝乃止，就在明霞院中勾留一日。越宿往幸晨光院，院妃周夫人迎報道：「院中楊梅，今已繁盛。」楊帝喜問道：「楊梅茂盛，能如玉李否？」旁有宮女答道：「尚不及玉李的濃陰。」楊帝不答，掉頭徑去。後來梅李同時結實，院妃採實進獻。楊帝問二果孰佳。院妃道：「楊梅雖好，味帶清酸，終不若玉李甘美。」楊帝嘆道：「惡梅好李，豈是人情，莫非此中寓有天意麼？」小子敘述至此，因作詩評駁道：

湯孫修德覽祥桑，玉李何能爲國殃？怪底昏君終不悟，徒將氣運諉穹蒼。

未幾夏盡秋來，草木皆凋，煬帝又欲往幸江都，后妃等多不願行，設法阻止。究竟能否阻住煬帝，且至下回續敘。

陳百戲於端門，全是一種張皇氣象。不知外夷之向背，非在中國之富貧。且糜費愈甚，財力益竭，國賦所出，全在民力，民力已盡，試問將何以禦外人？甚矣哉煬帝之愚也！且外人謂中國亦有貧民，何不將樹上綉帛與之？其於中國之情勢，已瞭如指掌，德不足懷，威不足畏，徒爲外人所嘲諷，果奚補乎？海山見陳後主一節，正史不詳，惟韓偓《海山記》却有此說。運衰遇鬼，煬帝之氣焰已將盡矣。後文如慶兒之夢魘，玉李之忽茂，俱自韓偓記中採取而來。近如坊間之隋唐演義，隋煬帝史亦嘗採入，但彼多附會，此從簡明，終非穿鑿者所得比也。

第九十四回 征高麗勞兵動衆 潰薩水折將喪師

却說大業六年，煬帝又欲南幸江都，因爲洛陽宮苑草木俱凋，無可留玩，偶然憶及江都富麗，且有瓊花一株，非常鮮艷，前次曾經看過，此時不知如何景色，所以更欲一觀。惟蕭后以下，不耐跋涉，好好的婉言勸阻，偏煬帝執意不從，且對后妃等說道：「卿等俱到過江都，應亦領略風景，與此處不同，不要說山川秀美，就是一花一木，也比此地格外鮮妍，並有瓊花一株，是絕無僅有的珍品，今雖草木零落，當不似此間寂寞，所以朕更欲一游，聊抒愁悶。」說至此，有一美人接入道：「陛下要不致寂寞，亦沒有難事，限妾三日，管教這芳華苑中，百花開放。」煬帝瞧着，乃是清修院內的秦夫人，不禁冷笑道：「卿有甚麼神術，能使萬象回春？」秦夫人嫣然道：「妾怎敢在天子前，謬作誑言，待三日後，自見分曉。」煬帝將信將疑，好容易過了三日，便至苑中探驗真僞，一入苑門，果然花木盛開，芳菲鬥艷，就是池沼中荷菱菱芡等類，亦皆翠葉紛披，澄鮮可愛。當下驚喜得很，極口稱奇。那十六院夫人，已帶了許

多宮女出來迎駕。秦夫人先笑問道：「苑中花木，比江都何如？」煬帝遲疑道：「朕且問卿這般幻術，從何處學來？否則現在天氣，那裏有這樣繁盛？」衆夫人聽了此語，不禁啞然失笑，惹得煬帝越覺動疑。再三窮詰，方由大衆奏明，乃是翦綵爲花，製錦作葉，費了三日三夜的工夫，纔佈置得簇簇新新。煬帝仔細審視，方能辨明贗鼎，確是一個糊塗蟲。又向秦夫人說道：「似卿這麼慧想，也好算巧奪天工了。」遂與衆夫人到處游玩，但見紅一團，綠一簇，彷彿與春間無二。待至游興已闌，便往清修院中，小作勾留。秦夫人早已備好餚饌，請煬帝上坐，自與衆夫人遞相勸酬，把煬帝灌得爛醉，便在院中倦臥。到了酒銷醉醒，已是昏黃，衆夫人俱已散去，但有秦夫人侍坐榻前，瞧見煬帝醒來，當然遞過香茗，畀他解渴。煬帝見秦夫人晚妝如畫，別饒丰韻，不由的引起慾火，索性叫他卸衣侍寢。秦夫人樂得承恩，先替煬帝脫去龍袍，然後自己亦解衣入幃，雲雨巫山，銷魂真個，這也是數見不鮮，不容描摹了。

且說秦夫人翦綵爲花，製錦作葉，又把煬帝留住游賞，安居一二旬，但假花假葉，色易黯敝，雖經宮人時常掉換，終究是魚目混珠，艷而不芳。煬帝復覺生厭，仍決計往江都一行。后妃等不好攔阻，聽他啓鑾，惟蕭后未曾隨往。十六院夫人，也不過去了一小半。外如宮娥彩女，隨意揀選數百名，隨着煬帝，仍坐龍舟南駛。沿途自有衛士擁護，不過比第一次南下時，已覺得輕車減從，許多簡便。途中觀山覽水，隨意消遣，不多日已抵江都。江都宮監王世充已將宮室趕築，大致告成，并選得若干美女，入宮執役。一開駕到，便出郊迎謁，導引煬帝入城。煬帝至宮中巡視，凡一切布置，盡皆合意，又見諸宮女統來叩謁，無一非儀容俊雅，眉目輕盈。煬帝顧着世充，很是嘉獎。世充口才本來便佞，又經煬帝獎賞，更覺極口獻諛。煬帝便將所攜金帛，賞給若干，世充當然拜謝。且知煬帝嗜好，惟酒與色，便即呈上美酒盛饌，並令在宮女役，各攜樂器，彈唱歌舞。那吳女一副歌喉，乃是天生成的嬌脆，不比那北里胭脂，細中帶粗。煬帝聽了，只覺得靡靡動人，沁及心脾。惟所歌的多是本鄉小調，不甚合宜，乃命世充錄述清夜遊曲，指導宮女。這清夜遊曲，係煬帝自撰，東都宮女，都能口誦。經世充錄示諸女，到底吳中麗質，聰慧過人，有一半粗通文墨，用

心默記，便能一一背誦，隨口成腔。於是一半兒唱歌，一半兒鼓樂。煬帝且飲且聽，但聞清聲搖曳，歌云：

洛陽城裏清夜矣，見碧雲散盡，涼天如水，須臾山川生色，河漢無聲，一輪金鏡飛起，照瓊樓玉宇，銀殿瑤臺，清虛澄澈真無比。良夜情不已，數千萬乘騎，縱遊西苑，天街御道平如砥，馬上樂竹媚絲妓，與中宴金甘玉旨。試憑三弔五，能幾人不愧聖德窮華靡，須記取隋家瀟灑王妃，風流天子。這是補錄清夜遊曲，故借此敘入，看官莫被瞞過。

煬帝見吳女繡口錦心，樂不可支，等到酒闌歌罷，便就吳女中揀選數名，留他旁侍。世充已知煬帝微意，即請煬帝安寢，拜辭出宮。煬帝挈領數名侍女，退入寢室，大約是輪流供御，從心所欲便了。但瓊花已是凋謝，須待明春再開，煬帝就羈留江都，且思東游會稽，使命鑿通江南河，自京口直達餘杭，共計八百餘里，使得通行龍舟，怎奈一時不能告成，只好耐心待着。

會接虎賁郎將陳稜捷報，乃是發兵航海，襲破琉球，擊斃國王，遏刺兜，虜歸男女數千人，因此報功。原來琉球爲東海島國，風俗略似倭人，倭人即日本國，比琉球爲大。大業四年，倭王阿每多利思北孤，日史稱推古帝。會貽隋書，

有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覽書不悅，傳旨鴻臚卿謂蠻夷書如或無禮，勿再上聞。越年，乃遣文林郎裴清使倭國，倭王却修禮相待，并遣使人隨貢方物。煬帝而問倭使，方知倭國東南尚有琉球，因遣羽騎尉朱寬入海，賫詔宣撫。偏琉球國王不肯奉詔，寬當即還報，始令陳稜襲擊。稜既得破滅琉球，煬帝更欲從事高麗。徵高麗王高元入朝，看官閱過上文，應知煬帝在突厥時，已諭令高麗使臣飭令朝貢。見九十二回，此時已越兩年，高麗王並未應命，再行遣使徵召，仍然不至。煬帝不禁動怒，擬即發兵親征，課令天下富民買馬給役，每匹貴至十萬錢，並飭戍官鎮將簡閱器仗，務求精新，如或濫惡，立誅無貸。爲這一役，又不免騷動中原。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到了大業七年的仲春，煬帝自江都出發，帶了許多宮女，仍駕龍舟，經過永濟渠，北向涿郡，途次頒詔四方，不論遠近將士，概令會齊涿郡，東討高麗。又敕幽州總管元弘嗣，速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弘嗣不敢違慢，帶同屬

吏晝夜督造，工役日立水中，未嘗少休，自腰以下，均皆生蛆，幾乎十死三四。煬帝輕視民命，又發江淮以南水手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鑊手三萬人，并飭河南淮南江南三處，造戎車五萬乘，送至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赴軍，再調兩河民夫，供給軍需。嗣又撥派江淮民船，輸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並至涿郡。舳舻千里，往返常數十萬人，日夕不停，死亡相繼。煬帝行抵涿郡，駐駕臨朔宮，所有文武從官，俱令給宅安居，自在宮中迷戀酒色，不減平時。惟朝徵糧，暮徵兵，三令五申，不管兵民死活，可奈道途多阻，轉運維艱，一時不能會集，沒奈何捱延過去。自大業七年初夏開始，直至次年孟春，天下兵民，方趨集涿郡。

煬帝召入合水令庾貨，當面詢問道：「高麗兵民，不能當我一郡，今朕悉衆往討，卿以爲必克否？」庾貨答道：「以衆臨寡，何患不克？但不願陛下親行。」煬帝變色道：「朕統兵至此，怎可未戰先退，自挫銳氣？」質又說道：「勝負乃兵家常事，戰若未克，反損威靈，不如車駕留此，但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敵不意，方可必克。兵貴神速，迂緩便恐無功了。」煬帝不從，反叱責道：「汝既憚行，儘可留此。」遂詔分全軍爲左右兩翼，左十二軍出饒方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襄平等道，絡繹登程，總集平壤，共得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餽運餉糈，人數加倍。煬帝禡纛啓行，親授節度，每軍置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各百人，十隊爲團，步兵八十隊，分作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令步兵夾進，進止立營，各有次序。前軍先行，後軍繼進，相距約四十里。御營六軍，最後出發。歷四十日，方纔盡出涿城，首尾銜接，鼓角相聞，旌旗綿亘九百六十里，直是近古以來，少見少聞的軍儀。不是行軍實同兒戲。途次，復令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在道中嬰疾，上表行在，略云：

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須隨時加防，即日陳降款，亦不宜遽受。惟慮水潦方降，毋或淹遲，伏願嚴勸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

如不及早裁定，待遇秋霖，必多艱阻，兵糧既竭，疆敵在前，韎鞞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臣不幸遭疾，命在須臾，恐不能效力戎行，爲國殺賊，自知罪戾，有辜聖恩，所望陛下掃除小醜，指日凱旋，則臣雖死，亦瞑目矣。謹此上聞。

煬帝覽表，尙未以爲然，未幾，卽接到文振死耗，煬帝雖然痛惜，但如文振表中所言，仍是疑信參半，好幾日始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陣。高麗兵阻水拒守，隋軍不得前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語人道：「丈夫性命，自有定數，怎能臥死兒女子手中呢？」乃自請爲前鋒，並語三子道：「我受國厚恩，今當死戰。我若戰死，汝等得長保富貴了。」爲兒孫作馬牛，亦屬何苦。會工部尙書宇文愷，奉敕造浮橋三道，晝夜告成，引橋架遼水上面，自西至東，橋短丈餘，不能相通。高麗兵大至，隋兵赴水接戰，溺死甚衆。麥鐵杖一躍登岸，闖入高麗陣內，虎賁郎將錢世雄、孟義，亦躍過中流，與麥鐵杖先後殺入，十盪十決，差不多與猛虎一般。高麗兵亦被殺無數。怎奈後隊不能躍上，徒令三人奮身死鬥，畢竟勢孤力竭，相繼捐軀。隋軍不得已，斂兵引橋，復就西岸。

煬帝聞鐵杖戰死，追贈爲宿郡公，使長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督工接橋，二日乃成，再架水上。諸軍依次奮進，得渡遼水，大戰東岸，殺得高麗兵七零八落，死了萬人，餘衆都遁入遼東城。隋軍乘勢進攻，把遼東城團圍住。煬帝亦渡遼東進，命尙書衛文昇招撫遼左人民，免役十年，且下詔戒諭諸將道：「朕此次東征，弔民伐罪，並非爲功名起見，諸將或不識朕意，輕兵襲擊，孤軍獨鬥，徒思爲己立功，冀邀爵賞，實非大軍行法本旨。卿等進軍，但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須三道相知，毋得輕進，猝致喪亡。并且軍事進止，概宜預先奏聞，靜待覆報，如有專擅，就使有功，亦必加罪。」還想沽名比宋襄猶且不如。諸將接到這道諭旨，莫敢先動。

高麗兵守禦遼東城，日久未下。煬帝又覺焦急，親閱城池形勢，但見城不甚高，濠亦不甚廣，偏如此曠日無功，想是將士疲玩所致，因復召諸將詰責道：「爾等竟視朕爲木偶麼？朕欲東征，爾等多不願朕來，今朕既到此，正欲觀爾等所爲，果然爾等畏死，不肯盡力，難道朕不能加刑，乃敢這般玩法麼？」說至此，聲色俱厲。自相矛盾叫人如何措

手諸將相率驚惶，竝皆謝罪。於是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決計進攻平壤，自率江淮水軍，浮海先進，渡入泃水，去平壤約六十里，與高麗兵遇，乘銳邀擊，大破敵兵，便麾兵進攻平壤城。副總管周法尚，從旁諫阻，謂宜俟各軍偕至，然後進攻。護兒不聽，卽簡精甲四萬，直逼城下。高麗兵出來搦戰，護兒督兵交鋒，未及數合，高麗兵便卽退回。護兒驅軍入城，城門却也未閉，一任隋軍掩入。明是詐計。隋軍一入城闔，就分頭四掠，無復步伍，那知城闔左右的空寺中，都有高麗兵伏着，一聲胡哨，兩旁殺出，好似斫瓜切菜一般。護兒見不是路，忙鳴金收軍，軍士半在城內，半在城外，內外不復相顧，死的死，逃的逃。護兒狼狽逃回，高麗兵在後追逐，還虧周法尚整軍接戰，方將高麗兵擊退。護兒收拾殘衆，還屯海浦，不敢再進。其進銳者其退速。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恆，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遼城道，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這九軍同時出發，約至鴨綠水西岸，會齊。人馬皆費百日糧，又給排甲槍槊，并衣資戎具營帳等類，每人須負重三石，力不能勝。宇文述下令軍中，如有遺棄糧仗，立斬無赦。士卒不堪負擔，悄悄的掘了坑塹，埋窖粟米，纔至中道，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營詐降。于仲文擬拘住文德，偏向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謂不應遽執來使，失外人心。仲文乃遣歸文德，嗣復自悔，遣人往追，但說是尚有餘議，誘令復來，那文德掉頭不顧，渡江自去。仲文既失文德，甚是懊悵，及與宇文述相會，述因糧盡欲歸，仲文還說是亟追文德，可以報功，述不願再行。仲文悻然道：「將軍統十萬衆，不能擊破小醜，何面目回見主上？且仲文此行，早知無功，試想將多士衆，人不一心，如何勝敵？」述不得已，與諸將渡過鴨綠水，力追文德。高麗將士見隋軍已有飢色，料知不能久持，佯用羸兵誘敵，每戰輒走。自朝至暮，述七戰七捷，恃勝驕驕，遂東渡薩水，距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人詐降，向述傳語道：「公若旋師，當奉高元來朝行在。」述見士卒

疲敝，不可復戰，又見平壤城險固難下，權時允許，引軍西還。令部衆結一方陣，防備不虞。果然高麗兵四面抄擊，沒奈何且戰且行，及回渡薩水，各軍半濟，高麗兵從後掩擊，隋將軍辛世雄陣亡。隋軍已無鬥志，又見世雄戰死，頓時驚潰，不可禁止。一日一夜，奔還鴨綠水，行至四百五十里，來護兒聞述等敗歸，亦自海浦奔回。惟衛文昇一軍獨全。先是九軍渡遼，共三十萬五千人，及返至遼東城，止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喪失殆盡。煬帝大怒，鎖繫宇文述等，收軍馳還，留民部尚書樊子蓋居守涿郡，自駕龍舟還東都。宇文述素得上寵，子士及又尚帝女南陽公主，故煬帝不忍加誅，獨斬劉士龍以謝天下。奪于仲文等官爵，進衛文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仲文，所以諸將得釋，惟仲文不赦。仲文憂恚成疾，方得出獄，但已是病重身危，未幾卽死。得保首領還是幸事。前御史大夫張衡已經放黜，煬帝恐他怨謗，嘗令人伺察，至從遼東還，忽由衡妾上書告變，訐衡怨望謗訕。衡不知有君，無怪衡妾不知有衡，有詔賜令自盡，遣使監視。衡臨死大言道：「我爲人作何等事，還敢望久活麼？」監刑官自塞兩耳，促令搃斃。

未幾，又是大業九年，煬帝復欲再征高麗，徵集天下兵至涿郡，且募民爲驍果，因命代王侑留守西京，授衛文昇爲刑部尚書，使輔代王。越王侗留守東都，民部尚書樊子蓋爲輔，再議東擊高麗，并詔復宇文述官爵，謂前時兵糧不繼，致喪王師，這是由軍吏供應不周，並非述罪，可仍令以原官統軍，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孟夏四月，復啓蹕東征，遣宇文述爲前驅，與上大將軍楊義臣同趨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遣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率勁騎千人，首先突陣，擊破高麗兵。高麗兵入城固守，煬帝自統大軍攻遼東城，守兵隨機守禦，兼旬不拔。煬帝徧徵攻具，四面撲城，仰攻用樓梯，俯攻用鑿鑿，終不見效。乃又飭造布囊百餘萬件，滿貯土石，堆積城下，高麗城齊，令戰士上登攢擊，又製八輪樓車，高出城墻，車上乘了弩手數百人，彎弓競射。城中防不勝防，危蹙萬狀，正要一鼓攻入，不料內訌迭起，警報頻來，遂令這位荒淫驕縱的隋煬帝只好引軍折回。小子有詩嘆道：

無端勞動四方兵，功未成時禍已成。試看黎陽生巨變，亂階畢竟始東征。

欲知內亂詳情，請看官續閱下回。

煬帝之征高麗，聚天下兵傾於一城，彼不過誇耀兵威而已，安知兵法？夫曹操赤壁，苻堅淝水，皆以兵多致敗，豈有勞師萬里，水陸淹留，尚可癡望成功耶？庾質段文振相繼進諫，言皆可行，乃聽之藐藐，反戒諸軍輕進，坐誤因循，及遼東城相持不下，乃責諸軍疲玩，以致來護兒宇文述等，躁進喪師。至於督兵再舉，不懲前轍，是即無內訌之猝起，恐亦不敗不止耳。王者耀德不觀兵，德無可言，徒欲以兵力屈人，試鑿諸隋煬而已然矣。

第九十五回 楊玄感兵敗死窮途 斛斯政拘回遭慘戮

却說高麗事起，徵兵索糧，騷動天下，百姓不堪供億，鋌而走險，相聚爲盜。鄒平民王薄，據長白山，此係山東之長白山。自稱知世郎。平原民劉霸道，據豆子廩，號爲阿舅賊。蓀人高士達，聚衆清河。郿人張金稱，聚衆河曲。還有漳南

人竇建德，也與同縣孫安祖，戕官起事，攻陷高雞泊，做起草頭大王來了。旣而濟陰孟海公，齊郡孟讓，北海郭方預，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接踵爲亂。暴客饑民，相率趨集，多或至十餘萬人，少亦數萬，所在剽掠，村邑爲墟。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習兵，地方官吏，與賊接戰，往往敗却。惟齊郡丞張須陁，驍勇果決，連敗王薄郭方預等，須陁部下，有羅士信，年方十四，持槊當先，賊不敢進，每次交鋒，必與須陁並進，賊衆無不辟易，所以戰無不克。但羣盜如毛，山東糜爛，單靠張須陁一軍，也只能保護一方，不能四面兼顧，坐是彼出此沒，無術盪平。煬帝雖有所聞，尙說是么麼小賊，不足爲慮，所以再出東征。偏有一個勳臣後裔，也乘勢揭竿，起兵黎陽，遂令煬帝心中惶急，不得不擱起外事，還戢內憂。

看官道黎陽起事，究是何人？原來就是楚國公楊素子玄感。不同以玄感爲主，故上文羣盜，只用簡筆略過。玄感體貌雄

偉，膂力強盛，善騎射，好賓客。蒲山郡公李密，世爲北周將領，父寬爲隋初柱國，密得襲父爵，官左親侍，與玄感爲刎頸交。密有智術，嘗語玄感道：「臨陣決勝，密不如公，居內運籌，公不如密。」玄感深服密言，故往來莫逆。會玄感遷任禮部尚書，奉煬帝詔敕，至黎陽督運，因聞山東盜起，亂事已發，料知天下從此多事，且乃父死時，煬帝嘗謂素若不死，終當族滅，因此引以爲憂。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並爲玄感腹心。玄感密與計議，欲令東征各軍，乏糧致變，特使糧船故意逗留，可以伺隙起兵。玄感弟武賁郎將玄縱，及鷹揚郎將萬頌，均從征遼東，由玄感密書招還。又令人至京師召出李密，令與季弟玄挺，同抵黎陽。適將軍來護兒，調集舟師，從東萊入海，將趨平壤。玄感即欲發難，暗遣家奴遼道、東方，僞充驛使入城，託言護兒愆期謀反，煽惑人心，遂徑入黎陽城，大索男夫，並移書旁郡，以討護兒爲名，令各發兵，會集倉所。既欲發難，何妨聲明昏主過惡，乃徒誣及來護兒，欺誘軍吏，是與漢王諒起兵時同一謬誤。即用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唐禕不肯受令，暗地逃回。

御史游元與玄感共同督運，亦有違言。玄感與語道：「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正是天使滅亡，我今大舉義師，往誅無道，君意以爲何如？」元正色道：「尊公荷國寵榮，近古無比，公門皆拖青紵紫，正應竭誠盡節，上答鴻恩，奈何墳土未乾，卽圖反噬？僕但知以死報君，不敢聞命。」玄感怒起，把他囚住，元始終不屈，竟爲玄感所殺。乃就運夫中，選集丁壯，得五千餘人，舟子三千餘人，刑牲誓衆，當面宣諭道：「主上無道，不念民生，天下騷擾，從征遼東的兵民，死了無數，今與君等起兵，往救百姓，豈不甚善？」大衆踴躍聽命。玄感大喜，遂勒兵分部。可巧李密與玄挺偕來，玄感倒屣迎入，向密問計。密答道：「天子遠在遼東，公能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住咽喉，高麗聞有內變，必從後躡擊。不出旬日，征東各軍，資糧皆盡，就使不降，亦必潰散，這乃是今日的上計。」玄感道：「中策若何？」密又道：「關中爲都城所在，今若率衆西行，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天子雖還，根本已失。公據險臨敵，進可戰，退可守，尚不失爲中計。」玄感又道：「此外便爲下策嗎？」密復道：「公若隨近逐便，直向東都，一鼓突入，亦足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往

告先已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百日不克，天下兵四面兜聚，大勢一去，恐無能爲了。」李密三策，劉切詳明。玄感笑道：「今百官家口，俱在東都，我若得取，先聲奪人，從征官吏，不寒而慄，如公下計，實是上策。若冒險入薊，恐成孤注，改圖關中，又嫌迂遠。且經城勿攻，如何示威？我却不願出此哩。」遂不從密言，竟引衆向洛陽，遣弟玄挺率驍勇千人，充作前鋒，先取河內。唐禕已入城拒守，一面飛報東都留守王侗。侗急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修武縣兵民亦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能度，乃至汲郡南渡河，亡命諸徒，相從如市。不到數日，有衆數萬，乃使弟積善率兵三千，自偃師南沿洛水向西進取，玄挺自白司馬坡逾邙山向南進行，玄感自領三千餘人從後接應。

東都留守王侗遣河南令達奚善意統兵五千人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弘策統兵八千人出拒玄挺。善意至洛南立營，漢王寺及積善兵到，未戰卽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行至白司馬坡，一戰敗走，退三四里，復收集散兵，列陣待着。玄挺徐至，連戰至四五次，弘策皆敗，奔還東都。玄挺直抵大陽門，玄感亦從後繼至，屯上春門，背對衆宣誓道：「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還要求甚麼富貴？今起兵來此，不顧滅族，無非欲解百姓倒懸，不得不爾，請大衆原諒。」衆聞言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亦詣軍門自效，每日不下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出敵，玄感兵敗被擒。玄感優禮相待，使掌文翰，令貽樊子蓋書，直數煬帝罪惡，謂欲廢昏立明，請勿拘小禮，自貽伊戚。子蓋不答，復使裴弘策出戰，弘策失利而還。子蓋部署敗軍，再使弘策出擊，弘策不肯行，被子蓋叱出斬首，由是將吏震肅，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一守一攻，殺傷相當。

西京留守代王侑聞東都被圍，忙遣副守衛文昇督兵往援。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塚，暴骨揚灰，遂鼓行出嶠，灑直趨東都，率二萬騎挑戰。玄感用羸兵誘敵，精兵後伏，引衛文昇兵追來，一聲鼓號，四面伏發，殺死文昇兵無數。文昇慌忙逃回，前驅已經盡斃，無一得生。越三日再行交兵，兩軍初合，玄感詐使人大呼道：「官軍已獲得玄感了。」文昇兵莫明其妙，東張西望，心不一致，那玄感却帶領精騎數千，突入文昇陣內。文昇麾下，統被嚇退，就是文昇亦

似入夢中，只好隨衆並走。玄感趁勢斬獲，一場蹂躪，把文昇部曲三四萬人，殺死了一大半，單剩了八千人，保護文昇，狼狽退去。玄感却是能兵，可惜初計不善。玄感兵威大震，趨附益衆，多至十萬人。

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曾坐事除名，詔令從來護兒東征，圖功贖罪。自玄感變起，煬帝防他潛應玄感，令鎖子雄遠行在。子雄竟殺死詔使，逃奔洛陽，投入玄感軍中，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轉問李密，密答道：「秦陳勝自欲稱王，張耳進諫被斥，魏武帝將求九錫，荀彧勸阻見誅，今密欲正言相規，還恐追蹤二子，若阿諛順意，又與密本意相違，試想公自黎陽起兵，雖得戰勝數次，究竟未定一郡，未服一縣，至若東都守禦，堅固難拔，天下救兵，指日將至，公不速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急欲自尊，未免示人不廣，請公三思！」玄感猶笑無言，暫將稱尊事緩議，但心中不免芥蒂，漸與密疎，專任元福嗣爲心膂。福嗣每與畫策，首鼠兩端，密復諫玄感道：「福嗣本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乃令奸人在側，爲所搖惑，他日必誤軍機，不如先誅爲是。」玄感搖首道：「君所言太過，福嗣亦何至此。」密退語所親道：「楊公不信忠言，反毗匪類，恐我輩將一同爲虜了。」何不速去？

已而煬帝返至涿郡，發兵四逼，使武賁郎將陳稜攻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詣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又從東萊還援，就是兩戰兩敗的衛文昇，亦收拾餘燼，進屯邙山南面，來決死戰，與玄感一日數鬥。玄感弟玄挺，傷重而死，餘衆少却。玄感方纔知懼，又聞屈突通引兵將到，忙與李子雄商量對敵。子雄道：「屈突通曉習兵事，一得渡河，勝負難料，宜速分兵往拒，休使越河前來。」玄感依議，便欲遣兵拒通，偏樊子蓋瞧破機關，屢出兵來擾玄感軍營。玄感無暇分兵，眼見得屈突通軍長驅直至，於是東有屈突通，西有衛文昇，更兼樊子蓋自出夾攻，三路動手，任爾楊玄感如何驍勇，也是招架不住。三戰三北，無法支持。玄感再向李子雄請計，子雄道：「東都援軍四集，我師屢敗，怎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據有府庫，東向爭天下，尚不失爲霸王事業哩。」玄感乃釋洛陽圍，引衆西行，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道：「宮城空虛，又多積粟，何不急攻？」玄感遂留兵攻撲，李密

以爲未可，促令急行，玄感仍然不從。督攻三日，終不能拔。還貪近利，不亡何待？那屈突通宇文述等陸續追至，玄感又

不得不走，與追軍且戰且行。路過董杜原，爲追軍所困，玄感大敗，僅率十餘騎潰圍出走。竄林木間，輾轉至葭蘆戍，

飢渴交迫。玄感自知不免，返顧後面，只弟積善隨着，乃泣嘆道：「一敗至此，尙有何言？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

積善情尙未忍，忽見後面塵頭大起，料有官軍追來，因抽刀斫死玄感，繼卽自刺，手顫刀落，已有追兵馳至，拘住

弟玄縱萬碩，自遼東潛逃，萬碩至高陽，爲監軍許華所執，送斬涿郡。玄縱至黎陽，探得玄感敗亡，微服私奔，不知下

落。尙有義陽太守玄獎，朝請大夫仁行，皆玄感弟，一在義陽受誅，一在長安被磔，餘黨悉平。獨李密逃去，爲後文伏案。

楊帝尙欲窮治黨與，命大理卿鄭善果至東都，從嚴推勘。善果奮然道：「玄感一呼，相從至十萬人，可見天下

不欲人多，多卽爲盜，不盡加誅，如何懲後？」遂派兵四捕，不分首從，一概梟首，所殺至三萬餘人。兵部侍郎斛斯政

從駕東征，曾與玄感暗地通謀，至是恐株連坐罪，亡入高麗。政與弘化留守元弘嗣有婚媾誼，楊帝因政逃亡，遂疑

及弘嗣，立遣衛尉少卿李淵，馳至弘化，把弘嗣拘入獄中，卽令淵爲留守。看官聽說這衛尉少卿李淵，係隴西郡成

紀人，表字叔德，生得儀表雄偉，日角龍庭，若要追溯李氏世系，就是西涼武昭王嵩七世孫，祖名虎，佐周代魏，賜姓

大野氏，虎歿時得加封唐公子，嗣襲爵。淵卽晒子，復襲榮封，官拜衛尉少卿。至是留守弘化，便是唐朝發軔的初基。

唐室始祖，應該詳敘。

楊帝怎能預料，總道他事君不貳，簡放出去。那時李淵也確是效忠，依詔奉行。

楊帝自涿郡西還，安安穩穩的到了長安，但各處盜賊，仍所在蠶起。餘杭人劉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謂

相表非常，陰蓄異志。當玄感起兵時，亦招集徒黨，遙應玄感。玄感敗死，元進氣餒未衰，反得衆數萬人。吳郡人朱燮，

晉陵人管崇，且糾合亡命，攻破吳郡，迎入劉元進，奉爲天子。燮與崇爲左右尙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會稽建安諸

郡民，多半響應。楊帝聞報，亟遣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南討，擊斬管崇。元進與燮結柵拒緒，屢敗屢戰，

終不少怠。緒因士卒疲敝，奏稱天氣驟寒，請待來春進討。俱羅亦上言賊難驟平，且因諸子在洛，潛遣家僕往迎，偏爲煬帝所聞，敕誅俱羅，召緒還京，另遣江都丞王世充討元進，緒在道憂死。世充調兵渡江，連戰皆捷，斃朱燮，梟劉元進，餘賊四散。世充佯爲下令投降，免死。散賊多聞風來降，共約三萬餘人，被世充引至黃亭澗，悉數坑死。尚有未降諸賊，自知不能逃生，索性再聚爲盜，出沒江淮。章邱杜伏威，年僅十六，勇冠賊中，共推爲主。臨濟輔公祏，下邳苗海潮，亦勾通伏威，橫行淮南。就是山東諸盜，亦迭起不已。惟唐縣出了一個妖人宋子賢，自稱彌勒佛出世，不到數月，總算伏法。那知東邊的彌勒佛，方纔撲滅，西方的彌勒佛，又復出現。扶風僧徒向海明，也自號彌勒佛，哄動愚夫愚婦，居然造反，旋且僭稱皇帝，改元白鳥。還是隋廷用了太僕卿楊義臣，出討海明，纔得將這位彌勒皇帝，趕往西方。彌勒佛想做皇帝，無怪他不能濟事。偏又賊帥唐弼，擁立李弘芝爲主，有衆十萬，號稱唐主。東反西亂，此仆彼興，已鬧得不可開交。獨煬帝念念不忘高麗，反以爲刁民作亂，不足計較，仍徵天下兵東征，羣臣莫敢進諫。

大業十年仲春，煬帝復往涿郡，士卒在途，逃亡相繼，好容易到了懷遠鎮，已是夏盡秋來，將軍來護兒爲前鋒，引兵至卑沙城，高麗發兵迎戰，陣亡甚衆，敗奔平壤。護兒當然追逼，途中接得高麗來使，奉書乞降，且願送還斛斯政。護兒飛報行在煬帝大喜，命執斛斯政班師。護兒奉詔，報知高麗，高麗即將斛斯政交出，令護兒帶歸行在。煬帝命將士奏凱入關，即將高麗使臣與罪犯斛斯政，獻告太廟。出甚麼風頭？大將軍宇文述進奏道：「斛斯政有大罪，天地不容，人神同忿，若徒照國法處死，怎得懲戒亂賊，請變例處置！」煬帝允議，乃把政牽出金光門，縛諸柱上，令公卿百僚更番迭射，以政爲的。至矢集如蟬，再將政屍支解，用鑊烹炙，分食百官。百官多暗地拋去，惟幾個佞臣媚吏，執肉大嚼，食至果腹，方纔罷休。肉味如何？高麗使臣赦免不誅，令他歸語高元，速即入朝。高麗使去了多日，高元終不就徵。煬帝再敕將帥整頓兵馬，更圖後舉，但也是有名無實，行不顧言罷了。

未幾，又有離石胡劉苗王造反，自稱天子。汲郡人王德仁，亦起兵據林慮山，煬帝仍不以爲意，又從西京出幸

東都太史令庾質諫阻道：「近年三次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閱三五年，四海人民稍得豐實，然後出巡東都，方爲合宜。」煬帝不悅，決計東幸。質辭疾不從，竟至激怒煬帝，繫質下獄，質旋即瘐死。煬帝徑往東都，猶幸宮苑依然，后妃無恙，彼此重談舊事，敍及東都被圍情狀，統是唏噓泣下。煬帝在石榴裙下，最能體心着意，好好的溫存一番，能使人破涕爲笑，於是紅燈綠酒，檀板金樽，重復陳設，三千粉黛，又各使出狐媚手段，挑逗煬帝。煬帝恣情擁抱，推次交歡，又不知有撩亂事。

溫柔鄉裏，再過一年，是大業十一年。

外面有軍書報到，王世充大破齊郡賊孟讓，還有餘賊左孝文，也由齊郡丞

張須陁討平。煬帝很是喜慰，進世充爲江都通守，須陁爲河南討捕大使。會涿郡人盧明月作亂，有衆十餘萬，駐紮視阿。須陁發兵邀擊，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願語將士道：「賊見我退，必悉衆來追，若率千人掩襲賊營，定可大捷，但不知何人敢往？」大衆統面面相覷，不敢應令。獨羅士信上前道：「小將願往。」言未已，又有一裨將應聲道：「瓊亦願往！」須陁大悅，便命兩人悄悄出馬，帶着精兵千名，從旁道趨去。看官道：瓊是何人？原來就是歷城人秦瓊，表字叔寶，後來佐唐受命，繪像凌煙閣上，正是一位著名的健將。爲了此人，方不略須陁之戰。須陁棄營僞遁，果然賊渠盧明月，驅衆力追，那羅秦兩將，探得賊衆大出，便銜枚疾進，趨至賊柵。柵門已閉，兩將獠升而入，殺死守賊數人，大開柵門，納入外兵，隨卽放起一把無名火來，把賊寨三十餘柵，一齊燬去。明月正追趕須陁，偶然回顧，遙見有一片火光，衝起霄漢，已是心驚，忽又來了一個賊目，報稱營寨被焚，不得不還救根本，當下收衆退回。須陁得趁勢返擊，大破賊衆，明月只率數百騎遁去，後來轉掠河南，爲王世充所殺。當時謂須陁破賊，實是秦羅二將力破賊柵，因得立功。小子有詩嘆道：

搗巢殺賊姓名標，列柵全歸一炬燒。可惜隋家王氣盡，要圖立績在新朝。

須陁雖得破明月，但餘賊四出，始終未能肅清，反且日甚一日。欲知後事，試看下回說明。

楊玄感發難黎陽，乘煬帝東征高麗，突然起兵，不可謂非良好之機會。但李密三策，以上策爲最善。自來梟雄起事，非冒險不易成功。若中策則雖得關中，安見隋軍之不能四集？轉關於蝸角之中，坐自困敵，吾知其難也。或謂李淵得關中，終足興唐，但彼一時，此一時，時勢不同，安得相比？至下策則更不足道矣。玄感急進圖功，至中策且不能用，兵敗族夷，亦何足怪？但乃父楊素，實爲弑君之首賊，首賊後嗣，苟能建功立業，天道何存？迫之反而絕其後，乃正所以見天道之昭昭也。斛斯政陰通玄感，亡入高麗，尋被高麗執送行在，慘死長安，政固自取其感，而煬帝之酷虐不仁，亦可概見。况用兵三次，僅得一逃犯而歸，乃尙告諸太廟，置諸極刑，彼以爲刑一儆百，足以威民，詎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盜賊之所以迭興，而隋之所以終亡也。

第九十六回 犯乘輿圍攻紫寨 造迷樓望斷紅顏

却說涿郡賊盧明月，雖然敗死，上谷賊王須拔，復自稱漫天王，據地稱燕國，更有賊渠魏刀兒，自稱歷山飛，彼此各擁衆十萬，北連突厥，南掠燕趙，煬帝聞盜賊蠱起，戶口逃亡，乃詔百姓各徙入城，就近給田。郡縣驛亭村塢，概令增築城壘，隨時加防。適有方士安伽陀，上言李氏當爲天子，勸煬帝盡誅李姓。煬帝正懷隱忌，又記起乃父在日，嘗夢洪水淹沒都城，因遷都大興。此時有郿公李渾，爲隋初太師李穆第十子，世受崇封，宗族強盛。且既是李姓，渾字右旁，又是从水，并渾從子，將作監李敏，小名洪兒，有此種種疑案，不能不先發制人，因召李敏入內，說他小名不佳，適應識語。敏願卽改名，那知煬帝是叫他自殺，免受明刑，惟一時不便出口。敏惶懼得很，及退歸後，便告知從叔李渾，兩下裏設法求生，免不得日夕私議密圖良策。偏有人傳將出去，竟被宇文述聞知，這宇文述正是李渾冤家，前此李穆病歿，嫡孫筠應該襲爵，渾將筠謀死，且向述乞援，願將采邑所出，一半酬勞，述因代爲吹噓，使渾得襲父封。後來渾竟背了前約，毫不酬述，述大生忿恨，日思報怨，可巧煬帝有疑渾意，遂暗囑郎將裴仁基等，劾渾與敏背

人私議，潛圖不軌。述周貪狼，渾亦自取。煬帝遂收渾叔姪，飭問刑官從嚴鞠治，始終不得確證。述恐案獄平反，又使人詐誘渾妻，教他急速自首，免累家族。渾妻但求活命，竟依述言。述代爲作表，誣供渾久蓄反意，前曾因車駕征遼，謀立敏爲天子，事雖不果，心終未忘。這道表文，迫渾妻簽名上呈，眼見是將無作有，渾與敏死有餘辜了。渾欲襲封而圖，其妻欲治命而誣夫，天道好還，安得不畏。當下頒敕誅渾，并及姪敏。渾妻總道得生，偏又被述遣人燒死。就是李渾宗族，也一古腦兒坐罪遭刑，一班冤死鬼，共入冥府。這真叫做死不瞑目呢。都人統爲渾敏呼冤，偏親衛校尉高德儒，奏稱鸞集朝堂，顯符瑞應。煬帝召問百官，是否屬實。百官明知高德儒搗鬼，只好說是也曾目睹，俯伏稱賀。煬帝色喜，擢德儒爲朝散大夫，賜帛百端。及百僚退班，互問真僞，有幾個說是孔雀二頭，由西苑飛集朝中，轉睛間卽已翔去，大家始付諸一笑，散歸私第去了。這與指鹿爲馬，相去不遠。

是時突厥啓民可汗已死，子咄吉世嗣立，亦受隋廷冊封，賜號始畢可汗。始畢因義成公主，尚在盛年，未免暗中生羨，卽欲據爲己妻，好在公主隨緣樂助，也肯降尊就卑，竟與始畢成爲夫婦。始畢遂援着胡俗，表請尙主，煬帝推己及人，並不加駁，反說是從俗從宜，應該准奏。始畢喜出望外，親至東都朝謁，煬帝照章優待，慰勞有加，好幾日方纔辭去。始畢頗有勇略，招兵養馬，部落漸盛，隋黃門侍郎裴矩，因始畢日強，恐爲後患，奏請封始畢弟咄吉設爲南面可汗，分減突厥勢力。煬帝却也依議，便遣使冊封咄吉設，怎奈咄吉設素性懦弱，不敢受詔，隋使徒勞跋涉，捧詔還朝。始畢聞報，明知隋廷是有意播弄，暗生怨懟。裴矩因初計不成，復探得突厥達官史蜀胡，爲始畢謀主，遂用甘言厚幣，誘他入邊，暗中却設着埋伏，把史蜀胡殺死。始畢失了謀臣，越覺懷恨，從此與隋有讎。無故開釁，裴矩可殺。

會因汾陽宮告成，煬帝挈領妃嬪多名，并第三子趙王杲，往幸汾陽，且恐途中遇盜，特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先往清道。淵亦姓李，名旁從水，奈何屢次重任，豈真王者不死耶？果然有賊目母端兒，及敬盤陀等，往來龍門左右，淵發河東兵勦捕，擊破母端兒，收降敬盤陀，道途肅清。煬帝乃得安抵汾陽宮，宮由新建，當然華麗異常，但爲地所限，不

甚悶敝。百官士卒，不能入居宮城，沒奈何布散山谷，結草爲營，暫時栖止。時爲大業十一年初夏，天氣漸暖，煬帝欲在宮中避暑，竟留住了百餘日，待至秋高氣爽，本好啓蹕南歸，偏他欲順道北巡，復從汾陽出發，竟往塞外。既出長城，忽由突厥來了密使，乃是奉義成公主差遣，前來自書。煬帝取書披覽，略瞧數行，便失色道：「不好了！不好了！始畢欲來襲我了！」說着，卽命將來使留住，一面卽飭扈從人等，速卽回馬，馳入雁門。大衆聞有急變，倉猝回頭，纔將車駕擁返長城，把雁門關閉住。驀聞胡哨聲，號礮聲，人馬聲，雜沓前來，當下登城北望，遙見胡騎漫山遍野，一齊驅至，前隊統是弓弩手，未到關下，已是彎弓搭矢，似雨點般射來，颼的一聲，把煬帝御蓋穿通。煬帝把頭一摸，僥倖腦上未被射着，那五尺有餘的一支硬箭，從煬帝袍袖下拂落。煬帝嚇得一身冷汗，忙趨還城下，與趙王杲相持涕泣，哭得雙目皆腫，悔不可追。將士等前來請旨，報稱始畢兵馬，約有數十萬人，倘若開關搦戰，恐衆寡不敵，不如拒守爲是。煬帝躊躇多時，強勉鎮定心神，令將士出外聽宣，自己上馬親巡，傳諭大衆道：「可恨始畢，無端掩襲，爾等當努力拒賊，苟能保全，無患不富貴，向有官職，依次進階，向無官職，便除六品。」將士等聞言踴躍，齊呼萬歲，就是尋常兵民，也想乘此邀功，無一不摩拳擦掌，據關拒戰。始畢麾衆猛撲，守卒亦抵死不退，足足堅持了一二旬。

煬帝又詔令天下募兵，鄰近守吏，各來勸王，屯衛將軍雲定興，亦募集壯丁，遣令赴急，就中有一個少年豪傑，前來應募，定興見他器宇非凡，便召問籍貫，那人答稱姓李，名叫世民，乃是現任撫慰大使李淵次子。唐太宗出現。定興喜道：「將門生將，古語不虛，但看汝尙屬青年，恐未能爲國效力。」世民朗聲道：「世民年已十六，怎見得不能效勞？況將在謀不在勇，豈必臨陣殺敵，方可爲將麼？」定興不禁稱奇，延令旁坐，問及救駕計策。世民道：「始畢驟舉大兵，來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敢如此猖獗，此處兵少，應募諸徒，又皆烏合，不堪臨敵，計惟有虛張聲勢，作爲疑兵，日間引動旌旗，緜布數十里，夜間鉦鼓相應，喧聲四達，虜謂我救兵大至，不得逞志，自然望風遁去了。」一鳴驚人。定興鼓掌稱善，依計施行。始畢果然疑懼，不敢急攻雁門關。

煬帝又特遣密使，令突厥來使爲導，相偕出關，從間道邊至突厥牙帳。請義成公主設法解圍。義成公主乃致書始畢，僞稱北方有急，促始畢還軍。始畢不能前進，更致後顧，只得撤兵解圍，嗒然引去。煬帝因始畢退還，又放了膽，遣騎兵追躡。始畢已經去遠，只後面剩着老弱殘兵，約有一二千人，被官軍擄掠歸來，覆命報功。煬帝多命梟首，縣示關門。終不心虛橋故智。然後啓程南返。行次太原，宇文述等請仍還東都，忽有一老臣進諫道：「近來盜賊不息，士馬疲敝，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煬帝瞧着，乃是光祿大夫蘇威，便慨然道：「卿言甚是，朕當依卿。」威乃趨出。原來蘇威自阻築長城，忤旨被黜，未幾復起任納言，尋且進位光祿大夫，加封房公。此次亦從幸雁門，因有此請。煬帝見威已退出，復召宇文述入議。述答道：「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就使欲還西京，亦何妨先到洛陽，勾留數日，再從潼關入京，也不爲遲。」煬帝本意原欲赴洛，述希旨承顏，巧爲迎合，當然語語投機，無不中聽，遂不往關中，竟自太原南下，直達東都。煬帝顧視街衢，面語侍臣道：「尙大有人在，不可不防。」侍臣多未明語意，唯而罷。嗣經慧黠諸徒，從旁窺測，纔知煬帝此言，還以爲前平玄感，殺人未多，餘黨或混迹都中，故不能無慮。其實是人民反側，全仗君相善爲慰撫，豈是一味嗜殺，所能治平？并且煬帝喜殺，性多刻薄，從前平玄感時，賞不副功，此番將士固守雁門，共計萬七千人，事後錄勳，只千五百人得進官階，與在雁門時所頒諭旨，全不相符。將士以王言似戲，互有怨言。樊子蓋爲衆上請，亦謂不宜失信。煬帝變色道：「公欲收攬人心麼？」子蓋搥了一個釘子，那裏還敢復言。自是將士解體，各啓貳心。

那煬帝益流連忘返，始終不願入關中，鎮日裏沈迷酒色，喝黃湯，偎紅顏，尤雨帶雲，不顧性命。一日，顧語近侍道：「人主享天下富貴，應該竭天下歡樂，今宮苑建築有年，雖是壯麗闔敞，足示尊榮，但可惜沒有曲房小室，幽軒短檻，悄悄的尋樂追歡，若使今日有此良工，爲朕造一精巧室宇，朕生平願足，決計從此終老了。」得了大廬，還想小屋，真是欲望無窮。言未已，有近侍高昌奏陳道：「臣有一友，姓項名昇，係浙江人氏，嘗自言能造精巧宮室，請陛下召他。」

入問，定能別出心裁，曲中聖意。」煬帝道：「既有此人，汝快去與我召來！」高昌領旨，飛馬往召項昇，纔閱旬餘，已將項昇引至，入見煬帝。煬帝道：「高昌薦汝能造宮室，朕嫌此處宮殿，統是闊大，沒有透迤曲折的妙趣，所以令汝另造。」昇答道：「小臣雖粗諳製造，只恐未當聖意，容先繪就圖樣，進候聖裁，然後開工。」煬帝道：「汝說得甚是，但不可延挨。」昇應旨出去，趕緊畫圖，費了好幾日工夫，方將圖樣畫就，面呈進去。煬帝展開細看，見上面繪一大樓，却有無數房間，無數門戶，左一轉，右一折，離離奇奇，竟看不明白。經項昇在旁指示，方覺得有些頭緒，便怡然道：「圖中有這般曲折，造將起來，當然精巧玲瓏，得遂朕意。」說着，即令內侍取出綵帛百端，賞給項昇，並命即日興工。昇拜謝而出。煬帝復連下二詔，一是飭四方輸運材木，一是催各郡徵納錢糧，並令舍人封德彝監督催辦。如有遲延，指名參劾，不得徇私。於是募工調匠，陸續趨集，就在芳華苑東偏，揀了一塊幽雅地方，依圍趕築。看官試想：天下能有多少財力，怎禁得窮奢極欲的隋煬帝，今日造宮，明日關苑，東京纔成，西苑又作，長城未了，河工又興。還要南巡北狩，東征西略，把金錢浪擲虛化，一些兒不知節儉。就是隋文帝二十多年的積蓄，千辛萬苦省下來的民脂民膏，也被這位無道嗣君，揮霍垂盡。古人謂大儉以後，必生奢男，想是隋文帝儉嗇太甚，所以有此果報呢。好大議論。

且說項昇奉命築樓，日夕構造，端的是人多事舉，巧奪天工，纔閱半年有餘，已是十成八九，但教隨處裝璜，便可竣工。煬帝眼巴巴的專望樓成，一間工將告竣，便親往游幸，令項昇引導進去，先從外面遠望，樓閣參差，軒窗掩映，或斜露出幾曲朱欄，或微窺見一帶綉幕，珠光玉色，與日影相鬪生輝，已覺得光怪陸離，異樣精采。及趨入門內，逐層游覽，當中一座正殿，畫棟雕甍，不勝靡靡，還是不在話下。到了樓上，只見幽房密室，錯雜相間，令人接應不暇，好在萬折千迴，前遮後映，步步引入勝境，處處匪夷所思。玉欄朱楯，互相連屬，重門複戶，巧合廻環，明明是在前軒，幾個轉灣，竟在後院，明明是在外廊，約略環繞，已在內房。這邊是金虬繞棟，那邊是玉獸衛門，這裏是鎖窗銜月，那

裏是珠牖迎風。煬帝東探西望，左顧右盼，累得目眩神迷，幾不知身在何處，因向項昇說道：「汝有這般巧思，真是難得。朕雖未到過神仙洞府，想亦不過如是了。」昇笑答道：「還有幽秘房室，陛下尚未曾遍遊。」煬帝又令項昇導入左一穿，右一折，果有許多幽奇去處。至行到絕底，已是水窮山盡，不知怎麼一曲，露出一條狹路，從狹路走將過去，豁然開朗，又有好幾間瓊室瑤階，彷彿是別有洞天，不可思議。煬帝大喜道：「此樓曲折迷離，不但世人到此，沈冥不知，就使真仙來遊，亦爲所迷，今可特賜嘉名，叫作迷樓。」愈迷愈昏，至死不悟。隨即而授項昇五品官階。昇俯伏謝恩。煬帝不願再還西苑，却叫中使許廷輔，速至宮苑中，選召若干美人，俱至迷樓。一面搬運細軟物件，到樓使用，就便騰出上等綉緞千匹，賞與項昇。一面加選良家童女三千名，入迷樓充作宮女，又在樓上四閣中，鋪設大帳四處，逐帳賜名。第一帳叫做散春愁，第二帳叫做醉忘歸，第三帳叫做夜酣香，第四帳叫做延秋月。每帳中約容數十宮女，更番輪值。煬帝除遊宴外，沒一日不在四帳中，幹那風流勾當，所以軍國大事，撇置腦後，甚至經旬匝月，不覽奏牘，一任那三五幸臣，舞文弄法，攪亂朝綱。

少府監何稠，又費盡巧思，造出一乘御女車，獻與煬帝。甚麼叫做御女車呢？原來車制窄小，只容一人，惟車下備有各種機關，隨意上下，可使男女交歡，不勞費力，自能控送。更有一種妙處，無論什麼女子，一經上車，手足俱被鉤住，不能動彈，只好躺着身子，供人擺弄。煬帝好幸童女，每嫌他嬌怯推避，不能任意宣淫，既得此車，便挑選一個體態輕盈的處女，叫他上車仰臥。那處女怎知就裏，即奉命登車，甫經睡倒，機關一動，立被鉤住四肢，正要用力掙扎，不意龍體已壓在身上，襖衣強合，無從躲閃。霎時間，落紅殷褥，痛癢交并，既不敢啼，又不敢罵，并且不能自主，聲控縱送，欲罷不能，沒奈何，咬定牙關，任他所爲。煬帝此時，是快活極了，好容易過了一二時，雲收雨散，方纔下車。又將那女解脫身體，聽他自去。破題兒第一遭，一個是半噴半喜，一個是似醉似癡，彼此各要休養半天。毋容細敘。越日賞賜何稠千金，稠入內叩謝，退與同僚談及，自誇巧製。旁有一人冷笑道：「一車只容一人，尚不能算作佳器，況

天子日居迷樓，正嫌樓中不能乘輦，到處須要步行，君何不續造一車，既便御女，又便登高，才算是心靈手敏呢。稠被他一說，默然歸家，日夜構思，又製了一乘轉關車，幾經拆造，始得告成。天下無難事，總教有心人，這乘車兒，下面架着雙輪，左右暗藏樞紐，可上可下，登樓入閣，如行平地，尤妙在車中御女，仍與前車相似，自能搖動，曲盡所歡。稠既造成此車，復獻將進去，煬帝當即面試，一經推動，果然是轉灣抹角，上下如飛。煬帝喜不自禁，便向稠說道：「朕正苦足力難勝，今得此車，可快意逍遙，卿功甚大，但未知此車何名？」稠答道：「臣任意造成，未有定名，還求御賜名號。」煬帝道：「卿任意成車，朕任意行樂，就名爲任意車罷。」一面說，一面又命取金帛，作爲賞賜，且加稠爲金紫光祿大夫，稠再拜而退。

嗣是煬帝在迷樓中，逐日乘着任意車，往來取樂，又命畫工精繪春意圖數十幅，分挂閣中，引動宮女情慾，使他人人望幸，可以竭盡歡娛。湊巧有外官卸職來朝，獻入烏銅屏數十面，高五尺，闊三尺，係是磨銅爲鏡，光可照人。煬帝即命取入寢宮，環列榻前，每夕御女，各種情態，俱映入銅鏡中，絲毫畢露。煬帝大喜道：「繪畫統是虛像，惟此方得真容，勝過繪像萬倍了。」魅惑兩，莫能過形。遂厚賞外官，調赴美缺。只是一人的精力有限，那能把數千美女一一召幸，就中進御的原是不少，不得進御的也是甚多。一日，由內侍呈上錦囊，內貯詩箋，不可勝計。煬帝隨意抽閱數首，書法原是秀麗，詩意又極哀感，便輕輕的吟誦起來。第一紙爲自感三首詩云：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淚，悲來強自歌。庭花方爛漫，無計奈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

煬帝讀罷，不禁大驚道：「這明明是怨及朕躬，但既有此詩才，必具美貌，如何朕竟失記？」再閱第二紙，乃是看梅二首詩云：

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響。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香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和陽

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再閱第三紙，有妝成一首，自傷一首，更依次看下。

妝成詩云：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自傷詩云：初入承明殿，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侵入骨，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待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雙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縣帛朱梁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

煬帝看到此首，越覺失驚道：「阿吶！敢是已死了麼？」隨即問內侍道：「此囊究是何人所遺？」內侍答道：「是宮女侯氏遺下的，現在他已縊死了。」煬帝泫然淚下，手中正取過第四紙，上有遺意一首云：

祕洞扁仙卉，幽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煬帝閱到此詩，轉悲爲怒道：「原來是這廝誤事。左右快與我拿來。」左右問是何人？煬帝說是許廷輔。待左右去訖，復問內侍道：「侯女死在何處？」內侍答在顯仁宮。煬帝忙駕着任意車，馳往宮中。內侍引入侯氏寢室，但見侯女已經小殮，尙是顰眉瞑目，含着愁容，兩腮上的紅暈，好似一朵帶露嬌花，未曾斂艷。煬帝頓足道：「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可痛可惜！」小子敘述至此，也不禁惻然，隨筆寫下一詩道：

深宮寂寞有誰憐，拚死甯將麗質捐。我爲佳人猶一慰，尙完貞體返重泉。

煬帝見侯女死狀，也不顧甚麼穢惡，便撫尸泣語，異常悲切。欲知他如何說法，下回自當表明。

雁門之圍，爲煬帝一大打擊，若爲中知以上之君，當痛加猛省，樂不可極，欲不可窮，誠使脫圍返都，改過不吝，勵精圖治，天下事尙可爲也。乃不從蘇威之言，仍至東都淫樂，項昇作迷樓，何稠獻御女車及任意車，竭天下之財力，供一人之淫荒，雖欲不亡，詎可得乎？惟迷樓一事，未見正史，而韓偓撰迷樓記，當必有所本。至若侯夫人縊死，亦在迷樓記中敘及。本編所採，皆出自文

獻所遺，非徒錄坊間小說者，所得藉口也。

第九十七回 御苑賞花巧演古劇 隋堤種柳快意南遊

却說煬帝撫侯女遺骸，且泣且語道：「朕本愛才好色，不意宮幃裏面，有卿才貌，偏不相逢，朕雖未免負卿，但卿亦命薄，朕又緣慳，此去泉臺，幸勿怨朕。」說罷又哭，哭罷又說，絮絮叨叨，好似潘岳悼亡，感念不休。忽有侍衛入報道：「許廷輔掣到了。」煬帝乃出宮御殿，見了廷輔，恨不得將他一脚踢死，當下厲聲詰責，問他選召宮人，何故失却侯女？就中定有隱情，遂即供明。廷輔極口抵賴，煬帝即把他叱出，付與刑官嚴訊。及刑官承旨拷問，方知侯女不得入選，實是廷輔索賂不遂，把他埋沒。刑官當即覆陳，煬帝怒不可遏，立將廷輔賜死，一面自製祭文，令內侍備好香果，至侯女柩前，親奠三樽，並朗誦祭文道：

嗚呼！妃子痛哉！蒼天！天生妃子，貌麗色妍，奈何無祿，不享以年。十五入宮，二十歸泉。長門掩采，冷月寒烟。既不遇朕，誰爲妃憐？嗚呼痛哉！一旦自捐，覽詩追悼，已無及焉。豈無雨露，痛不妃霑？雖妃之命，實朕之愆。悲撫殘生，猶似花鮮。不知色笑，何如媽然。淚下幾行，心傷如煎。縱有美酒，食不下咽。非無絲竹，耳若充瑱。妃不遇朕，長夜孤眠。朕不遇妃，遺恨九原。朕傷死後，妃苦生前。死生雖隔，情則不遷。千秋萬歲，願化雙鴛。念妃香潔，酬妃蘭荃。妃其有靈，來享茲筵。嗚呼哀哉，痛不可言！

讀罷，復淚下如絲，嗚咽不止。經內侍在旁勸解，方纔收淚，命照夫人禮厚葬，又敕郡縣官厚恤侯夫人父母。侯氏雖生前不得受用，死後到也備極榮華。侯女之死，還算值得。惟煬帝猶懷傷感，無從排遣，沒情沒趣的，乘着原車，回到迷樓。衆美人都已得報，聯翩前來，替煬帝設法解悶，就是蕭皇后也登樓勸慰。煬帝終有幾分不快。凡家人到死

過以後，往往令人追憶，把從前歹事撇去，專記起他的好處。況侯夫人入宮多年，並未與煬帝相會，此番見他如許清才，如許美色，怎得不悲悔交乘？體會入微。鍾情深處，容易成癡，幾視迷樓中許多佳麗，沒一個得及侯夫人，因此閉居索興，游玩無心。芳草盡成無意綠，夕陽都作可憐紅，正是煬帝當日情景。

蕭后本逢場作戲，順風敲鑼，目賭煬帝如此淒切，便乘間進言道：「侯女既死，想他何益？况天下甚大，豈無第二個侯夫人？但教留意採選，包管有絕色到來。」煬帝聽了，不覺又觸起往事，又想到那江都風景，便對蕭后道：「朕前觀壁上廣陵圖，憶及江東春色，賢卿勸我一遊，果得飽嘗風味，那年再往游覽，爲了東征高麗，不得久留，今日欲選擇美女，除非是六朝金粉，或有遺留，若長在關洛，恐今生不能相遇了。」從煬帝口中追敘觀圖一事，是爲補筆。蕭后

自覺失言，忙轉機道：「陛下何必多勞跋涉，只簡放官吏數人，令往江東物色，便易辦到。」煬帝道：「俗語說得好：『眼見是真。』朕看內外官吏，多半是靠不住的，倘都是許廷輔一流人物，豈不是一誤再誤麼？」說着，即命左右往整龍舟，尅日南巡。蕭后知不可阻，只好聽他自由。煬帝又令妃嬪侍御等整頓行裝，滿望即日就道，偏經內使返報：「龍舟遭劫，統被楊玄感亂黨焚燬無遺。現在只好另造了。」煬帝聞報，立即頒敕，命江都再造龍舟。江都通守王世充，素來是逢君爲惡，一經奉旨，便即督工趕造，但終非咄嗟可辦，總須經過若干時日，方能有成。煬帝雖然性急，也只好勉強忍耐。

那四面八方的盜賊，又復競起。東海出了劇盜李子通，與章邱杜伏威相合，嗣復分作兩路，自據海陵。城父縣內的朱粲，本是一個縣佐，亡命爲盜，自稱迴樓王，衆至十餘萬。淮北賊左才相，又復四出騷擾，殘忍好殺，可憐人民塗炭，家室仳離。煬帝但在迷樓中，終日沈湎，不聞世事。至大業十二年元日，御殿受朝，有二十餘郡的守吏，未嘗遣使表賀，纔知寇盜未靖，道梗不通，乃分遣朝使赴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一面詔毘陵通守路德，在郡東南築造宮苑，候駕巡幸。轉眼間又是上巳，天和日暖，草綠花紅，西苑中湖海風光，格外明媚。煬帝召集羣臣，至西苑水上。

會宴，命學士杜寶撰水師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種，使朝散大夫黃衰督率伎士演劇水中，作傀儡戲。人物俱能自動，擊鼓敲鐘，不煩人力，能成節奏。又遣妓航酒船，往來穿棧，畫槳齊飛，綠波似織，端的是賞心悅耳，游目騁懷。待至夕陽西下，燈火齊明，纔命停罷，盡興而歸。

又越一月，西苑忽然失火，煬帝正在苑中，疑是有盜入苑，急忙避匿草間，虧得苑中人多，七手八腳，環繞攏來，你挑水，我撲火，方將祝融氏驅回。煬帝經此一嚇，遂成了心忪病，每夕在睡夢中，輒呼有賊，必由數婦人在旁搖撫，乃得少眠。未幾又是夏天，腐草爲螢，紛飛不絕。煬帝想入非非，令宮苑內侍齊捉螢火，收貯紗囊，得數百斛。遂乘着五月朔日夜游海山，把紗囊中的螢火一齊放出，光徧巖谷。都人遠遠望見，還道苑中又復失火，那曉得是一片螢光呢。總算會景快樂

煬帝喜極歸寢，酣睡一宵，越宿接到急報，乃是魏刀兒部賊甄翟兒率衆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煬帝因太原要地，有此賊焰，也覺心驚，亟調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李淵往討甄翟兒。嗣是連得軍警，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恐煬帝不樂，往往匿不上陳。煬帝稍有所聞，一日臨朝，顧問羣臣道：「近來盜賊如何？」宇文述出班奏道：「近已漸少。」光祿大夫蘇威獨引身隱柱。煬帝召威過問，威答道：「臣未主軍旅，不知盜賊多少，但慮盜賊漸近。」煬帝問爲何因，威說道：「前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無着，豈不是盡化爲盜麼？」煬帝道：「區區小賊，尚不足慮。惟高麗王高元，至今未見來朝，實屬可恨！」威復答道：「高麗在外，盜賊在內，臣謂外不足恨，內實可憂。況陛下在雁門時，許罷東征，今復欲徵發，民不聊生，怎能不相率爲盜呢？」煬帝勃然變色，拂袖退朝。到了端午節，百僚競獻珍玩，威獨獻入尚書一部，有人從旁譖威道：「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欲借此謗上。」煬帝正未明威意，聽到此言，當然愈怒。既而復議伐高麗，廷臣莫敢進諫，獨威入內奏請道：「欲討高麗，何必發兵，但赦免各處盜賊，便可得數百萬人，飭令東征，必能立功贖罪，高麗不難平服了。」煬帝不答，面有愠色，威當即趨出，御史

大夫裴蘊進奏道：「威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盜賊。」煬帝恨恨道：「老革猶言多兵，多姦虛張賊勢，意欲脅朕，擬令人批頰，因念他是多年耆舊，所以忍耐一二。」蘊亦辭退，另唆人上章劾威，說他前時典選濫授人官。煬帝即奪去威官，除名爲民。過了月餘，又有人訐威私通突厥。裴蘊奏詔推按，證成威罪，請即處死。還是煬帝不忍加誅，許貸一死，惟併威子孫三世除名。

時光易過，又是秋來，江都新造龍舟，報稱完工，制度比前日宏麗。煬帝甚喜，即擬南幸，江都留王侗居守。右候衛大將軍趙才進諫道：「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蠡起，禁令不行，願陛下亟還西京，安撫兆庶，奈何反欲南巡呢？」煬帝大怒，命將才拘繫獄中。建節尉任宗、奉信郎崔民象及王愛仁，先後諫阻，均爲所殺。他人乃莫敢進言。這番南巡，自后妃以下，盡行帶去，外如儀仗一切，比第一次還要繁盛。甫出西苑，見有一人俯伏在地，口稱小臣送駕，語帶嗚咽。煬帝從輦中俯視，乃是西苑令馬守忠，便道：「汝在此看守西苑，不勞送行。」守忠道：「變輿已經出發，料難挽回，只望陛下早日還駕，小臣願整頓西苑，敬候乘輿。」說罷，淚如雨下。煬帝亦不覺悵然，半晌又說道：「朕偶然游幸，自當早回，何必這般過悲？」守忠道：「陛下造這西苑，不知費了多少財力，始得有此五湖四海三神山十六院的風景，陛下豈不愛戀？乃舍此遠游，致小臣對景傷心，故不禁下淚。」煬帝黯然道：「朕難道永離此苑，但教汝好生看守，毋使園林零落，殿宇蕭條。」說至此，因口占一詩道：「我慕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吟罷，命從吏錄出，遞與守忠，留別宮人。守忠乃起，讓過變駕。左右見守忠奏請，煬帝答言，均寓悲感，統有些詫異起來，死機已兆，但也只好隱忍過去。擁了御駕，行至河濱。煬帝下輦登舟，望見新造船隻，多半有雲龍裝飾，燦爛奪目，當然欣慰，便與蕭后分坐最大的龍舟。十六院夫人，亦各坐龍舟一艘，規模略小。此外美人，也都一一分派，各有坐船文武百官，或在船中居住，或在岸上夾護，魚貫前進，連縣不絕，非奉停泊號令，就是夜間，亦要進行。起程這一夕，秋高氣爽，水面上的涼颼陣陣，拂除那日間餘暑。煬帝却不能安睡，起開艦窗，眺望夜景，但聽得一片歌

聲，順風刮來。歌云：

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飢，路糧無些小；前去千萬里，此身安可保？暴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

煬帝聽罷，禁不住心中氣憤，便令左右緝捕歌夫。左右奉命往捕，鬧了半夜，並無蹤迹。煬帝亦徬徨不寐，等到天曉，經左右覆報，但說是沒人唱歌，所以無從緝捕。煬帝雖然驚疑，却也只好略過一邊，仍命啓行。越日，天氣忽然暴熱，竟致秋行夏令，好似盛夏一般。龍舟雖然寬敞，尚覺得天氣困人。岸上牽纜諸役夫，統是揮汗如雨，不勝勞憊。煬帝亦爲憐憫，用翰林學士虞世基言，令就汴渠兩隄，移種柳枝。且詔諭地方人民，獻柳一株，卽賞一縑。是時柳尚未凋，百姓都掘柳來獻。煬帝從舟中登岸，自種一株，作爲首倡，百官亦各種一株，然後令百姓分種，照柳給賞。百姓非常踴躍，越種越多，且隨口編出幾句歌謠道：「栽柳樹，大家來，好遮陰，又好當柴。天子自栽，然後百姓栽。」煬帝聽着，滿心歡喜，又取錢散給百姓，并親書金牌，懸挂最高的柳樹上，賜柳姓楊，因此後人呼柳爲楊柳。說本韓偓開河記，但古時楊柳並稱，訓詁家謂楊枝上挺，柳枝下垂，今混稱楊柳，是否起於隋時待考。

嗣是柳蔭滿堤，迷天一碧，自大梁迤邐南下，到處都種柳樹，頓時化熱爲涼，無風亦韻。江都通守王世充，又獻上吳越女子五百名，在半途供應役使。煬帝也不暇細閱，但使他充作殿腳女，在岸上同牽船纜。每船用殿腳女十人，嫩羊十口，相間而行。於是蛾眉成隊，粉黛分行，彩袖颺空，一路上綺羅蕩漾，香風蹴地，兩岸邊蘭麝氳氳。煬帝看了，喜不自勝，驀見一個女子，生得非常俊俏，也夾在殿腳女中，好似鶴立雞羣，不同凡艷。煬帝不覺失聲道：「如此妙女，怎得使充賤役？」遂令左右宣召進來。既到面前，果然是明眸皓齒，玉貌花膚，更有兩道黛眉，狀如新月，格外動憐。煬帝笑孜孜的問道：「汝是何處人，姓甚名誰？」那女子跪答道：「賤婢乃姑蘇人氏，姓吳，名絳仙。」煬帝贊嘆道：「好一個絳仙眉黛，可留此侍朕，不勞牽纜。」當下傳將出去，着派他女另補，就叫絳仙在旁侍酒。到了夜間，

便挽絳仙入幃，演了一齣水上鴛鴦，不消細說。又是一好女兒晦氣。絳仙既得寵幸，便珠膏玉沐，愈覺鮮妍，那黛眉更畫得精工，就是文君再世，亦恐要輸他一籌，又妙在知書識字，頗善詩歌。煬帝似遇洛妃，如逢神女，覆雨翻雲，一些兒不嫌寂寞。

及行過雍邱，漸達寧陵地界，忽由虎賁郎將護纜使鮮于俱入奏道：「前面水勢湍急，阻礙龍舟，急切裏駛不上去。」煬帝道：「朕嘗兩幸江都，並沒有甚麼攔淺，爲何今日有此阻礙？」說着，便召宇文述等同入御舟，問個明白。宇文述道：「從前占天監耿純臣上言，睢陽有王氣環繞，此處地近睢陽，想是地脈靈長，所以淺深忽變。」煬帝道：「就是地脈變遷，也沒有這般迅速。」當下檢查當日鑿河人員，所有寧陵至睢陽一路，乃是總管麻叔謀監工，可巧麻叔謀亦扈駕同行，一召便至。煬帝當即盤問，叔謀道：「臣前時監工鑿河，測量甚準，並沒有甚麼淺深。今日忽然淤淺，連臣也不知何因。」煬帝道：「想是開河工役，偷工躲懶，不會挖得妥當，遂致今日攔淺，這却如何區處？」叔謀道：「容臣再去開挖，將功贖罪。」煬帝道：「若只一處攔淺，還易爲力，只怕前途還有淺處，須要探視纔是。」護纜使鮮于俱道：「臣看水勢湍急，人不能下去，篙又打不到底，怎能探試明白？」翰林學士虞世基接入道：「這却不難，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攔住，便是淺處。」煬帝依議，亟令右翊衛將軍劉岑製造木鵝，往驗淺深。及劉岑返報，自雍邱至灌口，共有一百二十九處淤淺。煬帝大怒道：「這明明是從前工役，不肯盡心開掘，致誤國家大事，若非嚴法處死，如何震壓天下？」遂令劉岑往淤淺處，查究役夫姓名，悉行捕住，把他倒埋岸下，教他生作開河夫，死作抱沙鬼，可憐這一百二十九處地方，共捕得五萬餘人，照敕處置，活埋了事。令人髮指。

麻叔謀見坑殺了許多丁夫，也覺寒心，連夜催督兵民，掘通淤道，請龍舟逐段過去。煬帝得了吳絳仙，日日縱歡，也不十分催促。每日或行三十里，或行二十里，或行十里，並未計較。因此麻叔謀得有工夫，逐節疏通，得至睢陽。煬帝猛記得宇文述語，睢陽留有王氣，應該掘斷龍脈，方可免患。當即召入麻叔謀，正色問道：「睢陽地方，曾掘去

多少坊市？」叔謀道：「雖陽地靈，不好觸犯，臣所以未敢開掘。」煬帝勃然道：「朕爲天子，百靈均當效命，有甚麼不好觸犯，顯見汝狹有隱情。」叔謀無可回答，只得飾詞答辯道：「陛下以愛民爲心，臣見坊市複雜，好罷手便即罷手，況改道開河，相去不遠，何必定就道雖陽？」煬帝聽說，尙屬有理，卽命劉岑查探河道，究竟有無遠近。那知劉岑却是叔謀的對頭，一經查勘，迂遠至二十里左右，便據實報明。煬帝遂將叔謀拏下，囚繫獄中。

究竟叔謀何故剩出睢陽，小子查閱稗史，却是別有原因。叔謀本是個貪暴人物，從前奉旨開河，管甚麼民居多少。當督工開掘時，在上源驛旁，發得一口絕大棺木，叔謀疑棺內必有寶藏，揭蓋啓視，一屍容貌如生，髮從前覆，長過胸腹，此外別無珍寶，只搜得一石銘，上有古篆，多不能識。只有一下邳人能讀，篆文中云：「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聽着，乃自備棺槨，安葬城北隅。偷雞勿着飽米。及掘至陳留，可巧有朝使到來，用少牢禮，竝白璧一雙，祭留侯張良廟中，向神假道。祭畢風起，失去白璧，後來有一中牟丁夫，在途中遇一貴人，峨冠博帶，跨馬前來。前後有人呵護，召夫至前，取白璧相授道：「與我報爾十二郎，還爾白璧一雙，爾當賓諸天。」中牟夫莫明其妙，跪拜受訖，不見貴人。當時非常驚愕，料知此璧，定有來歷，不敢隱匿，卽奉獻叔謀，並述神語。叔謀細忖一番，也想不出語中寓意，但見白璧很是瑩潔，便充入私囊，且殺死中牟夫，爲滅口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爲，當然有人傳說。後來煬帝縊死江都，在位雖有十三年，扣足只有十二年，纔知十二郎三字，便是指着煬帝。叔謀貪匿白璧，復監工至雍邱，適有一祠宇當道，叔謀問爲何祠，村人答道：「古老相傳，內有隱士墓，甚有靈兆。」叔謀道：「何物隱士敢當此衝？」遂命丁夫入祠掘墓，纔經數尺，忽聽得一聲怪響，下露一洞，裏面燈火熒熒，無人敢入。獨有武平郎將狄去邪，願往一窺，叔謀喜道：「狄郎將膽量過人，真好算荆。品政。一流哩。」去邪紮束停當，用繩繫腰，命役夫執住繩端，縋將下去。小子有詩

咏道：

奮身下穴入幽城，聶政荆卿足並名。若使逡巡甘却步，何來仙引得長生？

畢竟狄去邪所見何物，且待下回再表。

綱目於大業十二年三月，大書特書曰：「宴羣臣於西苑。」夫自西苑告成以後，寧獨此次召宴羣臣？其所以大書特書者，誌其末也。蓋是年七月，煬帝幸江都，自是不得復返，而西苑之設宴演劇，爲東都淫樂之結局，越月而西苑遂火，天之傲煬帝也，亦可謂至矣。昏主不悟，猶決意南游，除蘇威名，連殺諫官，任宗崔民象王愛仁，言莫予違，寫盡昏淫氣象，至隋堤種柳，令種柳一株，賞帛一緘，雖有利民生，而無故費財，要不得謂仁恩之下逮，及寧陵擱淺，枉殺丁役至五萬人，彼豈尙有愛民之心歟？正史中於麻叔謀一事，未曾敘及，而韓偓開河記言之甚詳，是與上回迷樓相類，想不至全出虛誣也。

第九十八回 麻叔謀罪發受金刀 李玄邃謀成建帥府

却說狄去邪，縋入深穴，約數十丈，脚方及地。去邪見有路可通，竟將腰中繩索解去，鼓勇前進，約行百餘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巨獸，形狀似牛，仔細一瞧，乃是一個人間罕有的巨鼠，不由的駭了一驚。驀聞石室西面，砉然一聲，慌忙迴顧，門已洞開，有一道童模樣，出問去邪道：「汝非狄去邪麼？」去邪答聲稱：「是。」一道童道：「皇甫君待汝已久，汝可速入。」去邪乃隨他進去，見裏面有一大堂，頗也寬敞，堂上坐着一位方面長髯的神君，服朱衣，戴雲冠，也不知爲何神，只好倒身下拜。那神君端坐不動，亦不發言，旁立一綠衣吏，待去邪拜訖，令他起身，引出西階上立着。約過片時，裏面有聲傳出道：「快取阿麼來。」階下即有人應聲而去。須臾，即見武夫數人，牽入一物，就是柱上繫着的大鼠。去邪本知煬帝小字，叫作阿麼，此時也無從訪問，只得屏氣待着，但聽堂上神責鼠道：「我遣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如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大鼠本不能言，但點頭搖尾，作冥頑狀。堂上

神益怒，命武士搗擊鼠腦，鼠即大吼，聲似雷鳴。武士再擬擊下，俄一童子捧天符下來，堂上神起座降陞，俯伏聽旨。童子宣言道：「阿麼數本一紀，今尙未滿，俟限期既屆，當用練巾繫頸而死，今尙不必動刑。」說罷自去，堂上神仍然復位，令將巨鼠仍繫原處，並召語去邪道：「爲我告麻叔謀，謝他掘我塋域，來年當贈他二金刀，勿嫌我輕爵哩。」說罷，即令綠衣吏引了去邪，自他門趨出，經過一林，徑迴路仄，躡石扳籐，方得過去。回顧已失綠衣吏，去邪只好踽踽獨行。又約三里許，見有茅舍，一老叟坐土榻上，去邪上前問訊，老叟道：「此地爲嵩陽少室山下，汝從何處來？」去邪具述所由，老叟道：「汝已親見各狀，想亦能悟通玄機，汝能辭官，便能脫身虎口了。」想是去邪人品循良，故得種種指引。去邪稱謝而行，回視茅屋，又無影迹，自知身入仙境，已蒙指迷，惟不能不覆報麻叔謀。乃趨往寧陽，得與叔謀相見，約略敘明。先是去邪入墓，墓忽崩陷，叔謀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目爲狂人。去邪將錯便錯，即佯狂自去，隱居終南山。聞煬帝正患腦痛，月餘不愈，益信冥中搗擊，果然不虛。嗣是修道辟穀，竟得無疾而終。此身原是有道骨。

那叔謀既至寧陵，適患風逆，起坐不安。醫生謂用羊羔蒸熟，糝藥同食，方可療治。叔謀如法泡製，果得全愈。嗣是蒸食羊羔，習以爲常。寧陵人陶榔兒，家中巨富，性甚兇悖，恐先塋逼近河道，或爲所掘，乃盜他人嬰兒，割去頭足，蒸獻叔謀。叔謀咀嚼甚美，遠勝羊羔，因召榔兒窮詰。榔兒初尙諱言，叔謀使人勸酒，把他灌醉，纔得榔兒實告。叔謀不以爲忍，反賞金十兩，令工役保護榔兒先塋，一面專竊他人嬰孩，宰割供食。寧陵雖陽境內，失去嬰孩數百，哀聲四達。左屯衛將軍令狐達，曾爲開渠副使，上書彈劾，被中門使段達遏住，不使上聞。段達嘗受叔謀巨賄，所以代爲隱蔽。叔謀法外逍遙，鑿河至睢陽城。睢陽坊市豪民，都恐宅墓被掘，釀金三千兩，將獻叔謀，尙苦無人介紹。適叔謀監掘古塚，穿通石室，室中漆燈棺木等，遇風化灰，惟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爲塚，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不解，轉問土人，答言故老傳聞，謂是宋司馬華元墓。叔謀奮然道：「小國陪臣，怕他甚麼？」

到了夜睡朦朧，忽有一人宣召，即隨與同行，約經里許，恍惚見有宮殿，由來使導入，上面坐着一王，着絳綃衣，

戴進賢冠。叔謀向他再拜，王亦起座答拜，且與語道：「寡人便是宋襄公，奉上帝命，鎮守此地，將二千年，令將軍來此掘河，幸回護此城，勿使人民失所。」叔謀不答。王又說道：「此地五百年後，當有興王崛起，上帝命寡人保護，豈可爲了暴主逸遊，掘傷王氣？」暗指宋太祖事。叔謀仍然不答。忽殿外有人入報道：「大司馬華元來了。」未幾，卽有

一紫衣官趨入，拜覲王前，王與言保護睢陽事，未得叔謀允許，紫衣官怒視叔謀道：「上帝有命，保護此城，何物頑奴，既毀我墓，又欲把此城毀掘。」便向王進議道：「頑奴倔強，應用嚴刑。」是極。王說道：「何刑最酷？」紫衣官道：

「鎔銅灌口，爛腐腸胃，此爲最酷。」王點首稱善。紫衣官叱令左右，把叔謀曳至鐵柱前，褪去衣冠，縛諸柱上，復有一人持過銅汁，孟中猶沸，欲灌入叔謀口中。叔謀嚇得魂不附體，連聲大呼道：「願依尊命，回護此城。」讀至此，我爲

一快。當由殿中傳令解縛，給還衣冠，入殿拜謝。紫衣官微笑道：「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令取諸民間。」詭畢，魔手令人引出叔謀。叔謀聞有金可賜，因私問冥使道：「上帝如何賜金？」冥使道：「陰注陽受，自有睢陽百姓獻汝，汝

放心去罷。」一面說，一面推仆叔謀。叔謀出一大驚，便卽醒寤，方知乃是一夢。越日，果有家奴持入黃金三千兩，說是睢陽坊市所獻，請免掘城市。叔謀回憶夢中情狀，老實收受，令役夫繞道西偏，委屈東廻，竟將睢陽城騰出。

掘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徐偃王墓，令人開掘，掘至數尺，裏面堅不可發，乃是生鐵鎔成，旁豎石門，鍵鑄甚嚴。叔謀用鄧人楊民計議，用巨石撞開墓門，叔謀自往探望，有二童子，在門內迎接，且語叔謀道：「我王久望將軍，請

速進來。」叔謀亦不知不覺，隨他進去。內有宮殿，差不多與前夢相似。殿上亦坐着一王，冠服雍容，叔謀下拜，王起身答禮，和顏與語道：「寡人瑩城，適當河道，今請將軍保護，願奉玉寶爲酬。」言訖，取出玉印，給與叔謀。叔謀瞧着

乃是歷代帝王受命符璽，不覺又驚又喜，但聞王又續說道：「將軍須保重此寶，這是刀刀的預兆哩。」叔謀茫乎若迷，謝別出墓，傳令役夫將墓蓋好，仍復原狀。時煬帝正失去國寶，四處搜覓，並無下落，只好秘密不宣。那叔謀得

了國寶，還道是神靈相助，將來可身登九五，非常快樂，就把國寶好好藏着，不令外人知道。

至拘入睢陽獄中，正在惶急得很，偏經令狐達再上彈章，歷述：「叔謀盜食人子，義賊陶榔兒，私受睢陽民金三千兩，擅易河道」等情。煬帝問他何不早奏？令狐達謂臣早經奏報，想被段達扼定，不得進呈。煬帝卽命查抄叔謀私產，得黃金若干，尙辨不出是睢陽賄賂。這留侯所還白璧，及一顆受命符寶，搜將出來，却是字紋明顯，一見便知。煬帝大驚道：「金與璧尙是微物，不必說起，只朕的國寶，如何被他取來？」便召令狐達入問。令狐達道：「聞叔謀嘗令陶榔兒竊取人子，莫非國寶亦被盜不成？」煬帝失色道：「叔謀今日盜我寶，明日將盜我頭，這還了得！」你的首級，却是不甚牢固。便令法司嚴鞫叔謀，且捕得陶榔兒，一併審問。叔謀據實招供，問官尙說是憑空捏造，便指榔兒爲巨竊。榔兒只供稱竊兒是實，不敢竊寶。問官如何肯信？再四拷逼，竟將榔兒斃諸杖下，且定了讞案，請置叔謀極刑。煬帝道：「叔謀原有大罪，姑念他開河有功，赦免子孫，但將叔謀腰斬結案。」先一夕，叔謀在獄夢一童子從天降語道：「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特遣我來，感念將軍護城厚意，因將去年所許二金刀，命我奉贈。」叔謀尙不知金刀爲何物，向他索取。童子厲聲道：「死且不悟，明晨自見分曉了。」叔謀驚覺，細思夢境，纔悟不祥，喟然歎道：「我腰領恐難保了。」還想食嬰孩否？越日辰牌，已有敕文傳至，將叔謀如法捆綁，驅至河濱，斬爲三段，家產籍沒。中門使段達，助守東都，未曾扈駕，由煬帝遙傳詔敕，加恩貸死，貶爲洛陽監門令。睢陽寧陵一帶的百姓，聞叔謀被誅，相率稱快，男男女女，都到河邊來看叔謀死屍，你一磚，我一石，擲成肉醬，方纔散去，這且不必細表。

且說煬帝小住睢陽，約過數天，復啓程南下，沿途無甚阻礙，惟大將軍許公宇文述，在道病亡，述子化及智，及統皆無賴，前次嘗從幸榆林，兩人干犯禁令，與突厥互市。煬帝本欲誅，因述有舊勳，特從寬免。述死，厚加賻卹，予諡曰恭，且授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仍令從行。智及弟士及尙煬帝長女南陽公主，還稱循謹，一對青年夫婦，亦隨幸江都，後文自有表見。

惟一方面鑾駕暢游，一方面寇盜益熾，前此在逃未獲的李密，往投王薄郝孝德，均見九十五回。皆不見禮，乃走

匿淮陽村舍，變姓名爲劉智遠，聚徒教授，郡縣長官，頗以爲疑，遣吏往捕。又被遁去。適東都法曹翟讓，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惜他驍勇，破械出獄，令自逃生。讓拜謝而去，潛往瓦崗寨爲盜。同郡人單雄信，善用馬槊，雄長鄉里。糾合少年，入寨助讓。還有離狐人徐世勣，年少多才，亦至讓處獻議道：「東郡于公，與世勣誼屬同鄉，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係是汴水通流，商旅不絕，若剽掠商舟，便足自給了。」世勣即徐懋功，初次獻議，即導讓剽掠商舟，無怪子孫被

夷。讓即依議，令徒黨入二郡間，掠奪商舟財貨，充作用費。當時人心思亂，輾轉引附，不多時便至萬餘人。此外有外黃盜王當仁，濟陽盜王伯當，韋城盜周文舉，雍邱盜李公逸，與翟讓各據一方，不相通問。

李密既得漏網，往來諸賊帥間，勸他乘亂崛起，規取中原。各賊帥初尚未信，經密說得天花亂墜，也覺動心，推爲謀主。密互爲聯絡，差不多如蘇秦約縱一般，大家互相告語道：「今人皆云楊氏當滅，李氏將興，此人得一再脫險，莫非就是古人所言王者不死麼？」因相率敬密。會王伯當與翟讓交通，互相往來，密即由伯當介紹，往見翟讓，爲讓畫策，并替他說降諸小盜。讓遂與親愛，嘗同計事。密因說讓道：「劉項皆起自布衣，得爲帝王，今主德日昏，民生日困，大亂已起，正是劉項奮起的機會，如足下雄才大略，擁衆萬餘，若席捲二京，誅除暴虐，怎見得不如劉項呢？」讓謝不敢當。會東都有李玄英亡命，徑訪李密，傾心相事，他人問爲何因，玄英道：「近來民間歌謠有桃李章云：『姚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這數語隱寓預識。桃李子，謂李子逃亡，皇后宛轉揚州，是天子將在揚州畢命，勿浪語，誰道許，是隱隱藏一密字，他日心爲真主，所以特來投誠。」既而宋城尉房彥藻等，亦來依密，共處瓦崗寨中。密又與瓦崗軍師于雄結交，令說讓出圖中原。雄因說讓道：「公若自立，恐未必成事，若立蒲山公，事無不濟。」蒲山公見前。讓笑道：「蒲山公果得爲王，何必依我。」雄答道：「將軍姓翟，翟義爲澤，蒲非澤不生，所以來依將軍。」虧他附會。讓信爲真言，遂依密前議，發兵攻取滎陽諸縣。

滎陽太守郇王慶，懦弱無能，急向行在求援。煬帝特調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使討翟讓。須陁係百戰驍將，到了

蔡陽屢破讓衆。讓勒兵欲遁，密坦然道：「須隋有勇無謀，兵又驍勝，既驕且狠，再戰必敗，公且列陣待着，密自有計破他，萬勿加憂。」讓不得已，麾衆再戰。須隋已經輕讓，直前搏擊，讓衆已似驚弓之鳥，那裏支撐得住，紛紛却退。須隋驅兵追趕，約十餘里，過一大林，林內一聲號喊，殺出兩支生力軍，左爲王伯當，右爲徐世勳，合裏攏來圍住。須隋須隋衝突出圍，見左右不能盡出，再躍馬突入，欲救餘衆，李密在高阜望見，急命弓弩手四面注射，箭如飛蝗，可憐一員隋朝勇將，竟墮入李密狡計，中箭身亡。部兵除被殺外，狼狽遁去，號泣不止。河南郡縣統皆喪氣，有詔令光祿大夫 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徙鎮虎牢。

翟讓經此大勝，喜出望外，乃分兵與密別建一營，號爲蒲山營。讓獲得輜重甲仗，便欲還向瓦岡。實無大志。密苦勸不從，竟與密別去。密獨率麾下西行，沿路招降諸城，大獲資儲。讓聞報甚悔，因復引衆從密。密遂擬進擊東都，忽聞太僕 楊義臣擊斃張金稱，高士達逐走竇建德，兵勢甚盛。密恐他還援東都，未敢驟進。後來又探得義臣罷歸，竇建德復取饒陽，乃再議進行。這位隋 太僕 楊義臣本是一個庸中佼佼的好官，自出兵河北，迭破羣盜，輒列狀上聞。內史虞世基專事諂諛，謂義臣虛張賊勢，居心叵測，不如撤歸爲是。煬帝深信世基，竟追還義臣，且遣散他麾下士卒，於是賊勢復張。鄆陽復出一個劇盜，姓林，名士弘，有衆數萬，攻殺隋御史劉子翊，居然自稱楚帝。建元 太平，據有九江 臨川 南康 宜春等郡，猖獗南方。涿郡 虎賁郎將羅藝亦稱兵造反，自稱幽州總管，騷擾北境。惟僞燕王格謙見四十五回。總算由王世充擊死，但謙黨高開道收集敗衆，又復出掠燕地，氣焰復張。光祿大夫 陳稜往討杜伏威，又爲所敗，再加魯郡起了徐圓朗，馬邑起了劉武周，朔方起了梁師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使四方官吏無可措手，只好得過且過，任盜所爲。隨筆插敘，省却無數筆墨。

李密聞天下大亂，亟欲進取東都，據有腹地，號召四方，乃屢語翟讓道：「今東都空虛，越王年幼，留守諸官皆非將軍敵手，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卽定哩。」讓猶懷疑懼，因遣黨人裴叔方往覘東都虛實。留守諸官方

縱察覺，繕城爲備，且馳表告急行在。時已爲大業十三年，翟讓得叔方還報，謂東都有備，又生疑阻。密語讓道：「事已如此，不得不發。」密聞洛口倉儲粟甚多，若引衆襲取，賑給貧乏，遠近孰不趨附？百萬衆亦可立集。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選驍悍，智勇俱備，得天下如反掌了。」讓答道：「這是英雄計略，非僕所能，但任君指麾，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爲後殿。」密乃選三千人爲前驅，讓率四千人繼進，出陽城北踰方山，直抵洛口倉。倉中守卒寥寥無幾，頓時駭散。密攻破倉門，讓亦踵至，開倉發粟，任民恣取，窮民大悅。前朝議大夫時德叡舉尉氏縣應密，故宿城令祖君彥亦自昌平來附。君彥素有才名，密引爲記室，令掌書牘。

東都留守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率步騎萬五千人來援洛口，又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自汜水西進，從後夾攻。密已探知信息，分部衆爲十隊，四隊伏橫嶺下，截住仁基，六隊列陣石子河，靜待長恭等軍。長恭鼓銳前來，勢甚洶湧，讓出當敵衝，接戰不利，且戰且走。長恭未曾朝食，忍飢追逐，中途被李密率兵衝出，截爲兩檄，軍士已皆枵腹，不耐久戰。更因遇伏心慌，統嚇得棄甲曳兵，倉皇逃散。長恭見不可支，也解衣潛竄，遁歸東都。隋兵十死五六，資械蕩盡無餘。密與讓威名大振，讓乃推密爲主，號爲魏公，自稱元年。密登壇置吏，拜讓爲上柱國，兼司徒、東郡公。單雄信、徐世勳爲左右大將軍，此外各封拜有差。凡趙魏以北、江淮以南，許多賊帥，多聞風響應，願受節制。密悉給官爵，仍使統領原部，自就洛口城擴地爲垣，周圍四十里，作爲根據地，特設行軍元帥府，分兵四出，迭取河南郡縣，並授齊郡盜孟讓爲總管，使他晝夜往襲東都。讓至洛陽城下，城上不及防備，竟被讓衆扒入，焚掠外郭，還虧內城急忙抵禦，纔得保全。讓手下只二千人，恐一經天曉，內城發兵來攻，不能抵擋，乃鼓嘯而去。

河南討捕使裴仁基遇事遷延，洛口一戰，愆期不至，又恐得罪朝廷，進退維谷。李密知他狼狽，使人誘降。仁基竟舉虎牢降密，密封他爲上柱國，使與孟讓同襲回洛東倉，應手而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適東都出兵堵擊，仁基等與戰敗績，相率退還。李密督衆自往回洛倉，大修營壘，進逼東都。還有秦叔寶、羅士信等，本在張須陁部下，須

戰死。秦繹失了主帥，無處可依，也來投密。更有程咬金、趙仁基諸人，亦率衆歸密，密皆署爲總管，分統部卒，遂令記室祖君彥草就檄文，堂堂正正的聲討煬帝，數他十罪，恰是有理。略云：

宛公大元帥李密，謹以大義布告天下。隋帝以詐謀入承大統，罪惡滔天，不可勝數，素亂天倫，謀奪太子，罪之一也；弑父自立，罪之二也；僞詔殺弟，罪之三也；迫奸父妃，罪之四也；誅戮先朝大臣，罪之五也；聽信奸佞，罪之六也；開市擾民，征遼黷武，罪之七也；大興宮室，開掘河道，土木之工徧天下，虐民無已，罪之八也；荒淫無度，巡游忘返，不理政事，罪之九也；政煩賦重，民不聊生，毫不知恤，罪之十也。有此十罪，何以君臨天下？可謂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密今不敢自專，願擇有德以爲天下君，仗義討賊，望與仁義之師，共安天下，拯救生靈之苦。檄文到日，速爲奉行！

檄語煌煌，鉦鼓淵淵，亂世梟雄李玄邃，是密表字。得機得勢，風靡海內，似乎與王盛業，要屬此人，那知後來的真命天子，不是此李，却是別有一李。小子有詩咏道：

歷代興亡幾變遷，半由人事半由天。
劉歆應識翻遭戮，誰識玄機在事先？
究竟李密以外，尚有何處李姓，得成帝業，容待下回敘明。

麻叔謀腰斬一事，亦見韓偓開河記，正史中略而不詳，意者以事同微渺，不可盡信歟？然既有文獻之足徵，不得謂竟無其事。況韓偓作記，年月並詳，當非寓言可比。本編依記演述，存其真也。瓦岡寨始於翟讓，而李密因之，密之自號魏公，已在洛口城中，並不在瓦岡寨，且秦叔寶羅士信程咬金等之依附，均在密稱魏公之後，所與翟讓共起寨中者，第單雄信徐世勣二人已耳。隋唐演義混敘不明，且以瓦岡寨爲絕大根據地，此與正史雜記中向無所見，故絕不混述。可採者從之，不可採者舍之，下筆時固自有斟酌也。

第九十九回 迫起兵李氏入關中 囑獻書矮奴死闕下

却說李密傳檄四方，餘盜響應，總道是唾手中原，可以應讖，偏偏天命所歸，不屬李密，却付諸太原留守李淵。淵奉煬帝敕旨，調兵擊破甄翟兒，遂在太原鎮守。會晉陽令劉文靜與李密素有婚誼，坐罪除名，囚繫獄中。淵子世民，已隨父至太原，與文靜素來友善，屢往探視，且代為嘆惜。文靜悵然道：「近來天下大亂，性命原輕似鴻毛，除非漢高祖光武帝復生，或能重見天日。」世民道：「君怎知今世無人？我來相省，正欲與君共議大事，難道效兒女子哭泣麼？」文靜乃與世民密談，想出一種下手方法，請世民父子掩取關中。世民頗費躊躇，再經文靜附耳授計，始喜躍而去。

原來晉陽宮監裴寂，為淵舊友，文靜知世民不便勸父，特囑他結好裴寂，作為導線。寂嘗使酒好博，世民投寂所好，嘗引與宴，且故意輸錢。寂遂日夕過從，彼此甚是歡洽。世民因舉密謀相告，寂徐徐答道：「恐尊公不從，奈何？」世民一再相懇，寂想了片時，方道：「有了有了，他日報命。」過了一兩天，寂引淵入晉陽宮，盛宴相待，飲至半醉，却走出兩個美人兒，前來侑觴。淵已酒醉糊塗，也不問明底細，還道是歌伎一流，樂得借色陶情，暢飲遣懷，不多時，頹倒玉山，沈沈欲睡。酒色兩字，最是迷人，古來多少英雄，往往逃不過此關。兩美人扶他入寢，伴宿一宵。及天已黎明，淵纔醒來，開眼一瞧，竟有兩美人侍着，不禁咄咄稱奇。連忙問及來歷，乃是晉陽宮中的尹張二妃。淵大驚而起，慌忙趨出，召問裴寂。寂答稱不妨。淵失色道：「這宮是天子的行宮，尹張二美人是天子留住行宮的嬪御，如何叫他侍寢？若被天子聞知，我還想保全性命嗎？」誰叫你着道兒。寂笑道：「唐公為何這般膽小？不要說起幾個宮人，就是隋室江山，也可唾手取來。」淵只是頓足，連呼：「誤我。」忽有一人走報，突厥兵進寇馬邑。淵只好匆匆出宮，亟遣副留

守高君雅，率兵出援。

君雅去了數日，卽有敗報到來，淵很是不安。世民乘間進言，請淵速圖大事。淵叱他妄言，囑令緘口。越日，世民再向淵密陳利害，淵始覺心動，喟然嘆道：「今日破家亡軀，由汝一人，化家爲國，亦由汝一人了。」話雖如此，但因眷屬尚在河東，一時不敢發難，忽由江都傳到消息，乃是煬帝疑忌李淵，說他不能禦寇，將遣使執詣江都，淵益加驚懼。世民復約同裴寂，共勸淵及早定計。淵爲保身起見，也只好依他所議，勒兵待發。會江都又傳到赦詔，仍令淵照舊供職，淵稍稍放心，暫且按兵不動。那世民却急不暇待，已暗地差遣心腹，赴河東去接家眷，一俟眷屬至太原，便擬興師。看官聽着這李淵的妻室，便是北周上柱國寶毅的女兒。毅曾向周武帝姊襄陽公主，隋受周禪，寶女會自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見八十一回。毅已目爲奇女，後來畫屏射雀，因淵得中目，招爲女夫。生子四，女一，長名建成，次卽世民，又次名玄霸，元吉，一女適臨汾人柴紹，是時寶氏已歿，可惜不得見隋滅唐與玄霸亦早世，建成元吉接到世民密書，便邀同柴紹同赴太原。那劉文靜已與世民密謀起事，慙慙裴寂，速卽勸淵，寂正恐宮人侍寢，事泄被罪，屢次催淵起兵。淵乃釋出文靜，令他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人民，使討高麗。百姓怎知詐謀，急得魂夢不安，日夕思亂。

偏馬邑亂首劉武周，闖入汾陽宮，掠得宮中婦女，往獻突厥，請他爲助。突厥竟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僭號稱元。又有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西北一帶，幾無寧宇。武周又逼近太原，鬧得李淵無法圖存，不得已冒險起事。可巧高君雅回城乞援，淵佯與議事，還有副留守王威也在座中。劉文靜引入司馬劉政會，託告威與君雅，潛召突厥入寇。兩人怎肯誣認，正在辯論，世民已引兵趨入，立將兩人擊下，送入獄中。纔閱兩日，突厥兵數萬人，果入寇晉陽，卽太原。淵命裴寂等埋伏城圍，竟將城門洞開，突厥兵不敢馳入，回頭徑去。淵遂誣稱威與君雅，實召外寇，斬首以徇。兵民信爲實事，那個爲兩人呼冤。

建成元吉與柴紹同至太原，淵因家眷已至，便好安心發兵。劉文靜恐突厥牽制，勸淵自作手書，通好突厥，啗以厚利。突厥始畢可汗，惟利是圖，當然應允。且云：唐公當自爲天子，方出兵馬相助。淵不敢驟然稱尊，用裴寂計，尊隋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陽示突厥有更新意，並與突厥訂約，共定京師，有土地歸唐，公子女玉帛歸突厥等語。突厥遂餽馬千匹，作爲軍資。淵卽遣建成世民往攻西河郡，一鼓卽下，擒住郡丞高德儒。世民面責德儒道：「汝指野鳥爲鸞，欺惑人主。」見九十六回。我故特興義師，前來誅汝。」說至此，卽令將德儒推出斬首。此外不戮一人，令百姓各安舊業，遠近稱頌。建成世民引還晉陽，往返只越九日。淵大喜過望，遂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發倉賑民。裴寂爲大將軍府長史，遂將晉陽宮中子女玉帛，俱移送將軍府中。於是尹張二妃，由淵老實受用，左擁右抱，趣味可知。已開後世宮闈之禍。

待至新秋，淵自督兵西行，留季子元吉居守晉陽，傳檄示衆，無非說是發兵入關，擁立代王。代王侑却遣郎將宋老生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兩路拒淵。淵途中遇雨，不能急進，會接李密來書，自恃兵強，欲爲盟主。淵姑與周旋，覆書推密，令他塞住河洛，牽綴隋兵。好幾日纔得天晴，用建成元吉爲前驅，進攻霍邑，陣斬宋老生，乘勝下臨汾絳郡，招降韓城。劉文靜出使突厥，也引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前來相會。關中積盜孫華，望風投順，願爲嚮導，遂引淵渡河。另在河東留住偏師，圍攻屈突通。關中士民陸續趨附。馮翊太守蕭造，亦輸款投誠。淵再命建成劉文靜等屯永豐倉，守住潼關，控制河東。世民劉弘基等，往略渭北，自寓長春宮，居中調度。忽來了一隊娘子軍，爲首的女英雄，就是李淵女兒柴紹妻室。他本熟諳武略，因與從叔神通，募集丁壯，起應父兄，夫妻相聚，骨肉重逢，自有一番歡愉氣象。世民進屯涇陽，收降關中羣盜，有衆九萬人。柴紹夫婦，各置幕府，亦隨世民同進。代王侑急命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保守關中，登城備禦。那世民復自涇陽出發，一路秋毫無犯，經過延安上郡，離陰諸境，無不叩馬迎降，因向長春宮報捷，請淵督兵會攻。淵乃啓節西行，往會世民。世民已先抵長安城下，至淵來會師，合兵二十餘

萬先遣使傳諭守吏，願擁立代王。守將陰世師不服，叱回去使。淵乃下令攻城，並約將士入城後，不得犯隋七廟，及代王宗室。將士奉令攻撲，前仆後繼，連日不退。軍頭雷永吉首先登城，餘衆隨上，殺散城頭守卒，踰城開門，迎納淵軍。陰世師骨儀戰敗被擒，代王侑年只十三，有甚麼能力，逃匿東宮，抖做一團。淵率軍搜尋，得見代王，當下將他擁出，徙居大興殿後廳，自寓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從前苛禁，殺陰世師骨儀等十數人，餘皆不問。越日即擁立代王侑爲皇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改元義寧。此舉毋乃多事。淵自爲大丞相，都督內外軍事，晉封唐王，命建成爲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

嗣接劉文靜軍報，已擒住屈突通，械送長安。原來河東各隋軍，聞長安失守，家屬被虜，當然恟懼。屈突通留部將桑顯和，鎮守潼關，自率衆趨洛陽。顯和舉關降劉文靜，并與文靜偏將竇琮，合兵追通。兩下相見，顯和大呼道：「今京城已陷，汝等皆關中人，去將何往？」通衆聞言，即釋仗願降，且將通執住，送至文靜營中。文靜乃轉解長安。淵見了屈突通，忙令釋縛，好言勸慰。通無法反抗，只得唯命是從。淵命通爲兵部尚書，兼封蔣公，遣往河東城下，招諭通守堯君素。君素却是一個硬頭子，但知爲隋效死，不肯屈節，且舉正言責通，說得通羞慚滿面，還報李淵。淵暫將河東擱置，專探聽東都消息。

自李密進逼東都，越王侗一再遣使，向江都告急。虞世基尚謂越王少不更事，太屬慌張，煬帝也以爲然。至警報迭來，始命將軍龐玉等往援東都。越王侗亦使段達出兵，夜會龐玉，夾攻李密。密將柴孝和，勸密速襲長安。密不肯從，但在東都城下搏戰，偏被龐段兩軍掩擊，竟致大敗。密身中流矢，奔回洛口。旣而復部署散卒，再向東都，殺敗隋軍，又遣徐世勣襲取黎陽倉。秦山道士徐洪客向密上書，謂：「宜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此計最佳，比柴孝和之策尤見優勝。密也爲稱善，作書招致洪客，竟不知去向。適王世充等奉煬帝命，帶領江淮勁卒，來擊李密。密不能東行，只好與世充對壘。又值軍中有變，正要設法除患，遂令徐洪客一條好計，徒作虛言。

先是密爲翟讓所推，得爲主帥，讓却虛心樂戴，偏讓兄翟弘，心下不服，嘗語讓道：「汝不欲爲天子，儘可與我，何必與人。」讓司馬王儒信，亦勸讓自爲冢宰，讓置諸不答。偏密得此信息，不免懷疑。左司馬鄭頽，更勸密除讓，密因與頽等計議，竟誘讓入宴，把他殺死，并捕戮翟弘。王儒信部衆以密忍心負友，多半不平，經密歷加慰撫，方纔少定。王世充私料李翟二人必不相容，擬乘他自亂，乘間進擊。及聞讓死，頓覺失望，且與密數次交鋒，敗多勝少，徘徊洛水，不得進救東都。這消息傳入長安，李淵特命建成爲撫寧大將軍，世民爲副，渡河南下，聲言爲東都援應，實是牽制李密，與他爭鹿中原。

忽由江都傳到急報，煬帝被弑，字文化及另立秦王浩爲帝，淵不禁慟哭道：「我北面事人，不能救主，怎得不哀慟呢？」恐是喜極成淚，看官聽說，自煬帝到了江都，荒淫益甚，宮中設百餘房舍，各盛供張，每房居一美人，輪流作東道主。煬帝自作上客，東遊西宴，天天酒色昏迷。時煬帝年將半百，怎能禁此朝朝紅友，夜夜新郎？更兼平時屢服春藥，爲縱權計，當時原是百戰不疲，一夕能御數女，後來力盡精枯，諸病雜起，并因天下危亂，也覺不安，嘗戴幅巾，着短衣，策杖步游，徧歷宮院，汲汲顧影，或夜與后妃至高臺中，一面飲酒，一面觀星，顧着蕭后，效爲吳語道：「外間大有人圖儂，儂雖失天下，當不失爲長城公，卿亦不失爲沈后，且暫管眼前行樂罷。」蕭后素來柔順，但知隨聲附和，因循過去。婦人過柔，亦有壞處。又越數日，晨起攪鏡，復語蕭后道：「好頭顱，誰當斫我！」也自知不得爲長城公麼？蕭后驚問何因，煬帝道：「貴賤苦樂，循環相尋，有甚麼可驚哩！」已而江都糧盡，扈駕兵多關中人，久客思歸，煬帝見中原已亂，無志北還，且欲徙都丹陽，士卒多半不願。郎將竇賢，竟不別而行，率部西去。煬帝急遣衛士追殺竇賢，無如人不畏死，仍然悄悄逃走。虎賁郎將司馬德戡，與直閣將軍裴虔通等，也密議西歸，輾轉勾引，有一宮人聞知，報知蕭后道：「外間已人人欲反了。」蕭后道：「汝可奏達上聞。」宮人因申奏煬帝，煬帝怒道：「汝曉得甚麼國事，乃來妄言！」隨叱令左右牽出宮人，把他處死，自是無人敢言。

虎牙郎將趙元樞已由司馬德載、裴虔通等串同一氣，約期西遁。他本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爲莫逆交，因將密謀轉告智及。微哂道：「主上雖然淫虐，威令尙行，君等亡去，亦恐蹈寶賢覆轍，自取死亡了。」元樞皺眉道：「如此奈何？」智及道：「今天已喪隋，英雄並起，同心謀叛，眼前且不下數萬人，若因此舉事，小爲王，大且爲帝呢。」元樞半晌纔答道：「欲行大事，必推主帥，看來惟公兄弟足當此任。」智及道：「這却須與我兄熟商。」元樞乃出告知同黨。德載等亦皆贊成。又復約同智及相偕至化及居處，推他爲帥。化及膽怯，聽聞此謀，不由的大驚失色。嗣經黨人慫恿，再由智及力勸，方勉強允諾。德載出召驍果軍吏，曉示密謀，大衆齊聲道：「唯將軍命！」於是摩厲以須，戒期行事。煬帝未嘗不防，並因微識星象，往往夜起觀天，望見天象不佳，即召問太史令袁充。充伏地垂涕道：「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生旦夕，非修德無以禳災。」煬帝愀然不樂，起入便殿，俯首歛容。回顧見王義在側，乃與語道：「汝知天下將亂麼？汝何故不言？」義泣對道：「天下大亂，由來已久，小臣服役深宮，不敢預政，如或越俎早言，恐臣骨已早朽了。」煬帝炫然道：「卿今爲我直陳，令我知曉。」遇了遇了。義答道：「待小子具牘奏明，一說畢趨退。越宿卽面呈一書，究竟是否出自義手，亦不得而知。但書中指陳前弊，却是深切著明，書云：

臣本南楚卑薄之民，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出入左右，積有歲華，濃被恩私，皆踰素望。臣雖至鄙，頗好窮經，略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議莫從，獨發容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兵役，老弱困蓬蒿，餓殍盈郊，屍骸如嶽，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烟，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若何多，飢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恆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

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蒙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徧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維，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加意愛民，然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之傾，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已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竊不勝惶切待命之至。

煬帝看罷，不禁太息道：「從古以來，那有不亡的國家，不死的主子？」義跪伏涕泣道：「陛下到了今日，尙自飾已過，臣聞陛下嘗言，朕當跨三皇，超五帝，俯視商周，爲萬世不可及的聖主。今日時勢至此，連乘輿都不能回京，豈非大悖前言麼？」煬帝也不能自辯，只泣下霑襟道：「汝真忠臣，朕悔已無及了。」義又泣道：「臣昔不言，尙是貪生，今既具奏，願一死報謝聖恩，請陛下自愛！」說至此，卽叩頭辭去。煬帝方再閱義書，有一人入報道：「王義自刎了。」却也難得，可惜徒死無益，未當國殤。煬帝驚歎道：「有這等事嗎？可悲可痛！」遂命有司具禮厚葬。是日又接到幾處警報，武威司馬李軌，佔據河西，自稱涼王。羅川令蕭統，佔據巴陵，自稱梁王。還有金城亂首薛舉，前僭號西秦霸王，今且移據天水，居然自稱秦帝了。兩路新發，一路已見上文。煬帝急得沒法，只有自嗟自嘆。好容易又閱數宵，正與后妃等飲酒排遣，忽見東南角上，火光衝天，且有一片喧噪聲，慌忙召入直閣將軍，問爲何因。那直閣將軍不是別人，正是密謀作亂的裴虔通。虔通入對煬帝道：「不過草坊中失火，外面兵民撲救，所以有此譁聲，願陛下勿慮。」煬帝遂放了心，但令虔通出外嚴守，自己酣飲至醉，挈了蕭后朱貴兒，安然同寢去了。只有此宵。

未幾，雞聲報曉，天色微明，那叛兵已擁入玄武門，大刀闊斧，殺入宮來。玄武門前，本有宮奴數百人，統皆強壯，由煬帝特別簡選，給他重餉，常令把守，是夕由司宮魏氏，得了叛黨的賄囑，矯詔放出，令得休息。司馬德勘先驅進宮，如入無人之境，再加裴虔通作爲內應，將宮門一律閉住，只開了東門，驅出宿衛，容納叛黨。惟右屯衛將軍獨孤

與千牛備身獨孤開遠，尚未與叛黨勾通，眼見得情勢不佳，卽出來詰問虔通。虔通道：「事已至此，與將軍無干，將軍不必動手，同保富貴。」獨孤盛怒罵道：「老賊說出甚麼話來！」遂拔刀與虔通奮鬪，戰約數合，司馬德戡已平叛衆直入，來助虔通，獨孤盛手下，只有數人，那能敵得住許多的叛黨，霎時間盛被刺死，左右逃散，獨孤開遠忙叩閣門，請煬帝親自督戰。途中集衛兵數百名，至閣門外大呼大叫，並沒有一人答應，叛黨已經馳到，開遠回馬攻戰，也是寡不敵衆，被他刺中馬首，掀落地上，爲亂兵牽扯去了。閣內無人守住，由叛黨斬門突入，趨至寢殿，來尋煬帝。小子有詩嘆道：

羣雄逐鹿幾經秋，錦繡河山已半休。
到此昏君猶不悟，蕭牆怎得免戈矛？
欲知煬帝會否起牀，且看後文結末的一回。

李淵之起兵，實不及李密之光明。狎宮妃，事突厥，鋌而走險，不過爲身家計。初無弔民伐罪之心，其所由得入關中者，全仗世民一人。世民才智遠過乃父，而李密無此佳兒，此其所以終落人後也。且李密會勸楊玄感入關，及其自爲元帥，反頓兵東都，利令智昏，不敗不止，徒恃一祖君彥之文筆，究何益乎？煬帝至瀕亡之際，我虜伏於帷牆，尙自荒淫不悟，王義一書痛快淋漓，讀之令人酸鼻，而正史不錄其事，豈因義爲宮掖小人，本不足道，且一死謝君，固不過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乎？韓偓《海山記》獨表而出之，故本編亦不肯苟略云。

第一百回 弒昏君隋家數盡 酖少主楊氏凶終

却說裴虔通、司馬德戡等，入尋煬帝，趨至正寢，空幃寂寂，不見一人，當卽退出，另向各處搜尋。行至永巷，撞着一個宮人，挾了細軟物件，擬往別處逃生。滴被裴虔通一把拏住，便問主上現在何處？宮人尙推說不知。虔通舉

刀相逼，只得手指西關，向他明示。虔通乃放去宮人，領着亂黨，闖入西關，校尉令狐行達，拔刀先進。煬帝正與蕭后朱貴兒，聞變急起，自正寢逃匿西關，猛聞關下人聲喧雜，亟開窗俯視，正值行達耀武揚威，惡狠狠的持刀過來，使驚問道：「汝欲來殺我麼？」行達道：「臣不敢爲逆，但欲奉陛下西還哩。」說着，即突入閣門，登樓逼下煬帝。虔通亦入，煬帝與語道：「汝非我故人麼？何爲叛我？」虔通道：「臣不敢反，只因將士思歸，即奉陛下還京。」煬帝道：「朕非不思歸，正爲上江米船未至，是以遲遲，今便與汝等同歸罷！」虔通乃出，但令行達等把守閣門，不准外人出入。一面遣同黨孟秉，往迎化及，化及馳入朝堂，由司馬德戡迎謁。化及猶俯首據鞍，自稱罪過。實是無用。德戡等扶他下馬，擁入殿中，推爲丞相，宣召百僚。

裴虔通復入語煬帝道：「百官統在朝堂，俟陛下親出慰諭。」煬帝尚不欲出閣，由虔通迫令上馬，挾出宮門。蕭后朱貴兒俱未及曉妝，蓬頭披髮，隨在馬後，將欲出殿。被化及瞧着，忙向虔通搖手道：「何用持此物來！」虔通乃引煬帝至寢殿，自與德戡持刀夾侍。煬帝問世基何在，下面立着叛黨馬文舉，厲聲答應道：「已梟首了！」煬帝嘆道：「我何罪至此？」文舉道：「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丁壯斃鋒刃，老弱轉溝壑，四民喪業，專任佞諛，拒諫飾非，怎得說是無罪！」煬帝道：「朕負百姓，不負汝等。汝等榮祿兼至，奈何負朕今日事，孰爲戎首？」德戡應聲道：「普天同怨，何止一人？」言未已，忽有一女子振着嬌喉，挺身出罵道：「何等狂奴膽大妄言！試想天子至尊，就使小有過失，亦望汝等好生輔導，怎得無禮至此！況三日以前，曾有詔令宮人各製絮袍，分賜汝等，天子方很加體卹，奈何汝等負恩反，敢迫脅乘輿！」德戡怒目注視，乃是煬帝幸姬朱貴兒，便反唇道：「天子不德，都是汝等淫婢，巧爲蠱惑，以致如此。今日反來多言嗎？」朱貴兒尙大罵逆賊不止，惹得德戡性起，順手一刀，把貴兒砍死。一道芳魂，已先入鬼門關，靜候煬帝去了。海山記載及此事，故特錄及以表節烈。德戡復語煬帝道：「臣等原負陛下，但今天下俱亂，兩京已爲賊據，陛下欲歸無路，臣等亦求生無門，且自思已虧臣節，不能中止，願借陛下首以謝。」

天下。煬帝聽了，嚇得魂飛天外，啞口無言。驀見舍人封德彝趨入，還道他是心腹忠臣，必來救護，那知德彝亦滿口胡言，歷數煬帝罪惡，促令自裁。煬帝不禁動怒道：「武夫不知名分，還可說得，汝乃士人，讀書明禮，也來助賊欺君。汝且自想該不該呢？」德彝也不覺自慚，赧顏退出。可爲信佞者作一榜樣。趙王杲係煬帝幼子，年僅十二，見煬帝如此被逼，竟上牽父衣，號啕大哭。虔通聽得討厭，索性也贈他一刀，杲當然倒斃，血濺御袍，便欲順手行弑。煬帝道：「天子死自有法，怎得橫加鋒刃，快去取煬酒來。」叛黨不許，令狐行達復上前逼帝自決。煬帝乃自解練巾，授與行達。行達便將巾套帝頸上，用力一絞，一個淫昏無道的主子，氣決歸天。總計煬帝在位十三年，享年五十。

叛黨既弑了煬帝，便出報宇文化及化及語衆道：「昏主已死，宜立新帝，前蜀王秀尙被囚禁，近亦隨至東都，不如迎立爲主罷。」大衆喧嚷道：「斬草須要除根，奈何再立蜀王？」遂不待化及命令，分頭搜戮，殺死蜀王秀、齊王暕、燕王儉，并及楊氏宗戚，無論少長，一律斬首。惟皇姪秦王浩，係煬帝弟秦王俊子，煬帝曾令他襲封平素與智及往來，智及一力保護，幸得免死。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太史令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昂，梁公蕭銍等十數大臣。黃門侍郎裴矩，向來是煬帝幸臣，因他扈駕東都，曾替將士獻議，搜括寡婦處女，分配將士，頗得衆歡，且當化及入宮時，迎拜馬首，所以得免。前光祿大夫蘇威，亦往賀化及化及優禮相待，推爲耆碩。百官聞威亦入賀，相率趨集。實是怕死。獨給事郎許善心不至，化及恨他反對，即遣騎士就善心家，把他擒至朝堂，問他何故不賀。善心道：「公爲隋臣，善心亦食隋祿，難道天子被戕，尙有心稱賀麼？」化及無言可駁，乃令釋縛。善心拂衣趨出，絕不道謝。化及又不禁動怒道：「此人負氣太甚，決不可留。」因復遣黨人擒回，把他斬首，發屍還葬。善心母范氏，已九十二歲，撫柩不哭，但向屍嘆息道：「能死國難，不愧我子。」說着，扶杖還臥，絕粒數日而終。母子同心，足愧佞臣。

化及自稱大丞相，總掌百揆，令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史令，裴矩爲右僕射，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各有封

賞時已天暮，亂黨統喜躍而歸。化及閉着，便帶着親丁數名，入視宮寢，行至正宮，但見一班婦女圍住蕭皇后，在那裏啼哭。化及朗聲道：「汝等在此哭什麼？」蕭后前見朱貴兒被殺，嚇得魂膽飛揚，逃入後宮，抖個不住。此時聽得化及一聲，又道他前來加刃，不由的起身離座，向後躲避。化及見他玉容亂顫，翠袖斜欹，已覺可憐得很，再從左右顧盼，無一非釵髮半鞞，眉目含顰，當下且憐且語道：「主上無道，故遭橫禍，與汝等本無干涉，不必過慌。」一班美人兒，你覷我，我覷你，莫敢發言。還是蕭后接着道：「將軍請坐，我等命在須臾，幸乞將軍保全。」叫你獻出禁闈，自然保全。化及再注視蕭后，更暗暗稱奇。原來蕭后雖已四十許人，望去却與盛年無二，依然是豐容盛鬋，秀色可餐，便慙近一步道：「皇后不必過悲，倘不見嫌，願共保富貴。」說着，復回顧親丁道：「快到御廚中往取酒肴，與后妃等壓驚。」親丁奉令自去。化及復顧語蕭后道：「十六院夫人俱在此處否？」蕭后道：「多半在此。」化及道：「快去召齊，到此飲酒。」蕭后乃遣宮女分頭往召，不一時俱已到來。好在酒肴亦俱搬入，化及分定賓主，自坐客席。蕭后以下，列坐主席。起初尚覺有些羞恥，及飲了幾盃，彼此忘懷，居然有說有笑，好似化及是個煬帝轉身。一些兒不分別，異惟蕭后婉語道：「將軍既有此義舉，何不立楊氏後人，自明無私？」化及道：「我亦做這般想。現惟秦王浩尚存，明日立他爲帝便了。」蕭后稱謝。到了酒酣飯罷，席撤更闌，化及醉意醺醺，令衆美人散歸本室，自己攙住蕭皇后，同入歡幃。蕭后貪生怕死，也顧不得甚麼名義，屈節受污。嗣是化及佔據六宮，把十六院夫人挨次淫亂，就是吳絳仙袁寶兒一班美人，也難倖免。一班畜生。看官聽着這隋煬帝恣淫無忌，縱欲無度，已受了白練套頭的慘報，凡從前所有的預兆，一一應驗，并且子孫被人誅，妻妾被人淫，好一座錦繡江山，平空斷送，可見得衣冠禽獸，總要遭殃，就是貴爲天子，也難逃此重譴哩。如聞響鐘。

且說宇文化及佔住后妃，方依蕭后所請，託奉皇后命令，立秦王浩爲帝，草草把煬帝棺殮，殯諸西院流珠堂。此外被殺各人，俱命藁葬。秦王浩惟一坐正殿朝見百官，嗣後遷居尚書省，用衛士十餘人監守，差不多與罪犯一

般。國家大事，均歸化及兄弟專斷，但遣令史至尚書省，迫浩畫敕。百官亦不得見浩。化及自奉，一如煬帝生前，縱恣月餘，始從衆議，欲還長安，命左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領留後事。

當下出令戒行，皇后六宮，仍依舊式爲御營，營前立帳。化及居中視事，儀衛隊伍，概擬乘輿。凡少帝浩以下，並令登程，奪江都人民舟楫，取道彭城水路，向西進行。到了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折衝郎將沈光，擬乘夜襲殺化及，爲煬帝報讎，不幸事洩，被司馬德戡引兵圍住，一律鬪死。及行抵彭城，水路不通，奪得民間牛車二千輛，並載宮人珍寶。此外器仗，悉令兵士背負，道遠力疲，俱有怨言，就是司馬德戡、趙行樞等，亦皆生悔意，謀殺化及。偏又爲化及所聞，遣士及誘他人入謁，一併擒斬，該死的壞黨。復帶領部衆，向鞏洛進發。途次爲李密所阻，不得西進，乃暫入東郡，藉圖休息，再與李密交兵。

唐王李淵，本欲掩取東都，纔擬稱帝，適建成世民自東都引歸，勸淵稱尊，號召天下，淵乃自爲相國，職總百揆。過了數日，羣僚再三勸進，因迫隋帝侑禪位。唐王淵公然稱帝，卽位受朝，改義寧二年爲武德元年，廢帝侑爲鄴國公，追諡太上皇爲煬帝，但選錄楊氏宗室，量才授職，總算與前朝篡國的主子，稍稍異趨，若要正名立論，恐終難免一篡字呢。月旦公評。李氏自起兵至卽位，俱用簡文，詳見唐史演義。

那東都留守各官，既聞煬帝兇耗，又接關中警信，遂推越王侗嗣皇帝位，改元皇泰，進用段達、王世充爲納言，元文都爲內史令，共掌朝政。會聞宇文化及率衆西來，東都人民，相率恟懼。有士人蓋琮上書，請招諭李密，合拒化及，元文都等頗以爲然，卽授琮爲通直散騎常侍，賚敕賜密。密與東都相持多日，又恐世充化及左右夾攻，也樂得將計就計，覆書乞降，願討化及以贖罪。皇泰主册拜密爲太尉，兼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乃與世充息爭，專拒化及。世充引衆入東都，正值元文都等張飲上東門，設樂侑觴。世充忿然道：「汝等謂李密可恃麼？」密恐陷入圍中，假意求降，寧有真心。況朝廷官爵，輕授賊人，試問諸君意欲何爲？乃反置酒作樂，自鳴得意麼？」文都

雖不與多辯，心下很是不平，遂與世充有隙。嗣接李密連番捷報，已將化及殺退。東都官僚互相稱賀，獨世充揚言道：「文都等皆刀筆吏，未知賊情，將來必爲李密所擒。況我軍屢與密戰，殺傷不可勝計。密若入都輔政，必圖報復。我等將無噍類了。」這一席話，明明是挑動部曲，反抗朝議。文都情急，忙與段達密議，欲乘世充入朝，伏甲除患。偏段達轉告世充，世充遂勒兵夜襲含嘉門，斬關直入。文都開變，亟奉皇泰主御乾陽殿，派兵出拒世充。世充逐節殺入，無人敢當，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問世充何故與兵。世充下馬謝過，且言：「文都私通外寇，請先殺文都，然後殺臣。」皇泰主得報，遲疑未決。可巧段達趨進，顧視將軍黃桃樹，把文都擊下。文都語皇泰主道：「臣今朝死，恐陛下也不能保暮了。」說雖甚，但也失之過激。皇泰主無法調停，只得垂淚相送。一經文都出門，便被世充麾下亂刀斫死。世充趨入殿門，謁見皇泰主，皇泰主愀然道：「未曾聞奏，擅相誅戮，臣道豈應如此。公自逞強力，莫非又欲及我麼？」世充拜伏流涕道：「文都包藏禍心，欲召李密共危社稷，臣不得已稱兵加誅。臣受先帝殊恩，誓不敢負陛下，若有異心，天日在上，使臣族滅無遺。」彷彿豬八戒罰咒。皇泰主信爲真言，乃引令升殿，命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又收殺文都黨與，令兄弟典兵，獨攬大權，勢傾內外。皇泰主但拱手畫諾罷了。

李密追擊宇文文化，及直至魏縣，乃引兵趨還東都，到了溫縣，聞東都有變，始還屯金墉城。適東都大飢，流民出都覓食，密開洛口倉賑濟難民，收降甚衆。王世充僞與密和，願以布易米。密軍多米乏衣，許與交易，東都得食，遂無人往降。密方知墮世充狡計，絕不與交。那知世充已挑選精銳，前來攻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酈元真守洛口，自引衆出偃師北境，抵禦世充。世充夜遣輕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更命軍士秣馬蓐食，待曉即發，掩擊密軍。密藐視世充，不設壁壘，被世充壓兵殺入，行伍大亂。再由北山伏兵，乘高馳下，銳不可當。密衆大潰，遁回洛口。酈元真已願降世充，閉門不納。密東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城，來與密會議行止。諸將多半解體，密乃決計入關，往降唐朝。當時隨密同行，只一王伯當，他將多投入世充。唐授密爲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意向未足，後來又與王伯當叛唐，終爲

唐行軍總管盛彥卿所殺。王伯當亦死。惟徐世勣曾爲密所遣，居守黎陽，尋卽受唐招諭，賜姓李氏。

李淵因河東未下，嘗遣刺史韋義節往攻不利，再命華州刺史趙慈景，與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率兵往攻。懷恩行至蒲坂，未曾設備，被河東守將堯君素發兵掩襲。懷恩敗走，趙慈景挺身斷後，力屈被擒，梟首城外。慈景曾向李淵女桂陽公主，聽得女夫戰死，當然悲悼。桂陽公主更哭得似淚人兒一般，力請爲夫復讎。淵勸他返家守喪，更促懷恩進攻，且查得君素妻室尚在長安，特遣人執住，送至河東城下，使招君素。君素怒道：「天下名義，豈婦女所能知曉？」說至此，卽彎弓發矢，將妻射倒。又復誓衆死守，決計不降。後來糧食告罄，守兵惶急，君素部下薛宗，竟刺殺君素，持首出降。偏別將王行本，又登陴拒守，趁着懷恩無備，鼓衆出擊，殺退懷恩，復得向別處運糧，接濟城中士卒。唐廷責備懷恩，懷恩心懷怨望，反與行本聯絡謀附劉武周。嗣經唐廷察覺，方將懷恩調回治罪，另遣將軍秦武通往代，方得攻下河東，擒斬行本，但已是二年有餘了。

這二年內，四方擾攘迭起不已。吳興太守沈法興，獨樹一幟，據有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東南亦不能安枕，就是前時劇盜，稱帝稱王，亦屢有所聞。此外小盜，忽起忽滅，不可勝數。那宇文化及，退至魏縣，兵勢日衰，因怨智及無故發難，徒負弑君惡名。智及不服，彼此交鬭，衆益離畔。化及歎道：「人生總有一死，但得能一日爲帝，死也甘心。」皇帝滋味，果如是甘美麼？遂酖殺秦王浩，僭稱許帝。纔閱半年，爲唐淮南王李神通所破，逃往聊城。可巧竇建

德驅衆殺來，化及等不能抵擋，生生被他擒住。惟建德對着蕭后，却拱手稱臣，不敢褻慢。恐淫婦未必見情。復立煬帝

神位，素服發哀，把宇文智及等，梟斬致祭。獨化及尙囚住檻車，載歸樂壽，斬首示衆。建德素不好色，因將隋家妃妾，悉數遣歸，只蕭后無從安頓，令他安居別室。嗣經突厥可敦義成公主，遣使來迎，方送他出塞。還有煬帝幼孫楊政，道係齊王暕遺腹子，未曾遭害，也隨蕭后同赴突厥。突厥立政道爲隋主，令與蕭后同居，定襄蕭后方安心住下了。

姑作一束，詳見唐史演義。

東都既歸王世充掌握，漸漸的驕恣不法，俄而自封太尉尚書令，俄而自稱鄭王，加九錫，又俄而背了前言，竟將皇泰主廢去，自做皇帝，國號鄭。皇泰主降為潞公，不到一月，遣人致酖皇泰主。皇泰主布席禮佛道：「願自今以後，不復生帝王家。」乃取酖飲下，一時尚未絕氣，竟被來使用帛勒死。尤可怪的是東死一侑，西死一侑，兩兄弟不約而同，好似冥冥中注有定數，要他一年間同見閻王。於是楊家稱帝的子孫，覆亡淨盡。唐諡侑為恭帝，王世充亦諡侑為恭帝，兩恭帝在位，又同是二年。隋書帝紀，但錄恭帝侑，不及恭帝侗，這是唐臣書法，不免徇私，其實是侑已被廢，侗纔嗣立，就隋論隋，未始非一綫所存，應該稱為隋朝皇帝。總計隋自文帝篡周，共歷四主，凡三十一年。隋史自此告終，南北史也即收場，欲要問及羣雄的結果，請看小子所編的唐史通俗演義，本書恕不縷述了。劃然而止，餘音繞梁。

看官不要遽爾掉頭，尚有俚句二首，作為全書的鍛尾聲。

南北紛爭二百年，隋家崛起始安全。如何驟出淫昏主，破碎江山又蕩然。

六朝金粉盡成空，殿血模糊尚帶紅。漫道帝王真個貴，誰家全始得全終。

煬帝惡貫滿盈，到頭應有此劫，三千粉黛，殉主只一朱貴兒，而正史不載，非海山記之特為表彰，幾何不同流合污，泯沒無聞耶？及立秦王，浩浩不能討賊，且仍為賊所弑，原不足道。代王侑為李氏所立，越王侗為東都所立，雖其後同歸廢死，然李淵、王世充等，究與化及有間，侑廢而唐興，侗死而隋乃亡，稽古者固不得徒據隋書，存侑而略侗也。觀隋家之如此收場，益見主德之不可不明，過眼繁華，皆泡影耳。人能悟此，庶乎近道矣。

